

武俠世界



\$2.00

737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魔鬼笑聲 馬雲·著

美妙的音樂可以令人陶醉，尖銳的音響可能令人瘋狂，
那麼魔鬼的笑聲又是怎麼樣的？

鐵拐俠盜故事今期介紹一個別開生面的新故事「魔鬼笑聲」給讀者們。請參閱內文第3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鬼笑聲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隱形大盜 神奇劫案
恐怖笑聲 巧妙眼鏡
秘密電台 殺人音波
作奸犯科 罪無可恕

馬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春雨濺花紅 (新穎中篇連載)

血濺百燈陣 情困玉女心 蕭逸 67

內功十二段錦

練功秘訣 半禪居士 83

降龍伏虎 (綠林英雄傳奇故事之一)

身騰綠林魁 心存江湖義 臥龍生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刀客

仗刀訪刀客 以武闖武林 慕容美 43

霸海心香

傲令平魔窟 虎賁作先鋒 東方英 51

殺伐世家

萬山萬重險 一步一驚魂 諸葛青雲 59

霧中花

苗疆山道險 歹徒詭計狠 東方玉 75

七代劍

拚洒熱血拋頭顱 秦紅 89

梟魁

狠逞匹夫勇 陡招致命傷 單于紅 98

魔劍恩仇

撒發武林帖 會剿復仇谷 林非 115

神眼遊龍

神功懾妖女 大義感英豪 臥龍生 125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 著



既然可以花幾元錢去看四星電影
何不花同樣價錢去買兩本四星小說？

危險令你戰慄心跳
豪氣令你熱血沸騰

美女令你魂銷骨蝕

影評家話一部好電影四星★★★★★評價
讀者也話司馬洛故事四星★★★★★評價
爲了故事中的豐富娛樂性！

魔鬼笑聲

隱形大盜 神奇劫案

某地治安越來越壞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政府一些辦法也沒有！

以前電影院一日開映五場之外，還有所謂「午夜場」，而且生意非常好，現在未到十一點，商店已紛紛關門停止營業，行人也不多一個。但是，仍然有人在夢囈似的高叫着這都市越來越繁榮！

糊塗財神也許十分欣賞電影院過去的熱鬧情形，看見眼前街上太冷落，電影院倒閉完一間又一間，於是大發假慈悲，宣佈減娛樂稅，冀能起死回生，無奈這支與奮針對他的「病人」毫無作用。庸醫與庸才試問又有些甚麼分別呢？

領導加價加租，想盡內法刮削民脂民膏，這原是當地政府殺雞取蛋的劣跡之一，如今更加視市民生命財產如無物，處處想盡辦法製造假繁榮，相信走遍普天之下亦再難求到一個如此庸劣的政府！難怪有人乘機搏鬥，滿街都是盜賊了！

外資銀行在當地設有過百間的分行，遇劫的次數也是數以百計的，損失的錢財則十分可觀，但有保險公司賠償，也不見得甚麼。

不過，被劫的次數太多，在宣傳方面到底有些不妥，而職工們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其次了。大老闆有見及此，於是下令安裝防盜攝影機。能否收效是另外一回事，希望嚇倒賊大哥，令他們不常來光顧，則多化一筆錢也總是值得的。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宗別開生面的劫案，偏偏又在外資銀行的東區分行發生了！

時間是下午三點左右，銀行裏的顧客不多，總數也不足十個。一名武裝警員威風凜凜地推門而入，銀行守衛跟他點頭招呼。銀行守衛並不知道這位「人民公僕」姓甚名誰，只知道他今天已經不是頭一次進來「簽簿」，看來真的是十分的負責！

簽完字，放下那本厚厚的簽到簿，他又走了。銀行守衛看見他進來時，心情顯得格外輕鬆，等到看見他匆匆地又走了，心情又有點緊張起來。他不知賊大哥甚麼時候會出現，但過去的經驗告訴他，賊大哥很精靈，他會揀着警察剛剛離去之後，便闖進來「接班」！

不過這也不能怪警察的，他只有一隻手一支槍以及兩條腿，他的上司除了要他時時到各銀行金鋪簽簿之外，每天還要抄若干車牌，發出若干張告票，如果萬一拉不到阻街小販，乞丐也要拉兩個回去頂包。

不過，這也不能怪他的上司，因為他的上司還有另一個更高級的上司，歸根究底還是政府開設的法庭分店太多，就像銀行的分行一樣，皮費太大了，如果讓各區法庭分店冷冷清清的，法官大人豈不是要打瞌睡麼？

警員們憑那一隻手和兩條腿，試問又能在短短數小時的當班時間內做一些甚麼呢？

正當守衛在注視着輕紗掩映下的玻璃門外時，一名出納員的窗口却出現了一件怪事！

外資銀行是一間可以印鈔票發行的大銀行，職員服務態度之差，早已聞名一時，但他們一樣有不少顧客，分行開完一間又一間，為甚麼？那可能是市民的心理問題，萬一發生擠提事件時，有權印鈔票的銀行畢竟是佔了點上風的。故此，明知他們辦公時間短，職員態度差，也要光顧他們。

那出納員正與女職員在談笑風生，難得窗口外面沒有顧客。其實即使有，他們也不會因為你存進一萬幾千而多瞧你一眼，因為在他們的存戶裏，存上數以百萬計款項的不知有多少，上千萬上億元的，為數也不在少。儘管他們的月薪也不過一千幾百，但有時那副嘴臉總是你瞧見的！

就當他們談得開心之際，突然傳來了一陣陣陰沉沉的笑聲！那笑聲不是那位男出納員的，也絕對不是那位女職員的，窗口外面沒有站上了顧客，當然也不是顧客的。那麼到底是誰的？

「奇怪，誰在笑呢？」男職員說。

「我還以為你把原子粒收音機開了。」女職員道。

「我和老陳他們合股買下的那種股票好像吃了瀉藥一樣，那裏還有心情聽收音機？」

「那就奇怪了……」

豈料話猶未完，笑聲突然停止了。



跟住傳來的，是比那種笑聲更可怕的冷語聲：「有甚麼奇怪？我是來打劫的，你小心聽着，不准叫！否則你會被射殺！」

男女職員都為之一凜！

銀行被劫在市民心目中不算新聞，在這對男女職員來說，也不是頭一遭！他們所以感到毛骨悚然，是因為窗口外面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聲音仍在繼續，那人又道：「冷靜點！千萬不要企圖伸手去摸觸警鐘的按掣，否則，我可以保證警鐘未響，你就會先倒下來！」

男女職員都聽得一清二楚，他們不知道對方是誰，又不知他躲在甚麼地方，更不知聲音如何會傳到這裏來，也不知道這警告是對誰而發。

但是，這警告對任何人亦會生效。於是他們呆若木鷄，剛才談笑風生時臉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了。

那神秘男子有如站在窗口外面對他們說話一樣，但窗外確實沒有人。

那位男職員試探式的問了一句：「你想怎麼樣？」

想不到竟然也有了回答：「你可不是雙的！我剛說過了，我要一筆錢，看看你的抽屜裏總共有多少現款吧。小心！別整古造怪！」

男職員簡直難以置信，但他終於也照做了。

他面前的抽屜中共有七萬元現鈔左右。他心裏想：我說說相信也不成問題，「隱形人」大約不會跑了進拒阻裏來吧。

展開了一連串例行偵查！

倒霉的又何止一個胡子暢？所有未曾離去的顧客們，都在驚惶失措之餘，接受警方的一連串問話。其實他們甚麼都不知道，其他職員更是如在夢中。

情形實在無法令人入信，消息靈通的記者們紛紛趕來採訪，於是「隱形大盜」立刻又被渲染得繪影繪聲，市民們引為話柄。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他們，就在黃昏時份收看一個電視台的新聞報告才知道這怪事的。

當時他們三個人已遷入「愛麗」居住了。

「愛麗」也就是位於碧湖灣畔的新式花園洋房，雖則只有兩層高，但已足够他們三個人住。呂偉良，阿生，林愛莉分別佔了三間臥室，現在他們可以朝夕見面了，不必再像從前一樣，只憑電話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熱戀中，他們還未結婚，住在同一間屋子裏即使保持清白，也難免被人誤會。不過，他們却沒有去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自由自在慣的人，喜歡怎樣便怎樣，何況也沒有人可以干涉他們呢！

阿生雖然是一名國際特警，但是這宗奇怪的劫案是地方性事件，當地警方沒有通知特警組人員，何況這天沒有事做，阿生特別走得早，三四點的時候，他剛好回到家裏來。

現在阿生看見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記錄片之後，也覺得十分驚奇。

阿生道：「師父，你們相信有這種怪

於是他道：「只有數千元現金。」

「哈哈……」又是一陣陣令人毛骨直豎的奇怪笑聲！

笑聲停下來之後，那人又冷冷地道：「胡子暢，你也許不想活下去了，七萬元說成數千，你以為現在是炒股票嗎？就算大瀉特瀉也不止得回一成那麼少吧？」

那男職員是真的叫胡子暢，所以他開始有點懷疑可能是同事向他開玩笑。否則，誰會曉得他叫胡子暢？誰會知道抽屜中的現金數目？

但是，胡子暢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却又見不到有人站在他的背後或身旁！這一角落就只有他和那位女同事花月眉。

花月眉這時也像見了鬼一樣，嚇得口呆目瞪，不知所措！

如果有人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反而不會害怕成這樣。打劫而已，有甚麼稀奇？反正他們時刻都有了這種心理準備。公式化的，有人持械行劫，就讓他們順利得手，好漢不吃眼前虧，等他們走出大門之後，就按警鐘，然後靜候警方偵探大隊到來……開口供，攝影，印取指模……如此這般又一家！

但是，現在眼前人影也不見一個。難道那劫匪是懂得「隱形術」的？

胡子暢想到這裏，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那神秘聲音又道：「我的助手現在進來了，你把抽屜中的七萬元現鈔交給他吧！記住！千萬別按警鐘，也不要高聲呼叫，你會後悔不及的。明白了嗎？」

胡子暢不由自主地顫聲回答：「明白

事嗎？」

呂偉良道：「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事情到底已經發生了！」

林愛莉却默然無言地，坐在沙發上吃着一隻蘋果，這是她飯後的習慣，每次飯後總離不了生果。

阿生問道：「愛莉姐，為甚麼你不作聲？」

林愛莉反問道：「你說甚麼？」原來剛才她自顧自的在想這份事的内容，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師徒二人說些甚麼。

阿生道：「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劫案你相信這是真的嗎？」

林愛莉道：「如果人類可以隱形，一定世界大亂。阿生，你是特警，為甚麼不去看看？」

「我正在這麼想，你有興趣跟我到警局中去嗎？」阿生說，「我要知道這件奇怪劫案的全部內容。」

林愛莉側過頭來問呂偉良：「你去不去？」

「我不想去！」呂偉良說，「我覺得這種事情計劃得十分周密，那傢伙不會是真的會隱形，只是在隱蔽處預先暗藏了米高峯而已。但做得這麼好必然有內奸。」

林愛莉道：「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留下來陪你！」

「你擔心甚麼？我又不是個胆小鬼。」呂偉良說，「你想滿足好奇心，不妨跟阿生進市區去，這類劫案通常會由夏探長親自處理的。」

「你不怕寂寞嗎？」林愛莉說。

了。」

就在這時候，一名挽了個手袋的貴婦走到胡子暢的窗口外面。

那貴婦打扮入時，戴上了一副淺藍色的大眼鏡，嫣然一笑道：「我想提款，這是我的存摺！」

胡子暢接過紅皮封面的存摺一看，原來這並非甚麼存摺，而是一封信！外表只是看上去像銀行活期存款的存摺一樣而已。存摺上面寫着：「請依下列號碼，放入電腦中支取五元，然後若無其事地付款給我！」

胡子暢於驚惶之餘，難免也有點哭笑皆非，除了兒童儲蓄戶之外，那有人支取五元的？但是，假如從電腦資料中隨便抽出一個存戶號碼，相信任何一位存戶的存款數目也不止五元這小數吧！

換句話說：如果把存摺用電動打字機傳至電腦中，決不會打退票！

假存摺上面雖然沒有日期，存款和提款等項目印明，但是，胡子暢還是照樣把皮夾中的一張紙送入電動打字機下面。

他就像付款給一般存戶一樣，把「假存摺」交還給那貴婦，然後將七萬元奉

上！

貴婦態度冷靜，一點也不慌張。她還咧唇而笑：「謝謝你！你們貴行的職員服務態度真好！如果我有親友要開戶口，我一定介紹他們到這兒來！」

那七萬元放入了她的手袋裏之後，她才說聲「再見」，然後嬌嬌娜娜地走了出去！

胡子暢正要有所行動，却有人警告他

呂偉良道：「我可以看看電視看看書，或者到海灘去散步。」

林愛莉對阿生道：「你先進市區去，然後把查到的用電話告訴我好不好？」

阿生道：「好極了！」

於是阿生跑到他的臥室裏去換衣服。

林愛莉問：「偉良，你有心事嗎？」

「心事？」呂偉良呆了一呆，「我那裏有甚麼心事？」

「我看見你很不開心似的！」

「我們剛剛才開始住在一起，難怪你這樣說。阿生最了解我，我看電視新聞，大部份時間是很不開心的，你看，國際新聞充滿了火藥味和血腥，本市新聞不是阿飛擊毒仇開片，就是連番劫殺，你叫我怎麼可以看得開開心心呢？」

「我喜歡你這種性格！」林愛莉說，「有些人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與你剛好相反。」

「我看似無病呻吟，但是如果這情形持續下去，你以為會怎樣？」

「大國爾虞我詐，小國慘被分割，國際貨幣不穩定，經濟普遍出現不景氣。於是到頭來，又是用一次戰爭來結束一個循環！」

呂偉良苦笑道：「這次戰爭決不會像以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一次毀滅性的戰爭。」

林愛莉又道：「本市的情形又怎麼樣？官有官貪，民有民劫，百物飛漲，民不聊生……」

這時候，阿生已經由樓上下來。

：「小心你的腦袋，子彈會穿過它的！」

胡子暢呆了一呆！

那貴婦出了門口，立即駕車離去！

這時候，一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又傳了出來！

那聲音虛無飄渺，也不知來自何方？像是頭頂，又像背後，更好像就在他的面前！

花月眉忍無可忍了，她的惶恐程度已達到了頂點，於是她不顧一切的，一邊按響了警鐘，一邊伏在柜檯下面，她顯然担

心子彈會由正面飛來！

銀行裏面其他職員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守衛立即舉起那枝鳥槍，却見不到有人企圖越過拒阻，也不見有人露械指嚇各職員。

銀行裏的顧客們却嚇至面無人色，損失一點錢財事小，萬一給劫匪持人質才是大件事！因此有些婦女一聽到警鐘聲，便嚇至雙足發軟！

警察的效率終於見到了，警鐘響後不及一分鐘，一輛警車已載了數名警員到達現場，他們是剛剛巡邏經過這裏的，滿以為可以立下奇功，想不到進來之後，各警員反而弄得莫名其妙。

其實，莫名其妙的又何止他們？這裏的人相信除了胡子暢和花月眉之外，每一個人無不無法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事後胡子暢向警長陳述「案情」時，警長差點以為他神經可能有毛病！要不是花月眉從旁力證，甚至他的上司會以為他串同外人行騙！

稍後時間，更多警方人員開抵現場，

找到破案的線索，只要找到那個貴婦型的女人，相信一切問題亦可以解決了。」

呂偉良笑道：「那女人不會是有案底的女匪，也不會以真面目示人。」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呂偉良道：「可以想像得到的，因為計劃得太過周密，簡直是天衣無縫，所以他們不會愚蠢到連電子防盜攝影機的功用也不認識。」

阿生獨自離去！

林愛莉又對呂偉良道：「這種事你很有興趣才對，為甚麼不跟阿生去？」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你急甚麼？對方得手太容易，一定有一次同類劫案出現。」

「然則，又不知那一間銀行遭殃了！」林愛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夏維探長連晚飯也沒有吃，他忙得團團轉的，依舊毫無頭緒。

阿生進入他的辦公室時，看見夏維正在拍案大罵他的下屬：「你們又不是第一次辦案，怎麼會連這點常識也沒有？」

呂偉良如果在一場，定會譏笑他。但是，阿生却相當尊重夏維，一則因為阿生現在已身為地位超然的特警隊長，二則夏維到底是師父的朋友，講輩份也長了一輩。所以他只有呆在一旁！

夏維發覺他來了，表情也有了改變。他把助手們喝退，然後招呼阿生在辦公桌旁的椅子坐了下來！

阿生這時才問道：「剛才你為甚麼責備他們？」

阿生這時才問道：「剛才你為甚麼責備他們？」

「他們沒有足夠的偵探常識，今天在處理一宗銀行劫案時，弄得一場糊塗！」夏維生氣地說，「這一類劫案雖然有內奸，但他們卻沒有搜索每一名男女職員和當時在場的顧客。」

「這也怪不了他們的。」阿生說，「除非你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們，否則，搜身在本地人習慣來說到底是一件大事！」

「但是，現在就因為這樣，令到我不知從何處着手查。」

「當時你不在現場嗎？」

「我這一陣忙到透不過氣來！」夏維又說，「阿生，你來得正好，幫幫我的忙吧！」

「我應該怎樣幫你呢？」

夏維站了起來，道：「你過來，我們到放映室去，我把當時現場的記錄片放給你看。」

阿生跟着夏維到了隔壁。

這是有如電影放映間一樣的地方，設備頗為理想，聲光固然不錯，座位也十分舒適。

警方人員把記錄片放了出來，但不是電子攝影機錄下的，而是偵探人員在外資銀行東區分行自己拍攝的。

夏維是要阿生了解現場的環境。

他坐在一邊解釋說：「這就是出納員的窗口，男女職員見鬼的地方……」

「什麼？」阿生整個人呆了一呆：「見鬼？」

「是的。那銀行職員以為是鬼魂出現，除此之外，就無法解釋。」夏維說：「其實，我一生人從來不相信有鬼。」

「就是失敗的銀行職員，花月眉就是隔離位的女職員。」夏維又說，「阿生，我現在有件事十分感到遺憾，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什麼事？」

「就是不知道你想入警界，否則，我不會錯過你這最佳助手。」

「對了，鬼不會打劫的。」阿生笑道，「他們收到的金銀衣紙已經足夠了，相信不會像我們人類那麼貪婪吧？」

夏維道：「現在出現的就是那女職員花月眉的特寫，我覺得她可能是內奸。」

「有證據嗎？」阿生順口問。

夏維說：「如果有證據，她現在已經被捕了。」

「你憑什麼懷疑她？」

「案情太離奇，不見人影只聞聲，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阿生道：「有找到類似咪高峯的東西嗎？」

「原來你也想到咪高峯了。」夏維說，「是的，可能有隱藏起來的咪高峯。」

阿生解釋說：「不是我想要的，是師父說的。」

「他怎麼說？」

阿生道：「與你剛才的見解一樣——可能有個電子咪高峯隱藏在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所以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夏維說：「你師父為什麼不來？」

「他覺得來了也沒有用。」阿生說。

「怎麼會呢？起碼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夏維忽然又問：「他是不是跟林愛莉在一起？」

「是的。」

「他們同居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我師父是個正派的人，未結婚不會胡來的。」阿生又說：「我們三個人分別住在三間房裏，清清楚楚。」

夏維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處處帶着師父。」

阿生問道：「剛才你說懷疑那女職員花月眉，那麼，有沒有搜索她的座位？」

「當時沒有懷疑她，但已搜過了那一帶。結果當然找不到袖珍電子咪高峯。」

夏維說：「不過如果我當時在場，一定會搜花月眉的手袋。」

「為什麼？」

「顯然是她把袖珍咪高峯帶走了。剛才你也看過現場的情況，她是唯一接近胡子暢的人。」

影片放完了，亮了燈。

阿生問：「防盜攝影機的非林沖好了嗎？」

「沖好了。」

阿生道：「那麼，女盜的樣貌一定很清楚。」

夏維搖搖頭：「一片空白！」

「怎麼？走了光嗎？」

「不知怎的，總之那些非林沖了出來之後，什麼也見不到。」

阿生呆了一陣：「會不會是一不小心，讓非林曝了光？」

夏維道：「不！我們警方的攝影沖晒技術人員富於經驗，不可能失手的。」

阿生道：「那麼，為什麼非林上面沒有影像？」

「我們也感到莫名其妙。唯一的解釋就是：攝影機發生故障。」

阿生道：「然則，偵查工作豈不是倍感困難？」

夏維嘆氣道：「現在我簡直有如老鼠可以用望遠鏡從中監視這裏的一切動靜。」

「然則，這裏附近必然有一個咪高峯收藏起來。」夏維又說：「但是，我們的人已經非常小心地用電子儀器測探過了，結果一無所獲，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咪高峯已被內奸弄走。」

阿生又在胡子暢的座位四周查看了一遍，看不出有可疑之處。他對夏維探長說：「胡子暢這個人的底子查過了嗎？」

夏維說：「高級會計學校畢業，還未結婚，父親是個小商人，家庭環境還過得去。當然，他不可能有案底的，否則不能擔任這職位。」

阿生道：「我的意思是，他會不會在精神上有毛病？會不會是個嗜賭的人？」

「根據表面上的調查，他為人頗正派，不嗜賭，精神也正常，但是，這只是他同事們的口供而已，我們警方還須要進一步調查！」夏維又問阿生：「你是否懷疑他神經不正常？」

「有可能的，尤其是生活在這個都市的人，已經够緊張了，再加上幹的是這一門工作，須要聚精會神，否則錯了數目就要自己負責，因此比起一般人更為緊張。萬一他神經出毛病，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阿生又問：「有他的地址嗎？」

「有的，我叫人抄一份給你。」夏維說，「不過我已經叫人監視他。」

「那個女子花月眉呢？」

「我也不會放過她，她的嫌疑比起胡子暢更大。」夏維說。

阿生又指指天花板上面的電子攝影機，問道：「防盜儀器操作正常嗎？」

拉龜，無處下手！你師父真是轉了性，他有了個林愛莉便忘記我這個老朋友！」

阿生笑道：「既是老朋友，相信你也不希望他過一輩子的王老五生涯！」

阿生說道：「可以讓我到現場去看看嗎？」

夏維問道：「剛才你不是看過影片了嗎？」

「影片到底欠缺真實。」

夏維看看腕表：「現場雖然有人留守，但現在已是晚上八時半了。」

「有什麼不方便嗎？」

「告訴你，我連飯也沒有吃！」

阿生道：「那麼吃了飯再去吧！趁我未接到新任務之前，也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夏維和阿生離開放映室，回到探長辦公室。一客三文治，一杯咖啡已經放在沙發旁邊的几子上。

夏維苦笑着對阿生說：「這就是我們警探生涯，但到頭來不但沒有人同情，還飽受輿論批評。你說這世界公平不公平？」

「怪只怪你們的隊伍中害羣之馬太多。」阿生說，「外間的人不知道警隊中有個如此大公忘私的好探長，但却見盡那些害羣之馬的醜惡嘴臉！」

夏維招呼阿生坐下來，一邊吃着三文治，喝着咖啡，一邊又說：「剛才我所以生氣地罵他們一頓，是他們頭腦無法及得上你那那麼靈活，不派人去查花月眉，反而派人監視胡子暢，嘿！多麼愚蠢啊！」

「誰是胡子暢？」阿生問。

夏維說：「經過檢查之後，證明一切正常。」

「那麼，非林為什麼會一片空白？」

「相信他們存心破壞，例如他們用一些反射儀器對住了鏡頭，就可能令到攝影機失靈，然則，那些科學儀器已經非常進步。」

阿生說：「整個事件的過程已顯示出這幫匪徒非常科學化，即使擁有出乎我們意外地新式的儀器，也絕不出奇啊！」

夏維探長和阿生在那裏逗留了差不多一小時，才雙雙離去。

探長座駕車在歸途中，又聽到了總部的一次無線電廣播。

廣播說出一條繁盛街道剛才發生了一宗劫案，一間珠寶金飾店將近收市時，被一名獨行劫匪光顧，損失一批珠寶金飾。夏維立刻令助手改變行車路線，開到夜市中心的十字大道去。

十字大道上有些商店過去是通宵營業的，但現在已有許多在十一時以前便關上大門，這是通衢大道，行人之多，有如過江之鯽。通常這種地方應該是最安全的，無案盜賊之猖狂已達到了頂點，他們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內，又那裏會害怕那些手無寸鐵的行人？

被劫的珠寶金飾店已關上大門，門前圍住大批看熱鬧的人羣。此中可能有些是目擊劫案發生的人，更有不少絕對認得匪徒的樣貌，但是，這時候却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向警方提供消息。

這種人在此時此地，幾乎觸目皆是。他們的態度可分兩種，一種是怕惹麻煩，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劫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

因為作為警方証人不但要參加認人手續，將來還要上法庭，萬一法官大人開恩，劫匪只被判罰款，那麼，到頭來還得提防被劫匪報復。

另一種人的態度則是不滿警員平日的態度，現在目睹他們忙個不了，內心有一種「隔岸觀火，不亦樂乎」的心理。尤其是看見翌日各報章批評治安日壞，輿論紛紛責難警方時，他們這一類人更感快慰，這就是當地警民步伐不一的典型例子。

儘管警方也有個公共關係部門，但是，這部門的主管官員只懂得在那些名流紳士的聚會裏大發議論，說說說那的說個不休。除此之外便是拉攏報界，志在宣傳，實際工作可謂一無是處！如此這般的一個治安機構試問又有什麼辦法把治安搞好？夏維維長帶同助手排開眾人，走進那間週到的金飾店裏面去，阿生跟在後面，也走了進去！

一批警探已經在店內展開例行的工作，他們不理會是否有把握破案，總之有劫案發生，就照例掃指紋，調來警犬展開嗅覺追蹤……等等。

過去試過不少次用警犬追蹤，結果一無所獲。但是今晚却似乎有些收穫了。一頭警犬沿住行人道拐了彎，企圖衝進一間擠滿了人客的餐室裏去，於是警探立即展開包圍。

那是一條靜中帶旺的橫街，劫匪只有一個人，得手後逃到這種餐室中去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夏維維長和阿生等人聞訊趕來，警犬此時已撲進餐室裏去，把裏面的人客嚇了

一跳！餐室老闆更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到這間餐室來光顧的所有人客之中，最驚奇還是那個負有特殊任務的警探丁雄，他奉命暗裏跟蹤監視嫌疑人物胡子暢，所以才會跑進這裏來，想不到突然之間却如臨大敵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看見探長的出現，更加令他感到事態嚴重。

後來警犬追向餐室後面去，警探在洗手間裏只找到一副眼鏡，一撮假鬚和一個假髮罩，還有就是一柄鋒利的西瓜刀。警犬顯然沒有找錯目標，因為根據金飾店店員的口供，劫匪是一名新潮打扮的長髮青年。但現在看來，那傢伙顯然經過了一番偽裝。

警犬的目標開始混亂了，牠漫無目的地亂嗅狂吠，令到餐室中的茶客弄得一片紛亂！

夏維維悄悄問丁雄：「胡子暢一直在這裏喝茶麼？」

「是的，探長。」丁雄說，「他離家外出之後，便與朋友在這裏喝茶，直至到現在！」

「中間有沒有離開過這裏？」

「沒有。甚至洗手間也沒有去過！」

「他的朋友？」

丁雄道：「他的朋友倒去過一次洗手間，但不及三分鐘就回來了！」

夏維維計算一下，由那間金飾店到這兒來，總要三兩分鐘，如果跑步，三分鐘足夠來回所須的時間。劫案發生前後歷時僅須二分鐘左右，看情形，由胡子暢的朋友去幹這宗劫案的可能性不大。

局，準備返回碧湖灣去！

車至中途，阿生正思索着那宗奇怪的銀行劫案，突然傳來一陣呼救聲！阿生立即停下車來。

這是碧湖灣道中段，道旁所建築的，盡是一些華麗的花園洋房。阿生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聲音來自何方，只知道剛才決不會聽錯，的確有人在尖叫！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影正由一處圍牆裏翻騰而出，阿生衝過去，大喝一聲，正擬喝令那人止步，豈料突然之間傳來一陣馬達聲，一輛汽車狂衝而來！

阿生沒有選擇餘地，立即就地一滾，順勢自腰間拔出了配槍！

那輛汽車一撲落了空，又掉過頭來，阿生不敢怠慢，立刻開槍！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擊中了汽車的擋風玻璃，一時之間好像失去了控制，衝向道旁，阿生以為它勢必撞到粉身碎骨了。但是，駕車人顯然未受到致命傷，起碼他還能保持清醒，控制着汽車，讓汽車在一幅圍牆外不及半尺地方一掠而過！

汽車突然煞停了！

阿生滿以為他又掉頭來對付自己，迅速站直了身體，舉槍瞄準！

但是，在朦朧光綫底下，只見剛才那個人影又再度出現，他一支箭似的，衝向汽車去！

阿生這時候才明白，他剛才的想法完全錯了。那輛汽車並非準備再掉過頭來撞擊他，只是打算將他們的同黨載走！

阿生立即又再扳動機掣，開了一槍！這一槍並非擊向汽車，只是瞄準了那個奔

但是，丁雄當時未必正確地計算對方離座的時間，而且餐室後門沒有關上，有人客由後門悄悄溜掉，是可能的事。

於是夏維維審慎計，決定盤問和搜查胡子暢與他的朋友。

胡子暢非常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

這時他才知道警方一直派人監視着他！

盤問和搜查的結果，根本沒有証據証明他們與劫案有關。警犬對他們也毫無表示。

搜查行動擴大至每一個茶客，警方希望能及時找回贓物，但是，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阿生冷眼旁觀，覺得劫匪十分機巧，他卸下偽裝之後大概已及時由餐室後門逃去了。事實上餐室之內人頭湧湧，侍者是照顧不到每一個人客的行動的。何況，每天也有不少過路人便急之時，往往也會跑進來借用洗手間，一角錢也沒有光顧便離去。故此侍者看了眼，不是一件奇事！

擾攘一番，警方還是徒勞無功，只有換來餐室老闆和茶客們的埋怨。

阿生揀着胡子暢與友人在餐室門前告別的時候，便走了過去跟他招呼！

胡子暢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警探先生，你到底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阿生笑道：「胡先生，你誤會了，我不是警察局裏的人。」

「那麼，你一定是記者。」胡子暢理直氣壯地說，「請你代我伸冤，我只是一名小職員，生活還算過得去，暫時還無須去打劫！」

阿生非常同情地說：「我雖然不是記

跑中的人影的腿部，阿生的目的無非想制止他逃去！

槍聲「砰」然一响！一個人影在奔跑中倒了下來！

阿生一舉得手，迅速將槍咀一擺，第二枚子彈擊中了汽車後面的擋風玻璃，「嘩啦」一聲，玻璃碎片四下裏飛濺！汽車也急急開動！

阿生屈膝跪地，又再射了一槍，企圖射破汽車輪胎，但是，這一次却沒有命中，汽車終於乘黑夜中逃去無踪！

阿生奔過去！

那人倒在地上動也不動，阿生以為他已經中彈身亡，內心極感不安！

他記得當時射擊的目標只是那人的腿部，在黑暗環境裏，要射擊一條奔跑得極急的腿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即使錯手擊中要害，亦非奇事！

阿生在戒備中俯首彎腰，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自然明白歹徒徒們詭計多端，所以他必須步步為營，小心翼翼！

這時候，一間屋子裏的大門打開了，有幾個人持着手電筒衝出來！他們顯然聽到了剛才一連串的呼喝聲，所以知道阿生是一名路過此地的國際特警，也許就是為了這樣，他們才敢打開大門衝出來！

阿生出示了他的身份證明之後，一邊示意他們報警，一邊叫他們合力將傷者抬入屋內，作初步急救！

原來那名劫匪並未死去，阿生也確實是擊中了他的腿部，那傢伙只是痛得昏倒過去而已！

者，但是我却有辦法為你伸冤，只要你真的是冤枉的，同時將實情對我說。」

跟住阿生把自己的身份告訴了對方。胡子暢這才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呂大俠士的高足阿生，失敬失敬！」

阿生道：「別客氣了，請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希望我有辦法可以幫助你！」

胡子暢道：「本來我要說的，早已對警方說過了，而且全是事實，我以為他們會相信我的話，想不到他們竟會派人跟踪我。」

阿生道：「他們有他們的看法，事實上不可能有人懂得隱身術的。」

「是的，我也不相信這些近乎神怪的事，但是，除了我之外，當時還有我的女同事在場啊！」胡子暢嘆氣說，「我真不明白，這些事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阿生道：「當時有沒有人走近你的柜檯窗？」阿生的意思是：神秘聲音出現的時候。」

「沒有，直至那女人出現時為止，一直未有人走近我工作窗。」胡子暢說。

「那女人取了錢逃去後，神秘聲音還再出現嗎？」阿生問道。

胡子暢道：「我們正想及時按响警鐘，但那神秘聲音却制止我們！」

阿生道：「這可能是百份之百的實情，但是，如果你是警方，你會相信嗎？」

胡子暢想了想，又嘆了一口氣：「這些事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絕對是事實。我知道警方怎樣想，他們以為我監守自盜，所以派人監視住我。」

阿生道：「這也難怪，警方既然懷疑不知何時潛入屋內，盜劫了一批珠寶之後正擬離去，豈料就在此時把屋內的人吵醒了，於是暗哨變為明劫，立刻亮刀相向，把一名僕人和戶主斬傷。要不是阿生湊巧駕車路過此地，對方已經得手了！」

現在一包珠寶首飾失而復得，戶主亦已致電報警。

阿生為那匪徒消毒和包紮傷口，看情形彈頭還留在腿肌裏。不過阿生起碼已經替他止了血！

那匪徒已逐漸甦醒過來，阿生以特警的身份向他宣讀警誡詞！

但是，有件事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就是那匪徒竟然不懂得開口說話，只是唧唧呀呀的以手作勢！

「原來是個啞巴！」阿生也為之呆了

一陣！

受傷的戶主——富商王結說道：「他本來還戴着一副眼鏡的，可能在外面跌掉了。」

王宅的家人已為主僕二人止了血，阿生吩咐各人勿再移動現場上的一切物件，靜待警方派人前來調查。

阿生把那匪徒加上手鍊，鎖在閘門之上，然後又持着手電筒到外面路旁去，希望把匪徒的眼鏡找回，因為他知道警方辦案，必須將全部證物找齊。

一輛警方派出在近郊公路一帶巡邏的無線電警車首先聞訊馳至現場，車上的警員協助阿生在現場附近一帶搜索證物。

一名警員終於在一處路旁的野草叢中發覺了那副跌壞了的眼鏡，阿生令警員不要去動它。

現在阿生駕着他自己的車子離開了警局。阿生的車子則一直停在警局的停車場裏，剛才他只是乘坐探長的座駕車前往東區。

忙了半晚，夏維維才用車子載住阿生返警局。阿生的車子則一直停在警局的停車場裏，剛才他只是乘坐探長的座駕車前往東區。

阿生道：「我只是隨便問幾句，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胡子暢終於拿着阿生給他的電話號碼走了。這時候夏維維才走出來問阿生：「你覺得那銀行職員怎麼樣？」

阿生道：「我只是隨便問幾句，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忙了半晚，夏維維才用車子載住阿生返警局。阿生的車子則一直停在警局的停車場裏，剛才他只是乘坐探長的座駕車前往東區。

那副跌碎了的眼鏡看來並無奇特處；但是，阿生亮了手電筒仔細觀察之後，就發覺其中確有些與別不同的地方！

眼鏡框跌碎了，特別肥大的眼鏡框之內原來是空心的，似乎還收藏了一些東西在裏面。

阿生用手帕隔住，拿起細看，竟然是些精細非常的儀器。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師父的萬能拐杖之內也收藏着不少電子儀器，而且有不少是阿生動手製成的，但是，他從來未見過這麼精細的儀器，其細微到可以隱藏在眼鏡框之內，亦不難想像到它細小的程度。

阿生把它放回原位，令一名警員在旁看守着，不准任何人移動，直至警方派來調查的偵探人員到達現場為止。阿生自己則回到大門口旁邊來！

那匪徒一隻手被手鍊鎖住，手鍊的另一邊則扣在大門鐵閘之上。他雖然一度企圖逃去，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的氣力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將一副大鐵閘拆去！

阿生一時之間忘記了他是一名啞巴，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傢伙還有一隻手沒有扣上手鍊，於是用手作勢地呻吟呀呀的不知在說一些什麼。

阿生一籌莫展，他過去雖然與呂偉良到過一些監獄訪問和捐獻，也無法深入了解「手語」的奧秘，只能作出一些簡單的手勢。

那啞巴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目光中充滿了恐懼，眼眶裏飽含着淚水，正

是有口難言，欲哭無淚之際，大批警方人員已馳至現場展開調查工作。

阿生指出那副眼鏡之中可能有秘密，令警方偵探人員小心處理。

阿生用鎖匙開啓鐵閘上的手鍊，正擬將這隻手鍊套上啞巴的另一隻手時，那啞巴突然有所行動，登時把在旁的警方人員嚇了一跳！

阿生的氣力自問不弱，但也給啞巴用力一扯，人也差點兒倒了下來！

啞巴整個兒撲向車主王結站立的地方，令到王結和他的家人當堂嚇呆了！

阿生拚力扣穩手鍊上的另一隻鐵環，亦步亦趨地跟了過去，打算必要時揮拳痛擊，把啞巴打倒！但是，啞巴只是衝至王結跟前，雙膝一跪，立即拜倒地上！

阿生看見他叩頭如搗蒜，眼淚如雨下，心裏反而感到無限驚奇！

「到底怎麼一回事？」阿生不禁問王結。

王結却是呆若木鷄地說：「我也不知道！」

啞巴呻吟呀呀的，抓住王結的褲管，阿生擔心他施詭計傷人，其他在旁戒備的警員也過去合力將啞巴拉開！

阿生問在場的警方人員，看看有沒有誰懂啞巴人用的「手語」；想不到警員之中竟然有一個，因為他的一個兄弟在聾啞學校求學，他也學會了那一套。

就是透過了那警員的翻譯，在場的人才知道這啞巴只是受人利用，幕後實在另有其人。阿生對此絕對相信，因為他目擊一輛可疑汽車逃去了；那汽車之內起碼也

生和警方更加困難重重。

「那麼，我們還在這裏幹什麼？」林愛莉說。

阿生在夏維維探長的辦公室裏，查問着那副聾啞人所戴的特製眼鏡的事。

夏維維探長道：「這件事的確太尋常，如果我把我們昨夜徹夜檢查那副眼鏡的結果告訴你，你一定會大感失望。」

「為什麼？」阿生急忙問道。

「因為眼鏡框裏的構造，的確令人費解。」夏維維說，「一個非常袖珍又精巧的細小裝置，竟然會發生爆炸，我不知道是否化驗室的人開玩笑。我從事警務工作二十三年，從來未聽過這種事！」

阿生怔了一怔：「是不是我發射的子彈把它弄壞了的？」

「不！我們的化驗人員認為是內部的自發爆炸，並非來自外間的破壞！」夏維維又說：「換句話說：眼鏡框之內除了隱藏着一具極之精巧的儀器之外，還有一種遙控的引爆裝置！」

阿生又是呆了一陣。

好一會他才問：「那些精巧的儀器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夏維維道：「儀器大部份已毀壞了。不過，根據我們的專家推測，可能是一種袖珍的無線電接收器，這的確是匪夷所思的！」

阿生說道：「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科學是日新月異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貝爾電話公司實驗室發明了電晶體，於是開闢了袖珍電子設備時代，也就

有一個人，顯然是接應那啞巴的。

巡邏警車在到達現場後的第一時間，阿生已將開槍射擊在逃汽車的經過告訴了他們，因此所有警方人員及巡邏中的汽車均注意那輛神秘匪車。阿生當時雖則由於天色關係，看不見車牌編號，但是他却肯定那車子的前後擋風玻璃均已破碎。

除非那車子能避過警方耳目，否則落網乃是遲早的事。

阿生透過那警員的手語翻譯，希望知道匪幫的來龍去脈，以及巢穴所在，但是，啞巴似乎一無所知，又似是有所恐懼！

阿生叫那警員告訴啞巴，萬大事情有他們担承，一定要他說出匪首是誰，否則便只有坐牢的機會。

啞巴眼淚汪汪的，樣子委實可憐！他表示確實不知誰是首領，只是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如果他不從從命令去打劫盜劫，便會有人殺死他！

在場的警方人員認為他扯謊，否則便是翻譯手語的，演譯錯了。

阿生同情這啞巴，却又無從去幫助他，內心感到非常難過！

王結似乎看出了阿生的心事，他感激阿生這次能及時中止這宗劫案，否則價值數十萬元的珠寶，便會就此損失去了。因此，他對阿生說，他雖則受了傷，將來在法庭會為啞巴向法官求情的。

開了好一會兒，阿生才可以返回家中休息去。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分別就寢！阿生浸在浴缸裏，想着一連串劫案的發生，不知道其中是否會有何關連！

是我們俗稱的原子時代，例如什麼原子機，原子粒收音機，都套上了「原子」二字。

那時人們以為原子是物質的最基本元素。但是現在科學家才發現物質的最基本元素應該是微粒子，比原子更小更微小。數年前美國通訊兵團和無線電公司合作發明了叫做「微機」的袖珍電子設備，使到半導體線路可以進一步縮到更小更袖珍。一個微機收音機，它細小的程度大約不及一個指頭，若與最小的電晶體收音機比較，大約是六份之一。將六至八個微機收音機放在一起，還裝不滿一個茶匙——喝咖啡用的茶匙。不要忘記這已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現在已是七十年代了；可能有人又進一步將電子設備的體積縮至更小更微小，於是它便不難可以鑽進空心眼鏡框之內。

老實說，夏維維探長對於一切科學所知不多，他今日這位置無非都是靠實際經驗得回來的。但阿生這鬼靈精却不不同了。他雖書讀得不多，一切靠自修。不過他聰明伶俐，對一切科學均感興趣；尤其是自從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對於新的科技常識就知得更多。

特警組是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他們與各地警方均有連系，總部則設在巴黎。所採用的科學儀器就有不少是最新最先進的。

因此，阿生在這方面的知識就變得更豐富了。

阿生要求跟化驗室的人談談，夏維維正是求之不得，因為他知道阿生是一名後來居上的出色特警，只要這小子真正對某一案件發生興趣，破案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阿生進了化驗室，工作人員仍在仔細研究那副罕見的眼鏡。

一位高級負責人說：「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袖珍爆炸器上有一種劇毒。這些劇毒只要入類的皮膚沾上少許，便會引致性命危險！」

阿生道：「你的意思可是說：萬一眼鏡仍戴在啞巴的頭部，遙控引爆裝置，便足以令到他死亡，是不？」

「對了，正是如此！」那位負責人道，「袖珍爆炸裝置的威力不大，但是，它足以令到一個人的面部皮膚破損，於是劇毒由破口滲入，便足以殺人！那啞巴不死，是他的運氣好！」

阿生聽到這裏，又呆了半晌，想不到那幕後人如此心狠手辣，竟然企圖引爆遙控裝置將啞巴殺死，正如那位實驗室負責人說，那啞巴不死，是他的運氣好！

但是，眼鏡為什麼會自啞巴的耳鼻之間跌落？會不會是啞巴有先見之明？照情理推測，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啞巴知道眼鏡框內的秘密，他決不會甘心戴上。然則，啞巴事前不會知道眼鏡原來等於一枚計時炸彈，只是他失足跌倒時，把眼鏡掉落地了！

那麼，幕後人大概還不知道眼鏡已離開了啞巴，否則他決不會引爆眼鏡框內的爆炸裝置，以免啓人疑竇！

站在一旁的夏維維探長說：「這件事看來一切繫於那啞巴的身上。」

阿生也沉思着說：「是的，只要他肯說出幕後人是誰，一切真相就會大白。」

翌日一早醒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坐在餐廳裏，準備進早餐！

一架收音機開响了，電台的新聞報告節目剛好結束。呂偉良一邊把收音機關掉，一邊問阿生：「昨夜你在歸家途中遇上了一宗離奇劫案嗎？」

「是的。」阿生說，「一個啞巴，戴着一副特製眼鏡，潛入我們這裏不遠處的一戶富有人家，他可能是被人利用的。」

「你怎麼知道他被人利用？」林愛莉插嘴說道，「啞巴賊在本市出現已不是一天了！」

阿生說：「接應的人配備汽車，可惜我功虧一簣，否則，我相信汽車內一定有秘密存在。歹徒利用聾啞人的缺陷，去做為非作歹的事，萬一失手了，警方單是錄取口供時，便費盡不少工夫。何況將來在法庭上，這種殘廢人還會獲得法官的同情呢！」

呂偉良問阿生：「你懷疑汽車裏有些什麼秘密？」

「我是指一些無線電儀器之類的東西，假如我推測不錯，駕車逃走的人就是幕後指揮者。」阿生看看腕錶，又說：「我起得太遲了，來不及吃早餐了！」

「你約了誰？」林愛莉問。

阿生道：「我要到警局去，因為昨晚附近發生的劫案，我是主要證人之一。同時我想知道眼鏡中是否有像我推想中的秘密一樣。」

呂偉良道：「那麼，你去吧！有什麼發現，撥電話給我！」

阿生答應了一聲之後，匆匆走了！

林愛莉點點頭：「是的，他們可能是一羣科學家——喜歡犯罪的科學家。」

呂偉良沉思着說：「如果真的如你所料，我們就更加不能不加援手，否則，阿

夏維深深嘆了一口氣：「可惜他是個啞叭，弄得我們一籌莫展！」

阿生又問：「關於那被射擊的汽車，有下落嗎？」

「還沒有，不過，我們已通知所有修理汽車的地方，如果發覺有可疑的車輛前往修理，立即設法通知我們，同時巡邏車已提高警惕！」夏維說。

阿生看看腕表，已是將近中午時份。

他對夏維說道：「探長，我以為那汽車可能躲在郊區一帶不為人注意的地方。因為它的前後擋風玻璃均已破碎，這樣的一輛汽車又怎麼可以開入市區？萬一遇上了警方的巡邏車怎麼辦？」

夏維道：「我也想到了這點，所以案發後我一直派人在碧湖灣一帶監視……」

「為什麼不搜索一下？」阿生問。

夏維說：「你也知道，那一帶的住戶都是非富則貴的，沒有足夠證據，又豈可逐屋搜查？」

阿生苦笑道：「探長，我認為有理由就行，警方有權這樣做的，何必證據？假如有證據時，相信亦可以找出元兇了。」

「我並非欺負重富，只是警方經常受到指責，我們不得不小心行事。」

「本來這是你的職權範圍，我只是多嘴一提。事實上這社會中不少有錢人都是見不得光的。如果我估計不錯，那汽車不是收藏在碧湖灣道其中一幢花園洋房之內，就是駛進了森林裏去。」

夏維道：「廣泛性的調查，已經展開了，你放心吧，他們不會逃得太遠的。目前最頭痛的事，就是要找一個啞叭手語專家回來，因為那啞叭賊不懂得寫字。」

阿生道：「他的身世查到了嗎？」

「他是一個沒有職業的單身漢，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知！」

夏維剛想說下去，一名助手進來把他叫去聽電話。

阿生又跟化驗室的人員談了一陣，然後才離開了警局。

恐怖笑聲 巧妙眼鏡

阿生獨自駕車來到東區。

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仍然照常營業，門前看來警衛森嚴，一些好奇的市民在此經過時，忍不住駐足觀看。

阿生停好車之後，跑到被劫銀行的對戶去！

一名特警離遠已看見了阿生，走過來對他說：「隊長，果然不出你之所料，總算給我們查出一些眉目了。」

原來阿生返回特警總部時，已將一切情形告知如重，同時調動下屬到東區來，根據他初步的見解，在被劫銀行對面的一列樓宇展開偵查。

根據阿生的見解，他認為劫匪事先必有人埋伏在附近樓宇之內，展開監視，瞭望，然後才可以對銀行內的一舉一動如此清楚了解。

現在阿生派出的特警組人員總算在銀行對面的一列樓宇中，找到了一間公寓，那公寓其中一間客房的窗口正好對正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由二樓窗口俯瞰下去，銀行門前的一切情形固然可以一目了然，就

「不！主任已經吩咐過，警方人員要我隨傳隨到，你也算警方人員啊！」胡子暢說着，把眼鏡除了下來，準備放進抽屜中去。

阿生及時叫住他：「不要除去眼鏡，就這樣出來吧，胡先生。」

胡子暢有點莫名其妙。

他的上司——銀行中一位主任級人物，立即調來另外一名職員接替他的工作。

在胡子暢繞過銀行內部一度鐵閘出來的一段時間裏，阿生非常留心兩件事：首先是天花板底下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其次便是胡子暢附近的一位女職員花月眉。

花月眉的座位最接近胡子暢，他們二人可以說是自為一角！因為胡子暢的右手邊便是一條頗大的石屎柱——這是許多大廈無法避免的，而這家銀行就設在一間大廈的樓下。

頗大的石屎柱將胡子暢和花月眉二人與其他職員隔開了，所以他們的舉動往往不為其他男女職員所注意。

最直接的可以監視二人工作情形的，就是坐在他們背後的一位主任級人員。但是，那位主任如果俯首工作，也很容易錯過了他們的一舉一動。因為胡子暢和花月眉二人的座椅較高，而那位主任的工作似乎只負責在一些單據上簽字。

胡子暢繞了一個大圈跑了出來，他的工作由另一名同事替代。

阿生一邊與他肩走出銀行，一邊問道：「為什麼你平時不戴眼鏡？」

胡子暢道：「戴眼鏡本來並不好看，我怕越戴越深近視，所以只有須要聚精會

是銀行內部情形，亦可以透過玻璃，看得一清二楚。

銀行前面的玻璃，外面是用鋼枝隔住的，內部則用輕紗遮掩，以求美觀。但是，也只有下半截圍上輕紗，上半截則空着，那是為了爭取足夠的光綫。如此一來，假如有人倚在二樓一間公寓的房間窗前，便可以窺伺銀行內的一切動靜！

由於當時銀行被劫的情形如此古怪，所以阿生認為事情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胡子暢串同外人作弊。但是，阿生自從會過胡子暢之後，覺得他不像個會說謊的人，所以他想到屬於第二個可能性的成份較高！

第二個可能性是：胡子暢所講屬實！那麼，匪徒為什麼會對胡子暢的一舉一動如此清楚了解？

最好又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有人躲在最好而又最理想的地方，當然是對面的一列樓宇！

所以，阿生才會派出手下，將可供瞭望的地方，偵查一遍。結果給他們找到了那家公寓，這是可以租用的公眾地方，匪徒可能早已想到這不愧是個好地方，故此在這家公寓租下臨街的一間房。

特警們向公寓管理調查，知道這兒經常有一些阿飛型的青年男女出入。至於窗口可以俯瞰對面銀行的一間房，則租給一對中年夫婦已有三天。

奇怪的是：那對中年夫婦已經在昨天下午退了房！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但是，據管房的

神工作時，才把眼鏡戴上。」

阿生問道：「當你遇劫時，也戴上這副眼鏡嗎？」

「是的。」胡子暢說，「我上班之後，多數戴着它，一方面顯得老誠些，另一方面則看得清楚些。但平時出外時，我很少戴眼鏡。」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眼鏡嗎？」

「當然可以。」

阿生接過胡子暢除下來的眼鏡，仔細檢查了一遍，根本看不出什麼端倪。

胡子暢不知道阿生的想法，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你這副眼鏡在什麼地方配的？」阿生反問他。

胡子暢答道：「視覺眼鏡公司。」

阿生繼續又問：「你只有這一副眼鏡嗎？」

「是的，只有這一副。」

「你這副眼鏡，是不是經常放在抽屜中？」

「不！放在我的口袋裏。」

阿生想了想，又問：「你記得當時你聽到聲音，會不會是由這眼鏡發出的？」

「聲音由這眼鏡發出？」胡子暢根本不明白阿生的意思。

阿生說：「這點非常重要，請你仔細想清楚！」

胡子暢想了一會，沉思着說：「不！不像是眼鏡中發出來的，也許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經驗。」

「你肯定一直是這副眼鏡，中間沒有給人換過，是不？」阿生問。

說，他們經常帶回一些電器，侍役以為他們喜歡音樂而已。不過却無法確定那些電器是否收音機，或者是電唱機之類。

阿生登上了那公寓，會見了管房的。管房的說：「除了電器之外，我記得有一次他們還帶着一副望遠鏡回來。」

「望遠鏡？」阿生呆了一呆。

「是的，的確是一副望遠鏡，有皮袋套住的。」管房說。

阿生更加覺得事態可疑，繼續追問那雙中年夫婦的外貌，身裁和衣飾等等，越講就越像是胡子暢口中所講的那個貴婦。

阿生通知夏維探長，派人將一幀由警方繪成的人像，交由管房去認。管房和公寓侍役都覺得可能就是這個女人，却又不敢肯定。

但無論如何，警方已將此事發表，透過報紙，希望與這對夫婦接觸！

現在一切關鍵仍然是那個咪高峯，到底他們把咪高峯收藏在什麼地方？警方甚至用儀器偵查過銀行各處——尤其是胡子暢的座位附近，但是，根本沒有咪高峯這種東西存在！

沒有咪高峯，胡子暢又怎麼可以聽到神秘人物發號施令？

阿生假想中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匪徒預先租用公寓那間房，用以監視銀行中的情形，然後把儀器運入。他們就是利用那些無線電儀器，令到胡子暢在疑神疑鬼的情形下就範！

甚至連當地警方也這麼樣想，夏維探長絕對同意阿生的見解。另一個問題却是：為什麼電子防盜攝

「不可能的，我左右兩隻眼睛近視的度數不同，如果有人換上別的眼鏡給我戴上，一定很快就給我發覺。」胡子暢說。

阿生道：「如果有人悄悄把一副外型相同，左右眼的度數也合度的眼鏡與你原來的換掉了，你可能發覺嗎？」

「那當然不可能發覺，不過，為什麼會有人要這樣做呢？」

阿生道：「因為在另一宗案件中，我們發現一副奇怪的眼鏡，裏面有一副袖珍的收聽器。」

胡子暢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懷疑有人悄悄偷換了我的眼鏡，而那眼鏡的度數與我所戴的一樣，因此我無法察覺出，是不？」

「對了，正是這樣。」阿生說，「匪徒有計劃地將一副隱藏着袖珍收聽器的眼鏡給你戴上了，然後對你發號施令。」

「嗯……」胡子暢沉思片刻，說道：「但是，他們怎麼會曉得我眼睛近視的深淺呢？」

阿生苦笑道：「這不是什麼軍事秘密，也許你曾在無意間透露過，也許他們到你配眼鏡的地方去查，總之他們有辦法就是。」

胡子暢又由阿生的手中取回那副眼鏡，左看右看了一會，說道：「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阿生說：「也許在事後他們將有關的眼鏡換了回去。不過，無論如何，這副眼鏡也要讓我們拿回去詳細檢驗一下。」

胡子暢表示沒有意見。

影機會突然失靈。

那家出售電子防盜攝影機的科学儀器公司力證一切操作正常，菲林的質素向來也十分可靠，為什麼有一片空白？真是令人莫明其妙！

根據出售電子防盜攝影機的代理公司解釋，更換菲林的鎖匙一直保存在警方的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可能有人在菲林中做手脚。

阿生左思右想，總是想不出一個合情合理的答案。

他跑到銀行對面的合歡公寓二〇二號房間去，這是一對中年夫婦租用過的房間，由那兒一個窗口俯瞰，可以窺見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內部情形。

阿生站在窗前，透過銀行的玻璃屏，根本無須望遠鏡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為這條街道並不闊，而阿生的視力又良好。

銀行內各男女職員仍然如常地工作，顧客們根本忘記了不久之前這裏曾發生劫案。

胡子暢已將他所要提供的，都向警方提供過了。這時候也正在埋頭工作，阿生倚窗沉思之際，看見胡子暢也戴上了一副眼鏡，心中難免感到有點意外的驚奇！

阿生記得他會見胡子暢時，胡子暢是沒有戴上眼鏡的。

阿生立即離開了合歡公寓，奔下樓去，橫過馬路，跑進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

胡子暢認得阿生，他問道：「是不是要找我？」

阿生說：「是的，妨礙你工作嗎？」

在手，一時之間也想不到該將它擲在那裏才合適，突然間他看見那輛客貨二用車正在開動，車上匪徒正開槍向他射擊，於是阿生順勢打滾，同時順手將手榴彈擲到那輛汽車去！

阿生趁住那一滾之勢，將正在衝向客貨二用車的瞎子推倒地上！

就在此電光石火的剎那間，「轟隆」一聲，手榴彈已在汽車上爆炸！

客貨二用車失去控制，橫衝直撞之際，就在爆炸聲中停下來！

一個人影由車上滾了下來！他就是持有一支手槍的匪徒！只見他滿身鮮血，仍然拼命奔逃！

瞎子給阿生順勢推倒地上，避過了爆炸碎片的飛襲，事實上街上路旁的汽車已有不少受了創傷，幸好阿生早已料到可能有槍戰事件發生，令助手和警員禁止行人接近那裏！否則人命傷亡勢所難免！

這時候，阿生高聲招呼他的助手道：「替他加上手鎗……」

話猶未完，阿生已經持着手鎗飛奔過去！

那受傷的匪徒雖然受了傷，仍然且戰且退，藉住路旁汽車的掩護，逃向街口那邊！豈料就當他掠過一輛汽車旁邊時，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車門突然之間被人用力推開了，那受傷匪徒完全意料不到有此一着，於是身不由主地，立即被撞倒地上！那匪徒還未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已經由那輛銀灰色汽車裏出來！匪徒雖然被撞倒地上，手鎗仍然在着，只見他仰臥地上，毫無欲擊之勢，呂偉

備犧牲我！

阿生道：「他根本自始至終志在利用你，事成後你便變得毫無用處了。」

「也許你說對了，警探先生。」

阿生道：「我不是本市的警探，我是一名國際特務，本來這也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趁我未把你移交給本市警方時，我勸你最好講真話。否則，交到本市警探手上，他們怎樣對付你，我也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我未遇到M先生之前，我會經行乞，結果也不止一次地給他們拉過上法庭，也罰過不少的金錢。」

「但是，現在你不是當街行乞，而是犯了刑事罪案，你明白嗎？」阿生道，「警探對付刑事犯人的手段，決不是就此送你上法庭那麼簡單的。」

「我明白了，你不用多說，就算你不提醒我，我也會和盤托出！」瞎子說，「事情開始時，是當我在一處橫街行乞，忽然有個男子走近我身邊，給了我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

「於是你覺得他是個善長仁翁，對嗎？」阿生說。

瞎子苦笑道：「不！我當時已曉得此時此地不會有個人會有這麼好心腸的，能大破慳囊，給我一元的已經少之又少。」

「後來怎樣？」

「後來他說：『你真可憐，你是不是完全看不見東西？』我說是的。於是他又說：『我是一位醫生，又是一位科學家，我最近發明了一些東西，可以幫助一個盲人走路，我們姑且叫它助視器，你有興趣

良已經先發制人，縱前一步，伸杖力擊！那傢伙的手鎗立即被擊出丈外！此時阿生亦已趕到，把他自地上抽起！

警車聲一時風起雲湧似的，自四方八面起來！但是，現場上早已受到阿生和他的助手所控制！

接載匪徒的汽車仍在焚燒中，駕駛汽車的匪徒已經渾身着火，燒成焦炭！一些警員正利用警車上的消防滅火器灌救！

呂偉良想到那滿身鮮血的匪徒可能是重要的線索，於是提醒阿生把他及時送往醫院急救。

瞎子在驚魂未定之際，早已被特警押上停在道旁的防彈汽車裏去！

那輛汽車是阿生駕駛的，不但防彈，同時配備有無線電通訊系統，因此特警總部和當地警方已分別接到消息，加緊派出更多人員趕到現場來！

一時之間，那兒一帶如臨大敵，武裝警員荷槍實彈，在附近一帶戒備！

夏維探長聞訊駕車趕到現場，只見一袋被燒得殘缺不全的鈔票被警員搬到行人道上，數名武裝警員在旁看守着！

阿生走過來道：「又是另一宗罕見的奇劫——一名瞎子打劫銀行，這可能成為世界性新聞之一，我們這個地方越來越受人注意了！」

夏維探長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在着，心裏感到驚奇地問：「噢！你們怎麼也來了？」

阿生把許均無意間收聽到無線電神秘廣播的事說了一遍！

呂偉良道：「探長，看來你必須派人

試一試嗎？」當時我萬二分高興，於是我們上了他汽車，跟他去到一個地方——

阿生問道：「你可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先生，你也知道，我是個瞎子，怎可能看得見外面的景物？」

「但你一定可以分辨得出，到底那是郊區還是市區地方。」

瞎子想了想，說道：「是郊外，因為我聽到迎頭而來的汽車開得很快，『呼』的一聲就一掠而過！後來我又聽到一些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我想那一定是郊外地方的。」

「車子大約行了多少時間？」

瞎子說：「大約半小時左右。」

「好極了，你繼續說下去！」阿生向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只見那特警離開了阿生的汽車之後，跑到另一輛特警組的無線電指揮車上面去！他把消息傳回總部，由總部派出直升機到郊區去搜索！

那瞎子這時又對阿生說出當時被「M先生」帶到不明地點之後的情形。

鐵柵俠盜呂偉良呆坐在一旁，默然無言地聆聽着，一直沒有插嘴說過半句話。

瞎子說：「當時M先生讓我戴上了一副特製的眼鏡，叫我不用手杖去走路，我以為眼鏡真能令我復明，但戴上之後還是一樣見不到東西……」

阿生道：「但是，當你戴着這眼鏡走路時，萬一前面有障礙物時，由眼鏡發射出來的紅外線，便會在你耳畔發出警告的聲音，這就等於幫助你找出正確的路線，

保護許先生，我知道凡是你們警方知道了的事，一定逃不過新聞界的耳目，此事一經渲染，他就有危險。」

夏維知道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埋怨着道：「你不該這麼遲才通知我們警方，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呂偉良苦笑道：「探長先生，如果我們老早把這件事告訴你，你們警方可能大舉出動，那時銀行可能避免遇劫，但事件的幕後真相則永遠無法明白。」

阿生也道：「是的，探長，奇怪的劫案實在太多，一羣殘廢人實在太可憐了，我真不相信他們會自己跑去破壞事。」

林愛莉在旁說道：「相信必有人在幕後主使，我們必須查出真相。」

夏維無話可說，轉進銀行裏去調查。阿生走進他的汽車裏去，那瞎子在助手的監視下非常鎮定。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分頭展開工作，呂偉良跑進阿生的汽車中去，林愛莉則隨着夏維長進了銀行裏面。至於那個年青的無線電專家許均，則留在呂偉良那輛特製的防彈汽車中，由二名探員陪着！

呂偉良師徒二人都非常擔心他的安全問題，但是，他本人却若無其事地，繼續收聽那神秘廣播。同時加以錄音。

阿生在他的汽車盤問着那瞎子：「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盲了？」

「你猜吧！先生。」瞎子態度輕鬆，但表情難免有些呆木！

阿生伸手將他的眼鏡取下，發覺眼鏡確實有些與別不同。

瞎子的太陽眼鏡一經取下，便可以看見

不致讓你絆倒。」

「是的，情形果然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一樣。」瞎子說道：「當我試用了一小時之後，便逐漸習慣了如何使用，用了一兩天，我便能精細地分別出前面的障礙物到底是一些硬物或軟物。如果前面是一幅牆壁或板障，大約我走到三四公尺之外便可發覺，假如前面是一張窗簾之類的布質軟物，大約在兩步左右我便收到紅外線的警告訊號。真的是方便無比！」

「那是紅外線助視器！」阿生說，「M先生這樣幫你的忙，一定有代價的，是不是？」

「是的，他說這種巧妙的眼鏡，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製造。」

阿生道：「他說這是一九七二年美國工業研究雜誌選出來的最優秀產品之一，專供盲人走路時用的，絕對不是他發明的。」

「如果不是你說出來，我真的以為是他設計的。」瞎子又說，「但無論如何，我當時是由衷地感激他，因為他不但供給了我豐富的生活享受，還給我這副新式的眼鏡。」

「於是你便甘心供他驅使，是不？」

「是的，他說：他的研究工作仍在進行中，所以須要經費。他的目標是進一步製造一種令盲人可以完全看得見外間景物的更新更神奇的眼鏡，我覺得M先生的工作非常偉大……」

阿生說：「如果M先生有這麼偉大的思想，政府即使不支持他，相信也有不少人去支持他！」

見眼鏡框上貼住臉部的部位，有些金屬凸了出來，再仔細看清楚，眼鏡框的鼻樑架上，也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這些東西乍然看上去，好像是玳瑁眼鏡框上的反光甲紋，但是如果小心觀察，就可以發現那是一些袖珍的鏡頭——就像攝影機上面的鏡頭一樣。

阿生平時已經非常喜愛一些新奇的事物，自從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對於一些科學新產品，就更加留意，看見了瞎子這副眼鏡的裝備，阿生的心裏也明白九分。

「這是美國發明的最新『助視器』，誰給你的？」阿生一語道破！

瞎子却有點意外地怔了一怔：「警探先生，你似乎比我更多！」

「看那一方面吧，說到科學方面的新產品，我可能比你多，因為你看來是個真的瞎子，讀書閱報一定困難重重。雖然外國已有人製成一種新型電腦，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各種印刷品變成『盲人點字』，代價也不太高，但我相信你的後台老闆還未採取這類儀器幫助你去增加新的知識。不過，他却利用最新的科學儀器叫你去打劫。」

瞎子嘆了一口氣：「是的！他實在該死，剛才竟然想留下我不顧而去！」

「你是說你的後台老闆吧？」

「是的，就是他！」

阿生問：「他是誰？」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叫M先生。」瞎子說，「他令我幾乎能『看見』外間的一切事物，所以我一直把他當作神仙一樣。但是，我却想不到最後關頭，他竟然準

瞎子道：「他也對我說過了，這兒的政府只知賺錢，對這種有意義的工作不會感興趣的，至於要求私人機構支持，更是一種夢想，因為經費龐大，又未必有把握成功，沒有人肯做這種虧本生意。所以我便決心幫助他，聽從他的指揮，想盡辦法去籌措經費讓他安心為我們盲人造福！」

「這不過是他利用你的一種藉口！」阿生又問：「今天是你第一次行劫嗎？」

「不！過去我也打劫過路人，那是試辦性質，結果M先生認為滿意了，才策劃今日這一次打劫銀行的行動，却想不到會失手！更想不到他竟然出賣了我！」瞎子氣憤地說！

阿生試戴那副太陽眼鏡，同時閉上眼睛，移動着頭部的方向，看看是否情形一如瞎子所說的一樣。豈料眼鏡戴上了之後，却又令到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阿生還無法確知眼鏡中是否裝上了紅外線，但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卻於此時在他的耳邊傳了出來！

那可怖的笑聲簡直有如童話故事中的女巫發出的狂笑一樣，又像是恐怖電影中的殭屍的陰森笑聲。總之令人聽了毛髮直豎！

呂偉良從阿生的神色中已經看出事情不大對勁，同時也由於許均的收聽神秘廣播，令到呂偉良早已料到眼鏡中必有一種收聽儀器，相反，眼鏡框中隱藏了紅外線反射裝置，反而令呂偉良事先想不到。

因此呂偉良在旁問阿生：「有什麼不對嗎？」

阿生把眼鏡交給呂偉良試戴，那種可

怖的哭聲時斷時續！

呂偉良立即檢查眼鏡的另一邊，果然有一副袖珍的收聽器——就像阿生在碧湖灣道王結家中發現的那名聖亞烈匪所配戴的一樣。

這隱藏在眼鏡框中的收聽器，製作極之精巧，那輕微的聲音，只有把眼鏡戴上，讓兩隻眼鏡貼着耳根上面的腦部，然後才可以收聽到。

阿生問那瞎子：「剛才你就是在這眼鏡中收聽到M先生的命令，然後依他的吩咐去做，是不？」

瞎子點頭：「對了，M先生認為這件事萬無一失。但是……」

「百密總有一疏，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何況M先生本來就準備犧牲你的。」阿生說，「可惜你愚蠢到把手榴彈引爆，要不是我及時把手榴彈投入他的汽車中，許多無辜生命可能與你一同受傷或死亡！」

「是的，我實在太愚蠢，也是有點身不由主，因為戴上那副眼鏡之後，我便好像受到一股無名力量的控制一樣。」瞎子說，「當時M先生命令我趕快將載有鈔票的布袋，向住前面五英尺的地方扔上去，我於是照足他的話去做。」

阿生不禁暗暗驚奇，一個瞎子在無線電儀器的指示下，竟然可以做這許多事情，而且做得分毫不差，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但這是他親眼目睹的事實！

呂偉良這時候才插嘴問道：「M先生是否就在那輛客貨二用車之上？」

「我也不知道！」瞎子說，「我只知

道當時我站立的位置前面，大約五英尺的地方，有一輛車子後面的貨卡是打開的，只要我用力將布袋扔上去，我的責任便完了。」

阿生說：「難道你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全撤退問題嗎？」

「當時我的確沒有想到這點。」瞎子說道：「我以為M先生一定會有辦法把我弄走的，可是現在越想越不對勁，正如你剛才所說，他們是存心出賣我的。」

「他們？你的意思可是：除了M先生之外，還有一些人嗎？」阿生問。

「是的，他還有助手，起碼也有二三個。」瞎子說。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說：「然則，那個被燒死和另一個被槍傷的，可能並非M先生。」

瞎子嘆氣道：「可惜我看不見他們的樣子。但是，我却認得M先生的聲音！」

呂偉良於是把那副眼鏡給瞎子戴上，說道：「請你小心聽清楚，這種笑聲又是誰的？」

「是M先生的錄音聲帶！」瞎子毫不考慮地說：「這也是一種警報訊號。」

「什麼警報訊號？」阿生問。

瞎子道：「就是表示我們可能有危險，叫大家小心點！」

「是給誰聽的？」阿生又問。

瞎子道：「給我和他的助手們。」

呂偉良道：「這麼看來，M先生的爪牙不止二三人那麼簡單。」

「你怎麼知道？」瞎子反問道。

呂偉良說：「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如

發現。」

「還未有報告回來，但你可以直接跟他們連絡。」任如重說，「這件事如果警方認為無須我們加以援手的話，我看我們也該退出了。」

阿生道：「處長，事到如今，我們已勢成騎虎，爲了大眾利益，我們決不能退出！」

「告訴你，我們還有國際性的販毒案件須要處理，你切勿浪費我們的人力啊！」任如重最後只能這樣警告阿生。

任如重知道阿生要理的事，誰也阻止不了，即使他是阿生的上司。

阿生把與總部直通的電話掛斷之後，又與正在郊區上空展開搜索行動的直升機取得連絡。

直升機上的特務表示並無可疑屋宇發現，阿生叫他們設法在公路兩旁找尋可疑汽車，那可能是一輛前後擋風玻璃俱毀的汽車。

阿生又指示他們留心一些屋宇的屋頂，只要發現一些可疑的發射天線，便立即向他報告。必要時直升機必須重返總部，把測探儀器帶來！他認為瞎子阿才的說話相當可靠，匪黨總部可能設在郊外，那麼，那個神秘電台自然也在郊區！

阿生吩咐妥當，便與呂偉良和林愛利等三個人驅車前往醫院，他認為那個受傷的槍手十分重要。只因爲他受傷過重，阿生擔心他死去，故此希望在他的口中知得更多。

在醫院的犯人病房內，那名疑犯正接受急救手術，根據醫生的意見，認爲他不

果只有三兩個爪牙，根本無須設立這種訊號。如果我估計不錯，M先生所領導的，是一個有規模有組織的匪幫，你只不過是衆多受M先生利用的人之一而已！」

瞎子呆在一旁！

阿生問道：「那枚手榴彈也是他給你的嗎？」

「是的。」瞎子木無表情地說，「但是他告訴我，那只是玩具而已！」

「玩具？」阿生苦笑道：「差點兒你我都一齊死在它的破片之下呢！」

「是的，我現在才知道M先生一直在欺騙我！」瞎子說。

阿生又說：「還有一件事你不妨知道，就是銀行內裝置有電子防盜攝影機，因此即使我不逮捕你，恐怕你也逃不了多遠，尤其是你過去已經有過案底。」

瞎子深深嘆了一口氣：「我太笨了，眼睛瞎了什麼都不知道，還要被人利用。先生，你可以救救我嗎？」

阿生問：「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一個老媽子，還有妻子兒女。」瞎子阿才說，「妻子雙眼也是盲的，二個子女一個三歲，一個未滿周歲。」

阿生道：「你放心吧，即使你將來有罪，我們也會想辦法幫助你的家人，何況像你這種情形，我相信政府一定會設法在福利基金下撥款救濟他們！」

瞎子又在唉聲嘆氣，大有悔不當初之感。

呂偉良聽到這裏，更加對那個幕後罪魁M先生恨之入骨。

夏維探長這時才和林愛利由銀行裏出

致有生命危險！阿生這才放下心頭上一塊大石！

他們在走廊外面等待着，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和一名探員在嚴密戒備。他們不但認識呂偉良等人，還知道他們對這件事的重要性。

探員把一些東西交給阿生：「這是在他身上找到的一副眼鏡。」

「又是一副眼鏡？」阿生怔了一怔：「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在他的內衣袋裏，收藏得相當周密！」那名探員說，「要不是拾他入來時，眼鏡跌了出來，恐怕還要過一陣才可以發覺！」

阿生試把眼鏡戴上，可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阿生除了下來，仔細觀察，一時之間也看不出什麼破綻來！

呂偉良接過細看，輕輕把眼眶上可以活動的地方按了一下，那是一枚極之細小的螺絲，然後再戴上去，一陣陣悅耳的音樂就傳了出來！

不過，除了戴着眼鏡的呂偉良之外，阿生等人是聽不到的。

林愛利也接過試戴一下，果然是一陣陣令人陶醉的樂曲。

林愛利把眼鏡交給阿生，說道：「看來匪徒都少不免有這麼一副巧妙眼鏡！」

阿生試戴過之後也說：「這的確是十分巧妙的製作，但是，每副眼鏡每次所收聽到的聲音，是否完全一樣？我真感到懷疑！」

林愛利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來！

阿生對夏維探長說：「這個人我暫時交給你，希望你吩咐你的下屬善待他，這個人對我們太重要，不能放他，也不可虐待他！」

夏維令助手將瞎子阿才押走，又對阿生說：「這件事似乎已經了結，動手劫銀行的人落了網，幕後主使者亦已證實一死一傷！」

「我看不會這麼簡單。」阿生說，「我師父推測這是一個有組織龐大匪幫。」

夏維回頭看看呂偉良，他正傾耳細聽着那副太陽眼鏡中發出的神秘聲音。

夏維出奇地問阿生：「他幹什麼？」

阿生向他解釋道：「他在聆聽着魔鬼的笑聲！」

夏維一怔：「什麼魔鬼的笑聲？」

呂偉良把太陽眼鏡替夏維戴上了，夏維只聽到一陣陣非常美妙的音樂。

林愛利忍不住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神秘電台已經改播華爾滋音樂。」呂偉良說。

夏維把眼鏡取下，左看右看了一會，說道：「瞎子剛才就是戴上了這東西去打劫的嗎？」

「是的。」阿生說，「我們剛才所收聽到的是一種可怖的笑聲，根據瞎子阿才的解釋，那是他們約好了的警告訊號。」

呂偉良道：「因此我推測他們還有其他黨徒，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

夏維說：「這副眼鏡交給我們帶回去化驗，這是重要證物之一。」

「我的意思就是：瞎子阿才所戴的一副，顯然跟這對不大相同，那麼，他們的眼鏡所能收聽到的，會不會也各有不同之處？」阿生說。

「相信不會的。」呂偉良道，「瞎子阿才不是說過，笑聲是一種緊急警告訊號嗎？這表示對其他人也有同樣作用！」

阿生道：「可是我的想法却不同，他們的秘密電台可能是分組廣播，每一個行動小組有每一個不同的波段。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我們也得設法查出他們總部之所在，才可以將歹徒一網成擒！」

但是那探員却說：「沒有用的，當那傢伙清醒時，我們已經問過他了，他什麼都不肯說。」

阿生想了想，道：「希望我的辦法可以行得通！」

這時候，醫生由犯人病房出來，對他們說：「疑犯不會再有生命危險，但是，希望你們讓他多休息，別問得太多。」

探員和阿生於是入內。

那受傷的歹徒叫伍九，他看見阿生便認得他是令到自己受傷的人，因此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阿生毫不介意地說：「我其實救了你一命，你應該感激我才！」

伍九說道：「是的，如果現在老子有槍在手，我一定用一枚子彈孝敬你！」

阿生說：「M先生想殺害你們滅口，可惜你們還活在夢中。」

伍九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阿生道：「M先生在你的眼鏡架上，隱藏了一副超袖珍的爆破器，只要他曉得

夏維探長帶回去檢驗。」阿生反問道：「

直升機在碧湖灣道一帶的搜索，有些什麼

你們失手，便用遙控方法引爆，那時你便會中毒身亡！」

伍九半信半疑地說：「M先生不會用這方法對待我們的。」

「你以為我現在是在講故事嗎？」阿生道，「那爆炸器非常精巧，威力也不大，但足以爆炸人類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份的皮膚，將一種劇毒液滲入人體之內，而令到中毒者在數秒鐘之內死亡！」

伍九呆了一陣，因為阿生現在口述的並非一篇恐怖小說，而是他本人所熟悉的事實，他對M先生的信念開始動搖了。

阿生說：「如果沒有這回事，即使我更會說謊，也不可能知道這麼多。但是，從你身上搜出的一副特製眼鏡的框架之內，却給我們的化驗人員發覺了這項十分可怕的秘密！」

伍九不能不相信阿生說話，他含恨地說：「想不到那老傢伙如此心狠手辣！」

阿生道：「如果你還不趁早說出了他所在，可能還有更多人死在他的手中！」

「你們即使知道了，也不可能抓住他的。」伍九說，「那老鬼十分狡猾，這時候，他可能已逃之夭夭了！」

阿生道：「請你相信我們，我們一定有辦法把他找回來！」

那探目也說：「是的，如果你聰明的，現在就是你贖罪的好機會了。」

伍九想了一會，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就是了！」

於是伍九就在警察和阿生等人的押解下，乘車直駛郊外！

郊區碧湖灣道上，警察已設下檢查關

卡，直升機正在上空盤旋，特警組人員正配合當地警方人員在碧湖灣住宅區一帶展開搜索行動。

阿生問伍九：「M先生到底有多少手下？」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一定不止我和那雄二人。」伍九說。

「誰是那雄？」

「就是駕車那個司機。」

林愛和這時在旁插嘴問伍九：「為什麼我們較早時看不見汽車裏有你們二人在着？」

「我們為了避免警方注意，一直伏在汽車裏躲了起來！」伍九說。

「怪不得你們會突然在汽車裏出現！」林愛和又問：「為什麼你自己有多少同黨也不知道？」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M先生為人謹慎，我們分組奉命行事，一切任務也是臨時才知道的，這樣可以避免消息外洩，發生危險！」伍九說道。

阿生忍不住說：「難道你從來沒有見過其他同黨嗎？」

「見過是見過的，但只有那雄一人，我和他算是一組。」伍九道，「除此之外，我們只見過M先生，甚至瞎子阿才也是最近才認識的。」

前面由警察駕駛的汽車停了下來，原來特警組人員已將那一段道路封閉！

一架沒有漆上任何標誌，只有編號的直升機停在公路中央，阿生認得那是特警組的直升機，於是立刻走下車去！

一名特警老遠已認得阿生的汽車，他

立刻跑過來！

阿生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特警說：「隊長，你吩咐我們留意可能私設的電台的屋宇，我們剛剛發現那邊一間別墅的屋頂佈滿了偽裝天線！」

「別墅內有人嗎？」阿生一邊跟他併肩走過去，一邊問道。

「有的，但為謹慎計，我們完成了包圍網之後，才去拍門！」特警說道。

阿生這時已走到一幢別墅門前，只見這兒裏裏外外，樹影婆娑，一片陰森！

這應該是碧湖灣道的中段，往前再行數分鐘車程，便可以到達「愛廬」了。

凡是建築在這一帶的花園住戶或別墅，都是沒有系統的，因為這兒是私人開發的郊區，因此可能走很遠路也不見一幢屋宇，也可能連地有十間八間花園住宅出現。而眼前出現的這一幢別墅，正是孤另另地建築在一處路旁的小山崗之上的。

特警組配合當地警員的包圍網已告完成，於是阿生親自前往按門鈴！

別墅之內不知道有沒有武裝，但是，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特警都穿上了避彈衣，就只有一個阿生沒有！

但門鈴按了良久，也不見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心裏奇怪，問他身旁一名下屬：「剛才你不是說屋子裏有人嗎？」

「是的，隊長。」特警說道，「剛才我們在直升機上的確看見屋內的院子裏有人走動。」

阿生心知有異，於是叫人破門而入。但是，屋內空無一人。阿生令各人到

地說：「我就是你們要搜尋的M先生，你們永遠無法找到我，除非你們停止追蹤和搜查，否則你們便有更多災難和麻煩！」

廣播是那樣的短促，使到警方的追蹤人員無法及時查出電波的來源！

正當許均和數名專家戴上耳筒，仔細傾聽時，一種有如超音速的噴射機發出似刺耳聲浪，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儀器裏面！

那音波尖銳非常，由於來得突然，令到許均和數名專家來不及將耳筒及時除下！只聽得連聲慘叫，各人有如見了鬼魂一樣，面色大變！

許均在尖叫聲中就地打滾，簡直像瘋子一樣，拼命將罩在頭上的耳筒除下！

一名警方人員突然七孔流血，令到在場人欲救無從！只能替他除下了耳筒。

其他戴上耳筒的無線電專家紛紛設法將耳筒除下，但似乎為時已晚，有人就地昏倒過去，更有人口呆目瞪地就此死去！

此情此景，令到在場的警方人員為之束手無策！

呂偉良向阿生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道：「我也不知道！」

阿生雖然是個鬼靈精，而且對無線電常識亦知得頗多，但是從來未見過這種情形。

夏維探長和許多在場的警探辦案是辦得多了，但從未試過眼瞪瞪的看著兇手殺人，也無從加以援手！

呂偉良蹲在地上，一手抱起許均，問道：「你怎麼樣了？」

許均痛苦呻吟，沒有回答呂偉良。

處搜索，仍然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各人均感無限驚奇，因為四下裏已經展開包圍，照道理不可能讓他們逃出的。屋內表面上也看不見有可疑的地方，但從一切擺設看，顯然有人在此居住。

一組特警在後院內找到了一輛殘破的汽車，那車子用油布遮蓋，油布漆上了掩護色，因此即使使用直升機在空中偵察，也不易看見任何破綻！

阿生聞訊趕往一看，赫然發覺那是他開槍轟擊過的汽車。

車子前後擋風玻璃均已殘破不堪，一些有用的汽車零件亦已被拆除下來！

阿生肯定這是要找尋的匪巢，下令加緊搜索，相信這屋子裏必有地下室！

阿生又帶人攀登天台，一些經過掩護的無線電發射天線果然在那裏發現。

阿生雖然不是專家，也對無線電有頗深刻認識，於是跟蹤線路，希望找出發射器材之所在。到了樓下線路已深入牆角。

阿生更加肯定地下室的存在，他親自去找尋入口處，終於給他在一個酒吧櫃檯後面發現了一個活動的酒櫃，裏面果然就是一個暗門！

阿生身先士卒，衝了進去，身穿避彈衣的特警和一批警探，亦跟着先後湧入。

下面是一個頗大的地下室，正如阿生所料，大批無線電發射器材就收藏在這下面。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他們未遭到任何抗拒！

數名男女若木雞似的，默在一旁！他們面無表情，只有少數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其他警方人員紛紛對那數名專家展開急救，無奈有些人已經氣絕身亡，有些則呆若木雞的默在一旁，救援的人只能為他們除下耳筒！

現場上一片混亂，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相信只有戴上了耳筒的人才會知道，但是，所有戴上了耳筒的人此時已非死即傷，根本無人可以倖免，亦無人能於此時說出身受的情形。

警方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把傷者用直升機急送醫院急救！

許均似乎是較為幸運的人，因為他能及時將耳筒除下！但是令到呂偉良感到驚奇的，就是為什麼許均對呂偉良的問話一無所覺？

呂偉良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已在許均的身上發生，他心裏感到非常難過。

阿生的好奇心向來很重，他試將一副耳筒放近自己的耳旁，但是，什麼聲音也沒有！

阿生心裏感到奇怪，他不知道那些尖銳的音波只持續了數十秒鐘而已，剛才各人忙作一團，化去的时间已有數分鐘之久，此時音波亦已停止！

情形回復了平靜，但一些警方人員心理上飽受威脅，他們不知道音波可以殺人，還以為這地下室裏有鬼魂作怪！

M先生的警告顯然發生了惡劣的後果，但警方偵查工作却不能因此而停止下來！相反，他們更加要加緊追緝元兇歸案！

阿生領導的特警組人員，奉命分頭進行連串工作，一組人被派往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一組被派至視覺眼鏡公司，一組被

這神秘幕後人的下落。

憑着地下室內的新型設備，警方的無線電專家發現了另一項令人震驚的事實，那就是這裏只能算得上是個重要轉播站。

M先生可能有一座流動的無線電台，隨時可以直接指揮一次有計劃的劫案進行，而執行打劫任務的，都可能戴上附有耳機——收聽器的眼鏡，甚至可能全是一些殘廢而被利用的人！

「鐵拐俠盜」呂偉良本身也是個殘廢人，他自然同情這班慘受利用的殘廢人。同時亦更憎恨M先生！

阿生現在幾乎可以肯定，一連串的劫案是由M先生策劃。但是，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M先生？師徒二人實在費煞思量。

秘密電台 殺人音波

由於匪幫這秘密總部的被發現，更多警方高級人員趕到現場來！

夏維探長也跟業餘無線電專家許均趕來了。

許均是最早發現無線電神秘廣播的人，他將收到的波段和頻率核對一下，也覺得這只是一個轉播站，另外可能還有個流動性的秘密廣播電台。

許均應邀和警方的無線電專家在一起研究地下電台的儀器和結構，希望能夠發現更多線索。

正當大批無線電專家奉命攜帶測探儀器，出動追蹤神秘流動電台之際，警方又在別墅的地下室中收聽到一項廣播！

那神秘男子自稱M先生，他非常傲慢

立刻跑過來！

阿生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特警說：「隊長，你吩咐我們留意可能私設的電台的屋宇，我們剛剛發現那邊一間別墅的屋頂佈滿了偽裝天線！」

「別墅內有人嗎？」阿生一邊跟他併肩走過去，一邊問道。

「有的，但為謹慎計，我們完成了包圍網之後，才去拍門！」特警說道。

阿生這時已走到一幢別墅門前，只見這兒裏裏外外，樹影婆娑，一片陰森！

這應該是碧湖灣道的中段，往前再行數分鐘車程，便可以到達「愛廬」了。

凡是建築在這一帶的花園住戶或別墅，都是沒有系統的，因為這兒是私人開發的郊區，因此可能走很遠路也不見一幢屋宇，也可能連地有十間八間花園住宅出現。而眼前出現的這一幢別墅，正是孤另另地建築在一處路旁的小山崗之上的。

特警組配合當地警員的包圍網已告完成，於是阿生親自前往按門鈴！

別墅之內不知道有沒有武裝，但是，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特警都穿上了避彈衣，就只有一個阿生沒有！

但門鈴按了良久，也不見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心裏奇怪，問他身旁一名下屬：「剛才你不是說屋子裏有人嗎？」

「是的，隊長。」特警說道，「剛才我們在直升機上的確看見屋內的院子裏有人走動。」

阿生心知有異，於是叫人破門而入。但是，屋內空無一人。阿生令各人到地說：「我就是你們要搜尋的M先生，你們永遠無法找到我，除非你們停止追蹤和搜查，否則你們便有更多災難和麻煩！」

廣播是那樣的短促，使到警方的追蹤人員無法及時查出電波的來源！

正當許均和數名專家戴上耳筒，仔細傾聽時，一種有如超音速的噴射機發出似刺耳聲浪，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儀器裏面！

那音波尖銳非常，由於來得突然，令到許均和數名專家來不及將耳筒及時除下！只聽得連聲慘叫，各人有如見了鬼魂一樣，面色大變！

許均在尖叫聲中就地打滾，簡直像瘋子一樣，拼命將罩在頭上的耳筒除下！

一名警方人員突然七孔流血，令到在場人欲救無從！只能替他除下了耳筒。

其他戴上耳筒的無線電專家紛紛設法將耳筒除下，但似乎為時已晚，有人就地昏倒過去，更有人口呆目瞪地就此死去！

此情此景，令到在場的警方人員為之束手無策！

呂偉良向阿生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道：「我也不知道！」

阿生雖然是個鬼靈精，而且對無線電常識亦知得頗多，但是從來未見過這種情形。

夏維探長和許多在場的警探辦案是辦得多了，但從未試過眼瞪瞪的看著兇手殺人，也無從加以援手！

呂偉良蹲在地上，一手抱起許均，問道：「你怎麼樣了？」

許均痛苦呻吟，沒有回答呂偉良。

派至醫院。

甚至呂偉良也不知道阿生的想法，只知道被派至醫院的特警，大概是為了保護許均等傷者的，但是他們為甚麼還要回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偵查呢？

阿生在跟他的上司任如重通過無線電話之後，奉命留在別墅現場上，等待任如重乘直升機到這兒來！

林愛莉忍不住問他：「你派人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幹甚麼？」

阿生說道：「一盤凌亂不堪的線索，要好好的整理它，是不是要從頭開始？當初我還無法肯定一連串的案件是互有關連的，但現在這個可能性似乎很大，故此我要從頭開始。」

「看來真的是名師出高徒！」林愛莉回頭含笑地瞥了呂偉良一眼：「你看他是誰？」

呂偉良道：「過去不少困難重重的案件，就憑我師傅二人去解決，現在他有豐富的經驗，也有足夠的權力，更有這許多人手，如果還無法破案，我以為他也該引咎辭職了。」

林愛莉又問阿生：「你為甚麼要派人到眼鏡公司去？」

阿生說：「胡子暢的眼鏡是在視鏡眼鏡公司配製的，如果不是那間眼鏡公司有問題，便可能有人去將一份顧客的眼鏡度數給盜去。我總覺得胡子暢最初被人將眼鏡扒竊，然後又將同一度數，同一款式的眼鏡讓他人戴上。」

「我明白了，你認為掉換眼鏡的目的，是為了讓胡子暢接受無線電神秘廣播的指揮，是不？」林愛莉說。

「對了。」阿生道：「胡子暢遇劫前後所聽到的聲音，就是由一副特製的眼鏡框內傳出的，所以警方在銀行之內無法可以找到咪高峯，就是這個緣故。」

林愛莉道：「但是，為甚麼你們特警組檢查過他的眼鏡之後，又沒有發覺甚麼秘密？」

阿生說：「要不是匪徒在事後將藏有收聽器的眼鏡收回，便是胡子暢本身也有點問題，但是，我仍然相信胡子暢這青年。」

「那麼，你為甚麼還要派人到東區分行去？」林愛莉問。

阿生說：「道理十分簡單，事情最早在那裏發生，偵探學也有叫我們到開始的地方去，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派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的，是三名專家，當然，他們也是特警的身份。」

「甚麼專家？」林愛莉又問。

「他們對電子攝影甚有研究。」阿生說，「我覺得東區分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可能有問題，我們要小心檢查！」

林愛莉說：「據我所知，警方的專家已會同保養公司檢查過了。」

阿生道：「我不敢說他們疏忽，但是，菲林映出來的是一片空白，事情決不會這麼簡單，保養公司只認為機件不會出毛病，表示是他們保養工作做得好而已！」

「你這一着做得可能對極了！」呂偉良忍不住說，「記得過去我們破過一宗關於電腦的奇劫案，匪徒利用電腦系統的反作用去犯罪，現在情形可能也是一樣，毛

病說不定就出在電子防盜攝影機裏面。」

「是的，最大的問題似乎出在那些機器裏面。」阿生說：「鎖匙在警方手中，但警方的人未必了解這種電子儀器，出售這種儀器的公司生意越好，他們的保養和例行檢查工作也就越加馬虎，這是商業社會中必然的現象之一。」

「好了，現在你有在這裏等你的上司，我們想到東區分行去看看檢查防盜攝影機的结果。」林愛莉說着就想拉着呂偉良一齊走！

呂偉良問：「你可以自己去嗎？」

林愛莉反問道：「為甚麼你不陪我去？」

「我想到醫院去！」呂偉良說，「許均看來傷勢不輕呢！」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你在醫院等我，我們在那裏會合！」

呂偉良說：「好吧，我用車子先載你進市區去！」

「好極了！」

二人於是與阿生告別，然後乘坐呂偉良的車子進入市區去！

呂偉良先將林愛莉送往東區，然後他獨自開車到醫院去！

許均的父母已聞訊抵達醫院，但是許均仍在急救室裏接受醫生的檢驗！

呂偉良從一名警探口中知道許氏夫婦的身份，他走過去對他們慰問。

許均的父親生氣地說：「是他自作孽，他不該去理這些事情！」

但是，許均的媽媽却較為明白事理，她十分慈祥地說道：「孩子除了好奇心之

外，還有正義感，你應該為他感到驕傲才對！」

「嘿！驕傲驕傲，你就是慈母多敗兒！假如你管教得嚴，阿均就不會有今天！你瞧吧！這次他即使僥倖拾回一條性命，恐怕也會變成終身殘廢呢！」許均的父親氣得呱呱大叫！

許太太噙着眼淚，委屈地瞪住急救室的門口，焦急地等待着，沒有跟她丈夫再辯駁下去！

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也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說話去對二名老人家說，做父母的，試問有誰不愛自己的兒女。現在眼看自己的骨肉弄成這副樣子，甚至生是死還在未知之數，他們的心情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

呂偉良把那警探拉過一旁，他們是互相認識的，因此呂偉良忍不住問他：「醫生怎麼說？」

那警探說：「大概不致有性命危險，但是，他的聽覺有問題，耳膜可能已被震破！」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怪不得剛才在別墅內的地牢中抱起他的時候，許均對於呂偉良的問話完全沒有反應，原來那可怕的神秘音波，已將他的聽覺系統破壞！

M先生真的是罪該萬死，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用甚麼方法去將各人傷殘？

呂偉良越想越生氣，他對那警探說：「你好好照顧他們，許均是主要證人之一，切勿讓他的生命受到威脅，回頭我會跟探長說清楚這件事的。」

呂偉良沒有再留在醫院等下去！

他匆匆駕車趕往東區，林愛莉正在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門外徘徊，她奇怪呂偉良為甚麼這麼快又再回到她的身邊來！

「我不忍心再看着許太太傷心流淚！」呂偉良解釋道：「我已知道許均的生命不致危險，但他可能變成一個聾子。」

林愛莉道：「他們到底用甚麼方法令到各人傷的傷，死的死？」

呂偉良說：「尖銳的音波是可以令到一個人的聽覺系統受到破壞的，但是，我從未知音波也可以殺人於無形。」

「這件事越來越嚴重，發展下去可能還有人要死！」林愛莉深深地嘆一口氣！

呂偉良問：「這裏的情形怎樣？」

「銀行剛剛停止營業！特警組人員已知會警方和保養公司，開始進行詳細的檢查。」

林愛莉剛說到這裏，一輛電子器材公司的汽車就在銀行門外停了下來！

數名高級電子工程師與阿生的下屬——特警組人員會合，負有保安最高權力的當地警方，亦已派人將鎖匙携來。

保養技師顯得有些不耐煩，有個技師說：「我們的保養工作一向做得很好，甚至最近也檢查過了。」

但是特警組人員却說：「我們只想看看那自動攝影系統，要不是為了尊重你們，我們只須從警局方面取得鎖匙，根本無須麻煩各位到這兒來！」

三方面會合之後，於是開始將電子防盜儀器打開，特警組人員親自動手檢查，警方派出的高級人員只負責在旁協助，由保養公司派來的技師們則有點懷疑，到底

特警組人員是否懂得其中奧妙？

他們有多少輕視的心理，認為特警組人員只會開槍捉賊，對於這麼新式的電子防盜儀器可能一無所知。這班技師却不知道特警不同普通警員，每一個特警必須受過極嚴格的訓練，除了機智勇敢之外，還要有着多方面的技能，才可以入選成為一名國際特警。

因為技師們有了這種心理的影響，所以他們都袖手旁觀！

他們以為特警組人員在不久之後必然會開口向他們請教這請教那，却想不到這三名由阿生派來的特警，竟然弄個頭頭是道，絕對不像個外行的人，連冷眼旁觀的當地警官們，也看得有點呆了！

要不是高級警官們也認識他們，幾乎不敢相信他們的真正身份是特警。

三名由阿生親自選派的特警，分工合作，將東區分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拆除。他們用儀器進行測探，用最精細的手法，將每一零件檢驗。一絲不苟，簡直有如專業人員一樣，令到在旁的技師為之驚嘆不已！

其中有一名特警發現了一條可疑的電線，於是問那些保養技師：「這是甚麼東西？」

「電流的來源。」技師漫不經心地答了。

但是，那名特警已經檢查清楚了，這條電線絕對不是電流的來源，而是透入天花板底下去的，它的作用看似多餘，也就值得懷疑了。

特警組人員不滿意這解釋，於是要求

將天花板拆開，作進一步檢查！

特警組人員指出供給電流的電線是另一組，技師們也同意了這說法。於是在場的警方人員立即覺得保養公司確實太過馬虎，自然想到他們的檢驗工作亦難保沒有疏忽之處！

在警官的同意下，拆除東區分行內的天花板工作，立即進行。

銀行最高當局雖然也有派人在旁監督，但是，他們也明知事態嚴重，又怎敢制止？

天花板一經拆開，秘密立即出現，一些來歷不明的自動轉播用的電子儀器，就隱藏在銀行的美麗天花板裏面。

這些新型的自動儀器，顯然是經過改裝的，市面甚至也沒有得出售，但是特警組的專家們，却有辦法知道這些儀器的用途！

一條天線由天花板之內，直透牆角，然後往外伸展，到了街外之後，又有着巧妙的偽裝掩飾，才直達大廈的天台！

這是看來像普通電視機用的天線，其實却是自動轉播儀器用的發射天線，不過由於偽裝得好，加上天台之上天線又多又密，故此一直沒有被人發覺而已！

為甚麼會有這種自動轉播儀器？

特警組派來的人員既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不難找出答案。

特警組人員經過一番檢查之後，答案終於找到了。

原來電子防盜攝影機的鏡頭所攝取的即場景物，都紛紛透過自動轉播機，轉變為無線電波，經由那天台上的天線發射出

去——就像電視轉播的外動工作差不多，只是比較更新式，更進步而已！

然則，設計這自動轉播系統的目的又何在？

不問可知，是為了明白了解銀行內部的情形。怪不得胡子暢當時的一舉一動，完全被匪幫看得一清二楚。

那麼，阿生最早的推測又被這一項新發現完全推翻了！

阿生最初付測匪幫在對面一家公寓內租了一間窗口對正銀行的房間，然後用望遠鏡監視銀行內的情形，故此胡子暢便在他的監視底下！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匪黨的方法新式到連阿生這鬼靈精也想不到。

現在問題却是：到底本市有多少家銀行的電子防盜攝影系統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被匪徒利用？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却是：他們為什麼會化費這麼大的精神，設計這麼巧妙的自動電視轉播系統，進行這種別開生面的劫案？

照計匪徒打劫銀行，在此時此地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只要有胆有色，甚至拿着一塊刀片也可能成功，問題要看你是否够運氣！

在經濟學方面着眼，這種自動電視轉播系統成本也不輕，如果單單為了劫得那數萬元，是否值得如此「投資」？

再加上裝置這些東西，相信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甚至要等機會那就更加須要耐性……凡此種種，都是頗令人費解的。



呂偉良冷笑道：「我不妨對你說吧，事到如今，我不但不會叫他們停止，除了鼓勵他外，我也要找你這魔鬼算賬！」

「你說什麼？」M先生顯得有些意外，「我自問與你無怨無仇啊！」

「虧你還口口聲聲自稱與我是同道中人，我看你要不是新入行，就是由外處來的亡命徒，否則不會連我呂某的個性也不了解。」

M先生說：「你似乎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我現在不想和你鬥嘴，只想你替我向警方遞個口訊，叫他們立即由外資銀行東區分行撤退，否則，他們起碼又有數人受傷慘死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難道銀行內又埋下了計時炸彈？

但是，呂偉良態度冷靜，他說：「你大概已從電視轉播中發覺情形不妙了，是不？」

「你錯了，我是一番好意，如果他們苦苦與我過不去，到頭來一定後悔不及！」

呂偉良冷冷地哼了一聲：「你這卑鄙無耻的傢伙！如果你是有種的，為什麼不出來見我？你利用殘廢人為你發財，你把他們的生命作為賭注，相信全世界的犯罪者也沒有你這麼下流！」

「姓呂的，你說什麼都好，大人有大量，老子不跟你辯駁了。」M先生說，「既然你也這樣自信，那麼，唯有叫你看着他們一個個的倒下來！到了最後一定輪到你和你的徒弟阿生！」

「你如果有種的，應該先殺了我們師徒二人，別再濫殺無辜了！」呂偉良心裏非常生氣，「如果你沒有這種勇氣，便輪到我們來殺你！」

M先生又是一陣瘋狂大笑！

笑聲把電話震的「格格」作響，呂偉良難免會想起地下電台中出現的可怕場面，有個戴耳筒的警方無線電專家，就可能給這笑聲殺死。所以呂偉良下意識地，把電話聽筒移開了！

豈料如此一來，M先生笑得更瘋狂，更可怕！

他又在電話中說：「怎麼？姓呂的，你怕嗎？」

「我怕？」呂偉良冷然一笑道，「你以為我像這種風聲鶴唳嗎？」

「你不怕，為什麼不敢把電話聽筒湊近你的耳朵？」M先生說。

呂偉良在這一刻那間，不難想像到M先生就躲在附近的樓宇內，否則，他又怎麼可以看見自己的一舉一動？

M先生如果就在附近，他要射殺自己，當然是易如反掌的事！呂偉良心裏這樣

想着時，林愛莉已伸手將車窗玻璃紋上！

林愛莉隱約亦可以聽到M先生在電話中的聲音，她顯然擔心有人突如其來地向他們開槍射擊！

豈料如此一來，不知怎的，又給M先生看見了。他哈哈大笑道：「親愛的俠盜，想不到你的女朋友也在這麼維護你！可惜你暴露在我的目標之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這一刻那間，都忍不住把視線放到車子外面，他們想像到，M先生和他的黨徒們，要不是躲在附近的樓宇內，便是躲在路旁一輛裝上了無線電話的汽車裏。

林愛莉靈機一觸，急忙下了車！

M先生又是一陣狂笑了起來：「怎麼？你不制止你的女朋友，難道要她死在街頭之上麼？」

呂偉良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如果對方要殺死林愛莉，只要立即開槍就行，又何必向他提警告？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才不會被人輕易嚇倒！

呂偉良反而笑道：「M先生，如果你還是男人，就立即開槍吧，無論以誰作目標，只要你開槍就算是好漢，否則便是狗娘養的！」

M先生呆了呆：「你說什麼？」

「我說你是狗娘養的！」呂偉良一邊說，一隻手已將身旁的車窗玻璃紋下。他又說：「你大概也看見了，我不會被你這種風聲鶴唳的，如果你還不够眼力，我呂某人還可以站出車外，讓你射擊！但是，我肯定你沒有這種勇氣！」

M先生氣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才

無論實情如何，警方已派人去把承建這家銀行水電工程的電器技師找來。

那家電器店表示最近他們並未派人前來東區分行修理，但銀行方面却力證上月份天花板有一支燈壞了，曾通知負責水電保養工程的電器店派人前來修理，結果三名店伴到來展開大修工程。

現在事情似乎非常明顯，那三名「店伴」都是匪幫的人偽裝的。他們並非電器店派來的技師！

警方把電器店所有人員招齊，進行了一項認人手續，結果銀行方面的管理人員都證明當日三名「店伴」並非這班人。

這就等於說：匪徒假扮電器修理保養技師的想法，完全對不了！

電子防盜攝影儀器的保養技師們，這時都感到忐忑不安，因為他們的大意疏忽，而造成了這宗別開生面的劫案。假如他們在例行檢查中，發現了天花板上的秘密，事情必然改觀！

銀行的天花板一般是用來隱藏燈飾的，因為顧客們能看見的，只是一層隔聲板和透明膠板構成的假天花板，真正的天花板應該是樓底的水泥三合土結構。

就在水泥三合土結構與假天花板之間，隱藏了那副精巧無比自動攝影儀器！

保養公司為了亡羊補牢，紛紛派人將其他銀行所裝置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加以檢查！

但是，這時候已是銀行休息的時間了。許多銀行的看更人責任所在，堅持不准保養人員在這時候入內檢驗！

於是，保養公司唯有要求警方協助，無奈警方要做一件事，手續有時比想像中更加麻煩得多，因此，保養公司唯有把檢查工作拖至翌日！

不過，無論如何，特警組人員這一項驚人的發現，立即傳了開去！

世界性的通訊社，報紙，電台與電視台等等，均派來大批記者到來採訪！

警方為了工作上的便利，不准他們入內採訪。即使如此，事情也傳遍了每一角落！再加上碧湖灣這一幢別墅內發現秘密電台，以及音波殺人等等令人驚奇的事件，一時之間，市民均引為話柄！

呂偉良與林愛莉一直留在東區分行外面，他們已曉得這件事的新發現，只是有太多的疑問無法找出合理的答案而已。

林愛莉就感到無限迷惑地說：「這麼大工程，這麼大的心思，難道就為了行劫數萬元麼？我總覺的太簡單了！」

呂偉良沉思着說：「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他們可能志在試驗一下，也可能故意製造懸疑，讓

警方無法破案！」

「是的，難辦警方，這是唯一較為合理的解釋！」林愛莉說，「我們同是過來人，當然明白到人類總難免有一種逞強的心理，做賊的也不會例外！如果我沒有想錯，照情形來看，他們不是一般性的匪黨，而是十分科學化的，可能根本就是一批科學家。」

「如果是如此出色的科學家，任何國家也會重視他們，重用他們，又何必出此下策？」

「有些人越聰明能幹，就越加喜歡旁門左道的，這正是我們人類的一大危機！如果凡是聰明能幹的人都走向正途，那就天下太平了！」

呂偉良正想說什麼，他汽車中的無線電話就在此時響了起來！

他以為是阿生打來找他的，豈料對方等他拿起了聽筒之後，立即發出一陣陣格格笑聲！

呂偉良登時呆了！

他認得這種笑聲曾在瞎子阿才的眼鏡框中出現過，因此他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呂偉良冷靜一下之後，喃喃地問：「誰？」

「你就是市民所愛戴的鐵樹俠盜呂偉良吧？」對方停止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之後就這樣說。

「你過獎了！」呂偉良道：「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總還有點謙虛，哈哈……」

「你到底是誰？」

「你的徒弟阿生所要找的人！」

呂偉良一怔，道：「你原來就是M先生。」

林愛莉坐在呂偉良的身旁，聽到「M先生」三個字，也不期而然的呆了一呆！

對方又說：「是的，我正是你們要找的M先生。」

「你為什麼要打電話給我？」

M先生說：「問得好！我為什麼不直接致電警方，而要打電話給你？道理很簡單，因為你的名氣比警方大，信用也比警方好！」

呂偉良道：「你太誇獎我了！」

M先生說：「其實我們乃同道中人，何必客氣？」

「同道中人？你這麼說，我才不敢高扳呢！」呂偉良冷笑一聲，「莫說現在我已收山，就是我在江湖中混的那段日子，也從來未試過把人命當作兒戲！」

M先生得意洋洋地，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你不能怪我的，呂老兄。」M先生態度傲慢，「要怪只怪他們愛理閒事，可以說是罪有應得！不妨告訴你吧！我殺人的方法還有許多種，如果你們還不束手，一定後悔不及！」

「你最後兩句話應該是我來忠告你的，如果你還不自首，到頭來你一定會後悔莫及！」

「好了好了，姓呂的，別以為我這次打電話給你，是為了別的事，只不過因為你的高徒太過多事，我才勸你叫他停止與我作對！」

說：「好傢伙！你等著瞧好了！」

呂偉良十分失望，他明知林愛莉是要出去查明電話來源，却想不到M先生這麼快便把電話線截斷，他於是走下車去！

這時候，大約是下午五點多鐘，寫字樓和許多工廠剛下班，街道上人來人往，尤其是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一帶，除了大批採訪記者之外，還吸引了不少途人圍觀，因此更加擠迫！

銀行四點鐘已經關門，但人們都知道這裏有事情發生。於是無數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在東區分行裏外。

呂偉良明知自己處境極端危險，但是他一向抱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去跟歹徒糾纏，所以無論使盡千方百計，也要引誘M先生出來！

呂偉良在電話中出言相戲，滿以為M先生一定按捺不住，可是，他在車外一直等著，等到林愛莉回到他身邊來，也沒有向他開槍射擊！

街道上的人羣給警察驅散，此中可能有着歹徒的影子，但呂偉良相信他們這時候不會冒險下手，除非他們有車在附近接應，或者躲在天台之上把握撤退。

林愛莉一邊往四下張望，一邊說道：「我已告訴了警方。」

呂偉良道：「相信沒有用的，他們可能躲在附近樓宇之內。警方也不可能將這一帶的樓宇一一加以搜索。」

林愛莉與呂偉良回到汽車裏，往車窗外張望了一遍，視線所及，一批警方人員已經登上一些樓宇去搜索。那些樓宇都是可以俯瞰呂偉良汽車中的一舉一動的。

身份查出，他們在電話中出現的聲音，很像是一個本地人。

「無論他是誰，這傢伙都是罪無可恕的！」阿生說，「現在我只等特眼鏡公司方面的調查結果，相信那裏一定有線索可尋。」

呂偉良嘆氣說：「最不值還是許均這個青年人，他可能就這樣變成一個殘廢的人。」

「其實他已經算得是個幸運兒了，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阿生說，「警方有些無線電檢查員比許均更不幸，他們有些當堂死去，有些被音波震得神經錯亂。這確是罕見的慘劇。」

夏維維長在各處巡視了一遍之後，回到阿生的身邊，不由自主地讚道：「真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你怎麼會想到電子防盜攝影機也會出毛病的？」

阿生道：「不是謙虛，事實上不是我想到防盜儀器的鏡頭有問題，我只以為M先生和他的女黨徒躲在公寓內利用望遠鏡監視一切。」

夏維維道：「那麼，你為什麼會派人到這兒來檢查？」

阿生說：「我只想找出來高峯隱藏的地方，以及菲林為什麼會一片空白。我只相信我的同伴們的工作態度，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功勞。」

呂偉良覺得這個徒弟學得乖巧了，其實他早已付過胡子錫的眼鏡被人更換過，派專家到銀行來從頭搜索，當然不是為了找尋味高峯那麼簡單。而是阿生確有先見之明，認為其中必有古怪！

林愛莉又說：「一位警官在銀行內用電話向電話局方面追究那個電話的來源，可惜他截線截得太快了！」

「是的，這傢伙十分機警，當時他一定看見你已離開了汽車。」

「他這麼囂張，為什麼不敢開槍？」

呂偉良笑道：「他不會冒這危險的，我已極力令到他生氣，而且站出車外，但是他還是沒有這種勇氣。」

警方的搜查人員在附近一帶樓宇的天台上搜索，只要能夠俯瞰街上呂偉良汽車中的情形，都會被警員搜查。

呂偉良和林愛莉透過前面的擋風玻璃，看見一幢僅有四層高的舊樓天台之上，有一位警官在向他們揮手示意。

「他們好像是在叫我們上去！」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可能他們已找到了M先生，快些上去看看吧！」

呂偉良正想推開車門下車去，電話卻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可能又是他！」林愛莉神色緊張地說：「快些拖住他，讓我……」

林愛莉已將車門推開，想下車去！但是，呂偉良這時已拿起了聽筒。對方原來是阿生。

阿生說：「我知道你們那邊有非常重大的發現，我現在就和處長坐直升機趕來，師父，請你在那兒等著我們吧！」

呂偉良答應了一句，同時也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他一直以為是M先生再次打電話來，相反，林愛莉却反而鬆了一口氣了！

呂偉良不怕任何暴力與暗殺行為，但

不過，在夏維維長面前，阿生更出色也是晚輩，尤其是當着師父面前，他更加要自謙。

呂偉良看見阿生逐漸成熟，內心也不禁暗自歡喜，其實以阿生這年紀而有今日這成就，身為師父的呂偉良也該心滿意足了。

這時候，一名特警組人員由那邊走過來，對阿生說道：「王振他們由視鏡眼鏡公司有電話來找你，隊長，請到銀行裏接聽吧！」

「謝謝你！」阿生說着又對夏維維道：「對不起，我先去聽電話……」

各人正在街道上走着，他們是沿住行人道由那幢舊樓朝銀行這邊走，阿生聽了他下屬的話之後，只是走得更快罷了！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之間有個手持盲人手杖的瞎子由馬路對面走過來！

林愛莉一時憐憫之心油然而生，忙過去扶持他！

瞎子一邊用手杖探索，一邊問道：「小姐你可認識鐵樹快盜呂偉良先生嗎？」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怎麼會問及他來了？」

「我在收音機中知道他來了這裏，那邊看熱鬧的人，也都說他在這裏。」瞎子說。

「你要找他嗎？」林愛莉問。

「是的。」瞎子道，「我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他！」

這時林愛莉已將他拖過馬路，同時招手示意，把呂偉良叫了過來！

呂偉良不知道這瞎子原來想找自己，

林愛莉却為了他的安全而感到擔心不已！阿生是接到他下屬的初步報告，所以趕來看個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離開汽車，跑上那舊樓的天台上面去！

那兒有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天台木屋，裏面隱藏了好一些自動化的儀器，一個鏡頭裝置在臨街的欄桿之上，透過這隱藏起來的開角度鏡頭，可以瞭望東區分行門前一帶的情形。

一位警官對呂偉良說：「我看秘密全在這裏，這鏡頭可以看見街道上一切情形，自然也可以看見你在車裏幹什麼。」

林愛莉問那位警官：「有沒有抓到可疑人物？」

警官道：「沒有，這裏沒有人居住，要不是先發現了那可疑鏡頭，我們也不會破門而入。」

呂偉良不大明白這副自動儀器的原理，根據警官的解釋，它的作用與銀行天花板內所隱藏的自動轉播機差不多，但銀行內所發現的鏡頭是利用了電子防盜攝影機中的鏡頭。兩者都是利用了電視轉播的原理，將現場情形透過自動儀器，經由天線發射出去，而由另一副儀器加以接收！

現在的情形非常明顯，銀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巧妙地被M先生加以利用，自然是為了隨時能知道銀行裏面的情形。

至於天台上面所發現的儀器，大概是為了監視街道上——銀行門前一帶情形。匪徒為什麼要這樣？如果只為了劫得那數萬元，實在有點不通。因為這批儀器的價值，數目已經不少。

心裏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突然看見那瞎子揮動手中紅白相間的盲人手杖，迎頭擊來！

呂偉良大吃一驚！急忙以鐵樹快迎架，「錚」一聲，當堂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在場的人也同樣吃了一驚，尤其是林愛莉，她根本想不到這盲人心中懷不軌，原來拖着盲人過馬路的手，這時急忙一掌動推過去！

又是一個意外的驚奇，盲人馬步之穩，令到林愛莉嚇得呆在一旁！

呂偉良伸出鐵樹快擋住了他那一招之後，還未還手，盲人手杖已是回頭一揮，却向林愛莉攔腰掃來！

林愛莉急忙雙足一頓，整個人已凌空跳起！

呂偉良正要反擊，却在這一剎那之間，看見夏維維長拔出手槍來，高聲喝喝：「不准動！站住！站住！我是警察，放下手中的手杖吧！」

夏維維作勢瞄準，嚇得呂偉良急忙叫道：「不要開槍！」

豈料呂偉良幾乎連「槍」字也未說得出口，那根紅白相間的盲人手杖又疾掃而至！

由於來勢太兇，呂偉良一時之間也只能卸身避過，林愛莉讓身子平衡地降落地之後，正擬重新展開攻勢之際，阿生已聞訊趕來！

他原本要到銀行裏面聽電話的，想不到剛走到門口附近，便聽到人聲吵鬧，回頭一看只見他的師父正與一個盲人混戰！阿生也是個習過武功的人，看見那瞎

子將一根盲人手杖舞得虎虎生風，也知道他大有來歷！他也無暇細想，急忙拔出一支手槍來，高聲喝止！

可是，呂偉良反而叫阿生千萬別要開槍！

瞎子耳朵的聽覺敏銳無比，剛聽到呂偉良的聲音在左，他的手杖便疾掃向左，呂偉良還是閃避，豈料剛躲向右，他的手杖也跟著擊向右！

由於瞎子出手奇快，勁度十足，呂偉良也覺得處境危險，但是，呂偉良又不忍心傷害對方，只因為他是個瞎子！

呂偉良一邊思索一邊左右閃避之際，林愛莉阿生已分別左右兩邊夾攻！

林愛莉雙手執住盲人手杖，正要跟那瞎子角力，她自信能將他手上的盲人手杖奪了過來；但是，林愛莉忽然感到地心吸力彷彿突然消失似的，整個兒凌空飛起，雙手亦不由自主地自盲人手杖中甩出！

呂偉良因為林愛莉和阿生二人齊齊向瞎子進襲，剛剛才舒了一口氣，想不到眼前所出現的情景比他身受者更為兇險！

呂偉良眼看林愛莉凌空墮下，顯然是身不由主，急忙以鐵樹朝天一托，剛好柔順地在林愛莉的腰間輕輕一掠，林愛莉本來已失去了重心，這時却乘住鐵樹的幫助而令到身體得以平衡，雙足首先着地，得以輕盈地落在地上！

與此同時，那瞎子正受到阿生的猛烈攻擊！

阿生的武功除了學自呂偉良之外，還兼修各國武技精華，例如日本的空手道與柔道，韓國的跆拳道以及泰國的拳脚功夫

等等，因此他的綜合性身手比起乃師呂偉良並不遜色，甚至更兇更狠！

面對着一個盲了雙眼的人，阿生本來不想再將他加以傷殘，但是，看見他剛才出手狠毒無比，而呂偉良又不准他開槍。加上看見林愛莉差點兒就栽在他的手裏，阿生便忍不住怒火焚心！

只見阿生險招連發，拳腳交加，加上阿生的跳縱功夫靈活無比，登時令到瞎子難以招架，在俯衝散退中被二名特警自後面將他制服！

二名特警把他離地抽高，任由瞎子如何掙扎，也無法掙脫！

呂偉良等人一湧而上，畢竟是女人心細，林愛莉伸手將戴在瞎子鼻樑上的眼鏡除下，這樣瞎子才較為安靜下來！

林愛莉的動作令到在場的人立即想起眼鏡中確實可能有問題。尤其是當林愛莉把眼鏡除下了之後，瞎子的態度變得冷靜下來了，這就更加証明林愛莉沒有做錯。

但是呂偉良却想着另外一件事，就是天台上的「電眼」——電視自動轉播系統還未拆除，會不會與此亦有關係？實在也有可疑之處。

呂偉良問瞎子道：「誰叫你來找我的？」

「我不知道！」瞎子態度冷靜地說。

「是不是M先生？」阿生在旁問。

「不！我不知道什麼M先生。」瞎子說道。

林愛莉忍不住說：「那麼，你為什麼要找着呂偉良攻擊？」

「這是神的意思。」瞎子說，「神要

我把一名男子殺死，他就是呂偉良！」呂偉良為之啼笑皆非：「你怎麼知道神的存在？」

瞎子道：「神常常指點我一切，使我有如明眼人一樣，所以他的說話，我一定遵從！」

夏維探長嘿地說：「你這傻瓜！現在你被捕了，為什麼又不叫神來救你？」

「他遲早總會來救我的。」瞎子翻着那雙瞎眼，說道：「神才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命也是屬於神靈的，他永遠在我的身旁！」

林愛莉說：「傻瓜，你以後永遠也不會再聽到『神』的聲音。」

「為什麼？」瞎子怔怔地問。

林愛莉說：「一切玄妙來自這副眼鏡，對你發號施令的人，就是M先生。」

「M先生？」瞎子道：「我從來不知道誰是M先生。」

林愛莉又將眼鏡替瞎子戴上，問道：「現在你是否又聽到『神』的聲音？」

瞎子態度認真，他沒有留意林愛莉的說話，儘管傾聽着一陣陣旁人根本聽不到的聲音！

瞎子不知道一切奧妙就在他的眼鏡框之內，他竟又蠢蠢欲動！

林愛莉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又聽到了一些什麼，只知道這副眼鏡作怪，因此迅速為他把眼鏡除下了下來，那瞎子果然又再度清醒過來！

林愛莉試將眼鏡戴上了，出現在耳鼓中的，却是一陣格格大笑聲！

林愛莉想起那些神秘的殺人音波，急

忙把眼鏡除了下來！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剛才聽到了什麼？」

「魔鬼的哭聲！」林愛莉說，「但我相信M先生對這瞎子說的，必然不同！」

夏維探長四下裏張望，未見任何可疑人物，於是令人將瞎子扣押起來！

同時夏維也取過林愛莉手中的眼鏡，試行戴上，奇怪的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呂偉良說：「M先生可能透過電視傳真系統，看見了我們這裏的情形。然後向瞎子發號施令，向我突襲，M先生不會躲在附近的。」

夏維探長取過一名警員手中的無線電對講機，與天台上面的偵探人員談話。

天台上面的警探剛才也看見了街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他們也對瞎子的武功高強感到驚奇不已！只是不明白眼鏡在作怪而已。

現在天台上的警探聽到夏維探長問及那欄在欄杆上的電視傳真鏡頭，他們才有點恍然大悟地說：「探長，我們仍在測探自動轉播機的效率，希望測出正確方位之後，確定接收電波地方到底那一個區份。」

「那就是說：那儀器一直都在開動，是不？」夏維問道。

天台上的探員答：「是的！」

「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電視傳真系統可能幫助M先生了解這兒的情形。」

夏維一再試戴瞎子那副眼鏡，但再也聽不到聲音了。他非常生氣，想對住電視轉播鏡頭對M先生提警告，限令他及時目

公司，許多人都知道他們的驗眼設備又新式又齊全。但是價錢也是最貴的。

在這個都市裏，人們都十分顧全體面，即使一副眼鏡那麼簡單，在一些場合裏朋友也可能問你：「在那兒配的？」

如果你說出一間大公司的名字，對方一定會讚不絕口，說這眼鏡款式美，够大方，其實這對眼鏡可能只是十塊錢在街邊配的。

此時此地，人們的心理就是如此不可理解。

阿生把車子停在視覺眼鏡公司門前，與呂偉良乘車入內。

特警組人員正在店子內部查閱經理人和一些男女職員。

由於時間還早，視覺眼鏡公司仍然照常營業，表面上看來，這裏並沒有事情發生。

阿生在他的助手介紹下，認識那位經理——一個中年胖子。

胖子經理解釋說：「眼鏡這行業，一向是保存顧客驗眼記錄的，這是為了商業競爭的緣故，希望有記錄在我們這裏的顧客，以後也要光顧我們。這種情形任何一間眼鏡店均不例外！」

阿生說：「這種情形我自然明白，但是，你們的記錄表格，是收藏在什麼地方的？」

胖子經理指一個鋼櫃，道：「就是這裏，這裏存有超過一萬份驗眼記錄。」

阿生瞥了一眼，覺得那鋼櫃表面看似很堅固，其實這一類鎖只要內行的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它開啓。

忙把眼鏡除了下來！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剛才聽到了什麼？」

「魔鬼的哭聲！」林愛莉說，「但我相信M先生對這瞎子說的，必然不同！」

夏維探長四下裏張望，未見任何可疑人物，於是令人將瞎子扣押起來！

同時夏維也取過林愛莉手中的眼鏡，試行戴上，奇怪的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呂偉良說：「M先生可能透過電視傳真系統，看見了我們這裏的情形。然後向瞎子發號施令，向我突襲，M先生不會躲在附近的。」

現在天台上的警探聽到夏維探長問及那欄在欄杆上的電視傳真鏡頭，他們才有點恍然大悟地說：「探長，我們仍在測探自動轉播機的效率，希望測出正確方位之後，確定接收電波地方到底那一個區份。」

「那就是說：那儀器一直都在開動，是不？」夏維問道。

天台上的探員答：「是的！」

「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電視傳真系統可能幫助M先生了解這兒的情形。」

夏維一再試戴瞎子那副眼鏡，但再也聽不到聲音了。他非常生氣，想對住電視轉播鏡頭對M先生提警告，限令他及時目

阿生回頭問一名助手：「那鋼櫃的鎖，有沒有被人撬過跡象？」

「有，我們剛驗過了。」助手說：「我們本來要求將全部記錄表格帶回去查驗，匪徒可能留下的指紋，但是，這位經理先生極力反對。」

阿生於是問胖子經理：「你為什麼反對？」

「我們是做生意的，根本不相信有人無聊到來偷這些記錄。」胖子經理說，「我們的顧客有不少是熟客，萬一他們須要配眼鏡，我們要用到這些舊記錄，而無須從新檢驗。如果你們把全部表格取走，我們將如何做生意？」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

呂偉良在旁說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經理先生，如果閣下是為大局着想的，記錄表格都有編號，何不就此讓他們搬走？等到有人光顧時，須要找到某一編號的表格時，再通知特警組，相信他們自會派人送回來給你們的技術應用。」

阿生也覺得這是辦法之一。

但是，胖子經理還是滿臉不高興。他助手道：「我早說過了，我們也知道閣下是一位正當商人，但是這一宗重要案件，我們須要你的全力支持和幫忙！」

阿生說：「我們國際特警，沒有必要的話，也不想驚動本市警方。但現在這情形，我們看來必須找着本市警方當局，向法院方面申請手令，然後才可依法把整櫃的驗眼記錄搬走！」

呂偉良說：「據我所知，本市警方不

首，但是呂偉良認為M先生可能已知道瞎子的眼鏡落入探長之手，同時已知道警方在追蹤電視轉播的來龍去脈。

因此，呂偉良認為M先生在襲擊他的目的失敗後，將一切電子傳播儀器關閉！

林愛莉問瞎子：「你這眼鏡是誰送你的？」

瞎子這時沒有戴上眼鏡，態度反而變得冷靜！

林愛莉看見他在默默沉思，又說道：「到底你說不說真話？眼鏡中原來隱藏了超袖珍的傳聲器，對你發號施令的，只是一名匪黨首領，並不是什麼神；如果你還隱瞞事實，你便只有坐牢。萬一你死了，也只有入地獄，決不會上天堂。」

瞎子想了一陣，說道：「眼鏡是一位神父送給我的，他曾為我祈禱祝福！」

林愛莉道：「你又看不見東西，怎麼知道他是一位神父？」

瞎子說：「我在一間教堂認識他，他自稱是莫神父。」

「莫——莫字的英文字頭是M。」林愛莉大感興奮，問道：「他是那一間教堂的？」

「河西堂，在西區。」瞎子說。

林愛莉回頭想找阿生，但阿生早已進入銀行去聽他助手打來的電話。

林愛莉只好將這項重要線索轉告呂偉良和夏維探長二人。

夏維探長於是令助手駕車，載着瞎子和林愛莉等人前往西區。夏維說：「對一位身為神職人員來說，還是你們女人來得溫柔。」

會像特警組的人那麼有修養。」

阿生對助手說：「打個電話給夏探長，告訴他我須要二張入屋搜查令！」

助手問：「隊長，你說兩張麼？」

阿生說：「是的，一張是這裏的，另一張無須寫上地址！」

阿生回頭又問：「經理先生，請你告訴我，府上在什麼地方？」

胖子經理怔了一怔：「怎麼？你也要搜我家中？」

「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懷疑你的態度，到底你憑什麼反對我們把鋼櫃中的驗眼記錄搬回去檢查？」阿生說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們對你已經十分客氣，而且也表示了態度。」

「好吧！你們勝利了！」胖子經理無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你們現在可以把驗眼記錄取回去，但是，萬一有須要時，我們有權取回一部份的。」

「你當然有權這樣做。」阿生說，「多謝你的合作。」

於是特警組人員開始把驗眼記錄表格，有系統地收拾起來！

當阿生未到這這裏之前，特警組人員已將各男女職員以及胖子經理的口供加以錄音。同時也取得各人的全部指紋。

驗眼記錄被搬走之後，眼鏡店內的工作也告一段落！

呂偉良沒有跟隨阿生回去，他獨自到醫院去探望業餘無線電專家許均。他非常同情這青年人，因為他有正義感；要不是他找着呂偉良，事情不會鬧大。但却永遠也不會有答案。胡子暢說不定永遠被警方

視覺眼鏡公司是一間相當開明的眼鏡

公司的人員分別加以盤問和監視。」

汽車開入一條大街，這是一處商業中心，許多一流商店都設在這裏；也就是全世界租金最貴的地方。但是，偏偏有不少人喜歡到這裏來購物，這可能是貪慕名氣所致！

視覺眼鏡公司是一間相當開明的眼鏡

和銀行當局懷疑。

現在許均已經被醫生證明兩邊的耳膜都震穿了，他已變成一個聾子。

許太太非常傷心，她獨自留下陪伴在側，不斷地流着淚水；許均則聽不到她母親說些什麼，却看得見老人家傷心情景。

呂偉良進入病房時，看不見許均的父母，心裏難免感到奇怪！

許太太認得呂偉良，因為早些時他已經來過了。

許太太說，她丈夫很生氣，當然是怪兒子太過愛管別人的閒事，才會把自己弄成這副樣子。呂偉良心裏想：如果每個人都像許均父親那麼想，這個世界真不知將會變成怎麼樣了。

但是，面對着一位如此仁慈的母親，眼看她唯一的兒子躺在病榻之上，默默無言，呂偉良除了說一些安慰的話之外，也不知應該再說一些什麼才好。

呂偉良走到床前，握着許均的雙手。他已從醫生口中知道了許均失去了聽覺，因此呂偉良一句話也沒有說。

許均也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雖然不能聽，却能說話。他說道：「呂俠士，找到罪魁了嗎？」

呂偉良搖搖頭，他真想说：「遲早也會找到的。」但是，想到許均目前已失去了聽覺，他只能另外想辦法補救。

於是他找來了紙筆，把要說的都逐一寫在紙上。

許均說道：「我一點也不後悔，相反，我會繼續協助你們，務求把他們一網打盡為止！」

心理都正常，自然也懂得分好與壞。」

呂偉良想不到像麥凱倫這麼一個時髦的少女，竟然這樣懂得說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一類時髦少女只會吃喝玩樂，對一些有意思的正當事情往往不會關心。

但是，麥凱倫不但會講說話，而且也表現得很有思想很有頭腦，實屬少見。

呂偉良臨別時，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給她，然後才與他們告別。

作奸犯科 罪無可恕

林愛利來到西區一間教堂，由一名警探出面表示身份。不久之後，他們要找的莫神父便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莫神父慈祥和藹地含笑點頭與各人招呼。警探說出了那瞎子的名字，神父笑道：「這一個區份的窮人和殘廢的人頗多，要我一一記憶，實在困難。不如你們坦白說出來，那樣反而省時。」

警探於是說出眼鏡的事。神父忍不住笑道：「對於一個殘廢的人，給予精神上的鼓勵是有的，但是，如果我要逐一給他們送禮物，恐怕不容易辦到了。」

林愛利插嘴道：「那是一副有問題的眼鏡，但責任未必屬於送出眼鏡的人，而是製造者，所以我希望你清楚一些。」

莫神父笑道：「我做過的事不可能不記得，但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送過眼鏡給別人。」

警探想也對林愛利道：「瞎子看不見東西，也未必辨認出對方的聲音，莫神

景，呂偉良又忍不住寫道：「你已經盡了你的力量，以後的事交給我們吧！現在你須要好好的休息！」

「不！我會裝上耳聾機，繼續把這班魔鬼找出來，為市民除害！」

許母一言不發！

呂偉良又在紙上寫道：「這件事交給我，你放心休養，我會再來探望你的！」

但是，許均說：「我不會在這裏歇得太耐的，只要醫生批准，我很快就可以出院，我相信我會把握替你們找到那個自稱M先生的人。」

呂偉良不能佩服這青年人的熱心與勇氣，這令他更加急於要把M先生找出來，一則為社會除害，二則亦好為許均和其他受害者報仇！

呂偉良自從退出江湖之後，本來對許多事情已不加理會，尤其是當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他更處於半退休狀態。甚至這件事發生的初期，他也是愛理不理的，到了後來才忍無可忍。

現在看見許均這樣子，再看看許母的悲傷表情，呂偉良內心更加生氣了。好端端的一個有為青年，為什麼要令他變成殘廢？

呂偉良本身是個不幸的殘廢人，他自己了解到殘廢者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和看法；沒有同情心的人會把殘廢人看得卑賤，甚至將他開玩笑。

許均這青年在以後的日子裏將會遇到到一些什麼不幸的事情，沒有人可以預測；但在日常生活中將會引起諸多不便，却

父的名字，可能給人加以利用，林小姐，我們還是走吧！」

林愛利却不像警探的想法，她覺得莫神父即使沒有任何嫌疑，但是，他的眼鏡也有檢查的必要。因此她道：「神父，我有一個荒唐要求，不知道你會不會反對。」

「甚麼事？」莫神父問。

林愛利道：「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中，幾乎每一宗都是發覺與眼鏡有關，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現在戴着的一副眼鏡嗎？」

莫神父先是怔了一怔，但後來終於笑道：「好吧！你可以看看，但我相信不會有毛病的。」

莫神父說着，便將眼鏡除了下來，交給林愛利和警探。

林愛利手上沒有電子測探儀器，但是她為人精靈乖巧，眼鏡接過手之後，左看右察，終於給她看出了其中一些奧秘來了。

眼鏡表面看不出甚麼毛病，甚至陰下來拿在手中也很難發覺有甚麼不對。但是，如果將兩個活動眼鏡框的框架往後一彎，在那彎角的地方便可以看見有些特別，但仍然要十分小心才可以看得出。

那兒通常每邊加上一枚十分細小的螺絲，但仔細觀察清楚，便可以看見裏面有個超袖珍的小巧機關，如果將眼鏡戴上，那小小的彎角地方，便可能被掩飾過去！任何人也不會看得見。

警探奇怪莫神父何故如此大方，也許莫神父也料不到他們會看得出眼鏡中的秘密。但是林愛利並不這樣想，她問道：「

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呂偉良正想告辭，許均忽然又叫住他：「呂俠士，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我認為以前本市的科學儀器無法幫助你們破案；除非有辦法從外國把超聲學儀器運來，善加運用。因為據我所知，那些聲音是聽不到的，科學界稱它為『超聲學』，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妨告知警方。」

呂偉良點了點頭。

這時候，病房門外走進一位打扮入時的少女，她手裏握着一束鮮花，她跟許氏母子招呼過後，又跟呂偉良點頭為禮！

許均為他們介紹道：「這位就是著名的鐵樹俠盜呂偉良先生，她是我的女朋友麥凱倫小姐。」

麥凱倫含笑盈盈地，跟呂偉良招呼：「許均十分敬仰你，我也是！」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一切悲劇就因此而發生。」

「這不是我們的錯，許均也沒有做錯，只是匪徒們太猖狂了。」麥凱倫看來也是個十分明白事理的少女。她又說：「我們撇開一切不愉快的想法，許均能保存性命和他的腦袋不受破壞，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許均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只是看着二人的嘴巴在動。

許均忍不住插嘴道：「呂俠士，我的女朋友麥小姐對科學也有興趣，她可以說是我的最佳助手之一。」

許均又對麥凱倫道：「你來得正好，凱倫，我差點兒忘記了，你可以暫時代替我的工作，去協助呂俠士他們破案。」

神父你是否時時覺得有人在對你說話？」

莫神父笑道：「小姐，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聽過你那位盲了雙眼的信徒說：他經常聽到神的召喚。」林愛利說，「所以以為你有可能聽到一些玄妙聲音！」

「對於一個信奉宗教的人來說，這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事。但我知道你的意思並非這樣。」莫神父說，「小姐，你到底在懷疑一些甚麼？」

「不怕對你說，神父，這副眼鏡果然有問題。」林愛利把那個小巧的彎角地方展示出來，「這是一副超袖珍的裝置，但我不能肯定它的作用，假如你不反對，我希望帶回去作進一步研究！」

莫神父呆了半晌，甚至不大相信地，從林愛利手中取回那副眼鏡，一再小心觀看。他不相信那是小儀器，也從來不知道它的作用，但是，他却說這是最近才修理過的。

林愛利不禁問道：「神父，你是光顧那一間眼鏡公司的？」

莫神父道：「視覺眼鏡公司，因為他們的驗光儀器比較齊全！」

林愛利與那名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似平在說：毛病可能就出在那家眼鏡公司。他們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莫神父却已看穿眼裏，於是問道：「有甚麼不對嗎？」

麥凱倫還未答話，呂偉良急忙說道：「不！目前似乎還沒有這種需要。如果須要到你幫忙的時候，我會設法與你連絡的，麥小姐。」

可是許均却聽不到呂偉良的話，他又說道：「凱倫是個對聲學很有研究的人，和我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相信我知道的，和想像得到的，她都知道。」

呂偉良明知許均聽不到他說甚麼，只有含笑點頭，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

麥凱倫對呂偉良道：「對於這次不幸事件，我覺得其中確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在超聲學方面，我們覺得M先生是一位相當出色的科學家，起碼在利用超聲波方面，他就確實有了極其令人震驚的成就。」

「坦白說，在科學化的研究方面，我自問不及我的小徒阿生。」呂偉良道，「不過，我認為M先生的目的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麥凱倫道：「這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到底他的真正目的何在？他的身份又是甚麼？以及他在超聲學方面的成就又達到何種程度？每樣事情都令人感到興趣。因此，許均即使不提及我，我到頭來也會毛遂自荐，要求參加一些意見。」

呂偉良說道：「麥小姐，不妨老實告訴你們，對於這些危險事情，我向來不想牽連別人。」

「這是為社會除害，為甚麼你不讓我們分擔一份市民應盡的責任？」麥凱倫道，「我希望你別為我的安全着想，我們都長大了，對一切事情自有個主意，我們的

但是，你却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加以利用。」

警探道：「為了方便我們調查，希望你不要反對我們回去一次。」

「好的，如果你們認為有這種需要，我當然也樂意這樣做！」莫神父說，「不過，不怕對你說吧，這對眼鏡，我已戴了好幾年了。」

「問題可能出在眼鏡店方面。」林愛利道：「只要你合作真不難找出來！」

莫神父於是毫不猶豫地，坐上警探的車子，跟警探到警局裏去。

林愛利沒有跟他們一同走，獨自召了一輛街車趕往視覺眼鏡店。但是，這時候阿生他們已經走了，她於是改道到醫院去探望許均，希望在病房中可以見到鐵樹俠盜呂偉良。

但是，呂偉良剛剛離開了醫院，林愛利只能見到許均和他的女朋友麥凱倫。

許均介紹她們認識，麥凱倫與林愛利談得非常投機。她們反而冷落了許均。

麥凱倫對林愛利十分仰慕，林愛利對麥凱倫的豐富學識也非常敬重。二人都有着深厚的人情味和正義感，因此她們東拉西扯的，又扯到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上面去！

麥凱倫說道：「所謂『超聲波』，是一種聽不見的聲音，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似乎都跟超聲波有關連。許均和其他人就是給這種『聽不見的聲音』所害的。『聽不見的聲音』這名詞突然聽起來，似乎很矛盾，既然聽不到，又怎麼算是聲音？但是如果你對聲學有興趣，你就會明白其

中道理。」

林愛利道：「我想我已經初步明白了，例如電台廣播的聲波，就是人們耳朵聽不到的聲音，但經過儀器之後，就可以令我們收聽得到。而這種儀器，不就是我們日常所見的原子收音機麼？」

「對了，這是簡易的舉例。」麥凱倫又說，「普通測量聲波的聲量方式是要看它的頻率，即每秒鐘若干周波，一個周波即一個完整的波浪。假如每秒鐘一萬六千周波以上，或者三十周波以下的震動，我們人類的耳朵都無法可以聽得見。也就是等於說：我們日常所能聽到的聲音，其聲音的周波均介乎每秒鐘三十至一萬六千之間，超出這範圍，我們就叫它超聲波。研究這個學問的科學我們就叫它超聲學。超聲學開始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首先利用這原理製成測探潛水艇的儀器，戰後發展為各種有用的科學儀器，例如利用超聲波來測探金屬，檢驗儀器和清潔機器等等，都有了極大的成就。但是，想不到竟然有人利用它來殺人！」

林愛利道：「這樣說來，M先生一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學家。」

「是的，我相信一定是的。」麥凱倫說。

林愛利道：「他的目的如果單為了錢，似乎又有些說不通。」

「科學家的思想都很古怪，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麥凱倫又道：「有時他們為了達到某一項試驗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做出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舉動。」

「麥小姐，你有空跟我走一次嗎？」

眼看車子就要開動，阿生急忙高聲喝住他，但是陳同却充耳不聞。

陳同會一度回頭瞥了阿生他們一眼，因此阿生肯定他已聽到了他的說話，但他仍然把車子開走，而且開得十分快！

阿生立即跳上汽車，命令助手迅速開車追上去！豈料陳同的車子越開越快，阿生唯有追趕到底！

毫無疑問，陳同是畏罪逃走，否則他早該停車了，但現在不管前面是紅燈也好，斑馬線上有人也好，他也衝過去！

阿生的助手為了避免失去了對方的下落，速度也開得極快，於是馬路上面，險象環生！

阿生一邊利用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警方，一邊也通知了特警總部派出直升機凌空監視！

轉瞬間，兩車一追一逐，已進到了郊區公路去了！

途中只有一輛巡邏車加入追蹤，却未能及時制止對方逃脫！

到了郊外之後，由於公路路闊車少，車子的速度開得更快！

警車的呼號會令到無數汽車沿途規避，否則嚴重的交通意外可能早已發生了。

阿生正擔心陳同有人接應——例如突如其來的有一輛大貨車攔途駛出，就足以破壞這次的追蹤，那時就會功虧一簣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前面傳來「隆隆」一聲巨響，陳同的車子突然駛出了路面，撞向路邊的欄干，衝落懸崖！

阿生立即停車，警車也在路旁！一架特警總部派出的直升機就在此時

「你想到那裏去？」

林愛利道：「我想到警局去。有關聲學方面的常識，你比我更知得多，有你在着，難題可能更快解決。」

「你太誇獎我了。」麥凱倫說，「這是皮毛功夫，我所知道的也極之有限。但無論如何，我也樂意奉陪，因為許均也希望早些找到兇兇！」

「那好極了，難得你這樣熱心，我們現在就走！」林愛利說着就向許均告辭！

麥凱倫道：「他聽不到你說話的，讓我寫字告訴他吧！」

麥凱倫把一些字寫在拍紙簿上，許均連連點頭。二人於是離開了醫院，趕到警局裏去！

莫神父正在協助警方展開偵查工作，因為他相信有人冒充他！

警方人員已將他配戴的眼鏡拆開，其中那彎角的活動地方，一小段眼鏡框是真空，內裏隱藏了一些超袖珍的精巧儀器。這些儀器並不是想像中的「咪高峯」，而是最袖珍，最敏感的「偷聽器」。

為甚麼會有人偷聽莫神父的說話？警方的偵探部人員和林愛利都大惑迷惑！

由於特警組也插手這宗奇案，於是警方迅速把這項檢驗結果送往特警總部。

特警總部這時正在忙於檢查一批驗眼記錄表格上面遺下的指紋，他們的檢驗工作是採用了最先進的電腦系統，因此萬多份表格，也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檢驗工作。

檢驗結果顯示出：大部份表格上面有

着驗眼師的指紋，這是正常的。因為驗眼師是填寫這種表格的主要負責人。

但是，有一批表格却驗出了一些其他人的指紋，而這些人包括了技師和櫃面店員，他們同樣是「視覺眼鏡公司」的僱員之一，並非陌生人，照正也沒有甚麼值得可疑的地方。

不過阿生就覺得這可能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他向負責調查眼鏡店的一名助手道：「技師根據這些表格配製合適度數的眼鏡片，所以他們的指紋印在上面，是無可避免的事，但是，為甚麼店員的指紋會印了上去？」

他的助手道：「可能他在接到記錄檔案的顧客訂單之後，親自動手把表格找出來。但是，根據胖子解釋的工作程序，却是由技師自己去找記錄表格的，店員只負責把訂單交入工廠去。」

阿生把染上一名店員指紋的十多份表格仔細看了一遍之後，很快就發覺了另一個破綻。原來這些表格上面的顧客配鏡記錄只有一次——這一次是最原始的，也就是說，驗過眼之後，配了一副眼鏡，以後就沒有再來光顧。然則，記錄表格上面的指紋，應該只有驗眼師和製鏡技師的，不應該有那位店員的。

阿生於是致電胖子經理，重覆問及驗眼配鏡的工作程序。

胖子經理道：「應該是驗眼師將結果登記妥當之後，將副本交技師，再將一張編號咭紙交給顧客保存，店員只負責將配製好的眼鏡交給顧客。」

阿生於是道：「我想見見那位叫陳同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我當初不過為了錢，後來我才知道被人利用。」

阿生問：「誰要你這樣做？」

「一位行家。」陳同氣喘喘的，看來他的傷勢不輕。

這時候，另一架特警組派來的直升機，已用繩子吊梯將特警們降落在崖下。這批人員協助阿生將車子的門撬開，然後將陳同拖了出來！

陳同傷重垂危，無奈直升機無處可供着陸，阿生只有就地展開急救工作，一邊又爭取時間開口供！

阿生問陳同：「你那位行家叫什麼名字？」

「他叫阮日明。」陳同在呻吟中說道：「我接受他五千元的代價，將一批驗眼記錄表格影印副本，我以為他的目的只為了爭生意而已。直至到你們查上門來，我才知道事態嚴重。」

「你也知道事態嚴重，為什麼不及時向警方供出實情？」阿生說。

陳同道：「我正想與阮日明連絡之際，突然有人向我提出警告，如果我將實情說出，將不得好死，相反，如果我好好掩飾過去，我將獲得另外數萬元厚酬，所以我才會……」

陳同說到這裏，突然說不下去，他的表情非常痛苦，阿生憑經驗知道他已傷了內臟，即使能及時用直升機送往醫院，相信亦無濟於事。因此，阿生爭取時間問道：「阮日明是那一家眼鏡公司的？」

「他……」

的店員，他大概還未下班吧？」

胖子經理道：「陳同今天有點事，剛在數分鐘之前才離去。」

阿生是根據「視覺眼鏡公司」全體男女職員的指紋記錄查出那店員叫陳同的。現在聽了胖子經理這麼一說，登時又呆了！

阿生忍不住又問：「他是不是臨時告假的？」

「是的。」胖子經理道：「他說家中有事，須要提早走！」

阿生說：「本來貴號甚麼鐘點關門停止營業？」

「通常是晚上八點。」

阿生看看手表，將近七點了。

阿生說道：「在正常的情形底下，陳同會不會接觸驗眼記錄？」

「照道理是不會的，只有驗眼師和製鏡技師才會接觸那些表格。」

阿生聽了胖子經理的說話之後，心裏更加覺得陳同十分可疑。

掛錢之後阿生便偕同助手們，駕車到陳同的家裏去，那些指紋底稿上，分別記有每一名男女職員的一切有關資料。包括了住址，年紀和工作崗位等等。

阿生到了一幢樓宇門外，打量了一番，便吩咐一名助手到大廈後門去，以防陳同會知機逃脫，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阿生的另一名助手却叫住阿生：「隊長，你瞧！那不是陳同嗎？」

這名助手是被阿生派往眼鏡店調查的，所以他認得那輛正準備開出的車子上的，一名男子就是陳同。

陳同在極度痛苦中，就只說了一個「他」字，便全身軟了下來。鮮血由嘴角流出，他已經氣絕身亡！

阿生吩咐助手幾句，回到失事汽車殘骸中，找到一副破爛了的眼鏡，這是陳同所戴的。阿生循例檢查一下，發覺其中彎角地方，也有着一一些超袖珍的儀器裝置。但他一時之間難以肯定這些儀器的用途，只好將它帶走！

阿生利用無線電對講機，召來直升機垂下吊梯，阿生便由繩梯攀登上，首先離開了現場。

阿生把現場交由警方和他的助手處理，他趕緊開車返回市區！

這時已是暮色四合時份。阿生希望能趕得及在八時之前趕到「視覺眼鏡公司」，因為那胖子經理說，他的眼鏡店是在八時閉門停止營業的。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以無線電話和他的師父呂偉良連絡。

呂偉良這時正與林愛利在「飛鏢俱樂部」共進晚餐，阿生接連打了幾個電話之後，才在那裏找到他們的。

阿生把他的最新發現告訴了呂偉良。呂偉良和林愛利二人連那頓晚餐還沒吃完，便匆匆趕往視覺眼鏡公司去會晤阿生。

阿生到達視覺眼鏡公司時，呂偉良他們還未到達那兒，但是阿生知道他一定會來的，所以他先跑了進去。而這時候眼鏡店剛好關門。

胖子經理正在結算當天的收入，如果不是他早已知道阿生的來歷，才不會讓他進去。

阿生說道：「你那位男職員陳同已經連人帶車，墮落懸崖死去了。原來他就是出賣你的人。」

「出賣我？」胖子經理怔了一怔！

阿生解釋道：「這件事我已沒有多餘時間向你解釋，現在我只想告訴你，一個叫阮日明的人到底是誰？」

「阮日明是阮氏眼鏡公司的老闆，你問他幹什麼？」胖子經理問。

阿生又問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胖子經理看看腕表：「阮氏眼鏡公司位於夜市中心區，照看還未開門，你不妨到東區大道去找找看，那個光管招牌比我們門口那個不知大了多少倍，但是他的眼鏡店只有半邊舖位。」

胖子笑了笑，又問道：「你說陳同出賣我，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看看呂偉良他們還未到，便說道：「阮日明用金錢收買他，叫他將一些顧客的驗眼記錄表格影印副本。我們是利用電腦分析器在那些表格上找到陳同的指紋的。」

胖子經理怔怔地東着眉頭想了想，又喃喃自語地說：「這有什麼用？我的顧客，到頭來還是要光顧我的，除非他卑鄙到這個用信函通知他們。」

阿生道：「我看這件事並非『商業間諜』，而是另有內情，所以我急於找他問問——」

阿生剛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連在旁的胖子經理也莫名其妙。

胖子經理想開口問他幹什麼，給阿生

及時打手勢制止住！

當時阿生和胖子經理是在賬房內談話的，但是，阿生一邊跟胖子經理對答，一邊却留心到一塊玻璃外面的動靜，原來一個飾櫃背後，有個人影在竊聽着他們的談話。

由於眼鏡店之內到處是鏡子和玻璃飾櫃，所以這情形若非經驗老到如阿生，很容易就會以為那個鬼鬼祟祟的人影是鏡子或玻璃的反映而已！

阿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他非常機警地制止胖子經理說下去，因為這時候那個人已離開了玻璃飾櫃後面，跑到一角去打電話。

就是因為他要打電話，所以阿生才制止胖子說話。

阿生日間來過這兒，故此他老早看清楚，這裏是自行控制的內線分機，只要將一些按掣按下，分機亦可以自行接綫！

阿生俟那人在外面撥好了六個號碼之後，迅速拿起跟前擺在桌上的一具電話，同時將對外的綫路截斷，於是二具電話立即變成內部通話——這是最新式電話機。

由於阿生的動作又快又配合得好，所以外面那個人竟未發覺！

胖子經理在這時候透過玻璃飾櫃望出去，發覺那是與陳同一齊坐在櫃面的售貨店員申大才。

申大才一拿起電話就說：「阮氏眼鏡公司。」

阿生答道：「是的，找誰？」

申大才道：「阮老闆在嗎？」

「我就是了。什麼事？」阿生裝腔作

不。」

「是的，但陳同不知道我奉了阮日明之命，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申大才說。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問：「他可是M先生？」

「不清楚，只知道他很有錢，我們不過為錢而工作。」申大才道。

阿生說：「你如果給我發覺你說謊，只怕你連找律師的機會也沒有！」

阿生說着，用力一揮！申大才差點兒倒在地上！

阿生只是放開了雙手，沒有就此放過了他，反而給他加上了手鐐！

阿生把申大才推上車去，他就坐着呂偉良的車子，由林愛莉開往東區大道！

勢地說道。

申大才顯然認得對方不是阮日明，支吾着不敢說下去，但是他却想不到電話竟會通過賬房裏去。

他正想掛綫，阿生已經在那邊將電話聽筒交給胖子經理。

胖子經理的聲音申大才當然認得，他急急將電話掛上了。

阿生回頭看見他越過櫃圍，正奪門而出！於是他立即高聲喝止！

但是，申大才沒有理會他，這時已將半邊鐵門拉開，往街外逃去！

阿生後悔沒有多帶一個助手來，只好急急追了出去！

路燈底下，但見一條人影飛奔，阿生在後拚命追趕，同時高聲喝道：「你再不止步，我要開槍了！」

申大才完全聽不到他說什麼，他沒有停止腳步，希望能及時轉進那條橫巷，藉住黑暗的環境，也許可以讓那僥倖逃脫！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一個人影也不知由那兒撲出，像屏風一樣擋在前面！

那人雙手伸開，一根閃閃生光的鐵棍在路燈照耀下彷彿一條鐵欄橫在前面！

阿生的呼喝聲收了效，要不是他那麼一叫，呂偉良才不會知道那些人影追逐原來是阿生和一個他要逮捕的人。

呂偉良於是叫林愛莉把車子追過去，讓他及時推開車門跳下車去，把那人攔截住！

申大才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急之下，就想轉彎橫越過馬路對面！

但是，林愛莉這時把車子停好，及時

阮日明這時也由櫃圍走了出來：「什麼事？」

阿生立即表明身份，阮日明面色大變，回頭想走，但立即就被阿生制服。

店內的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街上的人却以為是打劫，於是立即引來一名便衣警探！

阿生表明身份後對那警探說：「你來得正好！將你的手鐐借給我用吧！」

警探知道了阿生是特警隊長，那有不從之理。立刻自腰間把一副手鐐拔出，親自將阮日明雙手扣上！

阿生令警探留在眼鏡店內等待警方人員到達，他把阮日明帶上車去！

阮日明看見申大才也在着，心裏早已

衝了過來！

申大才呆了一呆，還沒有看清楚來者是誰，已連挨了兩記粉拳！

申大才拚命掙扎，力圖闖出重圍，豈料他不還手猶自可，一經還手，便惹來林愛莉連番攻擊，一時拳腳交加，打得申大才跪地求饒不已！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趕到時，林愛莉已勝券在握，氣定神閒地問阿生：「他是誰？」

阿生說：「我也不知道，讓他自己說好了！」

阿生一邊把申大才自地上掀起，一邊搜身，以防他暗藏武器！

他說：「你們不要難為我，我根本沒有犯法！」

阿生道：「你為什麼要逃走？」

申大才說：「我有權不說話的！」

阿生冷然一笑：「你似乎弄錯了，我不是警方的人，也不喜歡婆婆媽媽的，除非你能立即把律師找來！否則，老子拳頭在近！」

阿生說着，雙手一揪！登時把申大才揪得雙足離開地上！

申大才看見阿生目露兇光，心感不妙，忙又說道：「你們到底要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只想知道兩件事，第一，為什麼你要偷聽我們說話？第二，為什麼你要打電話通知阮日明？」阿生問道。

申大才說：「他叫我有什麼風吹草動，便及時打電話通知他的。」

阿生又問：「他收買了陳同和你，是

明白了一切。

林愛莉問：「到那兒去？」

「到我們特警總部去！」阿生說，「我會通知夏維探長的。」

阿生就在行車途中，利用呂偉良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夏探長，叫他派人到阮氏眼鏡公司去搜索和查問各人口供。

豈料阮日明事後却對阿生說：「你不必多問了，我的店件全不知情！」

阿生回頭說道：「你如果肯將全部實情說出，我會省去不少工夫！」

阮日明說道：「M先生不會放過你們的。」

「誰是M先生？」阿生問。

阮日明笑了笑：「我也不知道！」

阿生生氣地瞪住他：「你們已經害死了不少人命，如果你再不合作，我只有用我的辦法。」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過去我討厭警方對付犯人使用酷刑，但現在看得多了，我覺得對付壞人不必顧全什麼人道，就像他們對付好人同樣不擇手段一樣，這是公平的事！」

「特警組，嘿！你們是什麼東西？」阮日明突然面色一沉，「你們快把我放下來！」

阮日明顯然感到事情不對勁，也想到特警組不是一般警方的組織！

阿生說：「特警組是世界性的刑警，在本市是個獨立性組織，世界總部設在巴黎，職責是對付國際性罪犯，協助當地警方，消滅罪惡！」

林愛莉補充說：「特警組有權秘密審



訊犯人，不必像一般警方依循正當手續落案。」

阿生說：「但我們從來不會冤枉一個人。」

阮日明道：「這裏又不是極權國家，何來秘密警察？你們簡直豈有此理！」

阿生說：「我們的組織是世界各國政府公認合法的，從破案率來看，我們自問值得驕傲，我們不是極權國家的秘密警察，也不是納粹的蓋世太保，但是我們的辦法可能比秘密警察和蓋世太保更多！」

阮日明回頭問申大才：「你對他們說過一些什麼？」

申大才說：「沒有，我對他們什麼都沒有說！」

阿生道：「他雖然沒有說出真相，但是陳同却對我們供出了一切，如果你乖巧的，也許還來得及將功贖罪。」

阮日明道：「陳同對你們說了一些什麼？」

「陳同被收買，盜影聽眼記錄，這看來是一宗商業間諜案，但是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阿生說道，「你的幕後人是M先生，他為什麼要你這樣做？大概是因為你的眼鏡店規模不大，收集的聽眼記錄太少，又或者是貴號的顧客無關重要。如果我說得不錯，那麼，M先生為了取得一些銀行珠寶店等機構雇員的聽眼記錄，於是令你收買陳同和申大才二人。」

呂偉良接著說道：「由於M先生須要偷偷換掉銀行珠寶店一些雇員的眼鏡，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必須找人合作，以便配製同一款式，同一度數的眼鏡。」

教堂之內，燈光迷濛，聖母像前的欄杆之上有人彎腰俯伏在那裏，好像正在跪地祈禱！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發覺那是一名穿著黑袍的神父，他的臉部向下，所以呂偉良看不見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有一件事呂偉良却看得清楚，就是他的背部仍然插著一柄利刀，鮮血仍然不斷冒出！

呂偉良還沒有想到應該怎樣做，突然聽到背後有一陣急促步履聲傳來！

呂偉良回頭一看，一名身軀魁梧的男子正由黑暗處衝向門口那邊！

呂偉良高喝一聲，拄杖急縱，但距離那人仍遠，眼看來不及制止他，突然之間那傢伙不知怎的，直由門口栽倒出去！

那高大男子還未爬起來，一條身形如電閃至，飛腿力踢他的下頷，痛得他殺豬般叫！

那躲在門外的人自然是林愛莉，她聽到呂偉良的叫聲之後，看見一條高大的人影衝出，若以她的身軀與這人硬碰，勢必吃虧。

於是林愛莉靈機一觸，便蹲低了身子，悄悄伸出一條腿，出其不意地將那高大男子絆倒！

那高大男子還未站起來，已被林愛莉踢得天昏地黑，等到他稍為清醒過來時，他的手部已被彎曲扭向背後，稍加反抗，林愛莉便會多加幾分氣力，他便痛得淚水直冒！

呂偉良拄杖趕到，一邊對林愛莉說：「小心看著這個人，他可能是殺人兇手。」

鏡，但這些用來準備偷偷換掉的眼鏡，那些框架之內都須要精工設計，將它挖空及藏進一些超袖珍的電子儀器，於是M先生揀中了你！」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也插嘴說：「那些藏進眼鏡框的超袖珍電子儀器之中，包括了竊聽器和咪高峯，也就是說：M先生須要偷聽某些人的秘密，也須要向一些人發佈命令。像裝在莫神父眼鏡框彎角處裏面的就是一副極之精巧的竊聽儀器，像裝在胡子暢等人眼鏡框中的，便是發號施令的咪高峯。阮先生，我說得對嗎？」

阮日明嘆着氣說：「你們只猜對了一部份。M先生須要一個內行人合作，我有眼鏡工場，生意不太大，正是理想人選。但是，我的顧客不及視鏡公司的人，所以我們只好收買視鏡公司裏的人，就是陳同和申大才他們兩個。」

呂偉良道：「你只須配製一些同一款式同一度數的眼鏡，是不？」

「是的，配製好之後，便交給M先生的助手，他們自有辦法偷偷更換。」阮日明又說，「我為他配製一副有關隱藏在內的眼鏡，代價超過千元以上，所以我覺得這種生意倒不錯。」

「可惜你却不知道這是犯法的事。」阿生說道，「M先生化了一千元代價，可能賺十萬八萬也不出奇，所以你不必再為他隱瞞事實，否則將來在法庭上勢必罪加一等！」

阮日明道：「後來我開報才知道事態嚴重，而且與劫案有關。我想置身於事外已不可能，M先生派人警告我，如果我出

！一邊呂偉良已走向他的汽車。呂偉良的汽車內有無線電話，他報了警之後，回到林愛莉身邊來！

這時候，教堂內已有人聲傳出，顯然越來越多人發現這件命案。

呂偉良在燈光下看清楚那疑人的面目，不禁問道：「你殺死的可是莫神父？」

「是的。」那高大男子氣定神閒地說，「我給他勒索。」

「勒索？」呂偉良問道：「你說莫神父勒索你，有什麼證據？」

那人說道：「我曾向他懺罪，他披上了神父的外衣，其實是個歹徒，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之後，便向我勒索，一次又一次的勒索，實在令我無法容忍！」

「你說莫神父知你的秘密，到底是什麼秘密？」林愛莉問。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那人說，「總之這秘密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披上羊皮的狼！」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雖然沒有說話，却互相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呂偉良向那男子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宗祥。」那人說。

「幹什麼職業？」呂偉良又問。

宗祥道：「貨車司機。」

「是教徒嗎？」

「是的，否則我做錯了事，又怎麼會跑來這兒懺悔？」宗祥嘆了一口氣，「我真不明白，身為一個神父，為什麼會這麼下流？」

賣他，便派人殺死我和我的家人。所以我不是不想跟你們合作，只是我有苦衷！」

「邪惡難勝正！只要你合作，M先生一幫人遲早一定落網！」阿生說着又對林愛莉道：「莫神父還在警局裏嗎？」

林愛莉道：「我離開警局時，麥小姐和神父仍留在那裏協助警方工作。」

阿生利用汽車上面的無線電話與警方連絡，知道莫神父已經走了，只留下麥凱倫一個人在化驗室內，協助警方專家研究那些由眼鏡框拆下來的電子儀器。

這時候汽車已開到特警總部門外，呂偉良幫着阿生把阮日明和申大才二人押着進入總部之內，然後他才回到汽車裏。

林愛莉說：「我覺得事情可能有點不妥。」

「為什麼？」呂偉良問道。

「莫神父不應該離開警局，他可能會有危險！」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我也正在想着莫神父，他的眼鏡為什麼與別不同？人家的眼鏡框內裝進了超袖珍的電子咪高峯，只有他的裝上了竊聽儀器，這又表示一些什麼？」

林愛莉還未答話，已將車子開動了！

呂偉良問道：「我們到那裏去？」

「到西區去，莫神父有危險！」

「你怎麼知道？」

「我有預感。」

車子開得很快，幸好林愛莉所經的街道很少車輛，沿途未遇上警方干預！

呂偉良道：「凡是裝上咪高峯的，表示M先生要向這些戴眼鏡的人下達命令，或者故意令他感到驚奇，假如是神經衰弱

林愛莉說：「這件事你弄錯了，勒索你的不可能是莫神父。」

「你怎麼知道？」宗祥道。

「我當然知道，因為莫神父被人暗暗放進了偷聽儀器，所以你和他的說話，完全被那班歹徒聽到了……」

「何止聽到，還錄了一卷聲帶。」宗祥說，「他們就是利用這聲帶向我勒索巨款。如果不是我忍無可忍，相信我也不會冒這種險！」

林愛莉問：「那卷聲帶呢？」

「寄給我的只是副本，他們手上還有一卷。」宗祥道，「那是我向莫神父懺罪時原本本的錄音。」

林愛莉又問：「你有保留着那卷聲帶嗎？」

「是的，但是我還要找回原來的一卷，莫神父不肯交出，我只有殺他！」宗祥含恨地說。

林愛莉道：「你太魯莽了，他並沒有那卷聲帶，又如何可以交給你？」

宗祥半信半疑地，呆呆木木的狀在一旁！

教堂的人正對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身份感到懷疑，幸好大隊警方人員已趕到了現場。

帶隊前來偵查的，就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他當然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身份。

莫神父已經死了！

宗祥一錯再錯，後悔莫及，淚流滿面，林愛莉將他交給警察。

辛尼親自將宗祥押上汽車，帶他回到

者就會像胡子暢一樣，自以為遇見了鬼魂一樣。」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只有莫神父例外，他戴的眼鏡也給人做了手脚，但眼鏡框內裝上了的，只是竊聽儀器，而不是袖珍咪高峯。」

呂偉良道：「因他是一個神父。」

「神父有何不同？」

「你犯過罪嗎？」

林愛莉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本身是教友，犯了罪須要懺悔，你會怎麼樣？」

林愛莉恍然大悟：「對了，如果我是名奉教的人，犯了罪而須要向天主懺悔，我一定會去找神父。因此，神父可以說是知得最多的人！」

「不錯！」呂偉良說：「所以M先生為了想知道別人的過錯，又不能令神父揭開別人的陰私，只有用這個巧妙的竊聽儀器，裝到眼鏡框之內！」

「為什麼M先生要知道別人的私事？他已經有足夠聲望，啞，盲人為他服務。」

呂偉良道：「可能是勒索，也可能是別有用心！」

林愛莉已將車子開入西區，在一家教堂門外停下來，呂偉良首先拄杖下了車。

附近路旁的停車位已經停滿了，林愛莉只好把車子盡量靠邊停了下來！

她下了車，正想與呂偉良併肩走進教堂裏去，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教堂裏傳出一聲慘叫，登時把二人嚇呆了！

呂偉良首先三步併作兩步，拄杖衝了進去！

他居住的地方，將那卷聲帶取去，帶返警局加以研究。

呂偉良和林愛莉跟阿生用電話連絡過之後，趕到特警總部，這時候已是將近晚上十點。

特警總部之內，除了申大才和阮日明等犯人之外，還有二名貴賓，他們就是業餘無線電專家許均和他的女友麥凱倫。

許均在獲得醫生同意下，可以暫時出院。他是應邀前來的，這時他已臨時配戴一副電子助聽器，總算能夠聽到了別人的說話。

麥凱倫陪伴着他，正協助特警組的專家們在分析一些聲帶中的聲音。

聲帶都是許均錄下來的，其中有M先生的笑聲和發號施令時的聲音，那些新式電子儀器則是特警組總部剛剛在不久之前由巴黎運來應用。

儀器可以分析聲音的一切有關資料，以確定許均歷次錄下的聲音到底是一個人的還是數個人的。

阿生從呂偉良他們口中知道了教堂又發生了一命案，同時更知道辛尼已將宗祥收到的一卷聲帶帶回警局去，於是阿生便與辛尼取得連絡，要求他將聲帶送來一併檢驗。

特警組的責任除了處理國際性案件之外，還有責任協助當地警方偵查一切嚴重罪案。因此，辛尼非常樂意阿生的提議，叫人將聲帶送往特警總部。

經過分析之後，證明匪幫所偷錄的，正是宗祥和莫神父的聲音。

最後一段說話，是有人要向宗祥勒索

鉅款，那聲音聽起來似乎是莫神父的，但經過儀器分析，却出乎各人意料之外。麥凱倫在許均的指示下，進行一連串的精細分析工作。特警組的專家們雖則也明白如何使用這批新式的電子儀器，但許均畢竟是個專家——專門研究聲學專家。經過分析之後證明那個模仿莫神父聲音的，正是M先生。

M先生為什麼要模仿莫神父的聲音，利用聲帶去勒索宗祥？

宗祥到底又犯了什麼罪？

經過警方的偵訊後，宗祥終於供出過去在一家交通失事案件中，當時他沒有報警，事後他才知道那個人殘廢了。

宗祥良心感到難過，於是向莫神父懺悔，想不到却給M先生利用科學化儀器將它了錄音，然後利用這卷聲帶的副本一再地向宗祥勒索！

宗祥只是一名貨車司機，入息有限，那裏有這許多錢供他勒索？於是只有去偷去搶，不擇手段地，希望湊足十萬元這數目，將聲帶底片贖回，想不到對方却不滿足。

宗祥於是把心一橫，將他認為「該死」的「勒索者」莫神父殺死！

其實儀器分析指出，向他勒索的人並非莫神父，而是M先生。

許均手上有不少M先生的廣播錄音聲帶，包括他發號施令時，以及向警方提出警告時等的錄音。

呂偉良默在特警總部一角，默默地想着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沒有去理會電子儀器的分析。

他從頭到尾想了一遍，覺得這件事有許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銀行外面和裏面的秘密裝置不但現代化，而且費用可觀。但所劫得的只是區區數萬元，似乎太不化算。

呂偉良左思右想，覺得這件事的答案只有一個：就算M先生打算一再利用殘廢者去打劫同一間銀行。事實上如果不是他們發現了這種巧妙的裝置，本區分行即使每周被人行劫一次，也沒有人想到個中奧妙。

現在問題是：會不會除了外資銀行本區分行之外，還有另一套同樣設計的儀器裝置在另一間銀行？

呂偉良把他的想法對阿生說了，阿生也覺得大有可能。可惜的是：銀行關門之後，警方很難展開調查工作，一切唯有留待明天！

阿生稍後時間又接到警方的報告，知道他們在阮氏眼鏡公司的工場之內，找到一些還未安裝的眼鏡框，以及小巧的超袖珍味高峯，證明阮日明確是M先生的合作者。

儘管阮日明否認見過M先生，特警組人員一直在盤問他！

阮日明和申大才等人的聲音也被灌入儀器中加以分析，結果證明他們都不是M先生。

宗祥以及教堂中一些人，他們的聲音也被收集分析，證明也不是M先生聲線！各人在特警總部逗留至午夜，似乎毫無結果。

由一宗別開生面的劫案開始，以至發

展到現在死去了這許多人為止，「M先生」此人只聞其聲，始終未見其人，到底他是何方神聖？

只有莫神父一副是例外的——他的眼鏡中裝了竊聽儀器。

唯一可以提供線索把M先生找到的，應該是阮日明。

阮日明是疑犯，但他現在却受到阿生的優待，可以和呂偉良等人坐在一起喝咖啡，受到貴賓式的招待，心情自然不同。

呂偉良聽到有三副「竊聽眼鏡」已經送出，立刻就問：「你可知道那三個人是誰？」

阮日明道：「我要看看影印的副本記錄才可以記憶起來。」

阿生於是叫人將一批由阮氏眼鏡公司搜出的驗眼記錄表格取來。這批表格全是影印副本，由陳同從視鏡眼鏡公司的鋼櫃中偷影的。

阮日明揀出三份影印副本，交給阿生等人觀看，其中竟有兩個是保鏢公司的文員，一個則是銀行分區經理，這些人在表格上都有清楚的記錄。

林愛利不禁咕咕嚕嚕的說：「配眼鏡只須姓名以及登記雙眼的視覺記錄便行，為什麼還要登記職業和這麼詳細記錄？」

阮日明說：「視鏡眼鏡公司所以日益擴大，生意滔滔，的確是他自己一套辦法的。他登記得如此清楚，一則是為了表示工作態度認真，因為他們的招徠術之一便是：為顧客選擇眼鏡框的款式，以配合他們的面型與身份。二則是為了寄發宣傳品，例如抹眼鏡的脫脂紙等等。所以每個光顧他們的人，都樂意提供一切詳細的資料，就是這緣故。」

呂偉良有的是經驗，他知道大家在過度緊張時，有許多事情都會忘記。相反，在神經鬆弛之後，有時反而會記起一些事情來！

因此，表面看來是閒聊，實則是一次相當重要的交換意見。

呂偉良把他的想法說了出來，他擔心其他銀行也可能有電視轉播系統。

阿生向各人報導有關眼鏡的檢驗結果，大致來說，聾啞人，瞎子以及死者陳同等人所戴的眼鏡，都裝了超袖珍的味高峯

行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加以詳細檢查。從過去有不少銀行三番四次被劫，證明呂偉良的想法不會錯。M先生的目的不是一次過劫得數萬元，而是有了這些電視自動轉播機之後，每隔若干時間就可以利用一些殘廢人去重施故技——再度行劫！

警方的技術人員配合了保養技師，分別在各大銀行進行檢查，果然發覺不少電子防盜攝影機均被附加了一些精巧儀器進去，情形完全與外資銀行東區分行所發現的一樣。

其實這些被發現電子攝影機有毛病的銀行，均已發生過劫案，有些甚至發生了兩次以上。

這情形已非常明顯，M先生「胸懷大志」，計劃着「長期作戰」大計，只要他做得好，一年半載之後便不難成為千萬富翁！

可惜現在他計劃「巡迴式打劫」各大銀行的大計，已因為阿生領導的特警組揭開電子攝影機的秘密，而宣告破產！

正當警方人員忙於在各大銀行進行檢查工作之際，另一宗大劫案又發生！

一間保鏢公司的押款裝甲車，正由外資銀行總行將三百萬元各種面額的鈔票，運往西區分行，豈料突然「砰」的一聲，解款車的右後輪胎爆了！

解款車一直與保鏢公司總部用無線電對話機保持連絡。但是，這時候卻發覺電波受到干擾！

持槍的保鏢一邊下車戒備，另外二名保鏢則下車準備更換車胎！

就在這一剎那間，持槍的保鏢突然倒

名著預告

本刊鄭重推介古龍先生俠情中篇連載

金劍殘骨

(請留意刊出日期)

青年作家古龍先生，以嚴謹之寫作態度，素來為本社撰寫每部巨著，佈局之奇，格調之高，描寫之深，氣氛之新，均有其獨到之處，慧眼如讀者，當可領略其中滋味。

古龍先生繼「九月鷹飛」之後，更以開拓武俠寫作之新境界為目標，而撰作「金劍殘骨」。吾人皆信以古龍先生之文筆，靈巧之構思，不難臻此，則非但讀者諸君有幸，本刊亦與有榮焉。

鏢公司取得連絡，把他們的工作程序查清楚之後，還派出特警駐守在他們的無線電連絡中心。

這時候，特警總部已接到保鏢公司的投訴，知道無線電曾受干擾，也知道他們與一輛押款車失去了無線電連絡。

於是阿生立即派人沿住押款車所經路線追蹤，同時阿生親乘直升機凌空觀察！直升機和地面的特警汽車用無線電保持連絡，阿生聽到他的助手報告說：「隊長，填海新路口有個改道木牌。」

阿生問：「警方人員怎麼說？」
「他們說，這條路並未發生任何事故，木牌是由別處搬來的，不是警方放上去的。」

阿生覺得事有蹊蹺，一邊下令將附近一帶封鎖，一邊令直升機師沿住填海新路凌空飛翔，一邊親自用望遠鏡居高臨下瞭望。

果然在一處四週圍上了木板的建築地盤內，發現了押款車，一批人正在企圖將它弄開！

阿生立即通知地面，特警組人員配合警方的行動，將附近一帶封鎖！

一批穿上避彈衣的特警和便衣警察，首先乘車抵達地盤四週佈防，阿生則用擴音器居高臨下，向地盤內的人招降！

阿生突然看見有人向他們的直升機開槍，機師急忙將飛機升高！

阿生通知地面部隊進攻！同時知會特警組屬下的另一架武裝直升機開至現場增援！

由於附近並無民房，警方可以減少了

一重顧慮！

特警直升機投下大量催淚彈，迫使地盤內的武裝匪徒放棄了抵抗，匪徒悉數被擒，警方終於大獲全勝！

警方在地盤之內找到了一名保鏢公司人員的屍體，其餘三名一度昏倒過去的保鏢，則被他們綁綁在一角，口部塞了一些破布。

匪黨配備了滅聲手槍，押款車後面的車胎便是給滅聲手槍擊破的，那持槍戒備的保鏢突然倒下，也是被這種滅聲手槍所殺！

阿生的直升機在地盤附近的馬路降落，這一帶已被警方封鎖，不准車輛通過！他跑近現場，發覺被擒獲的匪徒之中，絕大部份非豐即亞。只有少數頭目是正常人。

最為警方注目的M先生，並未在這班人之中被發現，被俘的匪徒也無法說出M先生之所在，他們都是利用裝配了咪高峯的眼鏡，接受M先生的命令行事的。那少數會講話的匪徒頭目，則配備有預定波段的無線電對講機，接受M先生的指示。

但是，這些頭目也無法知道M先生之所在。他們只承認每次打劫得來的款項，他們都有分紅。

情形似乎還是沒有結果。但警方不得不佩服M先生的計劃週詳，甚至連這個停了工的地盤之內，有着一架拖拉車，他也查得一清二楚，而善加利用。

地盤是因為建築公司東主涉及一宗錢債糾紛，被迫暫時停工的，M先生竟然也知道它可以被利用，可見消息靈通。

是我國著名的豐亞科學家田必蒙。

「是的，就是田博士，他是我們豐亞人的救星，如果沒有他，我根本這一輩子亦無法與你通話。」中年人又說：「我雖然頗富有，可惜身體殘廢，所以有錢也沒有用。直至到遇上田博士之後，才知道他有心研究各種科學儀器，令到豐子能聽，亞子能講——就像我現在所用的發音器，也是田博士設計的。」

許均道：「我知道田必蒙在外國發明了發音器，他利用敏感的儀器接觸豐亞人的胸，頸，耳等部位，透過半導體和精巧儀器的幫助，亞子也可以不利用豐子發音。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已返回本市來。」

中年人原來就是富商武陵，他已退休。由於他受到田必蒙的感動，幾乎把全部財產拿去支持田氏的計劃。

田必蒙對他表示要研究各種豐亞人專用的儀器，令到亞子能講，豐子能聽。無奈這筆費用十分龐大，武陵傾家蕩產亦難成事，於是田必蒙想出一連串的長期打劫計劃來。

他們一邊收買一些頭目，一邊利用豐亞人去做奸犯科，以為即使豐亞人落網，但由於他們聽不見講不出話來，相信警方破案的機會還是微乎其微。却想不到頭來他們還是要被警方一網成擒！

以田必蒙的才能，在外國找到了支持者應該並不困難，但是他却旁門左道的，跑回這裏來攪到天翻地覆，這件事令人莫名其妙。

後來經過國際特警的調查，才知道田必蒙在外國經營的電子廠倒閉，還欠下政

特警組和警方人員一時之間無法查出M先生的下落。

但是，由於M先生貪而無厭，他的行動也在呂偉良的預料之中，所以，許均的截聽儀器又一次錄得了M先生的秘密廣播！

那是對黨徒發號施令的無線電廣播！由呂偉良，林愛莉，許均和麥凱倫等人率領的追蹤電波組人員，終於憑着特警組由巴黎總部運來的儀器，查出了電波來自半山區一座數十層高的住宅，那幢大廈幾乎可以俯瞰市區的絕大部份地方。

警方於是下令將半山大廈包圍起來，進行逐層搜索！

因為住在這幢半山大廈的人，盡是非富則貴之輩，所以要家家戶戶進行搜查，當然有不少麻煩。但是警方由於案情嚴重，加上特警組揮手該案，他們已下令決心幹到底！

許均憑着他的豐富知識，肯定秘密電台就設在這幢大廈之內！電波發射此時雖已停止，但是許均認為方位不會錯。

搜查工作正進行中，一組警方人員已在大廈底層的停車場中找到一輛汽車，車頂有過改裝的痕跡。

呂偉良因為自己也擁有一輛特製汽車，所以對於一切偽裝已瞭若指掌！他和林愛莉小心檢查該車，發覺車頂可以隨時自動打開。

由於他們不是警方人員，不想越權，只好通知特警組和警方人員。

警方找來大廈管理員，知道這是住在十九樓那位武先生的。

管理員說：「武陵先生是個殘廢的人

。他經常要坐輪椅外出，這車子就是要來載他及他的輪椅的！」

管理員肯定他在家，因為他每次外出必乘此車。這車子既然在着，人也一定留在家中。

警方只好開始着手檢查這可疑車子。車子外型有如客貨二用車，也有如一般小客車一樣，但四週落了簾子，因此由外面望進去什麼也見不到。

由於隱藏在偽裝車頂的是一些無線電發射天線，許均和麥凱倫他們看過了之後，也認為是最新式的自動收縮天線，所以警方下令將車門弄開。

裏面果然是一個流動廣播電台，一切儀器都是新型自動化的。

現在似乎沒有任何疑問，武陵就是M先生本人的化身。

警方破門而入，衝進了十九樓。他們以為屋內的人都及時逃脫了，想不到一切情形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數名男女陪伴着一個坐在輪椅上面的中年人，他們面無驚惶之色，對於警方的行動也好像不會感到有什麼意外！

呂偉良本身也是個殘廢人，他希望警方不要粗魯對待這中年人。因此，他拄杖與夏維探長併肩走進去！其他警方人員看見探長來了，自然讓開一旁！

夏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中年人張着嘴，却沒有聲音。原來他不但殘廢，還是個啞子。

夏維問其他在旁的三名男子及一名女

真是罪過！

一切皆由田必蒙而起，但是這魔鬼已經死了，他的可怕笑聲亦已停止；唯一可供研究者，便是設在流動電台內的新式儀器，到底它如何能利用電波殺人？相信只有留待專家去找答案。但是當我們知道噴射機的聲音亦可以震碎玻璃時，簡單的答案也不難找到了！

魔鬼的笑聲停止了，但劫案仍然不斷發生；雖則這些劫案必與田必蒙無關，但一切後果都是同樣可怕的！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馬雲先生繼「魔鬼笑聲」後另一巨鑄：

鐵拐俠盜「死神之箭」傳奇故事

一支來歷不明的利箭，差點把「鐵拐俠盜」呂偉良射死，後來他發現箭桿上面刻有「死神之箭」四個小字。此後他便遭遇到

接二連三的意外事件，有人要置他於死地。到底這支箭是由誰發

射的？動機何在？故事結局非至最後無法明瞭，欲知詳情請留意

將繼「魔鬼笑聲」之後在本刊發表的鐵拐俠盜新故事「死神之箭

」，自有分曉。

策，他為什麼要死？」

許均若有所思：「你是說，跳樓的就

仗刀訪刀客 以武闖武林

十八個人。
十八把刀。

十八個年輕人，十八把殺人刀。
他們就是最近崛起於江湖，使老一輩武林人物黯然失色的十八刀客！

十八刀客，十八把不同的刀！
他們之中，有最狠的刀，有最怪的刀，也有最快的刀。

有魔刀，有鬼刀，有降龍伏虎刀。
有流星刀，有飛花刀。
有開山刀，閃電刀，追風刀，奪魂刀，將刀，情刀，血刀，毒刀，屠刀和絕情

刀！

十八個人並不同屬於某一門派。
他們雖然名氣相等，却不是朋友，十八人之中，甚至有一些彼此之間還互不相識。

十八刀客這一名稱，是別人替他們取的。

他們之間，唯一的相同之處，是他們都有着一把令人羨慕而又害怕的刀！

在深秋的清晨，張弟踏上征途。

一個帶刀的年青人，開始了他的美夢，像當時很多這樣的年青人一樣，張弟希望自己也成爲一名刀客。

文圖 美令 慕容盧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刀客

如何才能成爲一名衆人心目中公認的刀客呢？

張弟已想好了一條成名的捷徑。
他決定設法找十八刀客中某一名刀客公開較量較量，如果他能將一名刀客打敗了，他不就名正言順的是一名刀客了麼？

然而，遺憾的是天地似乎太寬了些。轉眼之間，兩年過去了，他竟連一名刀客的影子也沒有遇上。

奔波了兩年多，衣服破了，盤川光了，他依然還是無名小卒一個。

那些刀客都到那裏去了呢？

難道所謂十八刀客只是一種傳說，實際上並無其人其事？

他知道不是。

三個月前，流星刀辛文炳獨門南陽三鷹，他只慢了一步，十多天前，快刀馬立大開笑面虎勾四賭場，他也只慢了一步。

最後這一次他趕到時，那些被砍得七零八落的桌椅和門框上，還留着新鮮的刀痕，以及尚未乾的斑斑血漬。

每次，他總是只差了那麼一步！但是，他並不氣餒。

因爲他還年青。

他還能忍受飢餓，忍受疲累，忍受失望，忍受挫折。

他能有這股堅強的意志，是因為他能始終牢記住一句話：鐵是經過鍛煉，才會變成鋼！

如今，他由於盤川已盡，只好改變主意，決定暫時放棄追蹤那些刀客，先奔來這座小鎮。

來找雙刀丁目奇。

雙刀丁目奇並不是十八刀客之一，因爲雙刀丁目奇已不是一個年輕人。

他來找雙刀丁目奇，有兩個原因。

第一：丁目奇用的兵刃是刀。

第二：丁目奇的名氣也不小，只要在江湖上跑跑的人，幾乎無人不不知黃花鎮的丁目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能在找到那些刀客之前，先鬥倒這樣的人物，也是一件露臉的事。

這是他爲自己找的藉口。

至於真正的原因，則是因爲他身上最後的五分銀子，已在三十里外的朱家集餵了肚皮，離朱家集最近的一個市集是黃花鎮，而黃花鎮上恰巧又住着一位名氣不小的雙刀丁目奇。

如此而已！
至於他是否能夠勝得了這位雙刀丁目奇？

勝了丁目奇是否就會變成一名刀客？變成一名刀客之後，是否馬上就能解決迫切的衣食問題？

這些，他幾乎連想也沒有想過。

× ×

黃花鎮是個淳樸的小鎮。

這也就是說，這個鎮上住戶並不多，商店更是少得可憐。

一條彎曲狹仄的街道幾乎走到盡頭，才被看到一面又髒又破的酒旗。

但他並沒有馬上走進去。

因爲正當他看到這面酒旗時，他才突然想起身上業已一文不名。

他遠遠站定下來。

他已聞到一陣酒香，他也看到了熱氣騰騰的白麵大饅頭。

他嚥了一口口水，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腰間的那把刀，自那五分銀子用去後，這把刀就是他如今身上惟一值錢的一樣東西了。

這是一把好刀。

即使一個小酒店的伙計，也應該看得出它是一把好刀。

每當他在一個地方歇下之後，他便會以一塊細布將這把刀一遍又一遍的抹拭，這是他兩年來最好的消遣方式。

這把刀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份。

也是他生命的一部份。

只要看到了這把刀，他便會產生無比的勇氣，信心，希望，和安慰！

他能爲了一頓酒食賣了它嗎？當然不能。

做一名刀客，最起碼的條件，便是得



有一把好刀，如果連刀也沒有一把，還算什麼刀客？

他站在那裏，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嘆了口氣，慢慢向那酒肆走去。

去向那個伙計打聽雙刀丁目奇住的地方。

×

在黃花鎮上要找雙刀丁目奇，自然容易得很。

他馬上就找到了雙刀丁目奇住的地方，而且馬上就見到雙刀丁目奇本人。

但是，張弟非常失望。

因為雙刀丁目奇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雙刀丁目奇。

雙刀丁目奇竟是一個老人！

雖然對方並不是那種有着一大把白鬍子，佝僂而龍鍾的老人，但已比他想像中的丁目奇要老得多。

同時，他也沒有在這位雙刀丁目奇身上見到對方那一對仗以成名的龍虎雙刀，丁目奇抱在臂彎中的，是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小孫子。

丁目奇看到他，也怔住了！

這位已退隱的龍虎雙刀大俠，原以為到訪者是他的老棋友，想不到竟是一個衣衫襤褸，兩眼炯炯發光的年青人。

而這年青人居然還帶着一把刀！

兩人對望着，似乎都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隔了很久很久，丁目奇才走出數步含笑說：「這位老弟……」

張弟恍若沒有聽見對方在跟他招呼，忽然輕輕擡頭，嘆了口氣，轉身便走。

太陽已快下山，西天一片靛紅。

那張床上。

「你就是白天星？」

「是的。」

「這裏有你的封信。」

「謝謝！」

白天星竟是一個比他還多說話的人。

他不喜歡多話的人。

他認為無論男人或女人，最討厭不過的事，便是有一張喋喋不休的嘴巴。

這使他對這位白天星首先有了一個好的印象，他交出了信，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耐心等待。

白天星很快的便看完了那封信。

然後他就轉過頭來，開始打量張弟。

張弟道：「丁大俠在信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白天星點頭道：「很清楚。」

張弟道：「台端意下如何？」

白天星道：「原則上我不反對，但我得先設法填飽我的肚子。」

張弟道：「你已經好幾天沒吃飯？」

白天星道：「好幾天不吃，那還得了，就是一頓不吃，我也無法忍受。」

張弟皺了皺眉頭道：「可惜我身上的銀子湊巧也用光了，不然我一定會請你吃一頓。」

白天星笑道：「那就由我請你吃一頓如何？」

張弟愕然道：「你有錢請我吃飯？」

白天星笑道：「不是吃飯，是請你喝酒！」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一陣晚風吹過來，張弟忽然感到一絲涼意，蕭瑟的秋風中，突又送來那個蒼老而和悅的聲音道：「老弟指名求見，難道一句話也不留下，就這樣走了麼？」

張弟停下腳步，緩緩轉身。

丁目奇又走上數步道：「老弟是不是偶而路過，湊巧錯過了宿頭？」

張弟道：「不是。」

他板着面孔，語氣很冷，雖然只是短短兩個字，却像是石縫中迸出來的兩顆碎石子，又銳又硬，叫人聽在耳朵裏，相當不是滋味。

丁目奇雖然是個見多識廣的老江湖，這時也不禁感到有點為難起來。

他儘管不是什麼大善人，家財也談不上如何雄厚，但只要有江湖上的朋友找上門來，他幾乎從沒有令對方失望過。

這一次難道他看走了眼，這個落魄的年輕人，竟不是來告幫的？

張弟忽然冷冷接道：「雙刀丁目奇在江湖上名氣很大，我本意是來向你討教幾手刀法。」

他咬緊嘴唇，頓了一下，又道：「不過，你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突然改變了主意。」

丁目奇似乎並不如何感到驚訝，靜靜聽完之後，轉動着眼珠道：「老弟的意思，丁某人還是不太明白，能否請老弟說得再詳細些？」

張弟道：「因為我的刀很快。」

這句話說得很生硬，而且不完整，可是他卻好像已將心裏的要說的話，完全表達清楚。

白天星道：「不算太熟。」

張弟道：「如果你在這裏不太熟，他們怎肯讓你掛帳？」

白天星道：「我的東西從不掛帳。」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帳掛在別人水牌上，就和掛在我心上一樣，我心中有事，就睡不著。」

張弟又皺起眉頭，但這一次他沒有開口。

因為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一個家徒四壁的窮光蛋，話說得這樣大，最後能拿什麼來請別人。

巷子裏遙遙傳來一陣腳步聲。

白天星突然笑道：「來了！」

張弟道：「誰來了？」

白天星道：「送酒菜的。」

來的人果然是個送酒菜的。

四個菜，一壺酒。

張弟望着那酒壺和四盤菜和一壺酒端上桌子，忽然有着一種眩暈的感覺。

昨天，天還沒黑，他就餓了，但是，他沒有接受丁目奇的招待，丁目奇也沒有勉強他。

從黃花鎮到這裏是六十五里，他趕了整整一夜，一晚說不出興奮，使他忘了飢餓和疲勞，現在看到這酒菜，他才突然想起自己已將近十個時辰滴水未進。

他緩緩站起身子。

白天星道：「你要去那裏？」

張弟道：「出去轉轉，等你吃過了，我再來找你。」

丁目奇朝他腰間的刀鞘望了一眼，點點頭道：「是的，我看得出，那是一把好刀！」

張弟的臉色漸漸和緩，紅潤，雙目中慢慢煥發出一股興奮而愉悅的光輝。

這是第一次有人讚美他的刀！

他忽然望着那個嬰兒道：「這是你的孫子？」

丁目奇道：「是的，最小的一個。」

張弟微笑道：「你現在明白了吧？這便是我突然改變主意的原因。」

丁目奇道：「哦？」

張弟道：「因為你已經上了年紀，連孫子都有了，如果，我的刀不小心傷了你，你固然不好受，我的心裏也一定不會舒服。」

丁目奇思索着，忽然像想通了什麼似的，輕輕嘆了口氣，點點頭道：「是的，你老弟說得不錯，丁某人封刀已有七八年之久，再加上這一老把年紀，早就連拿刀的氣力也沒有了。」

張弟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大。」

丁目奇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大。」

丁目奇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大。」

丁目奇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大。」

丁目奇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大。」

丁目奇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薦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為大幾歲。」

張弟道：「這人使用什麼兵刃？」

丁目奇道：「刀。」

張弟眼中微微一亮道：「十八刀客之一？」

丁目奇道：「不是。」

張弟登時露出失望之色。

剛於心頭升起的一絲希望，像火花一樣，突又熄滅，一個以刀為兵刃的年輕人既非十八刀客之一，又能比他強多少？

他即使贏了這種人，對他又有什麼好處？

丁目奇緩緩接道：「這人未被列入十八刀客，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原因，是因為他根本不屑與十八刀客為伍。」

張弟呆了一下，然後突然問道：「這人住在那裏？」

丁目奇道：「七星鎮。」

這是離開黃花鎮約六十餘里的另一個小鎮，白天星就住在鎮後一間破破爛爛的小屋子裏。

張弟在這以前，一直以爲自己很潦倒，但當他看到這個白天星的青年人時，他才突然發覺，這世上原來竟還有比他更潦倒的人。

他身上雖已一文不名，但他至少還有一把刀。

這人竟連刀也沒有一把。

屋子裏只有一張破桌子，兩張爛椅子，以及一張早該劈了當柴燒的木床。

他走進這間屋子時，白天星就斜靠在一把刀上。

張弟沒有再客氣。

不過，他已暗中決定，吃過這一頓，馬上就走。

就像他昨天突然放棄跟雙刀丁目奇比刀的念頭一樣，他不能接受了一個人的酒菜招待，還跟這個人以刀相見。

這是很豐盛的一頓。

不過，張弟吃完了，並沒有馬上離開，他不但沒有離開，反而被人抱上了床，抱他上床的人是白天星。

那是半大碗酒的力量。

等他醒來時，屋子裏有人正在說話，說話的聲音很大，他便是被這陣說話的聲音吵醒的。

「你都準備好了沒有？」

「都準備好了。」

「什麼時候可以開工？」

「隨時可以開工。」

「你有把握能夠如期完成？」

「絕對有把握。」

「噢！床上這小子是誰？」

「鎮上胡二麻子介紹的一個小工。」

「……」

「……」

張弟楞住了！問話的是個陌生人，而回話的不是別人，正是白天星。

這姓白的原來只是一個工頭。

他是鎮上的胡二麻子介紹來的一個小工？

他再也躺不下去了，等他從床上一骨碌坐起，那個說話的陌生人，業已不知去向。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張弟道：「你這裏很熱？」

白天星望着他，笑道：「睡得還舒暢吧？」

張弟瞪着眼睛道：「你——你原來是個工頭？」

白天星笑道：「怎麼樣，你以為我是皇帝老兒？」

張弟皺眉道：「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樣也好。』」

白天星道：「什麼也好？」

張弟道：「本來我也不想跟你比刀，只是我實在有點氣不過那姓丁老傢伙。」

白天星道：「什麼事氣他？」

張弟道：「氣他不該老遠的把我騙到這裏來！」

白天星道：「他什麼時候騙過你？」

張弟恨聲道：「他從沒有說你是個工頭。」

白天星道：「你瞧不起一個當工頭的人？」

張弟道：「我沒有這樣說。」

白天星道：「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

張弟道：「我要說的是，如果我想當小工，隨時都可以找到僱主，根本用不着勞神他閣下寫信推薦！」

白天星道：「你不想當小工，想幹什麼？」

張弟沒有開口。

因為對方這是明知故問，他想幹什麼，對方應該比誰都清楚。

白天星道：「想找人較量刀？」

張弟仍然沒有開口，因為這也是一個不需要他回答的問題。

白天星道：「你找人較量刀法的目的，真的只是為了與對方切磋刀技？」

張弟道：「你過去跟人較量刀法遇沒有？」

張弟道：「沒有。」

白天星道：「你知不知道一場刀法印證下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張弟道：「知道。」

白天星道：「你說說看！」

張弟道：「非勝即敗。」

白天星道：「你認為你一定是勝的一方？」

張弟道：「不一定。」

白天星道：「那麼，你又知不知道，如果落敗的一方是你，你將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張弟道：「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也不在乎。」

白天星沉默了片刻，最後點點頭，緩緩說道：「好的，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走吧！」

張弟站起身來，說道：「我不會忘記你今天的款待，以後我一定會找個機會報答你。」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當你回來時，你一定會發覺我在這裏已經為你留下了鋪位。」

張弟一怔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笑道：「這間屋子雖然破爛，如果只住兩個人，還寬敞得很。」

張弟道：「你已算定了我一定還會回到這裏來？」

白天星道：「是的，而且我還算定你大概在什麼時候回來。」

張弟道：「什麼時候？」

白天星道：「什麼時候？」

張弟道：「到時候我如果不回來，又怎麼說？」

白天星道：「那麼我就把這間屋子分成若干鋪位，一個鋪位一個鋪位的租出去，趁機發點小財！」

張弟道：「你現在為什麼又不這樣做呢？」

白天星道：「現在人還沒有來。」

張弟道：「誰還沒有來？」

白天星道：「看熱鬧的人。」

張弟道：「他們來幹什麼？」

白天星道：「他們也是看刀來的，來看廖三爺的那把七星刀！」

廖三爺，就是過去江湖上的七星刀廖三。

七星刀不是指一套刀法，而是指一把刀，一把寶刀！

一把綴了七顆銀星的寶刀！

七顆銀星鑲在刀背上，閃閃發光，耀目生輝，但誰都知道那七顆星絕不是銀子鑄造的。

世上沒有這麼好的銀子。

俗語說銀子能看花了人的眼睛，那只是一種誇大的描述，銀票也照樣能令人花眼，而銀票上有的只是白紙黑字朱砂印。

至於那七顆星究竟是甚麼東西琢出來的，沒有人能說得出來。

恐怕就連廖三爺本人都不知道。

這把七星刀當初廖三爺是從甚麼地方弄來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廖三爺個人的秘密。

一個也許是永遠都不會告訴別人的秘密。

不過，有一件事，大家却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這把七星刀乃為當今武林中一件無價之寶！

有人估計，撇開這把七星刀在兵刃上的地位不談，僅僅刀背上那七顆銀星，據說它的價值就能買得下半座皇城！

四五年前，它的主人，七星刀廖三爺，突然退出江湖，到這座小鎮上定居下來，而這座原名「楓林鎮」的小鎮也因此被人稱為「七星鎮」。

張弟道：「看什麼熱鬧？」

白天星笑道：「你覺得這個小鎮比起黃花鎮來，大小如何？」

張弟道：「差不多。」

白天星道：「住戶呢？」

張弟道：「也差不多。」

白天星道：「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是不是多一點？」

張弟道：「好像多一點。」

白天星道：「不止多一點。」

張弟想了一下，只好點頭承認道：「是的，的確多很多。」

白天星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半個月後，人還要多，至少要比目下多十倍！」

張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道：「這麼多人湧來這個小鎮幹什麼？」

白天星道：「我已告訴過你了。」

張弟道：「看熱鬧？」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看什麼熱鬧？」

白天星道：「看刀！」

張弟道：「看什麼刀？」

白天星道：「看刀。看十九把刀！」

張弟兩眼不由得又瞪大了一倍，訥訥道：「看——十九把刀？」

白天星道：「十八刀客，十八把刀，再加上廖三爺的一把七星刀！」

張弟呆在那裏，像個泥人，隔了好半晌，才帶着不信之色，結結巴巴的道：「你——你意思是說，十八刀客，在半個月後，都會到這個小鎮上來？」

白天星道：「是的。」

不過，這座七星鎮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又要另改一個名字了。

因為在三個月之前，廖三爺忽然公開宣佈，他已決定要為這把七星刀另選一位新主人，並指定人選將由十八刀客之中產生！

產生的方式，是由十八刀客合聚一處，逐日公開論刀，誰對刀的見解最精闢，誰就是七星刀的新主人！

因為它是公開論刀，而不是由十八刀客以流血的方式公開奪取！

這在武林中尚屬一項創舉，也是這一消息引起轟動最大的原因。

白天星承包搭建的，便是來日用以論刀的高台，這座高台已由廖三爺命名為「品刀台」！

品刀台預定搭建的地名，是鎮後山坳山中的一片空地。

一片很遼闊的空地。

五十多個工人聚集在這片空地上人就象一小撮爬行一幅白被單上的黃螞蟥。

這些螞蟥正在忙碌地四處爬行。

白天星是個很負責的工頭。

他為大家向廖三爺取到很優厚的工資，他也希望，每個人的工作對得起這份工資。

所以，他每天上工和放工，都要認真查點人數。

如果他發現有人昨晚喝多了酒，顯出一副懶洋洋的樣子，他就會不客氣的把這個人剔出來，要對方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白天星望着他，笑道：「睡得還舒暢吧？」

張弟瞪着眼睛道：「你——你原來是個工頭？」

白天星笑道：「怎麼樣，你以為我是皇帝老兒？」

張弟皺眉道：「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樣也好。』」

白天星道：「什麼也好？」

張弟道：「本來我也不想跟你比刀，只是我實在有點氣不過那姓丁老傢伙。」

白天星道：「什麼事氣他？」

張弟道：「氣他不該老遠的把我騙到這裏來！」

白天星道：「他什麼時候騙過你？」

張弟恨聲道：「他從沒有說你是個工頭。」

白天星道：「你瞧不起一個當工頭的人？」

張弟道：「我沒有這樣說。」

白天星道：「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

張弟道：「我要說的是，如果我想當小工，隨時都可以找到僱主，根本用不着勞神他閣下寫信推薦！」

白天星道：「你不想當小工，想幹什麼？」

張弟沒有開口。

因為對方這是明知故問，他想幹什麼，對方應該比誰都清楚。

白天星道：「想找人較量刀？」

張弟仍然沒有開口，因為這也是一個不需要他回答的問題。

白天星道：「你找人較量刀法的目的，真的只是為了與對方切磋刀技？」

張弟道：「你過去跟人較量刀法遇沒有？」

張弟道：「沒有。」

白天星道：「你知不知道一場刀法印證下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張弟道：「知道。」

白天星道：「你說說看！」

張弟道：「非勝即敗。」

白天星道：「你認為你一定是勝的一方？」

張弟道：「不一定。」

白天星道：「那麼，你又知不知道，如果落敗的一方是你，你將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張弟道：「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也不在乎。」

白天星沉默了片刻，最後點點頭，緩緩說道：「好的，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走吧！」

張弟站起身來，說道：「我不會忘記你今天的款待，以後我一定會找個機會報答你。」



白天星指揮一般工人趕建品刀台。

，睡足了精神再來。
因此，這些工人都不敢喝酒，就是偶爾喝一點，也都不敢喝醉。

張弟是名單上最後的一個，在所有的工人之中，他也是最年青和工作得最賣力的。

白天星在上工期間，除了指揮他的工作，很少跟他多說一句話。

但只要一放工，他們便是一對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白天星希望工人們少喝酒，他自己却是每天非酒不樂。

不過，張弟從沒有見他喝醉過。

他們經常談到深夜，每次都是張弟熬不住，打呵欠想睡覺，談話才告結束。

第二天，天一亮，張弟只要一睜開眼睛，便會馬上看到一張愉快的面孔。

白天星早起床了。

他似乎有着永遠耗不盡的精力，臉上也永遠掛着和悅的笑容，像春天的陽光一般，使人感到溫暖和親切。

張弟漸漸對這位神秘的伙伴產生出一種說不出的好感。

愉快的日子，過得總好像特別快些，一轉眼間，十多天過去了，品刀台已如期搭竣。

品刀前夕。

品刀台雖已搭建完成，品刀日期却還還有三天。

雖然還有三天才正式開始品刀，但這座小鎮却幾乎已為不斷湧湧而來的人潮所淹沒。

白天星道：「後面是甚麼地方，你可以進去看看。」

張弟道：「照說不可以？」

白天星道：「我只知道我十九歲的時候沒有進去過。」

張弟微微一楞，面孔突然紅了起來，因為他已會到後面是一處甚麼地方。

他站下來，想退回大廳，但是已經遲了！

一個看不出多大歲數的女人，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女人笑着用一根指頭在白天星胸口上頂了一下道：「哎唷，你這個死鬼，還沒有走啊！」

白天星笑道：「走到那裏去？」

那女人道：「你沒走，怎麼不來？」

白天星笑道：「來幹甚麼？」

那女人也笑了起來，說道：「那要問燕娘呀！誰知道你們兩個每次在一起幹些甚麼？」

白天星笑道：「燕娘在不在？」

那女人沒有回答他，因為她一轉臉，忽然看到了張弟。

張弟臉更紅了。

那女人目不轉睛地盯着張弟，好像從張弟臉上看出了甚麼秘密似的，兩眼中慢慢露出一片異樣的光采。

她突然轉向白天星道：「這位公子你帶來的？」

她問的是白天星，臉也對着白天星，但仍以眼角在偷偷打量着張弟。

她無疑已看出這個大孩子還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

羊肉麵已由六個銅錢漲到十個銅錢一碗。

價錢漲了，麵和肉却少了許多。

饒得如此，還要站在別人桌子旁邊等，等有了空位坐下去，才能輪得着。

住的地方也一樣。

小鎮上只有一家客店，平常只住兩個客人的房間，如今一住就是七八個人，能住進去還得靠運氣。

找不到客店的人，只有向一般住戶情商通融。

張弟爲這事覺得很對不起白天星。

白天星當初的估計一點也不誇張，他們這間磚屋子如果分成小鋪位租出去，的確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目前屋子裏却仍然只住了他們兩個人。

一直到人潮向小鎮上不斷湧來，張弟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突然想起白天星上次那個準備在一起喝酒的朋友。

他始終沒有看到那個朋友。

他提出來問白天星。

白天星好像已經忘了這件事，楞了一陣，才笑着道：「你的記性真好，我可差點忘了，你是說那天我等的那個人？」

張弟道：「是啊，既然是約好了的，他怎麼沒有來？」

白天星笑着道：「他大概臨時有事不克分身，或是另外赴了別人的約會，也不一定。」

張弟道：「這算甚麼朋友？」

白天星笑着道：「我說過他是我的朋友嗎？」

在很多妓院裏，都有着一種傳統的迷信：認爲姑娘接客，她能接到一個童男，將會帶來好運。

若是某一個姑娘接客時接到了童男，消息便會很快在全院傳開，那個姑娘會爲這件事感到光彩，姊妹淘也會羨慕不已。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迷信很可笑，實際上這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在這種地方發生的事，絕沒有一件是可笑的。

在這種地方，還有很多迷信，有些迷信甚至近乎荒謬。

但雖荒謬，並不可笑。

因爲這些迷信幾乎沒有一種不是由血淚所織成。

沒有一種迷信不是充滿了辛酸！

人在夢中發現自己能够任意飛翔，那只是由於現實生活將他束縛得太牢太緊。

夢是一面倒着看的鏡子。

這裏的生活也是一個夢！

姑娘們接客希望接到一個童男，又何嘗不能說是她們只是想爲已失去的一切取得一點補償？

一個人不論做了多麼可怕的夢，最後都會醒來。

只有這裏的夢永遠不會醒。

普通人的夢只會做到天亮，她們的夢却必須要做到生命的盡頭！

不過，也幸而她們做的是一個不會醒的夢。

如果夢醒了，也許更痛苦！

那女人還在痴痴地望着張弟。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

張弟道：「那麼他是你甚麼人？」

白天星道：「一個人都想跟他交朋友的人。」

張弟道：「所以你那天特地備了酒菜，打算巴結他？」

白天星道：「事實證明我結果並未能巴結得上。」

張弟搖頭道：「我不相信。」

白天星道：「不相信甚麼？」

張弟道：「不相信你的話。」

白天星道：「爲甚麼不相信？」

張弟道：「因爲你並不像是個願意巴結別人的。」

白天星大笑。

張弟道：「你笑甚麼？」

白天星道：「笑你看錯了人！」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我不但歡喜巴結別人，

而且在找到了巴結的對象之後，巴結起來比甚麼人都來得熱心而又有恒心！」

張弟道：「這意思也就是說，儘管這個人不想理你，你對他依然沒有死心？」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你準備再請他一次？」

白天星道：「這一次我想改變一個方式。」

張弟道：「如何改變？」

白天星道：「移樽就教！」

張弟道：「你想去找他？」

白天星道：「現在就去！」

張弟道：「去那裏找？」

白天星道：「如果你看看這個人，你也可以去。」

他等那女人轉過頭來，才微笑着道：「他不是甚麼公子。」

那女人道：「他是誰？」

白天星笑着道：「他只是一個靠氣力混飯吃的小工。」

那女人當然看得出張弟只是一個小工，如果是位富家公子，又怎會到這種地方來？

同樣的，如果是位富家公子，她也許根本就不會心存希望，也許根本就提不起兜搭的勇氣！

所以，她沒有再理白天星的話。

她已抄起張弟一隻手。

謙讓在這裏已不是一種美德，如果她不採取主動，一定會有人這樣做，她不希望這隻手落在別的姑娘手裏。

張弟手心火燙，臉孔發熱，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

他低垂着頭，始終不敢多瞧那女人一眼。

他也不敢抽回那隻手，因爲他不知道在這種地方是否可以那樣做。

白天星又咳了一聲道：「你最好放開他，去找別的客人，今天這裏的客人一定多得很。」

那女人道：「你爲甚麼不去找你的燕娘？他是他，你是你，你爲甚麼一定要代別人出主意？」

白天星道：「他是我帶來的。」

那女人道：「你帶來的又怎麼樣？」

白天星道：「他還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我不希望第一次就嚇怕了他。」

那女人道：「我只拉住他一隻手，就

張弟道：「我的確想看看這個人，一個能令你白兒如此傾心，我想在這個小鎮上，像這樣的人一定不多。」

白天星大笑道：「的確不多，到目前爲止，也就只這一個。」

他們走出小巷，拐一個彎，又走進另一條小巷。

太陽尚未下山，有幾家舖子，已經點上燈。

如在平時，當然用不着這麼早點燈，但如今並不是平常時候，點燈的也不是舖子裏原來的主人。

巷子裏到處可以聽到人聲笑語，到處可以聞到酒肉香味。

一個人到了外面，用起錢來總似乎慷慨得多，就連一向精打細算的人，也在往會暫時忘了賺錢不易。

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也似乎從來沒有人留意到這個有趣的問題。

他們走進巷子末端一幢大房子。進門是一座敞廳，廳中燈火通明，大廳中央成梅花形擺了五張八仙桌，梅花中心則是一張大圓桌，這時每張桌子上都有人在喝酒，只是人數並不多。

大廳兩邊，另外聚集了兩大堆人，一邊在擲骰子，一邊在推牌九，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白天星領着張弟，逕向廳後走去。

張弟悄聲道：「這裏是家賭場？」

白天星道：「前面是賭場。」

張弟道：「後面呢？」

白天星道：「後面是賭場。」

白天星道：「我說的自然不是這個意思。」

那女人道：「那麼你爲甚麼要放開他的手？」

白天星道：「因爲你應該看出他還只是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小伙子。」

那女人道：「誰第一次到這裏來的時候，不是一個小伙子？」

白天星道：「這個小伙子不同。」

那女人道：「甚麼地方不同？」

白天星笑着道：「我擔心他說不定會要了你的命！」

那女人突然粉臉飛紅，她當然聽得出這是一句雙關語，所以她立即扭起拳頭，趕過去要捏白天星的胸膛。

張弟自然不會還等在那裏。

大廳裏這時更熱鬧了。

喝酒的客人還是那幾個，兩邊賭台上的人堆，却已漲了一倍。

張弟沒有賭過錢，他對賭錢也沒有興趣。

他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

「哥兒要點甚麼？」

「切盤羊肉，來壹酒！」

那個伙計走了，他開始打量幾張桌子上的那些酒客。

坐在他對面的，是個粗衣漢子。

這漢子有着一張很特別的面孔，鼻子又紅又粗，嘴巴闊大，兩眼滿佈血絲，但眼神異常銳利。

（未完）

到這種地方來。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獨自前往嵩山少林，求見長老，時適少林寺有數歹徒一黨，特予相試，歹徒也藉口少林長老拒見李中元為辭，慫恿李中元以武林規矩持帖拜山，強闖內院，出手傷人，待李中元警覺，數歹徒已覺機逃去，幸少林掌門雲雲禪師洞悉一切，招待李中元進院，李中元將此來之意坦誠說出，雲雲禪師命人往請正在少林作客的武當掌門玄機真人到來共聚。

檄令平魔窟 虎賁作先鋒

少林掌門人雲雲禪師微微一嘆，道：「據李施主說，他曾在山西呂梁深山絕谷之內，發現『黑龍會』一處專門培養殺手死士的訓練基地，專門訓練一批年輕殺手，用以興風作亂，血洗武林，貧僧認為此一訓練基地的存在，至堪憂慮，不知貴掌門人對此有何高見？」

武當掌門人玄機真人臉色莊重的沉思了一陣，緩緩問道：「貴掌門禪師可是有心乘其不備，先發制人，為武林中除此一害？」

少林掌門人雲雲禪師合掌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貧僧身為佛門弟子，妄動此念，罪過！罪過！」

武當掌門人玄機真人接着說道：「誅惡因即是善念，禪師大慈大悲，心在全武林，何罪之有，貧道不才，願與禪師共此念。」

一位是佛門之首，一位是道教之尊，平日戒煙戒殺，一念和平，想不到片言之下，就立下了如此重大的決心，實大大的出乎李中元意料之外。

李中元進入屋內，只見門邊正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高舉着一枝拐杖，作勢欲擊。

李中元要推動的是右邊半扇門，可能門開處，他的頭上也就開了花了。

這時，那老婦人並未將拐杖收回，瞪瞪的望着李中元，更待李中元進一步的暗語。

李中元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唐道山，見過老前輩。」唐道山不是李中元的姓名，自然又是一句暗語了。

那老婦人臉上現出笑容，一收拐杖道：「唐少俠請坐。」

入門是廳，廳中擺着一張方桌子，四條板凳圍桌而放。李中元坐在一條板凳上，桌子底下一動，忽然鑽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來，那小孩子手中還扣着一箇暗器，向李中元攢眉擠眼道：「唐大哥，我姊姊有什麼話帶到？」

那老婦人一拉那小孩，笑着道：「對不起，我們祖孫兩人實在太不禮貌了，但唐大俠定必知我而諒我了。」

李中元笑了，道：「在下知道，老前輩不用客氣。」

那老婦拉着那小孩子併肩坐在一條板凳上，面容一整道：「請直道來吧！」李中元伸手掏出一粒「潛龍丸」，放在桌上道：「這是一粒『潛龍丸』，在下

回，對各門各派來說，在精神上是一種永遠的重荷。

如今，李中元無所需求的一律歸趨，這種行為除了充份表現了他的高潔外，更重大的意義，是表現了他對各大門派的敬意。

這份敬意，表現在一個迷途知返的少年人身上，那就更是難能可貴了，因此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怎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話說李中元乃是與少林高手，分途前往，他離開少林之後，想起他對燕燕的承諾，正好燕燕所給他的地址，雖不順路，却繞道不多，李中元心中一動，便臨時決定，繞道一行，了却這份心債。

李中元單人獨騎，路上速度可快可慢，暑為急趕之下，這天便到了燕燕所說的地方——甘井。

甘井是一個小地方，按照燕燕的囑咐，李中元落店之後，只用眼睛不用嘴，找到了日標，半夜三更時分，他才偷偷向日標奔去。

那是離羣獨立的三間茅屋，李中元來到茅屋外面，先就踩了一腳雞屎。

接着，屋裏面的人，便發現了他，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李中元本來手腳極輕，沒想到屋內的人竟然發現了他，當下心中一凜，應道：「在下乘風而來。」

屋內似是因李中元這句答語震驚了一下，過了一陣，才又發話問道：「你乘的是什麼風？」

李中元道：「東西南北風。」

屋內亮起了燈火，冷冷的道：「請進

李中元微一深思之下，便已瞭然頓悟這兩位掌門人乃是基於良知灼見所產生的善念，而抱着寧願身入地獄為世所不易瞭解的真惡真悲，才下定這種決心。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決心，使李中元更是肅然起敬，而形之於形色。

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瞥見之下，兩人心中都為之一震，對李中元興起了一種知遇之感。

武當掌門人玄機真人是暗暗一點頭，少林掌門人雲雲禪師却又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不知李施主可願為此，冒險犯罪，再往呂梁山一行？」

李中元毫不猶豫的慨然應聲道：「兩位掌門人不計毀譽，發此善念，在下義不容辭，願為前驅導，盡盡棉力。」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經過一番策劃商議之後，少林武當各派高手，易容化裝，分途出發，神不知，鬼不覺的奔向了呂梁山某一處。

李中元公而無私，也就顧不了自己的事，只向長安送回一個消息，便隱密行踪，向呂梁山奔去。

離開少林之前，李中元又把原準備送回各大門派的「翠谷珍物」，列出清單，指明存放地點，請由少林掌門人雲雲禪師轉交致意。

他這一措施，就高如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也不由聳然動容，對他暗生敬佩之心。

要知那些珍物，不但本身價值連城，更重要的乃是各派歷代祖師相傳，為各門各派精神所繫的重器，那些珍物的不能收

回，對各門各派來說，在精神上是一種永遠的重荷。

如今，李中元無所需求的一律歸趨，這種行為除了充份表現了他的高潔外，更重大的意義，是表現了他對各大門派的敬意。

這份敬意，表現在一個迷途知返的少年人身上，那就更是難能可貴了，因此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怎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話說李中元乃是與少林高手，分途前往，他離開少林之後，想起他對燕燕的承諾，正好燕燕所給他的地址，雖不順路，却繞道不多，李中元心中一動，便臨時決定，繞道一行，了却這份心債。

李中元單人獨騎，路上速度可快可慢，暑為急趕之下，這天便到了燕燕所說的地方——甘井。

甘井是一個小地方，按照燕燕的囑咐，李中元落店之後，只用眼睛不用嘴，找到了日標，半夜三更時分，他才偷偷向日標奔去。

那是離羣獨立的三間茅屋，李中元來到茅屋外面，先就踩了一腳雞屎。

接着，屋裏面的人，便發現了他，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李中元本來手腳極輕，沒想到屋內的人竟然發現了他，當下心中一凜，應道：「在下乘風而來。」

屋內似是因李中元這句答語震驚了一下，過了一陣，才又發話問道：「你乘的是什麼風？」

李中元道：「東西南北風。」

屋內亮起了燈火，冷冷的道：「請進

「少俠已經將東西送到了，你見到燕燕之後，向她說一個『春』字，便沒你的責任了，你請便吧。」

李中元一愕，不知自己什麼地方說錯了話，惹惱了這老婦人，突然之間就變了臉。

其實，李中元乃是一片好心，只因那「潘龍丸」被金蛾妃子換去一粒之後，雖然他查過其他的沒有問題，但是他總是有點不放心，如果再出了錯，落一個背信欺人的臭名尤在其次，毀了這孩子，那他要負疚一輩子了。

所以他慫恿那老婦人給那孩子立時服用，有自己親自照顧，便不致有所失閃。李中元暗嘆一聲，只好站了起來，一抱拳道：「老前輩，在下言語有何失檢之處，尚請明教。」

那老婦人冷笑道：「你的話太多了，請吧！」

這人的語氣，李中元再有好心，人家不聽也是枉然，只好苦笑一聲，道：「如此在下告辭了。」

他走出草屋，身後的大門，關得又响又重，等於又一次向他表示了他們對他的惡感。

李中元回頭望了那草屋一眼，搖了搖頭，正要轉身走回客店時，警眼間，只見遠遠現出三條人影，正向這間草屋飛奔疾掠而來。

李中元雙眉一皺，閃身躲入屋後。

那三條人影來勢奇快，片刻之間，便到了屋前，定下身形，原來是一個老年人帶着一個中年漢子。

那三個人站定身形之後，先堆上一臉笑容，那老者和聲悅色的叫道：「龍姥姥，請開門！老夫曹萬斗求見。」

龍姥姥一聽，老夫妻曹萬斗求見，

敢情，燕燕他們一家原來姓龍。龍姥姥半天沒有答理，那曹萬斗又叫了一陣，那龍姥姥才冷聲冷氣的道：「老身睡了，有話明天來說。」

曹萬斗道：「老夫乃是奉命來接人，龍姥姥請起身一談吧！」

龍姥姥索性不答話了。

一個中年漢子，臉上笑容倏地一斂，脫口罵道：「老婆子不知好歹，敬酒不吃，吃罰酒，曹老，不用和她客氣了。」

他罵聲之中見曹萬斗並無喝止之意，氣勢更張，抬腿跨步，一脚上了台階，右手一揚，掌力便落在門扉之上。

但聽轟的一聲，兩扇大門已被震得四分五裂，飛了出去。

那漢子口中發出一聲冷笑，邁步便向屋內闖。

他身形進入屋內，但覺頭頂之上風聲呼呼！一股強大的動力，已泰山壓頂向頭頂上壓了下來。

那漢子口中發出一聲驚笑道：「看不出，你老婆子原來還是一位行家，哼……」

他雙手猛一翻，向上一托。

他雙掌向上托出，詎料下壓的動力，遠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強勁，他的五指雖然扣上了當頭壓下的拐杖，可敵不過下壓之勢，一雙手腕，立時迎杖而折，他口中方叫得一聲「不好」，那拐杖已順勢而下，正砸在他頭頂之上。

但聽「撲哧！」一聲，他的腦袋立立

開了花，一條身子，也被打得倒飛出門外，動也不動了。

另外一個漢子走上去一探他的鼻息道：「死了！」

曹萬斗冷冷道：「他死了你上去！」

那漢子站起身來，伸手取出腰間一把板斧，握在手中道：「好，我們倆一同闖！」

曹萬斗語聲更冷的道：「不是我們，是你一個人。」

那漢子臉色一變，道：「就我一個人向前？」

曹萬斗道：「你們中條雙虎，什麼陣仗沒見過，難道就怕了一個名不經傳的老太婆！」

那漢子被他說得面孔一紅，當下一挺胸膛道：「我中條白額虎當然不在乎一個半死不活的老太婆……不過，那老太婆躲在暗處，我們由明入暗，實太吃虧了，你老……」

曹萬斗冷笑一聲，道：「只會吃軟的，你們中條雙虎就是這樣成名的麼！你要想跟着我們混，最好露兩手真功夫給老夫看一看。」

那漢子顯然被曹萬斗擠得無路可退，鼓起胆子，哈哈一笑道：「曹老，好，兄弟就露一手給你看。」

說着，虎吼一聲，掄起板斧，使了一招「橫架金樑」，雙腳一頓，虎撲而入，只聽屋內一陣叱喝與金鐵交加之聲响過之後，那漢子空着雙手抱着肚子，步履搖晃的從屋內退了出來，道了聲：「我中了暗……」

一語未了，雙眼一翻，倒地死去。同時，屋內只聽那小孩子驚叫出聲，道吧！

曹萬斗出手解了那小孩子穴道，不待他完全清醒，便把他交給了龍姥姥。

龍姥姥接住那小孩，不由得一陣心酸，老目之中，流下兩行清淚。

那小孩子在龍姥姥懷中伸動了一下手脚，龍姥姥趕忙拭去臉上淚水，輕呼道：「風兒，醒來，醒來，沒有事了。」

那小孩緩緩睜開雙目，望着龍姥姥道：「姥姥，是你把他們統統打跑了麼？」

他背向曹萬斗，顯然沒有見到曹萬斗。

龍姥姥一望曹萬斗正不知如何作答時，曹萬斗已是接口道：「不錯，那批人，給我們統統打跑了。」

那小孩一回頭，望向曹萬斗，眉頭一皺，道：「你是什麼人？」

剛才動手的時候，屋內黑暗，那小孩子顯然沒有看清曹萬斗面貌，所以才問出這種話來。

曹萬斗真是一隻老狐狸，隨機應變，接話道：「老夫是你姊姊的朋友，正好來看你們，就替你奶奶把那些人打跑了。」

那小孩眨着眼睛道：「剛才有一位姊姊的朋友來過，你們不是一路的吧。」

曹萬斗點頭道：「對了，我們本來就是一路的，只因我有事，後來一步，他現在那裏去了？」

說着，一雙眼睛骨碌碌的轉來轉去，四處打量不止。

那小孩道：「他走了。」

曹萬斗暗暗吁了一口氣，若有其事的一頓腳道：「真差勁，說好了等老夫的，為什麼獨自一人走了。」

那小孩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呼道：「奶奶，你怎麼了？」

「奶奶脫力了……」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龍姥姥，你不會有關的，讓老夫來給你看看。」

身形一見，人便進了屋內，但聽那小孩子悶哼一聲之後，便沉寂無聲了。

旋即屋內的燈火又亮了起來，龍姥姥滿面蒼白，靠在桌角上長吁大喘，那小孩子却被曹萬斗夾在左脅之下，四肢軟綿綿的，顯然已被閉住了穴道。

曹萬斗滿面笑容的望着龍姥姥道：「姥姥，你不能再提真力真氣了，你要再提真力真氣，你這身功力就真要完全化之於流水了。喏！喏！喏！在下這裏有一粒，『清火平氣丸』，你快把它服了，一個對時之後，便功力盡復，無異往昔了。」

龍姥姥雙目暴睜，悻悻的道：「敢情，你們早在老身身上做了手脚！」

曹萬斗嘻嘻笑道：「對不起，那是不得已的辦法，敝上一片好心，看上了令孫，欲收為衣鉢弟子，而你姥姥偏不放手，逼得在下，不得不略為施了一點小手法，暫時制住你一身功力，咱們好心平氣和的談一談。」

龍姥姥「哼！」的一聲，說道：「小孫已到了你這老匹夫手中，還有什麼可談的！」

曹萬斗笑笑道：「要談的問題還多着哩！你姥姥何不先把這丸藥服了，平一平心氣，為這孩子的將來，作一次懇談。」

龍姥姥顯然在二次出手之下，激動了被曹萬斗暗中所下的毒手，痛苦不堪，她本來有着一死不足惜的決心，可是，一聽

曹萬斗笑了一笑道：「這是我們的事，他自然不會向你們提起……」

話鋒忽然一轉，轉向龍姥姥道：「姥姥，你們兩人住在這裏，叫人實在不放心，你還是收拾收拾，現在，就離開了這裏吧！」

龍姥姥點了一點頭道：「你說得也是，離開這裏也好。」說着便站起身來，準備回房去收拾東西。

那小孩拉住龍姥姥道：「姥姥，你要到那裏去，我們走了，姊姊回來後豈不找不到我們了。」

曹萬斗接口道：「你姊姊發了財，有了大房子，我老夫就是送你們到你姊姊那裏去。」

那小孩驚訝的望着龍姥姥道：「奶奶，真的麼？為什麼剛才才送『潘龍丸』來的人，沒有提起姊姊要我們去哩！」

小孩子口沒遮攔，把不能說的話，都說出來了，龍姥姥欲待喝止，已是不及，那小孩子說的話，已足夠曹萬斗猜忌的。

但曹萬斗真够沉着，聲色不動的微微一笑道：「這是老夫和你奶奶臨時打定主意去找你姊姊的，所以他不知道，你姊姊把什麼臨時搬家的理由，說給令孫知道吧。」

龍姥姥見他絕口不追問「潘龍丸」的事，只道他沒有聽清楚，當下暗暗吁了一口氣，順着曹萬斗的意思道：「因為我們剛才殺死了兩個人，在這裏不能住了，所以只有離開這裏去找你姊姊，風兒，你替奶奶陪客，奶奶很快就收拾好了。」說着，三腳兩步進了內室。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一笑道：「姥姥果然是明白人，一點就透，這樣一來，你好，我好，敝東主好，令孫更好，豈不皆大歡喜。」

龍姥姥「哼！」了一聲，道：「廢話少說，你要老身如何和你們合作？」

到這孩子的將來，還有商量餘地，不由又泛起一絲希望，把那粒藥丸，放入口中。對症之藥，果然奇效如神，藥力一散開，立時真氣歸竅，痛苦消除。

她閉目調息了片刻，長聲一嘆道：「你為什麼不就此機會殺了老身！」

曹萬斗道：「爲了令孫，我們不願傷害你，所以希望你姥姥能够和我們合作，將來把令孫造就成一位曠古絕今的無敵高手。」

龍姥姥一聲苦笑道：「你們搶了我的孫子，還要利用我，真是惡毒到極點。」

曹萬斗笑了一笑，道：「其實話又說回來，我們想利用你，你又何嘗不可以也利用我們，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姥姥是這孩子的奶奶，將來這孩子還不是聽你的，你豈不樂得檢現成，你想到這一點沒有？」

孩子長大之後，還會不會聽她的，那只有天知道，但這却不失爲一線希望，而這線希望也正是任誰也拒絕不了的誘惑，龍姥姥當時便被這縹緲茫的希望，把心防擊潰了。

當下她楞了一楞，經過一陣沉吟之後，果然心氣平和了不少，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反正已經落到你們手中，要不回來了，好吧，爲了孩子，老身就委屈求全，和你談一談。」

曹萬斗一笑道：「姥姥果然是明白人，一點就透，這樣一來，你好，我好，敝東主好，令孫更好，豈不皆大歡喜。」

龍姥姥「哼！」了一聲，道：「廢話少說，你要老身如何和你們合作？」

曹萬斗道：「合作的事很簡單，只要你改變心意，在老夫帶走令孫的時候，表示我們誤會全消，心甘情願，而且感激無比的讓老夫把令孫帶走，先消除令孫心理上的暗影，使令孫將來好專心用功，努力上進。」

龍姥姥想了一想道：「但老身也有一個條件，我希望我能每年見到他一次，與他相處七八天。」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這根本就不不是條件，你姥姥就是不說，敝東主也準備每年讓姥姥與令孫相處十天半月……」

話聲忽然一頓，接着道：「只是有一點，爲了節省令孫省親時路上往返時日，要請你姥姥搬到敝上替你準備的福壽堂去住。」

龍姥姥搖頭斷然拒絕道：「老身不能離開這裏。」

曹萬斗道：「你怕令孫找不到你，是不是？」

龍姥姥顯然被他說中了心事，雙目一淚道：「是又怎樣？」

曹萬斗一笑道：「這一點，你儘可放心，我們會派人留在這裏，等你令孫女回來，只要你留一句話，我們就會把令孫女送去與你相聚，你看，我們對你姥姥可說設想得週到了！」

龍姥姥沉吟了一陣，點頭道：「好吧，老身就和你們打了這場交易吧。」

曹萬斗道：「姥姥既然已經願意與我們合作，那就請你說話算數，在下就替令孫把穴道解了。」

龍姥姥長聲一嘆道：「你解了他的穴

曹萬斗有那小孩在身旁，但還不放心。龍姥姥，走到房門口，守着龍姥姥收拾行李。

龍姥姥站在房中四目一睜，睜視之後，嘆息一聲，道：「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不用收拾了吧！」

轉身空着雙手向曹萬斗一攤，只訕訕的一笑。

曹萬斗若有所憾的暗暗一楞，但隨即一笑道：「好，那我們就上路……」

話聲中轉過身形，只見大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一個人，冷冷的站在那裏，這人來得好輕巧，他竟一點不知道，如果他有心想暗算自己，那豈不自己早就完了。

一想到被人暗算，便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下面的話，就胎死腹中了。

曹萬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話聲一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李中元冷冷一哼，翻掌現出一面金牌道：「你別問我是什麼人，我先問你認不認識這是什麼東西？」

曹萬斗日光一觸之下，驚訝之色畢現，神情一肅，道：「原來是令主駕到，請恕老夫不知之罪。」

李中元暗暗懷疑曹萬斗就是「黑龍會」在外搜羅人才的惡徒，因此取出燕燕的金牌一試，果然不其然，這曹萬斗正是「黑龍會」的人。

這一來，李中元就是有天大的事情在身，也不得不接這件事了，因為這曹萬斗發現了「潛龍丸」的事，將來說不定就會從中生出很多枝節，甚至影響到這次行動的成敗，所以，他不得不防患於未然，以免一着之失，種下敗因。

李中元既已試出曹萬斗來歷，回手放好金牌，面色一沉，說道：「曹萬斗，你知罪麼？」

曹萬斗一楞道：「老夫奉命行事，不知有何不是。」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奉命行事』，本令主只問你，你弄清楚過這龍氏祖孫的來歷沒有？」

曹萬斗道：「老夫已調查清楚，這龍氏祖孫，乃是刀君龍飛之後。」

李中元暗暗一驚，忖道：「真沒想到，他們乃是刀君一脈，刀君之後，怎會有燕燕這類的後人，這倒令人難解，值得追問一下了。」

李中元原是想嚇他一下，然後，藉口把他除去，以絕後患，沒想到無意之下有此發現，當下面色一沉又問道：「你可知道龍姑娘現在的身份？」

曹萬斗一震驚然道：「難道她也是我們的人？」

顯然，他並沒查出燕燕的身份，由此可見燕燕是一個相當神秘的女郎，甚或她自己祖母，都不知道燕燕在外面的一切作為。

照燕燕自己過的那種講究的生活，與她祖母這種清苦的生活比起來，簡直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相差得太遠，令人無法想像，自然也就不會把燕燕視同龍姥姥的孫女兒。

這是一個謎！也許更隱藏着一篇血淚痛史。

冷笑一聲，道：「你有什麼話，接過在三十招後再說吧！」

更不容曹萬斗開口發話，立時主動出手，側身欺攻而上。

曹萬斗本想再施巧舌，在言語上又生花樣，不料李中元已洞悉其奸，攻勢又到，只好硬起頭皮，舞動繡鐵軟刀，與李中元放手一搏。

詎料，他用盡吃奶的功力，也只支持了十二三招，餘下已是毫無還手之力，完全陷於挨打的絕境。

照情勢看來，李中元隨時都可立時置他於死地。

曹萬斗心驚胆戰之下，方待出聲呼喊之際，李中元已是一聲輕喝：「你也可以去了！」右掌一抖，印在曹萬斗胸口之上。

只聽曹萬斗一聲悶哼，一條身子便帶着滿口血雨，倒飛出去，立時氣絕身亡。

李中元並不是一時殺成性的人，要不是怕曹萬斗把「潛龍丸」的事說出去，被他們找出蛛絲馬跡，因而影響了這次行動，也許李中元就手下留情，再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李中元一掌擊斃曹萬斗之後，心中泛起一陣感慨，望着曹萬斗的屍體，歎歎地搖頭一嘆。

這時，龍姥姥已帶着她的小孫子來到李中元面前，欠身一禮道：「多謝大俠及時援手，救了小孫，此恩此德，龍氏一門存歿均感。」

李中元肅然一抱拳道：「在下初時不知老前輩乃是刀君一家，失禮不敬之處，

為她是什麼人？」

曹萬斗道：「據老夫調查，龍姥姥的孫女兒叫龍玲玲，五年前突然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就在三月之前，龍玲玲忽然帶回來了一個口訊，說要回來，但至今又沒有她的消息了。……這是老夫所知，如果龍姑娘是我們的人，老夫倒是失察了，但憑會主吩咐。」

李中元一搖頭道：「她不是你們的人，本人也和你們無關。」

曹萬斗猛然一驚失色道：「你……」

李中元道：「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區區李中元，今天就是照命煞星！」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原來是財神爺上門了，合該老夫走運立功。」雙手齊出，便向李中元猛撲而到。

廳堂之內，甚是狹窄，最堪顧慮的是龍氏祖孫同在廳內，萬一曹萬斗發現不是李中元敵手時，挾人質以自保，倒是相當難對付。

李中元心念一動，存心引他出屋下手，回手一掌時，只用了三成左右功力。

兩掌一接之下，李中元一條身子便被震得倒飛了出去。

曹萬斗那知李中元是有意示弱，引他出屋，立時胆氣更壯，哈哈大笑道：「李中元，你要後悔強出頭。」

雙腳一頓，探掌向前，等於是連接着李中元的身子，射出屋外。

兩人飛出屋外之後，李中元身形一升，升起二尺多高，曹萬斗急射的身子，却是收勢不住，便從李中元身形之下，一掠而過。

這一來，方位倒置，反成了曹萬斗在前，李中元在後了。

曹萬斗這才看出李中元不是等閒之輩，就憑他這一手看似簡單，實則極難施展的「一綫仙凡」，就可以料到動手之後的結果了。

曹萬斗當下便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力竭勢衰落地之後，李中元正站在他與茅屋間，別想在龍氏祖孫身上打什麼歪念了。

曹萬斗既已看出難是李中元敵手，便顧自找尋退路，厚起臉皮，堆上笑紋，雙手抱拳道：「李大俠，好在龍氏祖孫毫無損傷，老夫就看在你面上，放過他們，咱們後會有期，改日定當領教高招。」

說着，身形一轉，便待離身而去。

李中元微聲一笑道：「曹萬斗，現在可不是和你講江湖規矩的時候，兩句門面話，買不了你的命，你還是和在下搏一搏，只要你擋得住在下三十招，在下便饒了你不死，放你一條生路。」

曹萬斗雖有自知之明，不是李中元敵手，可是，他却不相信自己接不下李中元三十招，當下開聲駐足，暗自忖道：「年輕人最是目不量力，大言不慚，老夫正好扣住他這句話，討一個大大的便宜，豈不更好。」

他打定如意算盤，回身一笑道：「李大俠既然有此雅興，老夫敢不奉陪，老夫在你手下走不滿三十招，自是死而無怨，不過，老夫萬一在李大俠手下走滿了三十招，老夫却另外想向你索點東西，不知你大俠有沒有這份雅量。」話中帶激，把

備一點吃的東西了。」

龍姥姥帶着小孫子進去了，李中元遠出房屋三四丈外，挖了一個大坑，把三具屍體埋好之後，已是拂曉時分。

進入屋內龍姥姥已在桌上擺好了熱騰騰的飯菜。

盛情難却，李中元再謝而用。

談話之間，龍姥姥果然不知道龍玲玲又叫做燕燕，更不知道燕燕擠身「黑龍會」的事，她口中的龍玲玲是五年之前，被一位武林高手看中，暗中把她帶走之後，才給她留下一封信，答應她五年之後，一定放玲玲回來，讓她們祖孫相會團聚。

同時，這五年以來，龍玲玲每年必有一封家書送到，而且龍姥姥也可以寫一封信給龍玲玲，放在指定的地點，自會送到龍玲玲手中，因此，她們祖孫之間，暗中還有相當的聯繫。

年前，龍玲玲的來信，便提到她的弟弟龍乘風，要她奶奶千萬小心，不要隨便拜人為師，以免上了人家的當，而要龍姥姥將刀祖刀家傳絕藝傳給龍乘風，以發揚光大家傳絕學。

這便是龍姥姥不為曹萬斗甜言蜜語所誘惑，終至逼得曹萬斗暗下毒手，翻臉動手的原因。

李中元先從龍姥姥口中知道了龍玲玲，當他說起龍玲玲時，為了使龍姥姥安心起見，他也不便直言說出與燕燕相識的真相，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聽得龍姥姥寬心大放。

知道了龍姥姥他們祖孫一切之後，李中元也同時對龍姥姥祖孫有了道義上的責

備一點吃的東西了。」

龍姥姥帶着小孫子進去了，李中元遠出房屋三四丈外，挖了一個大坑，把三具屍體埋好之後，已是拂曉時分。

進入屋內龍姥姥已在桌上擺好了熱騰騰的飯菜。

盛情難却，李中元再謝而用。

談話之間，龍姥姥果然不知道龍玲玲又叫做燕燕，更不知道燕燕擠身「黑龍會」的事，她口中的龍玲玲是五年之前，被一位武林高手看中，暗中把她帶走之後，才給她留下一封信，答應她五年之後，一定放玲玲回來，讓她們祖孫相會團聚。

同時，這五年以來，龍玲玲每年必有一封家書送到，而且龍姥姥也可以寫一封信給龍玲玲，放在指定的地點，自會送到龍玲玲手中，因此，她們祖孫之間，暗中還有相當的聯繫。

年前，龍玲玲的來信，便提到她的弟弟龍乘風，要她奶奶千萬小心，不要隨便拜人為師，以免上了人家的當，而要龍姥姥將刀祖刀家傳絕藝傳給龍乘風，以發揚光大家傳絕學。

這便是龍姥姥不為曹萬斗甜言蜜語所誘惑，終至逼得曹萬斗暗下毒手，翻臉動手的原因。

李中元先從龍姥姥口中知道了龍玲玲，當他說起龍玲玲時，為了使龍姥姥安心起見，他也不便直言說出與燕燕相識的真相，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聽得龍姥姥寬心大放。

知道了龍姥姥他們祖孫一切之後，李中元也同時對龍姥姥祖孫有了道義上的責

備一點吃的東西了。」

龍姥姥帶着小孫子進去了，李中元遠出房屋三四丈外，挖了一個大坑，把三具屍體埋好之後，已是拂曉時分。

進入屋內龍姥姥已在桌上擺好了熱騰騰的飯菜。

盛情難却，李中元再謝而用。

談話之間，龍姥姥果然不知道龍玲玲又叫做燕燕，更不知道燕燕擠身「黑龍會」的事，她口中的龍玲玲是五年之前，被一位武林高手看中，暗中把她帶走之後，才給她留下一封信，答應她五年之後，一定放玲玲回來，讓她們祖孫相會團聚。

同時，這五年以來，龍玲玲每年必有一封家書送到，而且龍姥姥也可以寫一封信給龍玲玲，放在指定的地點，自會送到龍玲玲手中，因此，她們祖孫之間，暗中還有相當的聯繫。

年前，龍玲玲的來信，便提到她的弟弟龍乘風，要她奶奶千萬小心，不要隨便拜人為師，以免上了人家的當，而要龍姥姥將刀祖刀家傳絕藝傳給龍乘風，以發揚光大家傳絕學。

這便是龍姥姥不為曹萬斗甜言蜜語所誘惑，終至逼得曹萬斗暗下毒手，翻臉動手的原因。

李中元先從龍姥姥口中知道了龍玲玲，當他說起龍玲玲時，為了使龍姥姥安心起見，他也不便直言說出與燕燕相識的真相，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聽得龍姥姥寬心大放。

知道了龍姥姥他們祖孫一切之後，李中元也同時對龍姥姥祖孫有了道義上的責

備一點吃的東西了。」

龍姥姥帶着小孫子進去了，李中元遠出房屋三四丈外，挖了一個大坑，把三具屍體埋好之後，已是拂曉時分。

進入屋內龍姥姥已在桌上擺好了熱騰騰的飯菜。

盛情難却，李中元再謝而用。

談話之間，龍姥姥果然不知道龍玲玲又叫做燕燕，更不知道燕燕擠身「黑龍會」的事，她口中的龍玲玲是五年之前，被一位武林高手看中，暗中把她帶走之後，才給她留下一封信，答應她五年之後，一定放玲玲回來，讓她們祖孫相會團聚。

同時，這五年以來，龍玲玲每年必有一封家書送到，而且龍姥姥也可以寫一封信給龍玲玲，放在指定的地點，自會送到龍玲玲手中，因此，她們祖孫之間，暗中還有相當的聯繫。

年前，龍玲玲的來信，便提到她的弟弟龍乘風，要她奶奶千萬小心，不要隨便拜人為師，以免上了人家的當，而要龍姥姥將刀祖刀家傳絕藝傳給龍乘風，以發揚光大家傳絕學。

這便是龍姥姥不為曹萬斗甜言蜜語所誘惑，終至逼得曹萬斗暗下毒手，翻臉動手的原因。

李中元先從龍姥姥口中知道了龍玲玲，當他說起龍玲玲時，為了使龍姥姥安心起見，他也不便直言說出與燕燕相識的真相，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聽得龍姥姥寬心大放。

知道了龍姥姥他們祖孫一切之後，李中元也同時對龍姥姥祖孫有了道義上的責

李中元一擊震退曹萬斗，只見他眼珠亂轉不已，不知他心中又在打什麼主意，

任，覺得龍姥姥祖孫兩人獨自住在這裏，後患難免，不是久安之地，於是問起龍姥姥附近可有親友可投？

龍姥姥搖頭苦笑道：「我龍家落得這般淒慘，我老妻何顏見人，少俠，你的好意，老身感謝，但我老妻可以遷地他適，却不願因此再連累親友。」

這是龍姥姥的自尊，武林人物又那一個沒有這份自尊，因此，李中元無法啓齒作進一步的勸說，劍眉一皺，甚是作難之際……

忽然聽得屋外傳來一陣車馬隆隆之聲，由遠而近，到達屋外而止，隨即聽得有人喝道：「老曹，你怎樣搞的？日上三竿了，還不上路。」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剔，輕聲道：「又是他們的人來了，老前輩沉着氣，請看在下眼色行事。」

話聲方落，只見一個車夫打扮的老人，大步向屋內走來。

看他走進屋來的氣勢，雙目炯炯發光，掃目四望，絕非一個普通車夫身份的人所應有。

李中元反應奇快，立即判出這個車夫的身份，絕不在曹萬斗之下，當下，面色一寒道：「你是什麼人，來找曹萬斗做什麼？」

那車夫一腳踏進來，不見曹萬斗在場，心中已是生疑，聞言反問道：「你又是甚麼人，曹萬斗那裏去了？」

李中元道：「曹萬斗替本座辦事去了。」接着，便掏出燕燕原來那塊號牌，向上一放，代表了另一個答覆。

搖散了。一陣飛奔急馳之下，突然風平浪息。馬車不穩的停了下來。

汪煥打開車門，帶着歉然的笑容，請他們祖孫下車隨便休息。

這時，一輪明月正當中天，他們的車子，停在一條夾谷之內，樹影婆娑之下，路旁放着幾方青石，青石光滑無塵，顯見經常有人在石上坐息。

汪煥客氣的請龍姥姥祖孫坐在青石之上，然後笑嘻嘻的說道：「前面再有五十多里地，在下護送姥姥的責任，就要告一段落了，前面路途尚遙，大約還要經過十天，才能到達地頭，前頭護送的人，各站計算下來，有十人之多，這十人之中，有好有壞，人品不一，極是不好相處。在下一向心儀刀君龍大俠義結天下豪情，因此有幾句不當的話說出來，萬望姥姥不要多心才好。」

龍姥姥微微一笑道：「老身一路而來，多承拂照，已是感激不盡，汪大俠有甚麼話，但請直說，老身尚能理會得。」

汪煥訕訕的一笑道：「姥姥聖明，在下就實話實說了。」

龍姥姥含笑點頭望着他，等他繼續發言。

汪煥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常言道『龍生九子，子不同』，何況我們這個組織，人數過萬，自然更是良莠不齊，剛才在下提到的前路上駕車的十人，其中便有三人心術最壞，你坐了他們的車子，不但把你們一身財物擄得精光，而且要遭受盡他們的折磨……」話聲忽然一頓，皺

那車夫一眼見到那號牌之後，先是一楞，接着又猶豫了一陣，然後勉強地一抱拳道：「老朽汪煥，見過令主。」

李中元見他那副敷衍的樣子，心中不免暗生警惕之念，忖道：「這個車夫不簡單，可要特別留神了。」

念中揮手沉聲問道：「免禮，此地不是你該來的地方，你來做甚麼？」這是很微妙的問話，但問話之中，充份顯露了李中元的智慧與判斷。

因為事實很明顯，如果汪煥該來這裏，他早就該和曹萬斗一道同來，不會拖到這個時候來，他之拖到這個時候來，分明是久等不到曹萬斗，所以才不得已駕車前來一觀究竟。

這種事實，看來簡單明瞭，在運用上却不簡單，當否之間，便足以證明李中元的真偽了。

李中元這一問話，問得正是理當，汪煥聽得臉色一紅，暗暗點了一下頭，道：「令主責問得是，老朽本不該前來此地，但老朽久等曹萬斗未能將龍姥姥祖孫請來，因此只好親自前來一探究竟。」

李中元不加追究的「嗯！」了一聲，道：「曹萬斗妄起私心，企圖詐取刀君絕世刀法，幾乎誤了大事，幸好本座發現，及時制止，幸蒙龍姥姥賜諒，經已答應與龍小弟同道前往，你倒來得正好，就在外面稍候，帶他們一同上路吧！」

汪煥躬身應了一聲「是！」又道：「尚請龍姥姥立時束裝上道，不然就要錯過宿頭了。」

李中元又是一揮手道：「本座知道，起了雙眉，似乎還有不少更叫人害怕的話，不便說出口。」

龍姥姥面色一動，憤然道：「他這樣胆大妄為，難道不怕告主告發他麼？」

汪煥一笑道：「告發他？姥姥，你住久了就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第一，你知道他姓甚名誰？第二，有些事情，你還告不出口啦！第三，我們這種差事是一月一換，等你告下來，早查無可查了。」

龍姥姥猛然震驚了一下，默然了。

汪煥眨眨眼問道：「不過姥姥你儘可放心，你姥姥有人替你保駕到底啦！」

龍姥姥一怔道：「誰？」

汪煥道：「就是和你姥姥同坐了半天車的那位令主呀！」

龍姥姥也是個老江湖了，從他開始借題發揮，就意料到，他大約是想從他們祖孫身上敲一筆竹槓，但現在聽他這樣一說，似乎另有下文，不免心中迷惑，面帶愕然之色道：「老身與貴令主素昧平生，他爲甚麼要特別關顧我們祖孫？」

汪煥笑了一笑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他對令孫似有前緣似特別喜愛麼？」

龍姥姥暗吃一驚，道：「這個老身倒是茫然不知，他爲甚麼會對小孫特別喜愛呢？」

汪煥道：「說明了這也沒什麼，只因令孫資質太好，將來必定出人頭地，大有作爲，我們那位令主慧眼識人，對令孫非常賞識。所以他，對令孫特別關顧了……你老不知那位令主的權有多大，他是我東主以下的第一位令主，令孫有他老人家暗護，將來不知要討多大的便宜啦！」

你下去相候吧！」

汪煥行了一禮，轉身退回車上而去。龍姥姥見他退出屋外之後，驚容畢現的道：「李少俠，你真要我們坐他的車而去？」

李中元道：「這是在下臨時起意，在下想將計就計，利用他們的車子，送你們離開此地，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龍姥姥霜眉緊鎖道：「老身也知道，此地不能再留，可是我們離開此地之後，又到那裏去呢？」

李中元道：「如果在下推測不錯的話，『黑龍會』必然在附近派了不少的人，監視賢祖孫，賢祖孫要想離開此地，只怕也很難逃開他們的監視，現在這個機會，我們正好利用來逃避他們的監視，至於離開此地之後，何去何從，在下慢慢替你們想辦法，目前但望老前輩不要猶豫。」

龍姥姥點頭嘆道：「好吧，老身祖孫就完全仰仗少俠了。」

李中元道：「那麼老前輩就請很快的收拾一下吧！」

龍姥姥道：「我們身無長物，也沒有甚麼可收拾的，要緊的東西，老身早有安排，現在就可以走了。」

曹萬斗來找龍姥姥這不是第一次，龍姥姥武林世家，理應有此必然措施，當下李中元微微一笑，便不再多問。陪着他們祖孫走出屋外。

只見屋前大路上，停着一輛四輪快車，車廂四週用極巧妙的裝飾，隔絕了內外視線，曳馬的馬匹，更是神駿非常，千里良駒。

這位汪煥能見景生情，說出這一套鬼話來，真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

龍姥姥暗笑了一聲，想道：「幸虧老身知道李少俠，不然真要被你這甜言蜜語的東西騙得昏頭轉向了。」

輕輕的「啊！」了一聲，仰望夜空，欠身作禮，喃喃的道：「多謝老天爺有眼，讓我們祖孫遇上一位這樣好心令主。」

汪煥笑着道：「我們那位令主固然是片好心，實在說來也是令孫資質太好，將來必非凡品，所以我們那位令主才會大發善心，照顧令孫……剛才在下在吃飯的時候，已接到那位令主密諭，有關龍姥姥祖孫一路護送的事，他已啓動『金鷹令』傳諭下去，吩咐各站特別照顧賢祖孫，不過，事怕萬一，爲慎重計，他更特別指示在下，向龍姥姥說明一事。」轉彎抹角，費了半天口舌，算是要現出本來面目。

龍姥姥冷靜的道：「甚麼事，大俠請說。」

汪煥道：「他老人家要在下轉告姥姥，一路之上雖然有他金令照拂，但人心難測，最好是正本清源，杜絕一切禍源，姥姥便可一路順風，安抵福壽堂。」

龍姥姥欣然道：「你要老身如何杜絕一切禍源，老身無不照辦。」

汪煥肅然道：「有道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們那位令主的意思是，要姥姥將一切啓人覬覦之心的物件，交由在下，由在下事後專送福壽堂歸還姥姥，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總算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他眼中燃着貪婪的火燄，呼吸加促，有着一點大

汪煥欠身打開車門，有禮貌的道：「請姥姥上車。」

龍姥姥祖孫上車之後，李中元轉身走了一步，忽然心意一變，回身道：「本座親自護送他們一程吧！」

汪煥只好又打開車門，恭請李中元上車。

一車吆喝，這輛四馬輕車，便揚塵飛馳，帶着龍姥姥祖孫與李中元，離開了甘井。

輕車起程之後，李中元便請龍姥姥把「潛龍丸」給龍乘風服下，同時又以自己真元之力相助，加速藥力發揮。

中午打尖用飯過後，輕車繼續前進，一路無話。天色已將入夜，前面又到了一處站頭。

汪煥打開車門請龍姥姥祖孫下車用飯時，却不見了李中元。

「黑龍會」的人，都有着一份神秘行徑，這種事情對汪煥來說，是見怪不怪，只覺爲問了龍姥姥一下，知道李中元是晌午時分離去之後，便一笑而罷。

其實，他內心中之反而暗暗吓了一跳，不論怎樣說，車上坐着一位令主身份的人，對他總有着一種無形的壓力，現在自是心中舒坦，毫無牽掛了。

用過晚飯，汪煥又催着龍姥姥祖孫繼續上路，這次換了馬，也換了車，車身又窄又短，祖孫兩人對面而坐，依然擠在一堆，手脚都伸不直。

不過車行的速度，却是快了一倍不止，祖孫兩人但覺有如置身驚濤駭浪之中，上下翻騰震盪不已，一身骨頭都幾乎要被

功即將告成的興奮和緊張。

龍姥姥因相信李中元會暗中照顧他們祖孫，李中元不知去向的現在，爲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打起一副笑臉道：「難得貴令主想得真週到，那麼一切就完全仰仗大俠了。」說着，真從懷中取出一個扁平的小布包，向汪煥手中交去。

汪煥沒想到這老太婆這樣容易上當，喜得心花怒放，抖擻着手便去接收龍姥姥的布包。

汪煥的手伸出去了，龍姥姥的布包也送到了他手中，但這時忽然閃電般伸出一隻手，一把搭在汪煥腕脈之上。

汪煥猛吃一驚之下，振腕欲待掙扎，真力一吐，竟被逼得逆心而回。

急切間猛一抬眼，當下臉色大變，驚叫一聲，道：「屬下該死，請令主饒過這一遭！」

敢情，李中元像鬼魅似的，忽然現身出來，扣住了汪煥腕脈，這一下那得不把汪煥的三魂七魄嚇得脫體而飛。

李中元一臉殺氣，冷冷的道：「我就知道你這老狐狸沒安着好心，你給我躺下吧！」五指一緊，便截斷了他手腕，一振一抖，把他摔倒地上。

汪煥身軀一着地，以爲李中元鬆開了他的腕脈，可以暗提真氣，準備哀告無效，拚死掙扎，那知提氣之下，心痛如裂，顯然剛才逆回反震之下，內腑已經中了暗算，急得悲嘆一聲，伏地不動。

李中元淡淡的一笑，坐在一塊石頭上，道：「汪煥，你不用害怕，只要你聽命行事，我可以保你平安無事。」（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伯倫、朱家鳳父女借焦三、孟二護送地獄神醫張勁秋前往後，牛銘藉詞出戰不力，下令屠殺，再又派賀、屠兩位堡主出擊，為朱家鳳施展一招神奇絕學所殺，牛銘再又派派碧霞、紫雲二仙子出門，詎二仙子為一隱身暗隔的高人點破功力，無能出戰，孟二出語向牛銘譏諷，牛銘大怒之下，親身出擊，凌空向孟二撲去，朱家鳳恐孟二不敵，急縱起迎擊，兩人凌空鬥掌，不分勝負，朱家鳳讚牛銘的確不凡。

萬山萬重險 一步一驚魂

「多承誇獎！」牛銘注目接問道：「朱姑娘令師是哪位高人，能否見示？」

朱家鳳笑了笑道：「家師與你扯不上關係。」

牛銘雙眉一揚之間，密林中忽然傳出一個蒼勁語音道：「啓稟牛監軍，大事不好。」

牛銘怒聲喝問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那蒼勁語聲道：「請監軍回到這邊來，才好奉稟。」

牛銘沉聲接道：「就這樣說吧！咱們沒什麼不能見人的事。」

那蒼勁語聲，有點訥訥地接道：「啓稟監軍，咱們前頭的兩處……埋伏，都……都給人家挑掉了！」

牛銘身軀一震，道：「你是說那些火藥？」

那蒼勁語聲接道：「是的，那些火藥，都被人家清除掉了。」

牛監軍一挫鋼牙道：「該死匹夫！」

接着，又厲聲喝問道：「那是什麼人幹的？」

那蒼勁語聲苦笑道：「不知道，咱們在那邊的暗樁，全都被點了死穴。」

牛銘注目朱伯倫，哼了一聲道：「你

們的手段，可真够毒辣！」

「不敢當！」朱伯倫含笑接道：「比起你們那預埋炸藥，企圖一網打盡的手段來，可就微不足道啦！」

牛銘強忍心中激動，注目接道：「我再問一聲，那是不是楊天佑？」

朱伯倫笑道：「我絕對保證，那位暗中的奇人，不是我楊大哥。」

這時，兩位公主也到了牛銘身邊，牛銘扭頭蹙眉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長公主，二公主同聲苦笑道：「誰知道哩！」

朱伯倫淡然一笑道：「別說你們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人。」

長公主接問道：「真的？」

朱伯倫笑問道：「長公主曾聽說過有說謊話的『三劍客』麼？」

牛銘頓足怒叱道：「真他媽的，活見鬼！」

朱伯倫笑道：「人家早就走了，你罵他也聽不到啦！」

焦三忽然向孟二笑道：「老孟，叫化子沒有蛇玩了，你說該怎麼辦呢？」

孟二漫應道：「我說麼！乾脆自己撒泡尿，淹死算啦！」

這話真是粗俗可惱，使得朱家鳳與二位公主都禁不住俏臉一紅，而朱家鳳更是忍俊不住地，「嘿嘿」一聲笑了出來。

牛銘注目焦孟二人，冷笑一聲道：「希望你們，下次莫犯在我手中！」

朱家鳳嬌笑道：「閣下，別說氣話了，眼前的事，打算如何了結？」

牛銘冷笑一聲，說道：「別以為你們暗中有人撐腰，就有恃無恐，妳盡管劃下道來……」

朱伯倫搶先接道：「閣下，我們的目的，只是要前往『蘇州』，可並不願意與人家爭強鬥勝，所以，依區區之見，咱們雙方就此拉倒，須知錯過今宵，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哩！」

少頃之後，牛銘才轉身向朱伯倫說道：「好，在下同意，今宵就此拉倒，這巫山十二峯，你們可以通行無阻，以後，咱們那兒碰上就哪兒算。」

朱家鳳嬌笑道：「好了，門面話已經說够，可以請啦！」

牛銘向着她深深地盯了一眼，才轉身偕同長公主，二公主兩人，長身而起，向密林中疾射而去。

這時，張勁秋才長嘆一聲道：「本來，我是以為這些年來，功夫方面已精進不少了，現在我才省悟到，我仍然不過是一隻井底之蛙。」

朱伯倫正容接道：「老弟別洩氣，今宵情況，是特殊的例外……」

張勁秋苦笑道：「朱兄說得真輕鬆，中，包租了一個獨院。

由於他們早已在路上計議好，到達宜昌後，即租一艘民船，由水路直放金陵，轉往蘇州，所以，落店之後，立即由焦孟二人赴碼頭上接洽租船事宜。

但焦孟二人剛剛走出嘉賓客棧，却迎面碰上那位于君璧于相公，一搖三擺地走了過來。

焦三入目之下，首先「噢」道：「于相公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于君璧含笑接口道：「我是今天正午到達這兒的。」

孟二笑問道：「相公怎會走在我們前頭的哩？」

于君璧苦笑一聲，道：「不瞞二位說，我是坐船從三峽過來的，本來，我是一乘船就量頭轉向，因而生平最怕乘船，但一想到那陸路上的危險，也就只好硬着頭皮上了。」

孟二「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于君璧接問道：「諸位沒有碰上甚麼麻煩麼？」

孟二笑了笑道：「麻煩是有的，不過，都能逢凶化吉就是了。」

「這叫作吉人天相，吉人天相，」于君璧含笑問道：「諸位也是住在這兒？」

「是呵！」

「那真是巧極了，我也住在這兒。」

說到這裏，他才忽然想起來似的，向焦孟二人笑問道：「二位是準備逛街？」

焦孟二人當然是據實回答，于君璧却禁不住日光一亮道：「啊！那真是太好了

世家殺伐

諸葛青雲稿



是特殊的例外，幸虧這特殊的例外，是在到達『鄭都』以後才發生的，否則，小弟與焦孟二位老弟，就到達不了『鄭都』城啦！」

朱伯倫接道：「老弟，你該相信咱們楊大哥，此行是謀定而後動，即使敵情未盡如所料，必然我想他已在暗中有妥善的安排。」

張勁秋輕輕一嘆道：「但願如此。」

接着，又注目朱家鳳笑問道：「賢侄女，方才你同那廝的凌空互搏，有沒有分出高下來？」

朱家鳳嬌笑道：「沒有啊！」

張勁秋接問道：「那廝的武功，是否已高過那位長公主呢？」

朱家鳳點首接道：「比起長公主來，牛銘的武功，恐怕不止高上一二籌。」

張勁秋笑道：「那是說，賢侄女的武功，也比那位長公主高明得多了？」

「張叔叔，」朱家鳳含笑接道：「我可不會這麼說過呀！」

張勁秋也含笑接道：「別着急，對外，我還是會保密的。」

朱伯倫却正容接道：「鳳兒，方才，

妳看出那牛銘的武功路數麼？」

朱家鳳蹙眉接道：「爹，方才，我和那廝一共交換了三招，那廝的招式雖然奇幻而又凌厲，但那三招的招式，却是互不關聯的。」

朱伯倫點點頭道：「那是分別屬於十大家中，三種不同掌法中的精招，不過，都曾加以改良過，比原來的招式更神奇，也更凌厲了。」

朱家鳳「哦」了一聲道：「這一點，我倒是有想到。」

朱伯倫笑道：「這就是江湖閱歷的問題啦！」

一頓話鋒，却又正容接道：「孩子，妳想到問題的嚴重性麼？」

朱家鳳一怔道：「爹指的是哪一方面？」

朱伯倫接道：「我指的就是那位幽冥教的牛監軍。」

朱家鳳蹙眉接道：「不錯，經爹這一提醒，我也想起來了，試想，幽冥帝君的兩位公主，是何等身份，而牛銘却居然能指揮她們……」

朱伯倫截口接道：「最令人擔憂的，

第二天傍晚，朱伯倫等人到達宜昌。

那位牛監軍所說的話，倒還真能算數，這一路行來，果然沒受到任何阻撓。

一行人在宜昌城最大的一家嘉賓客棧

，我也正準備去蘇州，這回諸位可攜帶我一下了吧？」

孟二淡淡一笑道：「于相公要同行，在下等當然歡迎，不過，這樁事，在下可不敢作主……」

于君璧接口道：「是要向朱老爺商量才行？」

孟二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于君璧接口道：「好，二位請便，我去向朱老爺交涉去。」

一半是同情，一半也是爲了好奇，朱伯倫一口答應了于君璧的要求，不過，他不好聽的說在前頭，如果半途出了甚麼危險，必要時，可要自己照顧才行，因爲，在那種情況之下，朱伯倫等人，是沒法分神去照顧旁人的。

這附帶條件，于君璧一口答應了，于是，第二天午後，他們共乘一艘中型樓船，揚帆順流而下……

當朱伯倫等人，由水路順流向下的同時，外表靜謐的蘇州城市，那些在暗中活動的江湖人物，却也更形活躍起來。

而且，以往沒人敢公然開談論的，有關「四海游龍」楊天佑與「蘇州」陳家的淵源，也在一些酒樓茶肆等公共場所，公然宣揚起來。

當然，那些傳說，不一定都是事實，儘管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對楊天佑個人而言，却是貶多于褒。

人人詫訝的是，不論一般人對楊天佑的批評如何的不好，而楊天佑本人，以及他朋友們，卻從來沒有挺身出來辯護過。

我娘的瘋症，就是楊天佑所一手造成。」岑浩然「哦」道：「那是怎麼說的？」

陳繼志苦笑說道：「那些傳說，很曖昧，隱隱約約地，好像是說楊天佑忘恩負義，受了陳家的莫大的恩惠，不但不思報答，反而作出一件非常混賬的事，將我娘氣瘋了。」

岑浩然注目問道：「你相信這些謠言麼？」

陳繼志正容說道：「我不相信謠言，却也不能不無所疑，因爲，所有的傳說，都是說楊天佑對不起陳家。」

岑浩然也正容說道：「孩子，你懂得『謠言止于智者』這句話的涵義麼？」

陳繼志點首道：「我懂，但也懂得無風不起浪的道理。」

岑浩然正容如故地接道：「孩子，對于這一樁與你切身有關的疑案，你可千萬不能感情衝動，同時，有一個事實和一個主要關鍵，不能不提醒你，另外，還有一個秘密……」

陳繼志星目一亮地，截口問道：「甚麼秘密啊？」

岑浩然漫應道：「讓我一項一項的說吧！」

岑浩然頓話鋒，才正容接道：「在說明我所要說的話之前，先要表明我自己的立場，我是你娘的表兄，也是你陳家唯一的親戚，這，也是說，你陳家的事，也等于我的事，你已經懂事了，該能明辨是非，也該相信我的立場公正，不會偏袒外人！」

江湖上消息的傳播，是最快速的。

當朱伯倫等人由宜昌乘船東下時，他們在郵都城前後所經的一切，却早已傳到蘇州。

也因爲如此，使得那本已成了臥虎藏龍之地的蘇州，除了謠言紛傳之外，敏感的人都已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降臨這表面上還算是一片寧靜的古城了。

這是一個靜謐的黃昏。

位于蘇州城東北隅的潘儒巷內，名聞遐邇的名園——獅子林中，正有一老一少兩人，緩步徜徉于花木扶疏的碎石小道之中。年輕的一個，是陳江寧的兒子陳繼志，年老的一個，是陳繼志的表舅，亦即陳紅萼的表兄岑浩然。

其實，岑浩然並不算老，頂多也不過四十出頭而已，尤其，因爲他是文人，外表看來，好像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得多。他，五官端正，面清神爽，文質彬彬地，滿身都是書卷氣息，唯一的使人覺得他蒼老的原因，是背部微拱，已成了一個準駝子，予人一種未老先衰的感覺。

岑浩然是常州人，是當地首富，雖然是讀書人，但他卻從來不參加科舉考試。

據說他潛泊名利，志在山水之間，年輕時，曾經遍遊全國名山大川，因而除了滿腹詩書之外，更有極豐富的見聞，也因爲如此，陳繼志從小就喜歡和這位表舅在一起，經常聽着他講故事。

岑浩然是陳紅萼唯一的親戚，所以，陳家遭遇變故之後，他就義不容辭地搬到陳家來，以便就近照顧。

他，日前膝下猶虛，一同住在陳家的

陳繼志連連點頭，苦笑道：「我如果連表舅您的話都不相信，還能相信誰的話？」

「這，我就可以放心的說下去了，」岑浩然接道：「現在，我先從『一個關鍵』說起，我想，你也能想到有關楊天佑與你陳家之間的種種傳說，都因你娘的瘋病而起，你說，是不是？」

陳繼志點首道：「是的，我也想到這問題。」

岑浩然接道：「所以，只要你娘的瘋病好了，能够自己說明當年的一切事實，則自然真相大白了。」

陳繼志苦笑說道：「可是，問題却在一般大夫，治不好我娘的瘋病，而有能力治好我娘的瘋病的名醫，却又沒法請到，即使請到了，也到不了這兒就被人暗殺。」

岑浩然正容接道：「由于這一事實，你能有甚麼聯想呢？」

陳繼志也正容說道：「我的聯想是，那個將我娘氣瘋的人，不願將當年事實公佈出來。」

「對了。」岑浩然接道：「這是問題的焦點，你能把握住這一個中心點，對當前這種令人迷惑的局面，就能有一個概念了。」

一頓話鋒，又含笑道：「現在，再說到『一個事實』，如所週知，不論明裏暗裏，楊天佑一直是在竭盡所能，想請到名醫，好好將你娘的瘋病治好，你想，這是爲甚麼呢？」

陳繼志接道：「以往，我僅僅以爲是因爲楊大俠曾經受過我陳家的恩惠，飲水

，是他的夫人卡青蓮。

卡青蓮似乎比岑浩然要年輕得多，看外表，頂多不過是花信年華，而且溫婉嫺靜，一派大家閨秀風範。

至于面目身裁，雖然不能與陳紅萼相比，却也是中上之姿，因此，凡是認識岑浩然的人，莫不羨慕他的艷福無窮。

陳家的巨宅，就在獅子林的右邊，既然是隣居，那麼，陳繼志和岑浩然二人偶而過來賞玩一番，也是很平常的事。

不過，目前的陳繼志，岑浩然二人，都是眉峯緊蹙，臉色肅穆，顯然是有着嚴重的心事，而並非在欣賞，這獅子林中，那些巧奪天工的景緻。

兩人默默地緩步徜徉着，一直到一個荷花池旁，才停了下來。

岑浩然注目西天燦爛的晚霞，長吁一聲道：「孩子，咱們坐下來，歇會吧！」說着，他已首先在一張石椅上坐下了下來。

陳繼志也在另一張石椅上坐下之後，才注目問道：「表舅您說，這次那位張神醫，不會再發生問題麼？」

岑浩然苦笑說道：「傻孩子，你這算是問道于盲嘛！」

陳繼志一挑劍眉道：「表舅，我想即刻東裝上路，迎頭趕往接應去。」

岑浩然一怔道：「去接應誰啊？」

陳繼志接道：「自然是去接那位張神醫呀。」

岑浩然這才一哦道：「你自信比三劍客中的朱大俠要高明？」

陳繼志苦笑一聲，道：「甥兒怎敢如

思源，才想將我娘的病治好，也算是知恩報德之意……」

岑浩然截口笑問道：「現在呢？」

陳繼志苦笑說道：「現在麼，我有了另一種的想法。」

岑浩然注目接道：「說說看？」

陳繼志正容說道：「由于近日來，有一種不利於楊大俠的謠言太多，我想：楊大俠必然是受了冤屈，才急於將我娘的瘋病治好，以便恢復他自己的清譽。」

岑浩然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陳繼志接着又道：「這，也就是楊大俠之所以對自己的含冤受屈，不予辯白的原因！」

「是的，」岑浩然喟然一嘆道：「在衆口鑠金的情況之下，空口辯白，是無濟于事的。」

接着，又注目問道：「還有別的聯想麼？」

「有。」陳繼志說道：「不過，在說出這一個聯想之前，必須先將我心中的疑問說出來才行。」

岑浩然「唔」了一聲道：「這是應該的，你說吧！」

陳繼志沉思着，道：「照目前這情況判斷，那個將我娘氣得發瘋，以及暗中散佈謠言，污蔑楊大俠的，顯然是一個城府甚深的，最陰險的人物。」

岑浩然點首道：「這是可想見的。」

陳繼志接道：「可是，這麼多年來，經過『三劍客』暗中的查訪，爲何竟然查

不出一點眉目呢？」

此狂妄。」

岑浩然正容接道：「既然你不以爲比朱大俠高明，那你還跑去幹嗎呢？」

陳繼志蹙眉苦笑之間，岑浩然又輕嘆着接道：「再說，你這一走，你娘的瘋症發作時，誰能管得了她？」

陳繼志長嘆一聲道：「如果這位張神醫不幸又在半路上出了事情，那我娘的瘋症，豈非永遠治不好了？」

岑浩然正容接道：「這個，無須你擔心，事實上，你着急又有甚麼用。」

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但願吉人天相，這回，那位張神醫不再在半途出事就好了。」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却岔開了話題：「表舅，最近幾天，外面的謠言，您是否也聽到了一些呢？」

岑浩然微微一怔，道：「是甚麼謠言啊？」

陳繼志接道：「就是有關楊大俠與我陳家的淵源那些傳說。」

岑浩然苦笑說道：「你知道的，表舅老了，最近難得向外間跑一趟，所以外間究竟有些甚麼謠言，我可一點都不知道。」

話鋒一頓，又含笑接道：「那些謠言，說了些甚麼，你且說說看？」

陳繼志沉思着說道：「有人說，楊大俠曾經是我陳家的總管，曾經受過我陳家不少的好處。」

岑浩然點點頭道：「這倒是實情，嚴格說來，楊天佑能有目前的地位，完全是陳家人對他的提拔所造成。」

「還有，」陳繼志接道：「有人說，

岑浩然輕輕一嘆道：「這該算是那位神秘人物的手段，太高明了。」

陳繼志正容說道：「但我却有另一種想法，這就說到我的另一個聯想了。」

岑浩然「哦」了一聲道：「那是怎樣的聯想呢？」

陳繼志沉思着道：「表舅，你想想看，如果那位神秘人物，就是楊天佑本人，他，一方面裝成受冤屈的姿態，到處找尋名醫，以期醫好我娘的瘋病，俾便洗刷他的沉冤，同時却暗中將那些名醫殺死，如此一來，我娘的瘋病永遠治不好，我娘的瘋病不好，當年事實真相，就永遠沒人知道，而他却可以贏得不少的暗中同情，你說，有此可能麼？」

岑浩然連連點頭道：「孩子，你真的是長大了，心思的縝密，恐怕連一些以老江湖自居的人，也趕不上你……」

陳繼志苦笑說道：「表舅，你怎麼跟我來這一套的。」

岑浩然正容接道：「孩子，表舅說的，可是由衷之言，很坦白的說，連我自己，也不曾有過這麼深入的構想哩！」

陳繼志注目說道：「這是說，你也同意有此可能？」

岑浩然笑了笑道：「我雖然讚美你心思的縝密，却並不同意你這一構想。」

陳繼志訝問道：「那不是矛盾麼？」

岑浩然說道：「我說的話，一點也不矛盾，因爲，你的構想，已經被事實否定了。」

陳繼志接口問道：「那是甚麼的事實呢？」

岑浩然正容接道：「那是甚麼的事實呢？」

「孩子，你怎麼那麼健忘的。」岑浩然笑道：「你不是自己聽到傳說，這一次領頭攔截朱大俠和張神醫的，是『幽冥教』的幽冥帝君的手下麼？」

陳繼志哼了一聲道：「可是，幽冥教的人，以前沒有這麼高的武功。」

岑浩然道：「你要知道，武功是可以增進的。」

陳繼志說道：「但我却認為，幽冥教必然另有靠山。」

岑浩然輕嘆一聲，說道：「孩子，也許你的構想是對的，但在真相未明之前，你却千萬不能再在第三者的面前說出，懂麼？」

陳繼志點首道：「我懂，因為，我的想法，只是一個假設，萬一構想錯誤，使楊大俠冤上加冤，那就不應該了。」

岑浩然又連連點首道：「孩子，我再說一遍：你的確是長大了。」

陳繼志星目一轉道：「這也是由衷之言。」

岑浩然點首道：「當然！」

陳繼志笑道：「那麼，你該履行以往

的諾言了。」

「諾言？」岑浩然一怔道：「甚麼諾言呀？」

陳繼志神色一整道：「你曾說過，當我各方面都已成熟時，就將我的身世說明的。」

岑浩然「哦」了一聲道：「這也用得着兜那麼大一圈子！」

陳繼志苦笑道：「我如果不抓住這一句話，你又要推辭說我還沒長大呀！」

岑浩然微微一笑地接道：「事實上，你不免這麼一個圈子，我也會說到這問題的了。」

陳繼志禁不住目光一亮，說道：「真的？」

「當然！」岑浩然正容說道：「這就是方才我所說的『一個秘密』啊！」

「啊！」陳繼志顯得非常興奮地，有點迫不及待的接口說道：「那麼，你快點說吧！」

岑浩然輕輕一嘆道：「這事情，要說，得由楊天佑同你陳家的淵源說起才行，真是應了一句俗語：說來話長了。」

陳繼志笑道：「那不要緊，話長，慢慢談。」

岑浩然又是一嘆道：「雖然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但回想起來，却好像是剛剛發生的事一樣。」

忽然，一個老人家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大聲嚷着：「公子，不好了，夫人又殺了人啦！」

陳繼志燈眉問道：「我娘方才還在家，是幾時跑出去的？」

老人家苦笑道：「這個，老奴可不知道。」

陳繼志接問道：「我娘在那兒？」

說着，人已站了起來。

老人家答道：「據那報信的人說，還是在閭門內的大街上。」接着，又補充說道：「公子，得趕快點走，據說殺了很多，目前還在混戰中……」

陳繼志「啊」了一聲道：「那是怎麼回事呢？」

老人家連連揮手道：「老奴不知道，公子快走吧！」

陳繼志不再問話，立即長身而起，疾射而去。

說來也許是一種巧合，這一次陳紅蕓殺人的地方，也還是前次朱家鳳所看到的，殺死那兩個浮滑少年的老地方。

殺人的手法也一樣，是活生生地，將人心摘出來的。

所不同的是：這一次被摘心而死的有三個，但被用重手法擊斃的，却有五個之多。

由衣着上判斷，這已死的八個，都是達這兒了，只等神醫一到，你娘的毛病，也就沒問題了呀！」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說道：「但願如此。」

頓飯工夫過後，陳繼志改裝易容，以一位中年文士的姿態，進入大街上的一家茶館中。

當然，他也是悶得發慌，才想到去公共場所聽聽那些有關他陳家與楊天佑之間的傳說。

他知道，經過乃母方才的又一次殺人行動之後，今宵的傳說，必然會更多，不論男女老幼，大都是認識他的，如果不改裝易容，則有他在場，必然是聽不到甚麼的。

由于是夏夜，飲茶納涼，一面天南地北的胡扯，也算是人生一快。

因此，茶館的生意特別好，算得上是座無虛席。

在小二的張羅之下，陳繼志總算獲得了一個座位。不過，那是與一位外地裝束的商人共用一張茶几。

陳繼志坐下之後，向那商人禮貌地點點頭笑道：「打擾兄台了。」

那商人笑道：「那裏，那裏，老兄太客氣啦！」

茶館中人多嘴雜，但話題却全都是集中在方才陳紅蕓殺人的這件事上。

陳繼志謙笑着，游目四顧間，那商人又含笑接問道：「兄台是本地人吧？」

陳繼志點首接道：「是的。」

那商人歎笑道：「很抱歉，我還沒請教兄台貴姓？」

異鄉人，也有九成以上是武林人物。

當然，這情形是不難想見的。

起因必然是陳紅蕓瘋病發作，首先殺人，而那些被殺者的同伴憤而參加混戰，才造成目前的結果。

陳繼志到達之後，乃母陳紅蕓已經離去，因而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令人觸目驚心的慘慘現場。

雖然這一次死的人特別多，但由于有前例可援，還是沒費太多的手續，就由陳繼志將善後事料理好了。

可是，當他回到家中，看到了乃母已經安寢，想去找他的表舅岑浩然，繼續方才在獅子林的話題時，那位輕易不出門的岑浩然，居然獨個兒出門去了。

他，微蹙劍眉，向他那位美而艷的舅媽問道：「舅媽，表舅去那兒了？」

前文中已經說過，他這位美艷的舅媽卡青蓮，嫵靜溫婉，姿色也並不比陳紅蕓多遜，如果岑浩然不駝背，倒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的，但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却使人有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之感。

卡青蓮淡淡地一笑道：「不知道啊！你表舅跟我說，很久不出門了，悶得發慌，要到外面去散散心，却並沒告訴我要去那兒。」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卡青蓮燈眉問道：「聽說你娘毛病又犯了？」

陳繼志點點頭，輕輕地嘆了一聲。

卡青蓮正容接道：「繼志，你也不用難過了，俗語說得好，吉人天相，聽說，這次楊大俠又請來一位神醫，不久就要到

陳繼志順口回答道：「敬姓陳，耳東陳。」

「啊！原來是陳兄。」

「閣下貴姓，仙鄉何處？」

陳繼志口中敷衍着，他的耳朵，却在搜集週圍的資料。

那商人含笑答道：「敬姓王，草字長亭，小地方『金陵』，此行是收購蘇繡而來。」

蘇繡與湘繡，同樣是名聞全國，巧奪天工的手工藝品，所以，「蘇州」城中，這一類的商人也特別多。

陳繼志笑道：「王兄，石頭城龍蟠虎踞，六朝古都，可不是小地方啊！」

王長亭也風趣地笑道：「可是，在下是金陵鄉下，不住石頭城中，所以只能算是小地方！」

幾句輕鬆話，似乎將雙方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這時，就在距離他們約莫八尺外的一個座位上，忽然傳來一個破鑼似的語聲道：「不是我老人家吹牛，『蘇州』城中，沒有我所不知道的事。」

陳繼志循聲投注，那說話的是一位鬚髮皆白的半百老者，陳繼志也認識這老頭，是「蘇州」城下層社會中，有名的包打聽，一般人都稱其為包打聽而不名。

當然，陳繼志也僅僅是知道此人叫包打聽而已。

與包打聽同坐的，是一個皮膚黝黑，滿身邪氣的年輕人。

包打聽的話聲一落，那年輕人笑問道：「那麼，以前你為什麼推說不知道？」



陳紅蕓瘋病又告發作，在閭門大街出手殺人。

包打聽笑道：「以前，沒有人敢說，我這條命雖然不值錢，却也不想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

年輕人截口笑問道：「現在，你敢說了。」

「當然！」包打聽說道：「現在，人家都在說了，為什麼我不能說哩！」

年輕人說道：「那麼，你就說說看，那位楊大俠，究竟是怎麼樣將陳夫人氣瘋的？」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這個麼！說來可就話長了。」

年輕人笑道：「不要緊，話長可以慢慢說。」

「可以，但我有條件。」

「說說看？」

包打聽笑了笑道：「這兒茶錢由你付，同時，還得請我去宋芝齋吃宵夜。」

年輕人一拍胸脯，笑道：「沒問題，開話一句。」

包打聽注目問道：「話是答應得爽快，只是，身上帶了銀子沒有？」

那年輕人哼了一聲道：「你老兄真是由門縫裏看人，將我小五子看扁了。」

說着，探懷取出一整錠的五兩銀錠子，向包打聽眼前一幌道：「夠了麼？」

包打聽睜眼開眼笑道，說道：「夠了，夠了，如果用來買酒，足夠將我老人家淹死啦！」

一緊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小五子，你哪來這麼多銀子的？」

小五子向他瞪了一眼，說道：「少管閒事，小五子不偷不騙，完全是憑本領賺來的。」

「這正是那仇家的高明之處，」包打聽正容接道：「試想，憑陳家在武林中的聲望和地位，這筋斗如何栽得起。」

小五子蹙眉接道：「那陳家是怎麼辦的呢？」

包打聽笑道：「你忘了錢能通神這句話了，陳家財雄勢大，一面用大把的銀子在衙門上下打點，一面却暗中同楊大俠商量……」

小五子訝問道：「同楊大俠商量些什麼啊？」

包打聽笑了，說道：「就是楊大俠自承與那江洋大盜勾結，以便洗刷陳家的惡名……」

小五子又截口接道：「這怎麼可以，勾結江洋大盜，是要殺頭的呀！」

包打聽笑笑，道：「但陳家和官府說好了，只要有人頂罪，不但不致連累陳家，連那頂罪的人，也可以設法開脫，從輕發落。」

小五子不禁苦笑道：「金錢的力量，可真够偉大。」

包打聽含笑接道：「而且，不但陳家主人指天誓日地向楊大俠提出保證，連那位心高氣傲，恨不得天下男人們都得拜倒她的石榴裙下的陳紅蕙姑娘，也親自向陳大俠懇求，只等事件平息之後，她就委身相待。」

小五子接道：「於是，楊大俠就這樣答應了？」

包打聽苦笑道：「陳家的知遇之恩，加上美人兒的柔情蜜意和眼淚，楊大俠不來的。」

包打聽「哦」了一聲，笑道：「你小子可真有辦法。」

小五子蹙眉，道：「呸！你老兄還想不想要我作東？」

包打聽笑道：「年輕人可真性急，好，我這就是說啦！」

話鋒略為一頓，才正容說道：「楊天佑楊大俠曾經在陳府呆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你聽說過麼？」

小五子點點頭道：「這一點，我是聽說過。」

包打聽接道：「楊大俠初進陳府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管事，由於他武功底子好，資質秉賦又特佳，兼以爲人忠厚，誠實可靠，所以很快地就被提昇爲陳家的總管了。」

來的。」

包打聽「哦」了一聲，笑道：「你小子可真有辦法。」

小五子蹙眉，道：「呸！你老兄還想不想要我作東？」

包打聽笑道：「年輕人可真性急，好，我這就是說啦！」

話鋒略為一頓，才正容說道：「楊天佑楊大俠曾經在陳府呆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你聽說過麼？」

小五子點點頭道：「這一點，我是聽說過。」

包打聽接道：「楊大俠初進陳府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管事，由於他武功底子好，資質秉賦又特佳，兼以爲人忠厚，誠實可靠，所以很快地就被提昇爲陳家的總管了。」

小五子點點頭道：「這些，我也約略地知道一點。」

包打聽注目接道：「那麼，楊大俠當年與陳夫人之間，有過一段情，你也聽說過麼？」

小五子一怔道：「這個，倒不曾聽說過。」

「而且，」包打聽正容接道：「楊大俠也曾有恩於陳家……」

這一說，不但小五子感到驚奇，連在一旁的陳繼志與王長亭二人，也互相投遞一個會心的微笑，因而更加的凝神，傾聽起來。

小五子連忙接問道：「此話怎講？」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事情是這樣的，楊大俠在陳家時，陳家的上上下下，可

答應行麼！何況當時的楊大俠又是孑身一身，一無牽掛。」

小五子苦笑着問道：「以後呢？」

包打聽却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在說明以後之前，我却必須補充說明一段遺漏了的故事才行。」

小五子蹙眉接道：「好，我都聽着就是。」

包打聽沉思着接道：「在陳家的飛來橫禍發生之前，楊大俠本人也曾遭受過一次飛來橫禍……」

小五子一怔道：「那是一件怎樣的飛來橫禍呢？」

包打聽接道：「陳家丟了一件價值連城的祖傳至寶，在陳太夫人嚴命先從本宅嚴密搜尋的情況之下，竟然在楊大俠的房間中找了出來。」

小五子「啊」了一聲道：「你說是陳太夫人嚴命先行由陳家本宅搜尋起的？」

包打聽點點頭道：「不錯。」

小五子蹙眉接道：「照你老頭兒方才所說，那位陳太夫人對楊大俠存有私心的一點，加以串聯，此中的蛛絲馬跡就太明顯了。」

包打聽苦笑道：「一直到現在，這還是一個不能解答的疑案，此中真相如何，我們局外人，自然不便妄加揣測。」

小五子苦笑道：「楊大俠也不予辯解嗎？」

包打聽也苦笑道：「在此情況之下，辯解是無濟於事的，同時也是多餘的。」

話鋒略為一頓，才輕嘆一聲道：「幸虧陳家主人夫婦很識大體，不但不予追究，

說是全都喜歡他，其中，只有一個人，因爲某種私心而例外。」

小五子笑問道：「那是誰呢？」

包打聽笑笑，道：「是陳家的太夫人，也就是現在這位陳夫人的祖母。」

小五子注目問道：「那位陳太夫人，爲什麼不喜歡人人都歡喜的楊大俠呢？」

包打聽苦笑一聲，說道：「因爲，陳太夫人存了私心，她爲了自己的外孫，也就是目前還在陳家照顧陳夫人的岑浩然岑大爺。」

小五子蹙眉苦笑道：「你越說，我却越迷糊起來。」

包打聽漫應道：「別急呀，什麼事情，都有個根源，不從頭說起，可更會令人迷糊啊！」

小五子又苦笑了下道：「好，我正聽着。」

包打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才慢條斯理地說道：「方才我已說過，楊大俠和陳夫人之間，曾經有過一段情。但那是作怪，儘管他們心中都喜歡對方，但外表上却是故意裝成冷冰冰地，誰也不買誰的賬。」

「在此種情形之下，儘管陳家的主人夫婦，也就是目前這位陳夫人的父母，都盡力製造機會，替他們拉攏，但却是越拉越僵……」

小五子笑問道：「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包打聽道：「那是一個驕字在作祟，他們雙方都驕傲得過了份，儘管心中都喜歡對方，却不願表達出來，而希望對方先

，反而對楊大俠多方勸慰。」

「這倒是很難得。」小五子苦笑了下，又接問道：「那位陳紅蕙姑娘，當時有什麼表示啊？」

包打聽接道：「陳姑娘當然也很同情的楊大俠的遭遇，並也會勸慰楊大俠，但你當明白，一對互相關心儀着，但平常表面上却是處在冷戰狀態下的情侶，真話不投機，與格格不入的情況，是不難想見的。」

小五子「唔」了一聲，說道：「可是，陳姑娘的勸慰，好像是反而成了一種諷刺！」

「不錯，」包打聽接道：「於是，楊大俠一氣之下，憤而離開了陳家。」

接着，又苦笑道：「前面已經說過，楊大俠是孑然一身，他離開了陳家之後，只好住在客棧中，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小五子輕輕嘆了一聲，沒接腔。

包打聽也是輕輕一嘆，道：「當時，楊大俠的心情，是不難想見的，在有冤無路申訴，所謂痛定思痛的情況之下，終於氣得病倒了，而且病勢非常嚴重。」

小五子蹙眉接道：「一個舉目無親的人，病倒在旅途之中，這境況，是够慘的了。」

「可不是麼！」包打聽長嘆一聲道：「如非是那客棧主人的姑娘，對他特加青睞，自己貼錢，給他延醫診治，並伺候得無微不至，則楊大俠的那一場大病，很可能就一病不起哩！」

小五子笑道：「潦倒窮途之中，能獲得這樣的紅顏知己，可真是難得。」

來懇求自己。」

小五子蹙眉接道：「真是邪門。」

包打聽笑了笑道：「這情形，對陳家的太夫人而言，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啦！」

小五子「哦」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當時的陳太夫人，是希望她的孫女能嫁給她的外孫岑大爺，所以才不喜歡人人都喜歡的楊大俠？」

包打聽連連點頭，說道：「正是，正是。」

「那麼，」小五子接問道：「陳夫人對岑大爺是否也有意思呢？」

包打聽怔了一下道：「這個，恐怕不大可能。」

他一頓話鋒，忽然長嘆一聲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患，那是一點都不錯的。」

小五子一怔道：「你老兄扯到哪兒去了呀？」

「我說的還是主題呀！」包打聽接道：「就當此時，陳家忽然發生了一件所謂飛來橫禍。」

小五子問道：「那是一件怎麼樣的橫禍？」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是陳家的仇家，買通了一個江洋大盜，供出陳家是坐地分贓的盜魁，並且當場在陳家起出不少贓物……」

小五子又是一怔道：「那些贓物是哪兒來的？」

包打聽道：「自然是那仇家，暗中栽的贓呀！」

小五子苦笑道：「人證物證俱全，這

「這倒的確是很難得。」

「當時，陳家的人，沒有人去看過楊大俠？」

包打聽接道：「是的，不過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楊大俠並沒告訴陳家自己的去處，當然更不知道他仍然住在『蘇州』城中，並且病倒了。」

他，端起茶杯，深深地飲了一口之後，才娓娓地接着說下去：「一直到楊大俠痊癒之後，陳家的人，才發覺楊大俠仍然住在『蘇州』，而陳家主人夫婦，也再度邀請楊大俠重回陳家幫忙。」

小五子接口問道：「那麼楊大俠又回去了？」

包打聽苦笑道：「你想，楊大俠還會回去麼？」

由於包打聽的這一段談話，是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因此，不但陳繼志座上的兩人聽得入了神，連附近的茶客也都在凝神傾聽着。

這時，就在陳繼志的隣座上，一位中年人插口問道：「嗨，包打聽，這些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啊？」

包打聽笑道：「你老弟忘了我名叫『包打聽』啦！」

接着，又自動補充說道：「不瞞你老弟說，以前，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在陳府當差，而這些消息，就是那位好朋友告訴我的。」

那中年人「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小五子注目問道：「現在，該說到『後來』了吧？」

（未完）

包打聽笑道：「以前，沒有人敢說，我這條命雖然不值錢，却也不想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

包打聽「哦」了一聲，笑道：「你小子可真有辦法。」

包打聽笑道：「現在，該說到『後來』了吧？」

（未完）

文圖
逸令
蕭盧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紅花濺春雨



前言提要：

上回書至桑南園從雁翎口中獲知譚貴芝在五殺手的魔掌，當晚即追蹤到五殺手新近經營的總壇，孤身夜探，為對方暗椿發覺，鬼太歲司徒火下令早經練就預備對付桑南園的百燈飛魂陣，把桑南園困在陣中，桑南園在末明對方陣法之前，不敢妄動，只把來攻敵人迫退開去，雖前後受敵，仍能堅守原地，詎知就在他劍傷孫波之際，突被司徒火偷襲，桑南園被迫移動三步，對方陣勢趁機展開，他唯有放手一拚，猛撲對方，一腳踢出，驚覺對方人形陡然消逝——

血濺百燈陣 情困玉女心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桑南園的這一式凌空飛腿，可就顯得用老手了！

敵人根本就沒有離開他的環身左右，隨時隨地待機發招！

桑南園一腿落空之下，眼前景象又是一變，他身子猝然失却平衡，搖幌着却向一旁墮落下去！

却有兩條人影左右同出，一左一右向着他尚未落地的背後襲迎！

二人也正是他剛才數度交手的老搭檔——「替目閻羅」簡兵與「怪鵝」孫波！

孫波雖然腕部受傷，可是經包紮後不碍出手！

二人都恨極了桑南園，所以出手惟恐不重，下手惟恐不毒！

一隻紅竹杖，一隻判官筆，其上貫足了力道，各向桑南園兩側逼近！

桑南園在空中乍然收勢，不待雙足落地，身子快速的一個滾翻，掌中劍叮噠！一聲，先震開了孫波的一雙鐵筆，復由斜

刺裏捲出，連人帶劍反迎面向「替目閻羅」簡兵全身捲去！

這一手確是厲害！

因為桑南園有見於地面陣勢厲害，只有在空中的身子才能無憂於陣勢的困擾。所以他不得不身子落下來，即迅速的向二人出手！

劍光中包含着凌厲的劍氣。「替目閻羅」簡兵甫一交接，已覺出森然的劍氣，非比尋常。

當下他急嘯一聲，就空一個倒折，向後翻滾而下！

可是在桑南園的劍圈裏，簡兵的退勢却顯得慢了一點！

劍光閃處，簡兵那支愛欲性命的紅竹杖，首先捲入在劍圈之內，一陣「克察」聲響，整支竹杖化為一天飛灰。

簡兵若非退得快，也勢必受傷不可。桑南園捲出去如同浪花般的大片光華，把他一襲肥大的長衣下擺捲為粉碎！使得他

於驚慌失魂中飛身下墜！

桑南園冷笑一聲，連人帶劍緊逼着簡兵落下的身子猛縱下去。

却聽得背後一人冷喝道：「小輩，你死定了！」

說話的口音像是「鬼太歲」司徒火，事實上就是這個人！

話聲一落，正是簡兵，桑二人先後落地的當兒。

簡兵佔地利之便，身子甫一落下，左手捏着陣訣，身子一個急滾，大片雲霧中遂即隱於無形。

桑南園心中一驚，他明知身子下落必將又會引起另一種厲害的陣法，可是却是無法使得自己身子不向下落！

他吸提着下沉的丹田之氣，使得落下的軀體，輕若鴻毛！足尖方及地面，就聽得背後司徒火一聲叱道：「射！」

在揚溢起的一天火光裏，四下裏一陣弓弦急响之聲，無數箭矢，由四面八方衆蜂入巢般的，向着桑南園落身之處猛射過來！

同時間，他感覺到眼前紅燈閃爍，所見百燈幻化為一天光影，襯托着一陣心底昇起的隆隆之聲，排山倒海的向着眼前壓逼過來！

桑南園陡然心中一驚，方自憶起這種陣勢的五行生剋易理，時間已是迫不及待的，掌中劍霍地用力揮出，將正面全身的一排箭矢揮落在地，可是斜刺裏「鬼太歲」司徒火却似鬼魅般的窺身躍進，桑南園由風聲裏知道有人襲近，奈何眼前幻景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使他防不勝防。

透過桑南園眸子所見大小百燈，此刻充斥前後左右，佈滿了整個空間，每一盞明燈之後，皆有一張形容兇猛的脸，各人持着一口刀，向桑南園身前攻到！

就在他睜一猶疑間，百燈叢中已躍出了那個「五殺手」中的魁首「鬼太歲」司徒火！

司徒火的人影，配合着百十盞燈，百多張人面，同時攻到。

桑南園原已悟出這陣勢的五行生剋之理，只是時間是這等急迫，竟然連定神思索的時間都沒有！

他明明知道所見多係幻景，但是幻景裏也有真實的殺着。

換句話說，也就是說，在你未嘗瞭解到此陣的五行生剋易理之前，你是沒有辦法分辨出來的！

頃刻之間，刀風四起！

桑南園陡然一驚，得知陣法的非同小可！

他強自提收起一股丹田之氣，也就是用以護體的「游潛」功力！

這種功力一經護體，尋常刀劍鐵器皆難傷身。

果然就有五六口刀劍，落在他身上！

桑南園飛衣一振，已把來犯的這幾個人全數給抖落了出去！

可是——

可是他忙中有錯，却把其中最厲害的那個人給疏忽了。

那個人就是司徒火！司徒火施展的是一口短劍！這口短劍也同其他的刀劍混雜在一起

，可是它的威力却大大的超乎其他各樣兵刃之上！

一陣超乎任何種感覺的劇痛，發自桑南園的右面肋下——

緊接着是一陣說不出的陰冷感覺！

桑南園大吃一驚！

司徒火已由他身側鬼魅般的騰身而起，隨着他拔出的劍尖，一股子鮮血由桑南園右肋之間竄了出來！

饒是司徒火騰起的快，却也為桑南園捲出的長衣裹住了身子！

桑南園儘管是負傷之下，這一招施展得也極為可觀！

「鬼太歲」司徒火的身子在他抖開的長衣裏，就像旋風柱兒般的打着轉兒，足足摔出了六七丈外！

以司徒火那身功夫，當然是摔他不着，只見他身子螺旋般的打了個旋兒，飄落在地。

摔是沒摔着，這個險却是丟不起！

他身子一站起來，厲叱了一聲，喝道：「上！」

「替目閻羅」簡兵，「怪鵝」孫波兩個人却由兩側撲上去！

桑南園這時顯然是傷勢不輕，右肋傷處溢出的血，把半個身子都染紅了。

大股的血，由他喉嚨裏湧上來！——

那一天的燈影，各樣的人面，仍是如風如潮般的湧撲着他！

這個時候，再加上簡兵孫波之類的大敵，桑南園可就危在彈指了。

桑南園用極快的手法，自行封鎖了「氣海」「心坎」兩處大穴——

他想起湧上來的一口鮮血噴下去，偏偏力不從心！

只聽得「嘆！」的一聲，嘴張處，噴了個滿天都是！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這「百燈飛魂陣」在五行生剋上，原是「火」經，配「六，二」之數，忌水「三，四」，「血」生「水」，正合二，四之數，這一口血，算是救了桑南園的命！

血光現處，百燈剎時間失了光輝，那滿天幻景，頃刻間化為無形。

但見——

桑南園跌坐在正中星樓右側！

「鬼太歲」司徒火立在南面一塊假山石上——手裏拿着一面三角紅色小旗，顯係發號施令的人物！

「怪鵝」孫波，「替目閻羅」簡兵各自帶着五名持刀的青衣漢子，一左一右，正預備撲上來——

簡兵雖是個瞎子，但因他熟悉陣法之故，一入陣門，從容進退，可來去自如，紅竹杖雖然失去了，他却改持了一截「九股鋼鞭」！

那列長燈陣，仍如初見時一般，一字長蛇的排列在兩道邊側！

這一切都由於陣法的突然破毀而有所改變，以至於原本凌厲的殺着無從施展！

每個人都大吃一驚！

桑南園這一口鬱積的血一經噴出，頓時心鏡空明！

像是觸電般的，他忽然明白了這陣勢的奧妙！——

眼前時機迫迫，自己又受了重傷，而

且最重要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他當然不甘心就此離開！

他很清楚身上的劍傷不輕，可是他無論如何也要把譚貴芝救出來！

本來他並不想傷日前五殺手任何一人，可是自爲「鬼太歲」司徒火劍傷之後，情不自禁的激起了他無邊怒火！

他先已施展出「五行真氣」，用自封穴道的手法把受傷部位局部封閉，他也知道這種內氣鎮傷的時間不宜過久——至多不得超過一個時辰！

換句話說，在一個時辰之內他仍可運動對敵，行動自如，但是超過一個時辰之後，傷勢一經發作，其勢更將驚人。

受傷部位在右下肺部，如非經他即時封閉了內裏穴脈，只怕眼前早已發作不能行動！

然而此一刻，他仍然如同生龍活虎一般的勇猛！

首先攻進他身邊的是「瞽目閻羅」簡兵，簡兵之所以來去自如，完全因爲他對於陣勢的熟悉緣故——

此刻陣勢一破，對他來說當然大爲不利！

簡兵在陣內行走的是一種「五花步」法！

陣法破後簡兵顯然不知，他仍然用這種步法行走，非但看上去樣子可笑，事實上却也爲他自己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他只闖進了兩步，遂即摔倒在地！簡兵忽然覺出了不妙！

可是在他身子還來不及躍起的當兒，桑南圃已如驚濤駭浪般的撲了上來。

簡兵雙目雖然看不見，可是應感之力却是異常的靈敏！

桑南圃身子乍然一抖，簡兵已騰身躍起，同時間他手裏的一支「九股鋼鞭」，由下面捲起來，反向着桑南圃臉上用力的打了過去。

桑南圃當然不會爲他打中！

他用手裏抖開的一件長衫，捲裹着簡兵的鋼鞭，兩相較力之下，桑南圃悶哼了一聲：「起！」

長衣抖處，簡兵身子霍地騰空而起，在空中折了個筋斗，直向地面上墮落下去。

桑南圃情知自己身上負傷，眼前這些個人，簡直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要在平時以他那身武功，對付這千人，自信游刃有餘，可是眼前情形不同，他不得不改變戰畧！

就在簡兵身子方自下墮的一剎間，桑南圃已猛虎撲羊似的撲了過去！

簡兵回身怒吼一聲，猝然以九股鋼鞭一端，向桑南圃胸前上搗去！

可是桑南圃早已料定了有此一着！他手裏長衣再次捲出，仍然向着他手裏的鋼鞭之上捲去！

簡兵向後收鞭，改用右足尖去飛踢桑南圃的手腕子——

他的腳方自抬起一半，却只見劍光一閃，對方桑南圃掌中的那口劍已飄然而至，簡兵感覺出不妙，已是慢了一步！

劍鋒過處，已在簡兵的大腿上穿了個透明窟窿。

簡兵負痛之下，鼻子裏哼了一聲！這時「鬼太歲」司徒火，以及「怪鷄」

「孫波」，「人面狼」葛嘯山却由三個不同的方向，向着桑南圃包抄上來！

三人乍見簡兵受傷，俱都吃了一驚，是以紛紛撲上來意圖營救！

他三人儘管手法都很快，可是在對付桑南圃來說，却都嫌慢了一點！

簡兵嚇得直向地上坐起來，一動也不敢動！

桑南圃冷笑道：「姓簡的，你站起來說話！」

簡兵翻着一雙死魚眼，不停聲的嘿嘿冷笑着，慢慢的由地上坐起來。

桑南圃把劍向後收回了一些！

不意簡兵條地施展出一式「鯉魚打挺」，驀地由地上一躍而起，左手五指有如一把鋼鈎似的直向着桑南圃面門上抓來！

桑南圃料定了他會有此一舉，就在他的手才伸出一半桑南圃搶先他一步，反手一捲，左手的長衫有如一條大蛇般的捲了起來，正好纏在了他那隻手腕之上！

緊接着桑南圃向下用力一帶，簡兵整個身子向前一栽——

等到他的身子站起之時，却已爲桑南圃攔腰截斷！

簡兵嚇得直向地上坐起來，一動也不敢動！

桑南圃冷笑道：「姓簡的，你站起來說話！」

簡兵翻着一雙死魚眼，不停聲的嘿嘿冷笑着，慢慢的由地上坐起來。

桑南圃把劍向後收回了一些！

不意簡兵條地施展出一式「鯉魚打挺」，驀地由地上一躍而起，左手五指有如一把鋼鈎似的直向着桑南圃面門上抓來！

桑南圃料定了他會有此一舉，就在他的手才伸出一半桑南圃搶先他一步，反手一捲，左手的長衫有如一條大蛇般的捲了起來，正好纏在了他那隻手腕之上！

緊接着桑南圃向下用力一帶，簡兵整個身子向前一栽——

等到他的身子站起之時，却已爲桑南圃攔腰截斷！

簡兵嚇得直向地上坐起來，一動也不敢動！

桑南圃冷笑道：「姓簡的，你站起來說話！」

簡兵翻着一雙死魚眼，不停聲的嘿嘿冷笑着，慢慢的由地上坐起來。

桑南圃把劍向後收回了一些！

不意簡兵條地施展出一式「鯉魚打挺」，驀地由地上一躍而起，左手五指有如一把鋼鈎似的直向着桑南圃面門上抓來！

桑南圃料定了他會有此一舉，就在他的手才伸出一半桑南圃搶先他一步，反手一捲，左手的長衫有如一條大蛇般的捲了起來，正好纏在了他那隻手腕之上！

緊接着桑南圃向下用力一帶，簡兵整個身子向前一栽——

等到他的身子站起之時，却已爲桑南圃攔腰截斷！

簡兵嚇得直向地上坐起來，一動也不敢動！

桑南圃冷笑道：「姓簡的，你站起來說話！」

簡兵翻着一雙死魚眼，不停聲的嘿嘿冷笑着，慢慢的由地上坐起來。

桑南圃把劍向後收回了一些！

不意簡兵條地施展出一式「鯉魚打挺」，驀地由地上一躍而起，左手五指有如一把鋼鈎似的直向着桑南圃面門上抓來！

桑南圃料定了他會有此一舉，就在他的手才伸出一半桑南圃搶先他一步，反手一捲，左手的長衫有如一條大蛇般的捲了起來，正好纏在了他那隻手腕之上！

緊接着桑南圃向下用力一帶，簡兵整個身子向前一栽——

手上那件長衣纏繞了個結實！

桑南圃的左手緊扣在簡兵肩頭大筋之上，手頭上舉一用力，簡兵頓時覺出全身麻軟不堪，手裏那根九股鋼鞭由不住「噹噹！」一聲，落在地上！

這種情形對於現場各人，自然發出了阻嚇作用！

「鬼太歲」司徒火怔了一下，把一嘴牙齒咬得「咯咯」直響。

他大聲嚷道：「姓桑的，你這算是什麼名堂！」

桑南圃恨聲道：「不算什麼名堂，不過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

簡兵雖說是不能再施展身手，可是依然能開口說話！

他知道了眼前這種情形，真恨不能一頭撞死，可恨的是身不由己，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一旦「太阿倒持」，却只有聽人家的了。

他冷冷的道：「姓桑的，簡某落在了你的手裏，就請給個痛快吧，皺一下眉頭算是嫌子養的！」

桑南圃強自做作的一笑道：「現在還不到你死的時候！」

他乾脆把寶劍插回鞘內，空下的一隻手緊緊貼在簡兵背後，然後回過臉來看着司徒火，凌笑道：「老兄，你要他死還是要他活？」

「鬼太歲」司徒火面色猝然一變，呐道：「好小子——你打算怎麼辦？」

「怪鷄」孫波道：「桑南圃，咱們到日前爲止，還談不上什麼深仇大恨，你要是敢對我兄弟施展毒手，這個樣子，咱們

當年做事太過絕情辣手的報應，你回去對你那老頭子說，他當年所作所爲，我却要他百倍的償還給我！」

說到這裏轉臉向桑南圃道：「這兩個

人交給你了，把我兄弟放過來吧！」

桑南圃冷冷的道：「可以，請你先爲她們母子鬆綁！」

司徒火鼻子裏哼了一聲，轉看向孫波道：「給她們鬆綁！」

孫波手中刀一連揮出兩刀，「刷！刷！」兩聲，譚氏母女身上的絲條已被斬開，譚貴芝痛呼一聲，撲上去緊緊抱着母親，一時泣不成聲。

陶氏表情呆痴的泛起了一片苦笑，緩緩抬起一隻手來撫摸着女兒的亂髮！

桑南圃寒下臉道：「譚姑娘，這裏不是哭泣的地方，還不快出去，想死麼？」

他語音冷澀，看上去絲毫無情！

譚貴芝哭了幾聲，頓時止住！

却聽得她母親陶錦璧嘆息一聲道：「桑相公說的不錯，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回去再說吧！」

說罷輕輕的在貴芝身上拍了幾下，苦笑道：「走……吧！」

譚貴芝忽然想到了父母與桑南圃之間的一份宿仇，登時心底一涼，有如一盤冷水兜頭澆下來，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原以爲桑南圃再見自己面時，必將兵刃相加，想不到對方非但不會加害，反倒是捨身以救，只是這番情誼，簡直就不知道如何報答！

有了這番感觸，她真連多看桑南圃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當下低着頭，向着母親

可就結實了！」

桑南圃發出了一陣子懾人心魄的冷笑聲。

燈光下，他那把原本潔白光潤的一口玉齒，染滿了鮮血，看上去極爲可怖。

他顯然是被「怪鷄」孫波的話所激怒，一雙眸子裏閃爍着灼灼光采。

「姓孫的，咱們這個樣子早已結上了，你以爲可以善罷干休？」桑南圃凌聲笑着道：「太晚了，太晚了！」

「鬼太歲」司徒火恨聲道：「姓桑的，我們兩方面，原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該幫姓譚的，老跟我們兄弟過不去，劍傷你的是我司徒火，却與我兄弟無關，你快放了他，我們才好說話！」

桑南圃心裏恨極了這個司徒火，只是此刻自己重傷之下，却是無可奈何與他，這筆仇恨只有埋藏在心裏留待異日再圖報復了！

他冷笑道：「要放你兄弟容易，我却有個交換條件！」

「什麼條件？」

「把譚氏母女給我交出來！」

司徒火怔了一下，和孫、葛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嘿嘿冷笑了幾聲。

桑南圃道：「怎麼樣，給你們半盞茶的時間，到時不把人交出來，可就休怪我掌下無情！」

「人面狼」葛嘯山怒吼了一聲，正要撲上去，却被孫波一把抓住！

「不可造次！」孫波眼睛一掃司徒火，道：「老大，這件事怎麼辦？」

司徒火眼睛裏閃爍着無比的怒火，向

着孫波點頭道：「去把譚家的母女帶出來！快去！」

孫波欲言又止，匆匆離開。

桑南圃一隻手掌仍然扣在簡兵身上，因知道桑南圃這隻手掌內，已貫注了全身真力，只要隨時向外一推，自己這條命可就別想再要了，所以他內心儘管一千一萬個不服氣，却也不敢以性命來作賭注！

遠的走過來！

譚氏母女看來臉色極爲憔悴。

母女二人每人身上都緊緊纏着一根絲條，散髮披肩，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遠遠站定之後，孫波用手裏的一口刀，比着譚氏母女，大聲的向着桑南圃道：「怎麼樣，你先把人放過來吧！」

桑南圃打量着譚氏母女，見二人雖然神情憔悴，但是看上去都還好，不像有什麼受傷的樣子！

母女二人表情迥異——

陶錦璧狀若呆痴，面色蒼白，只是呆呆的看着桑南圃不發一語。

譚貴芝這時却似恢復了知覺，忽然低下頭泣出聲來！

二人像是由水牢裏放出來的樣子，全身水濕，不勝狼狽，較之昔日之絕世風華，的確是不可同日而語！

桑南圃輕嘆一聲，道：「譚姑娘，妳還好麼？」

譚貴芝聞言之後，哭得更大了。

她強止着悲傷，抬起頭看着桑南圃道：「謝謝你桑……大哥……想不到你還想

來救我……」

桑南圃看了她的陶氏一眼，只見她面上仍是毫無表情，顯係受過了極大的刺激模樣！

原本是一張極易惹人同情的臉，只是對於桑南圃來說却是無動於衷！

他原本該上前一劍劈死她的，只是他並沒有這麼做，反而拯救她脫離惡人之手，這到底是爲什麼？

他自己也想不通！

面對着眼前的兩個女人，桑南圃呆了

一會兒——

他目光轉向「鬼太歲」司徒火道：「今天的事，我們就此爲止吧——我放了簡兵，你也把她母女交給我！可以麼？」

司徒火嘿嘿冷笑道：「老實對你說吧，這兩個女人對我沒有用，姓譚的當年幹的坏事，今天也叫他嚐嚐味道！」

桑南圃陡然一驚，意識到司徒火話中之因，禁不住向着譚氏母女望去，却見陶錦璧面色呆痴，而譚貴芝却已泣不成聲。

她一邊哭泣，一邊低視着「鬼太歲」司徒火，痛聲罵道：「你們這羣畜牲不如的東西……」

桑南圃一怔，怒聲道：「姑娘莫非被他們……？」

譚貴芝搖着頭道：「我沒有，只是我一面說着她淚如雨下早已泣不成聲。

司徒火却聲如洪鐘般的縱聲狂笑了起來，笑聲一頓，他目射兇光的注視着譚貴芝道：「丫頭，這一切都是因爲妳那爹爹

來救我……」

桑南圃一怔，怒聲道：「姑娘莫非被他們……？」

譚貴芝搖着頭道：「我沒有，只是我一面說着她淚如雨下早已泣不成聲。

司徒火却聲如洪鐘般的縱聲狂笑了起來，笑聲一頓，他目射兇光的注視着譚貴芝道：「丫頭，這一切都是因爲妳那爹爹

來救我……」

桑南圃一怔，怒聲道：「姑娘莫非被他們……？」

譚貴芝搖着頭道：「我沒有，只是我一面說着她淚如雨下早已泣不成聲。

司徒火却聲如洪鐘般的縱聲狂笑了起來，笑聲一頓，他目射兇光的注視着譚貴芝道：「丫頭，這一切都是因爲妳那爹爹



桑南圃左手長衣一抖，把簡兵抓來右腕纏住，右手迅快捏着簡兵肩膀。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為一聲對不起，就



與的境界——劍氣！
這是一種極難達到的劍術境界，功力表現全係依據本身內功氣功與劍術三者揉合為一的至高功能，一旦功成施展，可以在十步內外出劍，僅以劍上光華，制人於死！
是以，桑南圃一經施展出這種功力時，在場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其實以前桑南圃受傷情形，極不宜施展這種耗費精力的功夫。
桑南圃之所以如此，顯然是有其作用在內！
果然他的用心沒有白費！
——陶錦璧與譚貴芝相繼步出大門之後，桑南圃才緩緩的收回了寶劍！
他的一手「劍氣」功力，使得在場各人無不觸目心驚。
就連「鬼太歲」司徒火也自認無此能力，相形見絀！
每一個人眼睛裏都含着怒火！

每一個人也都呆若木鷄！
就這麼眼睜睜的看著他離開了現場。
夜色沉沉！
陶錦璧與譚貴芝佇立在樹下，對於這次的死裏逃生，奇怪的是兩個人都不會感到絲毫的快樂！
譚貴芝一直伏在母親身上哭。
陶錦璧呆若木鷄！
母女二人佇立在風地裏，情景異常的淒慘。
陶氏輕輕拍著女兒道：「快別哭了，孩子，這全是桑相公的恩典……你應該今生一世感念著他的大恩大義……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眼淚汨汨的由她早已哭腫了的眼睛滴出來！
「……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會來救我……」
深深的垂下頭！
她真正的懺悔了。
「……我當初太辜負他們梁家了，他爹……唉……他爹死得太可憐了！這全是我的罪……是我的罪……」
「娘——你不要再說了！」
「我要說——」陶錦璧痴痴的道：「娘太對不起他們梁家了！」
譚貴芝抽抽著道：「不——那不是娘的錯，只怪爸爸……他老人家心太狠！」
「你爹……」
陶錦璧臉上掛著一絲慘笑：「你爹是有罪的……只是他也是爲了我……報應！報應……」
眼淚又湧了出來！
「娘——」譚貴芝嗚咽著道：「我們該怎麼辦？」
陶錦璧喃喃道：「貴芝，你記著娘的話……無論桑南圃對你爹和我怎樣，不許你報仇，不許你懷恨他……是我們欠人家太多了！」
「不……不……」譚貴芝用力的搖著頭道：「他不會這樣，他不會……」
「他會的！」陶錦璧斬鐵截釘的說道：「也許對於我……他還多少留點情，因為我是女人……可是，對於你爹，他是絕不會……」
譚貴芝打了一個冷戰！
陶錦璧道：「你可曾留意到他的那雙眼睛！不會的……他絕不會饒過你爹！」
「那……可怎麼辦？」
陶錦璧臉上帶了一絲苦笑：「沒有什麼可怕的！」她淒涼的道：「我倒希望他死在他手裏的好，反正我！我……」
說到這裏，她忽然吞住了正欲說出口的話。
譚貴芝一驚道：「反正怎麼樣——？」
娘！你說什麼？」
陶氏搖搖頭苦笑道：「沒什麼……」她回過頭來向著桑南圃看了一眼，皺了一下眉道：「他怎麼還沒來……」
譚貴芝忽然一驚道：「啊——對了，桑大哥，他好像受傷了！」
陶氏一怔道：「不錯……我幾乎忘了！你快去看看吧！」
她跑了幾步，又回過頭來看著母親！陶氏頻頻向她揮著手道：「去吧……」

這邊是一塊荒地！

貴芝試着把桑南圍放下來！

「大哥……讓我……喘一口氣……馬上就走！」

月光下，桑南圍面如金錠。

他緊緊的咬着牙齒，似乎強自支持着，坐在草地上勉強的點了點頭。

譚貴芝喘得喘了一頭牛。

有生以來，她從來沒有這麼累過，她早先在水牢內浸泡了半夜，本已是疲憊不堪，此刻一心救人，更不曾顧慮到自己身子支持不住！

先頭是一鼓作氣，這時一停下來，只覺得兩眼金星直冒！

她實在支持不住，雙腿一軟跌倒在草地上！

大聲的喘了幾口氣，她又爬起來，道：

「大哥……我們走！」

桑南圍雖不曾開口說話，可是他眼睛裏却表露出感恩知情的意思，並且微微的搖了一下頭！

譚貴芝看看天，急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大哥，我要借你外衣用用！」

說着遂即把桑南圍身上長衣脫下，雙手掄着扭了幾扭，即成爲一根布索，當下匆匆把對方身子捆在自己身上！

想不到平素那麼輕巧的身子，這時竟然變得這般重法！

譚貴芝腦子裏只記着桑南圍方才的關照——天明以前如趕不到他居住之處，命即不保！

這句話的壓力太大了。

她來不及多喘一口氣，遂即又繼續奔

馳下去！

這一次又足足的跑了半個時辰，遠遠的可就看見了冰河集的那片冰河。

「這下子……可好了……」

她興奮得眼睛裏滴出了淚，全身上下簡直就像個汗人兒似的……

她蹣跚的站住了腳步，頻頻喘着道：

「大哥……到了……到了！」

腳下一軟身子向前一踉，跪倒在地。

「大哥……大哥……」

她嘴裏一陣陣的發甜，眼前更是一片的黑。

眼看着她「迎春居」已將在望，她却心力耗盡，再也走不動了。

勉強的爬着站起來，她伏在一棵大樹上狗也似的喘着。

「大哥……快到了！」

回頭一看，登時大吃了一驚！

却只見桑南圍垂着頭，口鼻之間一片模糊的鮮血，映着即將破曉前的天光，他那張臉，已現出慘黑之色——分明是死前的徵兆！

譚貴芝這一驚，只嚇得她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痛呼了一聲：「大哥！」汪汪淚水傾眶而出！

——這份感情不知是什麼時候建立起來的，從來也不曾感覺過有多麼深！

直到此刻這一刹那，她忽然覺出來，忽然覺出來身上搭的這個人，竟然對於自己這麼重要……

覺出來自己對於他的感情這般的深，這般的切！

「不是——」桑南圍在重傷之中，仍能保持着從容的神態，實在是不容易！

他臉上帶着苦笑，喃喃道：「……這

是家師所精心煉製『續命金丹散』……」

「啊！那太好了……」

桑南圍道：「我方才在『百燈飛魂陣』

內爲司徒火傷了右肺，此刻瘀血積腹，

必須使肺內瘀血由傷處流出……」

譚貴芝咬了一下牙道：「那個老賊好

狠的心……大哥，我該怎麼辦？」

桑南圍道：「把金丹散一半溶于水內

……半杯水……」

說着，他閉口喘息不已。

譚貴芝匆匆如法泡製，端過杯子來，

却見這一剎間，桑南圍面色又現出灰黑之

色，他牙關緊咬，像是忍受着極度的痛苦！

坐着的身軀有徐徐下傾的趨勢！

他忽然張開了嘴——

譚貴芝就勢把杯內經過溶解之後的藥

汁全數倒在了桑南圍嘴裏。

桑南圍用力吞下，肚子裏頃刻「咕

」的响了一聲。

他身子緩緩的前傾了下去——

譚貴芝輕輕向他雙足放平了。

「謝謝姑娘……」他微弱的道：「現

在不死……這條命就保住！」

譚貴芝破涕一笑，眼淚還掛在腮幫子

呢！

「在一盞茶時間之內……我傷處必然

會滴出很多瘀血……」他氣息喘喘的道：

「你不必害怕……」

譚貴芝頻頻點點頭道：「我知道！」

桑南圍道：「……那時請姑娘施展鑽

骨手法，爲我把兩側胸腔……用重手法震

開！」

腦子裏是一片空白，沒時間再多想，

她恍惚的向前走着，腦子裏所能想到的

，只是「救人」！

她不能要他死！無論如何不能要他死！

她幾乎要跪倒地上向蒼天祈禱了。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一聲清晰的馬嘶

之聲！

譚貴芝頓時精神一振，倏地轉過了身

來——

一個全身黑衣的生客！

那客人穿着一襲藍色綢緞的長衣，長

衣上是一溜黃色的大銅扣子，年歲在三十

左右，頭上戴着一頂高冠。

這種服飾很怪，似乎只有青康一帶邊

地人士才如此穿着！

那漢子一逕策馬來到眼前，突地勒住

馬韁，探身下望道：「喂——這位大姑娘

，你們是……怎麼回事？」

譚貴芝確定這個人不認識，心裏可就

有了一番見地！

就在那漢子方欲翻身下馬的當兒，譚

貴芝輕輕舉指如刀，猛力的一下插在這

人背後「志堂穴」道之上！

「志堂穴」爲人身大穴之一，就在後

中樞，有通百穴，閉氣，閉血的功效！

這個穴道屬於三十六死穴之一，自是

不比尋常，一般而論只可輕點，若用力過

猛即有喪命之險！

如以譚貴芝之功力，如此一揮之力，

焉能還有這人的命在？只是她此刻精力

耗盡，論力道不足平日之三分之一，是以

雖出全身之力，亦不能制這人於死地，可

是却足以使這人昏厥！

那高冠漢子，嘴裏「吭！」了一聲，

雙目一翻，登時「咕嚕！」一聲自馬背上

翻了下來！

譚貴芝雙手扶着馬鞍子，吃勁兒的

翻上了馬鞍！一連的抖開韁繩，直往冰河

集飛馳下去！

這番有了得力的腳程自是不同！

那匹馬顯然不是一般常馬，還是一匹

道地的青海「海毛青」，一經跑開了其快

如矢！

不消半盞茶的時間，已來到了「迎春

坊」前！

東方已微微露出了魚肚色！

時間實在是在太急迫了。

譚貴芝下了馬，騰身直起，落向迎春

坊樓欄之上——

桑南圍居住的那間房子她以前來過，

當下推窗而入！

等到她把背上的桑南圍懸下之後，人

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由桑南圍身上摸出了火摺子，亮着了

火，點上了燈。

第一件關心的是桑南圍死了沒有！

探了探他的口息，已經沒氣了，脈搏

還跳！

桌上瓦罐裏還有水，她倒了一杯，扶

着他坐起來，慢慢的爲他灌了些，自己張

惶的喝幾口！

然後她即開始爲他全身推拿——

「心經」爲生死大穴，譚貴芝由父親

處學得了急救的「開穴」手法，明知此一

穴道用之不慎可制人於死，可是此刻目睹

桑南圍生死垂危之際，說不得也只有「死

因爲那樣將對不起母親——

如果只允許她由父母雙親間選擇一人

的話，她會選擇母親！

她不願意母親受一點委屈！

現在她要母親告訴她的全盤托出。

「都是我爹下的手……我媽一點也不

知道，我爹瞞着她……」

「原來是這樣……」桑南圍苦澀的道

：「那麼，她還是有罪的……不過她已經

……我預料着她會自己懲罰自己！」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沒有再把

話接下去！

譚貴芝背過身子來，用力的抹了一下

鼻涕，又擦了一下眼淚，才緩緩的回過身

子來！

「姑娘！」桑南圍緩緩的說道：「你

……爲什麼還要救我？」

「我——」譚貴芝紅着臉垂下了頭

，道：「那是因爲你救了我！」

「如果我沒有救你呢？」

「那……」譚貴芝利時間臉更紅了：

「我還是會救你……」

桑南圍發出了一聲輕嘆，遂即閉上了

眼睛！

譚貴芝再注視他傷口，一驚道：「啊

——好多血——」

只見桑南圍右肋間傷處地方，汩汩流

出了許多暗紅色的血，大概就是桑南圍先

前所說的瘀血了。

桑南圍向她點頭示意！

譚貴芝只得狠下心來，駢中食二指在

其左肋「昏穴」上點了一下，桑南圍登時

昏了過去！

（未完）

「是硃砂——」

粉末。

「是硃砂——」

東方玉·文
盧令·圖

花中霧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昧真君丁無病代左月嬌對付了屈長貴和戚婆婆率眾截劫之即中，前往苗疆，那日在辰州府的武陵春酒樓上，巧遇一名老走方郎中夏子清，石中英編出一段假故事，說是奉先師李一丹遺命，要到九龍孟家苗處取回一項物件，夏子清對孟家苗環境及習俗相當熟悉，侃侃而談，正談說間，一中年貨郎踏進酒樓，向夏子清打招呼，問知夏子清在黃草壩開了間藥肆，似十分羨慕地向夏子清說着奉承話。

苗疆山道險 歹徒詭計狠

夏子清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接着問道：「張老爺這次去那裏？」

那人道：「還不是到處跑？明天貨配齊了先去銅仁，玉屏，最後到劍河……」

夏子清聽的大喜呵呵笑道：「巧極，來，張老爺，老朽給你引見一個朋友。」

白士英聽到那人和夏子清招呼，早就看清楚了。

這人約莫二十八九歲，瘦長臉，皮膚白哲，眉目清秀，身穿藍布衣袴，生得極為挺拔。

那人聽夏子清說出要替他引見一個朋友，立即走了過來。

夏子清回頭朝白士英含笑道：「小荷，這位是張正林張老爺，他要到劍河，就是到九里龍去的，你們多接近接近。」

一面又朝張正林道：「這位是白小荷，你總知道李一丹李藥師吧？白小荷就是李藥師的門下高弟，這次也要到九里龍去，你們正好作個伴兒路上就不寂寞了。」

張正林連忙拱手道：「白兄在下是第一次見面，李老夫子，在下還見過幾次，

是一位忠厚長者。」

白士英也拱手：「張兄多多指教。」

夏子清笑道：「大家請坐，今晚真是湊巧極了，咱們坐下來再作長談。」

白士英，張正林一起落座。

堂倌替張正林添上杯茶。

夏子清立時替他斟滿了酒，笑道：「來，來，張老爺，咱們先喝酒。」

張正林連說不敢，和夏子清，白士英一起乾了一杯，笑道：「別說夏老夫子吩咐，就是衝着這位白兄，在下這朋友也交定了，在下採辦的貨物，明天上午，就可齊全了，白兄要什麼時候動身，在下悉聽尊便。」

此人生性爽直，說來甚是誠懇。

白士英道：「不敢當，兄弟隨時都可以走，還是以張兄的方便為準。」

「哈哈！」夏子清大笑一聲，說道：「那就這樣決定，咱們還是喝酒。」

難怪他生了一個酒糟鼻，原來嗜酒如命。

正好堂倌又替張正林添來了酒菜，大張正林回頭道：「白兄，你放着就好，伙計會來拿的。」

白士英道：「不要緊，兄弟幫你拿也是一樣的。」

兩人走進店堂，張正林就像回到老家一般，他朝坐在櫃頭裏的老婦人打着招呼，就逕自往裏行去。

穿過店堂，是一條走廊，一排約有七八個房間。

張正林走到最後一間，放下麻袋，一手推開房門。

白士英跟着也把麻袋放到地上。

張正林含笑：「多謝白兄了。」

他沒待白士英開口，接着又推開了隔壁一間的房門，含笑：「白兄，這兩間房，你看那一間合適？」

他不論到什麼地方落店，都以白士英為主，讓他先挑。

白士英道：「張兄何須客氣，兄弟隨便那一間都行。」

張正林笑了笑道：「我看白兄就住裏面一間吧，房間都是一樣，裏面的比較清靜。」

朝着就把兩個大麻袋，搬進外面那間房去。

房裏當然因陋就簡，除了一張木榻，只有一張竹几，一把竹椅。

但在偏僻的苗區小縣裏，能有這樣一家客店，已算不錯了。

店門。

早由店中小斯牽着馬匹伺候。

夏子清送出店堂，兩人一齊接過繩轡，跨上馬背，朝夏子清拱拱手道：「老丈，再見了。」

夏子清揮着手道：「老朽不送了，二位老弟有空，請到黃草壩來。」

兩匹馬沿着西大街，漸漸去遠了。

夏子清摸摸酒糟鼻，這一瞬間，他那瘦削的臉頰上，忽然浮現起一片陰森詭詭的笑容。

這種深沉詭詭的笑容，可以形容之為笑裏藏刀，和他本來爽直愷悌的笑容，迥然不同！

但笑，總是高興的事情。

他一定有着極為得意之事，面上含着微笑，緩緩轉身朝客棧中行去。

貴州在殷周時代，稱為鬼方。因為到處都是崇岡峻嶺，交通不便，文化低落，再加苗夷雜處，崇尚迷信，不但地瘠民貧，而且巫、蠱盛行，一茶一飯，都使人胆顫心驚，暗生瘴氣。

貴州省，就好像雲霧山一樣，永遠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

白士英和貨郎張正林，從辰州一路南行，由沅州向西，便已進入黔省。

行旅對貴州可真是怨聲載道，才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之說。

他們從見州入黔，經玉屏到達劍河。這一行程，雖然不時遇上崎嶇山路，迂迴而行，但大抵還算平整。

家也就開懷暢飲起來。

第二天，張正林一個上午，就把貨物採辦齊全，午牌時光，就到長源棧來。

白士英閒着無聊正在和夏子清下棋。

夏子清一眼看到張正林進來，立即抬頭問道：「張老爺，事情都辦好了。」

張正林道：「在下貨色早就定好了的，今天上午，就是到幾家舖子裏取貨罷了，一切都辦妥了，看看白兄要今天動身，還是明天再走？」

白士英道：「張兄貨物齊備，咱們今天下午就走好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可以，在下隨時都可以走。」

夏子清大笑道：「可惜老朽的藥材，還未到齊，否則倒可和二位做一路，要過了玉屏才分手呢，這段路，少說也有八九百里遠近，就不虛寂寞了。」說到這裏就高聲叫道：「喂，伙計。」

一名店伙趕緊奔來，伺候着道：「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夏子清道：「你去關照廚下，做幾式精緻的下酒菜，另外來三斤上好茅台，送到房裏來，老朽要替二位老弟送行。」

此老不但好酒，也極為好客，為人熱心，不失是位長者。

店伙連連應是，轉身退出。

這一席酒，大家自然盡歡而散。

白士英心中對夏子清甚為感激，一再稱謝不止。

午後，張正林早已把貨物，裝了兩個大麻袋，歇在馬背上。

白士英別過夏子清，會了店賬，跨出

店伙答應着退了出去。
白士英回房洗了一把臉，天色已經微見昏黑。

張正林可正在忙著。
他把兩個大麻袋，都已打開，珍珠項鍊，珠串，珠花各種寶石飾物，和花粉，胭脂，香膏，攤滿了一地。

屋子裏珠光寶氣，花花綠綠的好不眩眼！
張正林看到白士英站在房門口，不覺笑了笑道：「打明天起，都是翻山越嶺的羊腸小徑，不能再騎馬趕路了，兄弟得把這些東西，收拾收拾。」

白士英道：「這一趟從辰州來，張兄一路都沒做生意，真叫兄弟過意不去。」
張正林道：「後天六月半，是九里龍孟家苗最熱鬧的日子，咱們正好趕上，老實說，兄弟這些貨，多半就是趕這個節目來的，至少也得賣上一半，剩下來的，回去的時候，順便往各處兜上一轉，也就差不多了。」

白士英問道：「六月半，是孟家苗什麼節目？」

張正林忽然神秘一笑，道：「白兄到時自知。」
白士英看他笑的神秘心頭覺得狐疑。正好店伙掌着燈來，看到張正林的房裏，放滿了東西，就留下一盞燈，把碗筷放到隔壁房裏去。

過不一回，就端着一盤鹵菜，一瓶茅台酒進來。
張正林站起身，一同到了白士英的房裏。

白士英道：「張正林，你在咱們兄弟面前，別再要嘴皮子了，告訴你，你要在這條道上走動，你就乖乖的進來，如果你不想在這條道上混了，你可以走，明天一早，就得離開此地。」

張正林聽的一呆，問道：「朋友這是誰定的規矩？」
廟中那人道：「這你就不用問。」
張正林道：「好，朋友這麼說了，在下似乎非進來會面不可了。」

謝着，果然舉步朝小廟中走了進去。
土地廟山門敞開着。
裏面地方不大，只是沒有點燈，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

張正林走進去了，但他只走了三步，便自停住。

三步，已可看到青石神案。
神案後面，當然就是神龕了，神龕就已經一片漆黑，看不清楚了。

神案離他面前，也不過只有三步遠近，這說明這廟就只有這麼一點地方。
但張正林凝足目力，也看不到對方躲在那裏。

他只走了三步，那倒並不是胆怯，敵暗我明，他自然非留退路不行。
一旦遇上襲擊，離門口只有三步，自可及時退出。

但就在他腳下一停，那人就冷冷的道：「張正林，你儘可放心，咱們不會難為你的。」
細聽那人話聲，似是從神龕中發出來的。

店伙早已放好杯筷，打開瓶塞，酒香撲鼻，兩人隔着小几，對面坐下。

張正林笑道：「白兄，這酒比茅台還要香醇，而且入口有一股甜味。」

白士英道：「難道不是茅台酒麼？」

「自然是茅台酒。」張正林笑了笑道：「只是這酒比茅台的更好，它是用交蜜（地名）一條小溪裏的水釀製的，那溪水就帶着甜味，釀成酒，入口甘甜，多喝幾杯，只會微醺，不會醉倒，除了這裏，你出重金也買不到，白兄一試方知。」

白士英笑道：「張兄對酒，倒是在行的很。」

張正林大笑道：「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旨酒，就是美酒，酒不甘醇，何得稱旨？人生能得幾回醉？就算喝醉了，也飄飄然另有佳趣。」說着舉杯一飲而乾。

白士英聽的暗暗驚奇，他發現張正林雖是一個貨郎，但書却讀的不少，這兩句話，出之詩經，他也引用上了！

此人倒不可以貨郎目之！

舉杯喝了一口，果然酒香清醇，入口微甘，就連稱好酒不止。

兩人把一瓶酒喝完，都已微有醺意，店伙及時送來蛋炒飯，和一大碗湯。

兩人吃過飯，張正林還要收拾東西，就回房去了。

白士英多喝了幾杯，果然有些飄飄然的感覺。

山城小店，大家都睡得很早，白士英也就掩起房門，在榻上盤膝調息。

隔壁張正林收拾好東西，也自睡了，不多一回，就聽他鼾聲如雷，透過板壁，

張正林不覺仰面道：「在下已經進來了，朋友們有什麼見教現在可以說了。」

只聽另一個人道：「咱們有話問你，張朋友最好實話實說不可有半句虛言。」

此人說的話，却是從左首傳來。

張正林微哂道：「朋友還沒問我什麼，怎知在下說的會是虛言？」

神龕中那人道：「張朋友沒有虛言，那是最好不過了。」

張正林道：「你們究竟要問什麼？」

神龕中那人道：「張朋友這次要到那裏？」

張正林道：「九里龍。」

神龕中那人又道：「你一個人？」

張正林道：「兩個人。」

神龕中人問道：「還有一個是誰？」

張正林道：「自然是在下朋友了。」

神龕中人道：「我問的是此人姓甚名誰？」

張正林道：「在下朋友姓白，名士英。」

「白士英隱身林中，距離土地廟，不過數丈遠近，他們在廟中說的話，自然全聽到了！」

心中不禁一動，暗暗付道：「看來賊黨已經對自己起了懷疑！」

只聽神龕中人又問道：「你們從那裏來？」

張正林道：「辰州。」

隱隱傳來。

過了二更，突聽窗外「刷」的一聲，似是有人飄落走廊。

這聲音實在極輕，但白士英却倏地睜開眼來！

就在此時，只聽一人壓低聲音，喝道：「張正林，出來。」

白士英聽的一怔，暗道：「半夜三更，又有什麼人會來找張兄呢？」

只聽隔壁張正林聲聲忽然停止，接着也壓低聲音道：「門外是誰？」

那人沉聲說道：「你出來不就知道了麼？」

他話聲方落，張正林已經很快的開出門去，低聲喝問道：「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白士英聽他口氣，心頭又是一怔付道：「張兄這口氣，莫非也是江湖上人？」

就在此時，只聽張正林忽然輕哼一聲，緊接着响起一陣輕微的衣袂掠風之聲，已經掠上牆頭！

這下，白士英不禁一呆！

自己居然看走了眼！只要聽這陣衣袂掠風之聲，輕捷無比，張正林一身輕功，竟然極高。

他有了這一發現，豈肯輕易放過？

急忙推開後窗，雙腳輕輕一點，便已穿窗而出，再一吸氣，平空拔身而上，登上屋脊。

只見一條黑影，已在前面屋脊上一閃而沒！

只要看這人的身形，明明就是貨郎張正林！

問。

神龕中人又問道：「白士英是幹什麼的？」

張正林道：「他帶了藥箱，你們說他是幹什麼的？」

神龕中人道：「此人從未見過。」

張正林道：「白兄一向在川康行醫，你們自然沒見過了。」

神龕中人又道：「那麼他去九里龍作甚？」

張正林火道：「他是李一丹李老夫子的門人，李老夫子一向在苗疆行醫，去年世故了，遺命要他繼承遺志，到這一帶來行道，這樣够了吧？」

神龕中人道：「你知得倒很詳細。」

張正林道：「在下是他朋友，自然很詳細了。」

神龕中人道：「好，你可回去了。」

張正林道：「在下知道的，都已奉告了，朋友問了這許多話，也總該亮亮字號吧？」

神龕中人嘿然道：「這個張朋友就不用多問了。」

張正林理直氣壯的道：「為什麼？」

神龕中人冷森的道：「因為你知道的太多了，對你並無好處。」

這話已經說的很明顯，你如若還想在這條路上走動，知道的太多了，對你是不利的。

張正林可不是傻子，自然一點就透，這就拱手道：「既然如此，在下告退了。」

「神龕中人沒有再說。」

張正林話聲一落，迅快的轉身退出，

並未停留，立即一路奔行而去。

白士英自然不肯放鬆，立即一吸真氣，身如天龍馭風，橫空掠過兩重屋脊，遠遠尾隨下去，這回他看清了！

張正林前面，果然還有一條黑影，正在飛行奔掠！

兩人相距足有七八丈遠，一個盡力往前奔掠，一個提氣緊追不捨。

眨眼工夫，已經追出一里來遠。

劍河縣，是僻處山區間的小城，城牆依山而起。

前面那人奔近山麓，就朝山麓間一座小小的土地廟飛掠而入。

張正林追到廟前，腳下忽然停住，雙拳一抱，大聲道：「廟裏是那一方道上朋友，把在下引來，有何見教？」

在他說話之時，白士英已經悄無聲息的掠到他身後數丈，一下閃入右首樹林之中，隱住了身子。

只聽廟中有人接口道：「張朋友怎不進來？」

張正林笑了笑道：「在下行走苗疆，將本求利，從沒和道上朋友，有過樑子，朋友既然把在下引來，有什麼事？怎不明白見告？」

廟中那人道：「不錯，咱們之間沒有樑子，只是咱們有話要問你。」

張正林依然挺立不動，說道：「有什麼話，這樣不能說麼？」

廟中那人不耐道：「張正林，你可是不敢進來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在下沒有什麼不敢的，只是聽朋友的口氣，是朋友有事找在下，並不是在下找朋友有事，這樣藏頭

他並未停留，立即一路奔行而去。

張正林走了，但隱身林中的白士英却沒有跟着回去。

有人暗中注意了他，這人是誰？他非弄弄清楚不可。因此，他仍然隱伏林中，一動沒動。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依然不見有人出來，也沒有一點動靜。

土地廟裏至少還有兩個人，難道他們會住在廟裏不成？

白士英心頭漸漸有些不耐，但還是耐着性子，等了下去。

又是一盞茶工夫過去了。

土地廟裏，還是沒有人出來，甚至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白士英再也忍耐不住，身形一晃，閃出樹林，就已落到土地廟門口。

他藝高胆大，也不出聲問話，就舉步朝廟中走去。

廟內靜悄無人，也沒點燈，自然一片陰森黝黑！

白士英跨進廟門，就當門而立，目光迅快的一轉，心中不禁暗暗稱奇！

原來這土地廟，就只有這麼一間，左右前後，也不過五六丈見方。

除了中間一個神龕，龕前有一張長形的青石案，就別無他物。

神龕也不大，左右兩端神幔，斜斜的分開，裏面端坐着一對土地公和土地婆，也不過一人來高。那裏有什麼人的影子？

這點地方，當然隱藏不了一個人；但方才明明有兩個人的聲音！

至少他親眼目觀，有一個人進來了，

並未停留，立即一路奔行而去。

張正林走了，但隱身林中的白士英却沒有跟着回去。

有人暗中注意了他，這人是誰？他非弄弄清楚不可。因此，他仍然隱伏林中，一動沒動。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依然不見有人出來，也沒有一點動靜。

並未停留，立即一路奔行而去。

沒有看到他出去。

土地廟就只有這麼一間，既沒有後門，也沒有窗戶。

進來的人，非從大門退出去不可。

那個人呢？

白士英打量着三面牆壁，也完整無缺，沒有倒塌之處。

拾目望去，屋瓦也沒有被揭開，自然不可能從屋面上遁走。

白士英當門而立，經過這一陣查看，已可斷定這裏已經絕沒有人，只是想不出兩個賊人，是如何走的？

他舉步走入，左手屈指彈彈，朝土地公和土地婆身上彈去。

但聽「撲」「撲」兩聲輕响，證明確是泥塑的神像。

但他還是不相信，緩步走到神龕前面，伸手掀開神幔，神龕裏自然不會有人。

賊人有如此狡猾，也更使他提高了警惕。

夜色已深，賊人已去，他自然也不用再在這裏逗留了。

回到客店，依然穿窗而入。

張正林早就回來了，此刻已經鼾聲呼呼，從隔壁傳來！

白士英微微一笑，也就解衣登榻，橫身躺下。

第二天一早，白士英起身下床，開出門去。

張正林早已起來了，他不但盥洗完畢，而且已把貨物裝好了兩隻木箱。

店伙送來臉水，白士英洗了把臉，店伙又替兩人炒了兩盤蛋炒飯送來。

太陽漸漸高了！

六月半，正是三伏天氣，太陽發得有如火傘。

兩人走在像沙漠似的是溪底，腳底踏在每一塊石頭上，都像烙鐵一般！

甚至連吹來的風，都是熱烘烘的。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微弱的呻吟，因風傳來。

那聲音雖然微弱，但白士英已經倏地站定。

凝神細聽了一陣，却又不再有第二聲傳來！

這就抬目叫道：「張兄，你可曾聽到有人呻吟的聲音麼？」

張正林推着獨輪小車，木輪輾在溪底鵝卵般的亂石上，發出輾輾震响，自然沒聽到那聲呻吟。

此刻他已走出三數丈遠，聽到白士英的話聲，不覺車輪一停，回頭道：「兄弟怎會沒聽到？」

他話聲方落，又有一聲呻吟，因風傳了過來！

白士英耳聆何等敏銳，這第二聲呻吟傳來，他已聽出聲音來自右前方，而且不出十丈之外。

這就朝右前方一指，說道：「人可能就在這個方向了。」

說着當先奔了過去。

但他並沒有施展身法，只是比普通快了一些。

溪底，當然不會是平整的。

兩人匆匆吃畢，會過了店賬。

張正林又取出二兩銀子，交給店伙，作為寄存馬匹之用。

店伙連聲稱謝，然後十分巴結的從店後推出一輛獨輪小車，幫着張正林，把兩隻木箱，裝在車上。

張正林雙手挽住車柄，含笑道：「白兄，咱們走吧。」

推動獨輪車，往前行去。

白士英跟在他身後而行。

離開劍門，一路西行，已是盤曲山麓間的羊腸小徑，有時須隨着山坡往上，有時又得直下溪底，涉水而過。

一路亂石磊磊，高低不平。

張正林推着獨輪小車，依然健步如飛，看去似乎絲毫不吃力。

白士英跟在他的後面，不覺試探着問道：「張兄，這樣推着車趕路不覺得吃力麼？」

張正林回頭笑道：「這車子只要把穩了，順着勢推，就並不吃力，據說，這是諸葛丞相征南蠻時發明的，走山徑小路，那是最便捷的了，不過還得有些腕力，幸虧兄弟從小練過幾年莊稼把式，手上有幾斤蠻力。」

白士英故作驚奇的道：「原來張兄還會武功。」

張正林笑了笑道：「咱們這一行，整天在外跑的人，多少都得會一些，有時遇上剪徑賊，也可以防身自保。」

他忽然回過頭來，朝白士英看了一眼，又道：「李老夫子一身武功，才高明呢！聽說出自武當派，他可以折上一根樹枝

白士英奔出三數丈遠，就已看到一處低窪的水灘邊，仆臥着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漢子。

只裏看他仆着不動，分明已是奄奄一息！

白士英奔到他身邊，俯下身去，伸手把那漢子翻了過來，問道：「朋友，怎麼了？」

那漢子臉上沒有一點血色，雙目失神，張了張口，只發出一聲低弱的呻吟。

白士英抓起他左手正待把他脈息！

張正林已經跟着奔了過來，一眼看到那漢子的情形就大聲說：「白兄，這人是中了暑，快催他一粒『行軍散』就好。」

他久走苗疆，自然一眼就看出來。

白士英暗暗叫了一聲「慚愧」，點頭道：「張兄說的是。」

放開那人手腕，正待轉身放下藥箱取藥！

就在此時，那本來直挺挺躺着的漢子，突然蹣跚直起，右手抬起處，「喀」的一聲，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芒，朝白士英激射過來。

白士英自然不曾防備這垂死的人，會突然出手，向他襲擊。

但他一身武功，已非尋常，縱然事出意外，耳中聽到「喀」的一聲輕响，身形已如行雲流水，輕快的閃了開去。

這一蓬毒針來勢極為神速，但白士英反應之快，居然比機簧發射的毒針還快！

快的幾乎不着痕迹，好像他正好轉了個身一般！

藍芒如閃電般，擦着他腰間飛射而過

，當劍來使，三五個手裏拿兵刃的人，還近不了身，白兄是他衣鉢傳人，自然也差不到那裏去了。」

白士英笑道：「咱們採藥的人，深入荒山，有時遇上虎豹，也是常有的事，拳脚功夫，自然也少不了，先師昔年在荆山採藥，曾遇上一位老道長，指點了一些訣要，其實也算不得是武當派弟子，兄弟更糟糕，還是小時候的一點粗淺功夫，連入門也談不上。」

張正林自然不會相信，但他只是笑笑，並沒有多說，繼續推着車，朝前趕路。

走了一段路，張正林忍不住又道：「白兄，兄弟有一件事，本來不想說的，但想想還是告訴你的好。」

白士英心中不覺一動，問道：「張兄有什麼話，但請直說。」

張正林道：「兄弟只是奇怪，尊師李老夫子，一生樂善好施，行醫施藥，遇上貧困病人，不但不收醫藥費用，有時還送些銀錢與人，在這條路上，不論漢人、苗人，莫不受他老人家的恩惠，自然不可能會和人結下怨隙……」

他口氣微頓，援道：「至於白兄，還是初次到貴州來，更不可能和人有什麼樣子……」

白士英知他說的是昨晚之事，一時故作不解問道：「張兄，究竟有什麼事？」

張正林道：「事情也沒有什麼，只是有人向兄弟詢問白兄來歷。」

白士英道：「那是什麼人？」

張正林道：「這人兄弟並不熟悉，只是聽他口氣，似乎不善，白兄留神些也就罷了。」

白士英根本沒看清楚，直等那蓬藍芒從白士英身邊射出，他才知道是那漢子發的暗器！

一時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道：「好個狗娘養的。」揮手一掌，迎面直擊過去！

他這一掌含憤出手，自然也極快速。

那漢子眼看偷襲不成慌忙轉身想逃。

張正林本來擊向他面門的拳頭，因他身子上拔，「砰」然一聲，正好擊中他心窩。

那漢子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被擊的憑空飛出去一丈來遠，仰天跌落，雙腳一伸，就寂然不動。

白士英立即跟蹤掠了過去，但見那漢子後腦撞在一塊大石上，腦骨已碎，腦漿迸出，早已氣絕死去。

張正林還不知道自己出手太重，大聲叫道：「白兄，別讓他逃了，問問他這是誰支使他來的？」

白士英道：「他已經死了。」

張正林聽的一怔，問道：「他怎麼死的？」

白士英道：「他後腦撞上大石，頭骨已碎，自然沒命了。」

「糟糕！」張正林頓頓足，氣憤的道：「兄弟氣他暗箭傷人，這一拳，出手是重了一些，唉！只可惜他死了，不然總可以從他口中，問出主使的人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咱們搜他身上看，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亦未可知。」

白士英被他一言提醒，暗暗付道：「

是了。」

白士英道：「這就奇了，兄弟初來貴州，怎會有人詢及兄弟？哦，張兄，這人是何模樣？張兄總可以告訴兄弟，兄弟今後也多加注意。」

張正林聳聳肩道：「兄弟根本沒有看到他的人。」

白士英道：「張兄沒有看到他的人，他如何跟你詢問兄弟的呢？」

張正林道：「這件事確實透着些蹊蹺。他毫不隱瞞，把昨晚遇見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白士英故作驚奇，問道：「據張兄看，這兩個人是那一路的人物？」

張正林一面推車，一面說道：「這就難說的很，兄弟在這條路上，也跑了多年，從未遇上過這等事情，以兄弟推想……」

說到這裏，忽然搖搖頭道：「唉，兄弟實在想不出來，也許對方只是覺得白兄眼生，誤認為是他們的敵人，才找我去問問的，白兄也不必放在心上。」

白士英點頭道：「張兄說的也是。」

兩人說話之間，已經轉過兩重山脚，一條曲折的小徑，直向前面溪底下去。

遠遠望去，但見一片沙石，宛如大平原一般，到處都是高低不平的石塊。

白士英道：「這是一條兩山之間的大溪，如果山洪暴發，這條路不是就不能通行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不錯，春秋兩季，水勢大的時候，三里寬的山溪，就像一條滾滾黃河，水勢十分湍急，根本不能從溪底過去，那就得多走幾十里路了。」

看來自己已經聽了，不如這位張兄其多。」

一面點頭道：「張兄說的極是。」

探手朝那漢子懷中掏去，摸出幾兩碎銀子，就別無他物。

張正林道：「白兄，他打出來的這蓬暗器，是用機簧射出來的，他身上不可能沒有針筒。」

白士英伸手朝那漢子右手腕底一摸，果然縛着一個針筒，這就取了出來。

針筒不過五寸來長，色呈黝黑，自然是純鋼所製。筒口，是一個小巧的蓮蓬頭，針孔密集，一次至少可以射出數十枚毒針。

構造精巧，筒身上，還有兩截皮帶，可以縛在腕底。

白士英手中拿着針筒，微微皺了下面，說道：「好歹毒的暗器，要不是兄弟命不該絕，正好轉身去取藥箱，倏倏避開，這一蓬毒針，共有四十九個針孔，只要被它射中一支，就算不至送命，也够麻煩的了。」

說到這裏，朝張正林苦笑了笑道：「看來這人和昨晚向張兄詢問兄弟來歷的人，必是同黨無疑，唉，本來也許是一場誤會，兄弟不可能會和他們有甚麼子，但這人一死，咱們樣子，就結定了。」

張正林憤然道：「這些人事情沒弄清楚，就驟下殺手，暗箭傷人，當真陰險毒辣已極，樣子結就結了，俗語說的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小心些就是了，誰還怕了他們不成？」

他是個直性子的人，說來慷慨激昂，大有憤憤不平之色。

白士英心中暗道：「這位張兄，倒是個性情中人！」

一面含笑：「話雖不錯，只是兄弟無緣無故，背上這個黑鍋，豈不冤枉？」

張正林忽然「哦」了一聲道：「白兄，你把這個針筒好好收着，他們既然找上了咱們，決不會中途罷手，只要再遇上了，咱們就可以找他們評理。」

其實，白士英早就認出這管針筒的來歷了，但他並沒多說，只是點點頭道：「張兄說的有理，咱們能到他們就好。」

果然把那管針筒，收入包裹之中。

張正林的臉上，好像閃過一絲異樣的微笑，他很快用沙石把那漢子的屍體埋了起來，直起腰，仰天舒了口氣，說道：「給他攔了老半天，咱們快些走吧！」

雙手推着獨輪小車，轉瞬的朝溪底行去。不多一回，已經趕到對岸，山麓間，古木參天，濃蔭蔽日。

到了這裏，就像從沙漠走向了綠洲，一身燥熱，立時為之盡滅。

兩人就在大樹下坐下，吃了些乾糧，繼續上路。

從過了三里多寬的溪底開始，根本已經無路可循，山嶺起伏，到處都是密壓壓的森林，草長過人！

張正林對這條路，果然十分熟悉，看也沒看，推着獨輪小車，朝草叢中行去。

獨輪車經過之處，比人還高的青草，紛紛從兩邊分開，闢出了一條小徑。

草叢之間，蛇虫鼠走，悉悉有聲，牠們是聽到輾轉輪聲，才避開去的。

白士英跟在他後面，看到如見鬼，

顏色斑斕的毒蛇，蜿蜒遊走，有時還有不知名的爬蟲，有的色呈碧綠，有的紅似珊瑚，一看就知具有劇毒！被牠們咬上一口，可能就會要了你的命。

他縱然武功高強，心中也不禁暗暗發毛。這一段路，山勢愈來愈險，到處都是高聳入雲的峻峯斷崖，濃林如墨，不時傳來怪鳥啼聲，淒厲刺耳，益增怖意。

幽谷之間，瀰漫着彩霞般的烟雲，那就是苗疆最毒的瘴氣了！

黃昏時分，趕到交關。

這裏淺溪縱橫，流水潺潺，到處都是從山上滾下來的亂石。

張正林雙手推着獨輪車，沿着一條水勢湍急的山澗走去。

走了一箭來路，但見兩山如合，山勢更見險峻，兩人只是沿着山澗邊上，曲折而行。洪洪水聲，到了這裏，也愈來愈响，山澗盡頭，兩山已合，前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石洞。

石洞比人畧高，深不見光，像雷鳴般的水聲，恍如從洞中傳出。

張正林推着車，朝洞中行去。

白士英跟在他身後走入，但見洞內十分高大，走了十幾步，才微見光亮，隱隱可見有幾個洞窟。

張正林回頭道：「這裏叫做九迷洞，再進去就有九個洞窟，路徑分歧，極易迷失，不認識路的人，走上半個月，也出不來。」

他脚下極快，不向有天光的洞窟走去，反而朝幽暗的一座洞窟中行去。

白士英月能夜視，自然看的清楚，這

石窟不但黝黑如墨，而且也十分潮濕，窟頂不時的滴下水珠。

走了十幾步，脚下已經是積水沒腰，兩人涉水而行，又走了半里來路，前面已有一堵石壁，擋住去路。

但在石壁中間，約在齊腰處，有一個天然的月洞石門，宛如窗戶一般！

有幾股流水，從圓洞門中溢出。

張正林走到洞口，先把網在獨輪車上的兩隻木箱取下，放入月洞門中，然後雙手舉起獨輪小車，也朝洞中送入，回頭朝白士英笑了笑：「白兄小心些，跟着兄弟上來。」說完，右手一按，身子躍起，穿洞而入，已經坐了下來。

白士英跟着縱身躍上，原來這月洞門內，是一方足有六七尺見方的木排，浮在水面之上。

洞頂極低，只能坐在木排之上，才不會碰上頭。

白士英奇道：「這石窟內，居然還有渡頭？」

張正林笑道：「這就是九里龍，足有九里來長，據說下面潛伏着一條蛟龍，所以不能點火，一點上火，那蛟龍還當是火齊珠，就要上來攪取。」

白士英笑道：「原來有這段神話。」

張正林說道：「白兄可是不相信麼？這九里龍的水，據說和南海相通，漲潮時，水就漲，潮落時，水就低，在這裏翻了船，連屍體都找不到，那就是飄到南海去了。」

「前幾年就有幾個水性好的漢人，打賭要下去瞧瞧有沒有蛟龍？四個人下去了三個，結果就這樣一去不返，沒有了消息，剩下的一個又驚又怕，找來幾個苗人打撈了一天，連一具屍首也不見，這件事兄弟親眼目睹，一點也不假。」

他踞坐木排前頭，一面說話，雙手交替，掄動一條粗索，木排緩緩朝前推進。

白士英月能夜視，凝足目力，朝這條夾弄似的水道看去。

但見這條洞窟，轉折甚多，兩邊足有一丈多寬，水色如墨，顯然深不可測！

木排順繩索拉着前進，但因轉折甚多，不時的在東碰西碰，好在木排是用比手指還粗的山藤，繫的甚是結實，但因曲折太多，前進的速度，就大大的減低。

白士英忍不住問道：「除了這條水路，就沒有別的路可通麼？」

張正林搖搖頭道：「沒有，九里龍四面環山，有許多地方，都是壁立千仞的峭壁，無路可通，因此孟家苗和世隔絕，很少到外面去，外面的人，也很少知道裏面的情形。」

白士英道：「張兄對九里龍的情形，倒是熟悉的很。」

張正林笑了笑：「兄弟是貨郎，只要有利可圖，那裏都得到，老實說，九里龍孟，宋，蔡，白四個村，貨郎就只有我一個。」

白士英道：「九里龍有四個村。」

張正林道：「四個村，以孟家一族人數最多，其餘三族，當初都是孟家的苗奴，人數也不多，所以，大家都叫孟家苗，其實每個村子，少說也隔着一二十里路呢！」

(未完)

H.K. NEWS GROUP 新系機構 C & E TOURS (馬來西亞文娛遊 香港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

由國泰(CPA)航空公司贊助

暑期讀者 台灣環島九天豪華遊覽團

本報為詢讀者要求，並吸取過去經驗，續辦「暑假讀者台灣環島遊覽團」，內容豐富，節目簇新，豪華享受，百試不厭，每團只限30名，務求易於照顧，以達到為讀者服務目的，此次蒙蜚聲遠東，組織完善之 C & E TOURS 合作定收預期效果。

出發日期

第一團：八月四日

第二團：八月廿五日

第三團：九月十五日

國慶團：十月三日

祝壽團：十月廿七日

全程九天

只收港幣

\$ 1,550

(包括簽證費)

★★★★特選遊覽節目包括★★★★

特選旅程：香港—台北—石門水庫—中興新村—八卦山—嘉義—阿里山—澄清湖—高雄—台南—日月潭—台中—梨山—天祥—花蓮—故宮—陽明山—烏來—台北—香港

觀光節目：觀看孔子廟，郡王祠，赤崁樓，梨山，文武廟，孔雀園，玄光寺，澄清湖八景，姐妹潭，慈雲寺，八卦山大佛，九曲洞，長春橋，故宮博物館，云仙樂，大理石谷，烏來大瀑布，山地舞表演聽歌。

豪華享受：六福大飯店，國華大飯店，阿里山賓館，華王大飯店，觀光大飯店，梨山賓館，亞士都大飯店，豪華夜總會，中央餐廳，阿里山館餐廳，浙江餐廳，馬來西亞粵菜廳，阿美郵餐廳，金城餐廳。

報名地址：新系機構 大道中振邦大廈904室 TEL. H 253191
馬來西亞文娛遊覽有限公司 (C & E TOURS) 大道中30號娛樂戲院大廈商場閣樓A1室 TEL. H 250302-5

練

練功秘訣

內功十二段錦

文·半禪居士
圖·鄭石

筆者自出娘胎，便藥不離口，先伯父亦常患之，時余年十三隨侍先伯父在雲南督軍蔡謨將軍任督糧官時，有山東籍副官周永壽，善精拳術，曾習易筋經，先伯父使其教余，未終一年，食量頓增，體力亦健，能舉百斤，反弱為強，是年歲尾返家省親，又從世伯徐景山由山東出發遊歷，盡悉其技，並常以習，文事方面遂以中輟。

民國十年又從堂兄滯留粵北韻關，結識周斌少校，周乃韻關力士中最有名的，余悉其技並與之偕遊河南嵩山少林寺，留寺住宿三月餘，盡得監院大師所教之內功圖及槍棒譜後，並與周君歸，後服役時，多事中外，行役戎馬忽忽至今四十餘年矣，余亦老而無能，曾一度隨軍駐守雲南邊境，每隨長官後，步履尚輕如少年，未遜年青人也，誠如能常按圖習之，則可想而知。

去歲，偶然翻閱雲南蔡謨將軍以其軍醫所撰著之「衛生要術」，描刻甚為精細，翻閱之下即余少年時之所習內功圖也。回憶當年尤如昨日。引起余之興趣，忍俊不禁，重撰刪改以示後學，勉力務之，振衰起備。

人之生老病死，其輕重必視其元氣之存亡。所謂元氣者何。五臟之真精，即元氣之分體也，而究其本源，道經之所謂「丹田」，難經之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經常練習使呼吸順調，使

體內無火而能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全賴其本人之臟腑，經絡，血氣，肌肉。偶一不慎外邪入侵（俗語就是走火入魔）則百病叢生。

古時之人則以鍼灸為本，繼之以砭石導引，按摩，酒醴等法。以利「關節」和「血氣」。使其迅速去邪自復。復正而病則自愈。平日練習最重要練「丹田」及「呼吸」，俾能使本身體內水、火得以相濟為能，則神旺氣足，百病不侵，與其待疾呻吟求治，不如常習片刻之功，以防後來之苦，雖然壽命各有定數，不如趨吉避凶，則強於其他人也。余將隨師所學心得及在留少林三月所得畧為增刪，以供好者所需也。

凡五官四體多有所宜按摩引導者，列分為行外功及行內功訣。任人選擇行之，但仍取前人所定合行「十二段法」載於歌訣如后，俾得依照次序遍及週身，人人可以隨時練習，功簡而收效神速，如能日行一二次，無不身體輕健百病皆除，共登壽域。

十二段錦總歌訣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
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
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
微擺撼天柱，赤龍擺水津，
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



圖一

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
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
盡此一息氣，怒火燒臍輪，
左右轉輪轉，兩肺放舒伸，
叉手雙虛托，低頭攀足頻，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
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
嚥下汨汨响，百脉自調勻，
河車搬運畢，怒發火燒身，
舊名八段錦，子後午前行，
動行無間斷，萬病化為塵。

以上是通身合總行之，要依次序，不可缺，不可亂，先要記熟歌訣，再行詳細參看後圖及各圖評註及各訣，自無差錯，精簡十二圖附後：

一，盤腿而生，緊閉雙目，忘心中雜念，凡坐要豎起脊梁，腰不可軟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可以閉關却邪，靜思者，靜思慮慮而可存神也。

五，「赤龍」即是「舌」。以舌頂上顎，又攪滿口內兩旁之津液。使水液自生鼓，漱於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即是「津液」，分作三次，要汨汨有聲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至臍下「丹田」，龍即津，虎即氣，津下去，氣自然隨之。



圖二

二，上下牙齒相叩作响宜三十六聲，叩齒時可集體內之神使其不散。崑崙即頭，以兩手十指相叉，把住後頸，即用兩手掌緊掩耳門，暗記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有聲。



圖四

四，「天柱」即是「後頸」，低頭扭頸向左右側視，肩亦隨之左右搖擺各廿四次。



圖三



圖五

六，以鼻吸氣，閉之用兩手掌互相搓擦，極熱時急分開，兩手磨後腰上兩邊，一面隨之放氣，從鼻出精門。（精門即是後腰兩邊軟處）以兩手磨三十六遍後，仍收手握固。



圖六

練

功

秘

訣

功

秘

訣

秘

功

練

練

功

秘

訣

七，閉口，鼻之氣，以心暗想，運心頭之火下燒，丹田似覺有熱，即放氣，從鼻出，臍輪（即臍下丹田）。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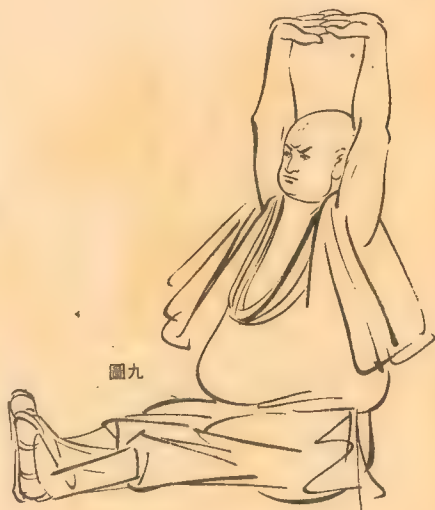
八，曲臂兩手，先以左手連肩圓轉三十六次，如絞車一般。右手亦如是。此單轉輪法。



圖八

九，

放開所盤雙腳平伸向前，兩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先安放所叉之手於頭頂上作力向上托（如有重石托在手的一般），上腰身俱着力上聳托上一次，又放下安在頭頂。又托上共需九次才能完成此式。



圖九

十，以兩手向所伸兩腳底作力拔之，頭低作如禮拜狀十二次，然後雙足盤膝，收手握固。



圖十

十一，

再用舌攪口內，以候神水滿口，再鼓漱三十六次，連前一度比，再二度共三度畢，前一度作三次吞，此二度作六次吞，共九次吞，如前嚥下時，要汨汨有聲，嚥津三度，百脉自週遍調勻。

十二，

心想臍下「丹田」中似有熱氣如火，閉氣如忍大便狀，將熱氣運至穀道（即大便處），升上腰間背脊，後頸及腦後，頭頂止。又閉氣，從額上兩太陽穴（即耳根前兩面頰）降至喉下心窩，至肚臍丹田為止，全身均熱，百邪俱避。

心功：

凡行功時，必須冥心息慮絕情慾，以固守神氣。

身功：

凡盤足坐時，最宜一足跟抵足腎囊根下，令精氣無漏。凡垂足平坐，膝不可過低，腎子不可着在所坐之處。凡行動完畢，起身時宜緩緩舒放手足，不可急起。凡坐宜平直其身，豎起腰脊，切忌東倚西靠。

頭功：

（一）兩手掩耳，以第二指壓中指上，以第二指彈腦後兩骨，作响聲，所謂鳴天鼓也（功能祛風邪）。
（二）兩手扭頸，左右反顧，肩膊隨轉二十四



圖十二

分行外功心訣

眼功：

（一）睡醒時暫勿睜開雙眼，先用兩大拇指背相合，擦熱擦眼十四次，仍然緊閉雙目，暗中輪轉眼珠七次後，緊閉片刻，然後大睜雙目（功能，保持神光，永無目疾）。

（二）平坐伸一足屈一足，橫伸兩手，直豎兩掌向前若推門狀，扭頭頸左右各顧七次（功能除耳鳴）。

（三）耳宜按抑左右，多數謂以兩手按耳輪一上一下摩擦之（所天耳聰，功能使聽覺靈敏）。

（四）跪坐以兩手按地，回頭用力視後面五次

面功：

用兩手互相擦熱，隨即將兩手向面上高低處抹之，皆以遇到，再以口中津唾於掌上，擦熱抹面多次。（用手磨熱時宜閉口鼻之氣，功能去皺紋，除斑點，皮膚光潤）。

耳功：

（一）耳宜按抑左右，多數謂以兩手按耳輪一上一下摩擦之（所天耳聰，功能使聽覺靈敏）。

（二）平坐伸一足屈一足，橫伸兩手，直豎兩掌向前若推門狀，扭頭頸左右各顧七次（功能除耳鳴）。

（三）耳宜按抑左右，多數謂以兩手按耳輪一上一下摩擦之（所天耳聰，功能使聽覺靈敏）。

（四）跪坐以兩手按地，回頭用力視後面五次

口功：

（一）行功時必須閉口。

（二）口中焦乾，口舌苦澀，嚥下無津或吞吐喉痛及不能進食者，乃熱也。宜大張口呵氣十數次，鳴天鼓九次，以舌攪口內津液，復呵復嚥，使喉中清水生，即熱退臟涼，又或口中津液淡而無味，心中汪汪，乃冷之，宜吹氣溫之，使到喉口有味，冷退臟暖。

（三）每日早晨行功，使口中微微呵出濁氣，隨之以鼻吸清氣嚥下。呼吸順，氣自然生。

（四）（睡眠時宜閉口，使真元不出，外邪不能侵入。此保元之法也）。

舌功：

用舌抵住上顎，津液自然生，再攪滿口鼓漱三十六口吞之，行功時要汨汨有聲在喉（灌溉五臟，使內臟時加清新）。

齒功：

（一）叩齒三十六遍，以集心神。

（二）凡小便時須閉口緊咬牙齒（功能減少牙痛）。

鼻功：

（一）兩手大指背擦熱擦鼻三十六次（功能潤肺）。

（二）每晚處身臥，暫去枕頭，從膝彎反豎兩足向上，以鼻吸納清氣四次，又以鼻出氣四次，極力出氣後，再令微氣吸入鼻中反潤（功能除身熱背痛）。

H.K.N.G.
新系機構

mas
馬來西亞航空系統

C & E TOURS 馬來西亞交娛遊覽 (香港) 有限公司

馬星泰豪華觀光團

甲種：全程十一天(馬星泰) 只收 HK. \$ 2,490

乙種：全程九 天(馬星) 只收 HK. \$ 2,150

出發日期	7月14日	21日	28日
	8月3日	17日	24日
	9月5日	14日	28日

最佳選擇 最高享受 節目簇新 服務週到

一流豪華大酒店

- 檳城：美輪大酒店
MERLIN HOTEL
- 怡保：京華大酒店
KING'S HOTEL
- 吉隆坡：聯邦大酒店
FEDERAL HOTEL
- 雲頂高原：雲頂大酒店
GENTIN HIGHT
LAND HOTEL
- 新加坡：美輪大酒店
MERLIN HOTEL
- 曼谷：他大酒店
INDRA HOTEL

多姿多彩夜生活特式美饌

- 馬來西亞 五月花酒樓夜總會·大同酒家·明閣酒家·利口福酒家·豐澤樓·瓊玉樓·
- 新加坡：東南亞最堂皇之——海皇夜總會 醉華樓酒樓夜總會·美輪酒樓·裕廊山頂大酒店
- 曼谷：泰國(泰餐)酒家夜總會·珍平大酒店·麒麟大酒店

觀光各地名城名勝

- 第一天：香港——檳城(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南洋最美麗的地方)
- 第二天：檳城(升旗山·極樂寺·蛇廟·水族館·丹絨武雅海濱·英仔角·印度廟·植物園)·
- 第三天：檳城——太平——怡保——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太平湖·三保洞·霹靂洞·睡佛)·
- 第四天：吉隆坡(黑風洞·默迪卡運動場·回教堂·紀念碑·博物館·東姑公園·錫礦場·橡膠園·皇宮)
- 第五天：吉隆坡——雲頂高原(避暑勝地·華麗賭場)
- 第六天：雲頂高原——新加坡(最清潔的城市)
- 第七天：新加坡(飛禽公園·花蘭山·虎豹別墅·裕廊公園·南洋大學·跑馬場·麥迪芝水池)
- 第八天：新加坡(植物園·翠玉樓·國家劇場·水族館·民族紀念碑·紅光碼頭·印度廟·牛車水)
- 第九天：新加坡——曼谷(佛國首都)
- 第十天：曼谷(水上市場·鄭王廟·睡佛寺·雲石寺·玉佛寺·博物院·皇宮·玫瑰園)
- 第十一天：曼谷——香港(暢遊完畢)

全程使用C&E自置新型豪華 BENZ 冷氣遊覽車遊覽·懂英·粵·潮·客·馬拉·閩語導遊·以粵語講解·

報名地址 新系機構辦事處·中環大道中振邦大廈904室 TEL. H253191
C&E TOURS 馬來西亞交娛遊覽公司：中環大道中30號娛樂戲院大廈閣樓商場A1室 TEL. H250302 -5

訣

秘

功

練

手功：

- (一)兩手相叉虛托天·按頂二十四次(功能除胸膈邪)。
 - (二)兩手一直伸向前·一曲迴向後·如挽五石弓狀(功能除臂腋邪痛)。
 - (三)兩手相提如拳·提臂及腰腿·又反手提背上各三十六次(功能去四肢酸痛)。
 - (四)兩手握固曲肘·向後頓擊七次·頭隨手向左右扭動(功能去頸上陰痛)。
 - (五)兩手作拳·用力左右搖動七次(功能除心胸不舒)。
- 足功：
- (一)正坐伸足低頭如老僧入定狀·以兩手攀足心十二次(功能去心洛風邪)。
 - (二)高坐垂足·將兩足跟相對扭向外·復將兩足尖相對扭向內各二十四遍(功能除兩脚風氣痛)。
 - (三)盤坐的一手提脚指·以一手指脚心「湧泉穴」(風濕皆從此出)至熱止後·以脚指畧轉動數次(功能除濕熱·健步如飛)。
 - (四)兩手向後握床·跪坐一足·將一足用力伸縮·各七次·左右交換(能治股膝腫痛)。
- 肩功：
- (一)兩肩連手作左右輪轉各二十四次(先左轉後右轉回單轉·左右同時轉動曰雙轉)。
 - (二)調息神思以左手擦腋十四遍·右手亦然·復以兩手如數擦脇連肩擺搖七次·嘿氣納於丹田·握固兩手·復屈足側臥(氣納於丹田·握固兩手·復屈足側臥)

背功：

功能逸夢遺症)。

腹功：

心肝邪)。

腰功：

- (一)兩手握固柱脇肋·搖擺兩肩二十四次(能除腰肋痛並可去風邪)。
 - (二)兩手擦熱·以鼻吸清氣·徐徐從鼻放出·然後·用兩熱手擦精門(即背下腰軟處)。
- 腎功：
- (一)用手兜裏外腎兩子·一手擦下丹田·左右換手各八十一遍。
 - (二)臨睡時·坐於床垂足解衣時·先行閉息用舌抵上顎·目視頂門·提縮穀道(即肛門)·如忍大便狀·兩手摩擦·兩腎俞穴各一百二十次(功能生精固陽·並除腰痛·稀小便)。

以上分列各種方式·隨人何處有患·即選擇以上所需運動行使或作預防有備無患亦可·大抵世人以經營謀生或因職業工作者·不能時作·步行晨運·及抽空練功·勞碌半生·所謂者何·鄙人有思及此·故特錄撰簡方·以供同好·

內功背面圖



內功正面圖



內功正面圖

練

功

秘

訣

七代劍

拚洒熱血拋頭顱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威明星得三花娘子之助，殺死南蠻公子主僕，解除威脅，但也失去慕容燕，因三花娘子說慕容燕不配作他妻子，強擄慕容燕而去。威明星來到大殺門武庫，遇被中原三老斷去一手一足的第五代大殺俠陳鑫，威明星說明一切，相偕進入武庫，就在此際，聽聽庫外有人聲，威、陳急出庫察視，見法明禪師和風雷真人被困陣中，威、陳分頭阻止二人，威把風雷真人制住，法明禪師却擊傷陳鑫，且炸毀武庫，威明星愛和法明拚命，陳鑫制阻，並說有話要和法明說，法明向他請問——

「老前輩！老前輩！」

陳鑫已無一點反應，一代武林奇人，就此溘然長逝！

威明星不禁淚如雨下失聲痛哭起來。

法明禪師深深一嘆，哽聲說道：「小施主——」

威明星猛可轉身，神情凌烈的戟指他，厲喝道：「滾！你給我滾！」

法明禪師脹紅了臉，但是他沒有老羞成怒，他的確是一位有道高僧，他一生反對殺人，也從未殺過一人，今天失手傷了陳鑫的命，他心中有太多的慚愧與不安，而現在他也了解威明星的心情，覺得自

陳鑫於停止咳嗽之後，才慢慢的說道：「我大殺門已毀在你手裏，威明星雖已被立為本門第七代大殺俠，但他沒有學得本門武功，所以，希望你們不要再找他麻煩！」

法明禪師領首道：「這個當然，貧僧自始至終就無傷害他之意，今後更不會傷害他了。」

陳鑫胸部忽然劇烈的起伏着，呼吸似已十分困難，斷斷續續地說道：「好，你們……去……去……去……」

威明星大驚，跪下搖撼他，大叫道：

又臭又硬！

風雷真人自鳴得意的笑道：「不錯，這就是我風雷真人的本色，我……」

他忽然呆住了。

因為，威明星忽在他面前出現！

他一呆之後，接着苦笑笑道：「小子，貧道可沒有越雷池半步，剛才法明要貧道跟他走，貧道早予嚴拒。」

威明星面上仍籠罩着一片悲憤之色，咬牙冷冷道：「你也滾吧！你們都給我滾得遠遠的！再不要到這島上來！」

風雷真人如聞敕令，大喜跳出閣外，道：「你呢？如今武庫已毀，陳鑫已亡，你要在這島上呆下去？」

威明星怒聲叫道：「我的事，不用你管！」

風雷真人覺得自討沒趣，訕訕的一笑道：「好好，不過你要明白，我們對你是沒有成見的，我們毀掉大殺門，是因不喜見大殺門在江湖上大造殺孽……」

他見威明星面呈嚴厲之色，不敢再往下說，立刻轉對法明禪師道：「法明，帶路，咱們走吧！」

於是，法明禪師領着他走出了礁陣，兩人一路來到一處島邊，登上一隻漁船，隨即開船走了……

威明星跟出礁陣，日送他們的船遠去不見之後，才轉身奔入陣中，忽左忽右的繞行片刻，便回到了陳鑫臥屍之處。

他趨至陳鑫屍體旁邊，蹲下低聲道：「老前輩，他們已上船去了！」

陳鑫忽然復活了過來，慢慢坐起，微笑說道：「唉，想不到，竟能這樣輕易的

騙過他們！」

威明星笑道：「剛才小可也以爲你老真死了呢！」

陳鑫含笑說道：「但老夫的確受了內傷，那老禿驢的一腳踢得我好像！」

威明星道：「現在覺得怎樣？」

陳鑫道：「還是很嚴重，不過老夫能運動自療，現在你去武庫看看，暫時不要來打擾我。」

說畢，盤起腿膝，就地跌坐好，閉上了眼睛。

威明星知他要運動療傷，不敢再與他說話，當即起身來到大巖巖下，定睛一看，只見武庫洞門已被崩落的石土深深堵住，巖巖上塌下了一個大穴，一看，知洞中武庫已被炸得粉碎，刻在洞壁上的大殺門蓋世武學當然已蕩然無存了。

他很傷心，在洞前默立良久，才取出無鋒寶劍，撫劍喃喃自語道：「寶劍啊，寶劍，從今以後，再沒有人會視你爲寶劍了！你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廢物，不過你放心，我仍將視你爲寶劍，我要用你去殺那些該死的人……」

或許是憂與突發，也或許是要發洩胸中的鬱悶，他突然拔劍出鞘，就在洞前空地上舞起劍來。

劍光霍霍，如龍鬧空，奔騰起落，旋轉如飛，散發出一片浩然之氣！

暮靄初現時分，第五代大殺俠陳鑫由礁陣中跳出，威明星連忙上前攙扶他，問道：「你老沒事了？」

陳鑫點頭，說道：「是的，死不了

己能够「幫助」他的就是趕快離開，少惹他生氣。

當下，他合十向陳鑫的遺體行了一禮，拿起禪杖，轉身走了。

一路尋到陣南，發現風雷真人直挺挺的站立在一個圓圈之內，不禁詫然道：「牛鼻子，你怎麼了？」

風雷真人滿面尷尬之色，苦笑笑道：「那小子書地爲牢將貧道囚禁在此地……」

法明禪師迷惑道：「這甚麼意思？」

風雷真人嘿然道：「貧道上了他的當，剛才他突然現身，說要和貧道打一架，要貧道先讓他幾招……」

啦！」

他望着已被毀廢的武庫，面上泛起一片苦笑，沉聲說道：「哼，本門創立迄今，已有百餘年之久，想不到，今天終於毀於一旦。」

威明星道：「我大殺門雖已被毀，但大殺門的精神仍在！」

陳鑫點頭道：「不錯，而且你仍將是本門的第七代大殺俠！」

威明星微笑着。

陳鑫轉望他笑道：「你了解老夫的意思麼？」

威明星點頭道：「小可了解。」

陳鑫道：「告訴你吧，那是老夫的苦肉計，老夫雖然只剩一手一足，雖然已打不過那老禿驢，但是要接他個百招還是可以的……」

威明星嘆道：「要是你老不僞死，他們可能不會放過小可。」

陳鑫道：「是的，他們不是殺你，便是殺我，因爲他們知道毀得了武庫却毀不了我胸中的武學——本門武功，都在老夫胸中！」

威明星道：「你想，他們會去而復返麼？」

陳鑫點頭說道：「可能，那老禿驢並不是傻瓜，當他想到老夫可能是僞死時，必然會趕回來，所以，咱們最好快些離開此島。」

威明星問道：「去那裏最安全？」

陳鑫道：「東海一帶，島嶼多得，咱們先上船再說吧！」

於是老少倆來到了停泊漁船的島邊。

他將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聳肩一攤手，無可奈何的苦笑道：「就這樣，貧道成了囚犯啦！」

法明禪師啞然失笑道：「你何必跟他當真？」

風雷真人一瞪眼道：「貧道豈能不當真？貧道是成名人物，要是不遵守諾言，豈不貽笑武林！」

法明禪師道：「如今怎麼辦？」

風雷真人嘆了口氣道：「在他不答允釋放貧道之前，貧道只好站下去了！」

法明禪師道：「武庫已被貧僧引發火藥炸毀，陳鑫也已死亡，咱們目的已達，走吧！」

風雷真人搖頭道：「不，你要知道，地上這個圓圈對貧道來說，無異是銅牆鐵壁，貧道走不了的。」

法明禪師道：「你不走，貧僧可要走了。」

風雷真人道：「你走好了。」

法明禪師一笑道：「要是他不肯釋放你，你便決定死在這裏了？」

風雷真人點頭道：「是！」

法明禪師哈哈大笑道：「好個牛鼻子，果然不愧是一代武學宗師——也罷，待貧僧去替你求情。」

說着，掉頭欲去。

風雷真人連忙喝道：「不行，你給我站住！」

法明禪師一怔道：「怎麼了？」

風雷真人一本正經地道：「貧道不要你去替我求情，貧道一生從未求過人！」

法明禪師笑道：「哼，你的骨頭倒是

正要上船，威明星忽然發現遠處海上出現一艘漁船，正朝島上駛來，心中不禁一驚，叫道：「看，是不是他們去而復返了？」

陳鑫也看到了那艘漁船，面色沉了下來，道：「哼，可能正是他們！」

威明星道：「如是他們，咱們現在上船，一定會被他們發現。」

陳鑫說道：「不錯，咱們先躲藏起來吧！」

老少倆於是躲入一堆礁石中，靜伏窺候。

不久，那艘漁船已駛近島邊，就在威明星所乘的那艘漁船旁邊停下來。

接着，由船上跳下了一個道人！

果然正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真人！他們跳下船後，一言不發，立即騰身疾起，朝島上飛縱而去。

陳鑫看了冷笑道：「他媽的，他們果然回來了！」

威明星見他們已去遠，忙道：「趁着他們上島尋找，咱們快走！」

陳鑫點頭道：「正是，這叫釜底抽薪！」

威明星跟到島邊，跳上法明禪師和風雷真人的漁船，鑽入艙下做了手脚，然後才回到自己船上，隨即開船向海上駛去。

陳鑫笑問道：「你擊破他們的船？」

威明星點頭道：「正是，這叫釜底抽薪！」

陳鑫哈哈笑道：「這下子他們可慘了，那牛鼻子還不打緊，那老禿驢可成了佛啦！」

威明星道：「怎麼說？」
陳鑫道：「那老禿驢是吃素的啊！」
威明星不禁莞爾道：「而島上可吃的東西，却只有魚和鳥蛋。」
陳鑫道：「正是。」

威明星是想起了那天三花娘子「劫」走慕容燕的情形，說道：「不，他們雖無船可乘，但他們還是能够返回大陸的。」
陳鑫也想到了，點點頭道：「唔，不錯，他們只要有一塊木板，就可回到大陸，不過此島距大陸頗遠，他們想回大陸，還須經一番奮鬥呢！」

威明星道：「現在咱們往北走還是往南走？」
陳鑫道：「北方海上島嶼多，往北走吧。」
威明星依言掉轉船頭，繞過島嶼，往北方海上駛去。

陳鑫問道：「這艘漁船是誰的？」
威明星道：「不知道，想是三花娘子花錢從漁人手裏買來的。」
陳鑫道：「三花娘子這個女人，老夫只聽人說過一次，她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女人？」

威明星道：「她是個神秘莫測的女人，小可對她所知亦不多，只知她很愛海大俠，她一直希望海大俠去攻她的轎，娶她為妻，但海大俠對她却無意思，使她十分傷心。」
陳鑫道：「她長得怎樣？」
威明星道：「黑龍八俊對她的容貌讚不絕口，說她比西施更美呢。」
陳鑫道：「既是個美女，何以老是躲

在轎中不敢出來見人？」

威明星道：「她的解釋是：她深愛海大俠，要保留她的容貌給海大俠看，似乎她也將容貌視為真操的一部分，除了她愛的人之外，不准任何人看了去。」
陳鑫失笑道：「如此說來，她倒是個痴情女子，海書郎為何不喜歡她？」

威明星道：「海大俠說她別有居心，因此不敢與她交往。」
「她有何居心？」
「海大俠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據小可的觀察，她除了痴戀海大俠之外，似無別的目的，如果說她別有目的，那就是在覬覦本門武學，但是她不但毫無奪劍之意，而且一再幫助小可，故小可認為她確實沒有別的居心。」

「她不該愛海書郎的，老夫對海書郎十分了解，他心中只愛一個女人。」
「誰？」
「他的妻子。」
「但他的妻子死了啊。」
「是的，所以他的心也死了。」
「唉！」
「他要你尋找其女海友蘭，你可有一點頭緒？」
「沒有。」
「依我看，海友蘭可能已經不在人間了。」

「哦？」
「海書郎殺的惡人比老夫還要多，也許有人不敢找他報仇而以殺其女洩憤。」
「唔，但不管是死是活，小可一定要盡力去找出她的下落。」

「唔……」

「老前輩！」

「唔。」

「海外三仙你老認識麼？」

「有過一面之緣，怎麼樣？」

「海大俠生前，似乎與他們常有往來，他們對海大俠似極尊重。」

「是的，這有個原因，他們海外三仙比較喜歡有學問的人，而海書郎非但武功盡得本門真傳，而且文學造詣亦頗不凡，而老夫自小就不喜歡讀書，所以跟他們海外三仙可說話不投機。」

「他們對小可似亦很有好感呢。」

「哦。」

「咱們去蓬萊仙島如何？」

「去那兒幹麼？」

「假如你老準備將本門武學傳與小可，那兒最安全。」

「不，咱們還是找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島為佳，老夫和他們三位談不來！」

「哦。」

「咱們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威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威明星依言轉舵東航。

這天薄暮，海上果然出現了一座尖尖的小島嶼，其形勢果與大殺門那座小島有些相似，陳鑫看了高興的叫道：「對了，就是這一座！就是這一座！」
於是，威明星朝那小島筆直航進，抵達小島附近時，天已漸黑，只見小島處處是垂直的峭壁，他找了一會才找到一處可上岸之處，當即靠岸停下。

陳鑫一躍上岸，說道：「此島老夫年輕時來過一次，島上也都是礁石巨岩，寸草不生，不過海鳥均棲息於此，有鳥蛋可吃。」
威明星繫好了船，跟着一跳上岸，道：「此島好像比本門那座小島大一些？」
陳鑫道：「不錯，靠北邊還有一大片平地，是很好的的一個漁港，但因地方太小不好居住，故不被漁人重視——走，咱們去走一遍看看。」

老少倆當即尋徑而上，一路所見，果然不是巨岩便是礁石，情景十分荒涼，但當登上島中央的一座山頭時，忽然發現北面島邊有一大片明亮的燈光！
陳鑫大感意外道：「噢，這島上莫非有人搬來居住了？」
威明星道：「唔，看那燈光，好像是一個漁村呢！」

陳鑫道：「這倒是怪事，那邊做個漁港是可以的，但要形成一個村落可不容易，因為地上大都是岩石不好蓋房子呀！」
威明星道：「去看看如何？」
陳鑫道：「好！」
當下，老少倆尋路下了山頭，繞過重

殺他呢？」
陳鑫道：「我想，這是因為元人知道他很得人望，如能迫他投降，便可獲得民心之故。」
威明星點點頭，道：「不錯，一定是如此，他現在是民心之所寄，如果他投降了，大家也跟着洩氣了。」

陳鑫道：「明星！」
威明星道：「唔？」
陳鑫道：「你暫時不要再想這些煩惱的事了，你現在所要做的是繼承本門衣鉢，而你知道，練武必須專心致志，心無二念，這樣才能成功！」
威明星肅容道：「是的。」

陳鑫道：「前面好像又有一座小島，咱們靠上去看看……」
漁船，緩緩靠上一座小島。
這座小島，在夜間看來，就像一隻橫臥於海上的鯨魚，島上沒有高山巨巖，却有濃密的樹林，景色較之大殺門那座島嶼美麗多了！

老少倆繫好漁船，即往島上行來，陳鑫因只有一脚，走路都要用跳的，威明星看了不忍，便用劍砍了一支樹枝給他當拐杖使用，兩人由南至北再由東至西走遍全島，發現島上無人居住，陳鑫十分高興，笑道：「好，咱們就在此島住下來！」
威明星道：「不知道這座島叫甚麼名字？」

陳鑫道：「此島形若鯨魚，咱們就叫它為鯨魚島好了——噢，那邊好像有個山洞，你看是不是？」
威明星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

重巨岩，來到北面島邊一看，兩人都怔住了。

原來，那島邊上可熱鬧着呢！

那塊約有百丈寬廣的海灘上，此刻高低低的懸着幾十盞氣死風燈，在繁星般的燈光中，可見幾百個衣衫襤褸的人在「造的工作」——造船！

造的，是三艘巨大的戰船！

鋸木打釘的聲音，响成一片！

而在那羣人中，還可見幾個元兵手執長鞭在來回巡視，發現工作不力的，就「叭」的給他一鞭……

原來，此時正是元世祖滅宋，即位開平，定都燕京，元將張弘範陷崖山之次年，也是大舉進擊日本的時候！
元朝，原是蒙古族奇溫溫代打出來的天下，併金滅宋，遂有中國，領土疆域之廣，為歷朝之冠，此時也正是元朝氣盛高漲不可一世之時，為了進擊日本，因此驅使老百姓日夜趕造戰船。

威明星原在鐵船幫的時候，對這種國家大事並不關心，及至叛離越西鴻亡命天涯，看到老百姓受盡元兵的殘害蹂躪，他才覺得亡國之可悲，但是那時他為了逃避越西鴻手下的追殺，也無心於殺戮，一直到了遇見海書郎之後，他才對此耿耿於懷……

現在，當他看到那些老百姓像奴隸一般遭受元兵的驅策迫害時，不由得熱血沸騰，開口罵道：「他媽的，原來是韃子在那裏趕着老百姓造戰船！」

陳鑫沉容說道：「朝中大事，老夫已有數年無所悉，如今宋家天下到底怎麼樣

了？」
威明星道：「亡了！」

陳鑫一驚道：「哦，亡了？」

威明星道：「是的，宋端宗於前年駕崩，其弟昀即位，改元祥興，遷走崖山，張世傑以為崖山為天險，可扼以自守，乃奉帝移駐於崖山，但結果仍被元將張弘範所攻破，陸秀夫負帝沉於海，宋朝便滅亡了。」

陳鑫凝容沉聲說道：「信國公文天祥呢？」

威明星道：「他進屯潮陽時，亦為張弘範所敗而被執，此刻正被拘於燕京。」

陳鑫聽了不禁浩嘆道：「唉！想不到宋朝竟然如此一蹶不振，把大好河山送了異族！」

威明星道：「海大俠臨終前，交給了小可一個任務……」

陳鑫注目問道：「甚麼？」

威明星搖頭回顧一眼，才湊近他耳邊，低聲說了海書郎交給他的任務。

陳鑫面容一動道：「你辦得到麼？」

威明星道：「小可現在所能說的，就是『盡人事聽天命』而已！」

陳鑫嚴肅地道：「此事若欲進行，可遲緩不得！」

威明星道：「是的，但以小可目前的能耐，却覺力有未逮，須等練成本門武功，才能前往一試。」

陳鑫道：「那咱們快走走吧，咱們去別的島嶼看看——只要你肯吃苦，也許半年之內，你便能練成本門武功！」

說畢，轉身欲行。

「唔……」
「老前輩！」
「唔。」
「海外三仙你老認識麼？」
「有過一面之緣，怎麼樣？」
「海大俠生前，似乎與他們常有往來，他們對海大俠似極尊重。」
「是的，這有個原因，他們海外三仙比較喜歡有學問的人，而海書郎非但武功盡得本門真傳，而且文學造詣亦頗不凡，而老夫自小就不喜歡讀書，所以跟他們海外三仙可說話不投機。」
「他們對小可似亦很有好感呢。」
「哦。」
「咱們去蓬萊仙島如何？」
「去那兒幹麼？」
「假如你老準備將本門武學傳與小可，那兒最安全。」
「不，咱們還是找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島為佳，老夫和他們三位談不來！」
「哦。」
「咱們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

威明星見海邊上那幾個元兵不停的揮鞭抽打那些百姓，心中至為憤怒，道：「且慢，讓小可幹掉那幾個元兵出出氣！」
陳鑫道：「不行！」
威明星一怔道：「為甚麼？」
陳鑫道：「殺那幾個百姓受折磨而已！」
反會連累那些老百姓受折磨而已！」
威明星一想也是，只得壓抑了胸中的怒火，長嘆一聲道：「但願有一天我能摘下忽必烈的腦袋！」
陳鑫道：「走吧，韃子氣勢正旺，這不是你一人之力所能辦到的。」
老少倆回到西邊海邊，再度登船出發，繼續向北方海上航進。

威明星忘不了剛才所見情形，心中猶自憤憤不平，忍不住說道：「老前輩，您認為宋朝還能恢復與麼？」

陳鑫道：「很難說。」

威明星嘆道：「皇帝一亡，宋室似已後繼無人了，這是最可悲的事。」

陳鑫道：「現在最得人望的是信國公文天祥，可惜他已被執……」

威明星道：「他不愧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據說元人正在迫他投降，但他誓死不屈。」

陳鑫道：「那就是所謂的『氣節』，一個人最可貴的就是要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氣節』！」

威明星道：「他寫的詩到處流傳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陳鑫道：「老夫不懂詩，但這兩句聽來真是好極了！」

威明星道：「很奇怪，元人為甚麼不

不遠處的一面巖壁下似有一座山洞，乃道：「待小可過去看看。」

他縱身往那巖壁飛去，幾個起落便到巖壁下，一看果是一個山洞，但洞中很黑，不知其深幾許，正想回去告訴陳鑫，却見陳鑫已跟着縱到，便道：「這果然是個山洞，正可做為咱們棲身之處。」

陳鑫道：「你身上可帶有火摺子？」

威明星道：「有的。」

陳鑫道：「那麼，拔些乾草打成一束，然後點上火，咱們入洞看看。」

威明星依言拔了一些乾草，打成一條草束，然後點上了火，便舉步入洞。

這座山洞，是個天然洞，洞道曲折折而且結滿蜘蛛網，陰森森的十分可怕。

威明星利用「火棒」燒去蜘蛛網，向前行入三十幾步，只見洞道忽然變小，而且往地下「鑽」入，成了一個「蟒洞」，他立時利住腳步道：「再不能進了。」

陳鑫道：「爲甚麼？」

威明星一指那往地下鑽的小洞道，說道：「那裏面可能有大蛇呢！」

陳鑫笑道：「沒有！」

威明星聽他說得很肯定，不禁微訛道：「您老怎知沒有？」

陳鑫含笑道：「此洞已被蜘蛛重重封死，如有蛇蟒出入，蜘蛛網便有破損的現象。」

威明星一聽有理，便問道：「要下去看看麼？」

陳鑫道：「是的，咱們既打算在此洞居住，就得將此洞摸個清楚。」

威明星點頭道：「好，小可下去看

看。」

他將「火棒」伸入洞道，燒去密佈的蜘蛛網，然後匍匐爬了下去。

誰知洞道竟是垂直而下的，他一爬入之後，整個人就直墜而下！

「啊呀！」

陳鑫聽他驚叫，不禁面色一變，疾忙趨至洞口，探頭下望，急問道：「明星，怎麼了？」

「您老快下來看看！」

陳鑫聽他聲音充滿驚駭，情知他有意外的發現，當即爬了進去。

他也沒發現洞道是垂直而下的，因之也像威明星一樣掉了下去，掉下約三四丈深，才碰到地面！

爬起一看，登時怔住了。

原來，洞道下竟是一間寬大的洞窟，而且每具骷髏的前面均有一顆石頭，石上均放着一顆斗大的泥土！

陳鑫愕然良久，才發出一聲大笑道：「嘿，這倒像是本門的武庫呢！」

威明星正站在南面一具骷髏旁邊，他舉着火棒照骷髏身後的洞壁，道：「您老過來看看，這壁上刻有死者的名號！」

陳鑫跳過去一看，但見洞壁上果然刻有幾個字，仔細辨認，才看出是「崑崙道真子」五個字，不禁大爲驚詫道：「崑崙道真子？崑崙派沒有『道真子』這號人物啊！」

威明星道：「此人死亡已久，說不定

是崑崙派好幾代以前的人物。」

陳鑫點頭道：「嗯，再去看看那三具！」

結果發現，坐在西面的骷髏是「崑崙枯竹叟」，坐在北面的「少林慈光」，坐在東面的「武當玉真」！

陳鑫嘆息道：「這四人老夫都沒聽說過，必是好幾代以前的人物不錯，但他們何以一齊死在這兒呢？」

威明星道：「他們既然刻上了自己的名號，一定還有文章記載他們的遭遇，咱們再找找看。」

他舉着火棒再仔細尋找一遍，果然就在「少林慈光」遺骸的旁邊洞壁上找到一篇文字：

「余等四人於甲辰年八月十五日相約於此島論劍，經四晝夜之激戰而未能分出勝負，乃罷戰各自坐以思破解之策，第十日之工亦無一人能脫穎而出。斯時也，余等因苦思致心力交瘁，不覺竟成白頭翁，相顧愕然，頓悟人生之若夢，銖銖於名位之愚昧不值，仇讎怨恨於焉冰釋，同意終止派爭聯袂歸隱，即而於此島覓得此一秘洞，越日封洞之夕，有感於各人一身武學失傳之可惜，乃各錄之於木盒之中，後人有緣得入此洞，可隨心之所喜取之研練，而爲善爲惡，余等不欲贅言，但憑一己之良知抉擇可也。」

少林慈光
武當玉真

十個月後——

一個初秋的早上，威明星穿着一身嶄新的衣衫，出現在距燕京不及一百里的呂家村上。

呂家村只有百多戶，全村無外姓，村中最大的一個家族，叫「呂家莊」，現在威明星就到了「呂家莊」的大門外。

這「呂家莊」敢情是個巨富，全莊佔地極大，莊中有百餘間房子，周圍有護莊河，前後左右各有一座莊橋，牆牆高峻，屋宇軒昂，十分有氣派！

當威明星來到這「呂家莊」的大門外時，就有一個看門的莊丁迎了出來，向他拱手問道：「這位客人，您找誰啊？」

威明星答道：「找呂恩興。」

莊丁聽了面色微變，四顧一眼，才低聲又問道：「請問貴姓大名？」

威明星說道：「第七代大殺俠，威明星！」

莊丁面色又是一變，以懷疑的目光打量他一番，再問道：「客人要見呂恩興，可知『規律』麼？」

威明星緩緩吟道：「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莊丁再無疑慮，深施一禮道：「請稍候，容小的入內通報！」

說畢，轉身飛奔入莊。

不久，一個老管家打扮的人疾步出莊而來，面帶驚奇的向威明星拱手一揖，道：「請問，您是……第七代大殺俠？」

威明星點頭道：「是的。」

老管家側身肅客，恭聲道：「家主入臥病在床，不克親出迎接，尚望威大俠恕

，其中有一句說『有感於各人一身武學失傳之可惜』，從這句話推測，他們四位留下的功夫，絕不是他們本門的武功，因爲他們本門武功自有同門之人流傳下去，何愁失傳？故可想而知，他們四位留下的武功，必是他們自創的秘技。」

陳鑫沒有答腔，而全神視讀着竹簡上的文字，當他看完那竹簡上的文字後，又急急的拿起一片刻有圖形的竹簡來看，頓時大叫道：「嘿！想不到他們崑崙派也出過這樣一位傑出的奇才，這一路掌法太妙啦！」

威明星很高興，問道：「真的麼？」

陳鑫點頭道：「不錯，老夫現在雖只看了這當中的一式，但這一式的神妙異常，老夫恐怕又得花一番工夫才能想出破解之策！」

威明星興奮地道：「再打開一個來看看！」

最後，三個泥團裏面的木盒，都打開了——

少林慈光，留下的是：「達摩神劍外三式」！

武當玉真道長，留下的是：「玄玄散手」！

崑崙道真子，留下的是：「純陽金剛指」！

陳鑫足足花了一個多時辰，才將他們四人自創的秘技看完，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氣，讚嘆道：「咳，還好他們四人的功夫未曾傳給同門之人，否則我大殺門要揚威武林恐怕沒這麼簡單了！」

威明星吃驚道：「他們四人的武學，

威明星道：「他們刻在洞壁上的文字

不是。」

威明星微微一笑，道：「小可猜想也不是。」

陳鑫側目問道：「嗯？」

威明星道：「他們刻在洞壁上的文字

不是。」

罪，現在就請威大俠隨老漢入莊如何？」
威明星道：「別客氣，老人家請帶路便是。」

於是，他在老管家的引導下走入呂家莊，來到內院一間書房，老管家在房門口住足，開聲道：「莊主，威大俠到了！」
書房中透出一個病人虛弱的聲音：「快請他進來！」

老管家便推開房門，躬身道：「威大俠請！」

威明星點頭舉步而入。
而一跨入書房中，他就呆住了。
原來，書房中共有五個人，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他臥在床上，床邊站著兩個中年和兩個青年，令他吃驚的是，這五個人他都認識！

老人，是鐵臂神猿呂君鵬，也即是前在呂公堡設擂台的總擂台主！

床前四人，正是呂君鵬的徒弟——濟龍華文龍、飛虎焦吉、花豹來振雄、小霸王趙翼！

威明星大感意外的道：「喂，怎麼是你？」

鐵臂神猿呂君鵬不知生的甚麼病，面肉消瘦了許多，他對於威明星之來不感意外，只微露苦笑：「威大俠請坐。」
威明星沒有坐下，瞪望他驚問道：「您老便是『呂恩與』呂將軍？」

呂君鵬道：「是的。」

威明星想起當日他聽到海書郎死亡的消息時那悲痛情形，以及一再向自己追問「海大俠有何遺言」等情，頓時恍然大悟，道：「原來您老便是呂將軍，那天您老救信國公脫險，除了要有像您老弟這種身手之人外，還需有幾個人在外接援，另外還要一個信國公的替身。」

威明星不解，問道：「要一個信國公的替身幹麼？」
呂恩與道：「方才老夫說過了，該處警衛森嚴，忽必烈為恐信國公被人救走，加派了數名大內高手在該處協防，你縱能悄悄進入牢房救出信國公，但在背着他逃出時，必會被發現，故老夫的計劃是這樣的：當你背負信國公逃出時，老夫這四個徒弟便現身接援，阻擋追擊你的大內高手，而無論如何也要將信國公救出該處，一到了外面你便將信國公藏於某處，換上易容為信國公的老夫，那時你帶著老夫逃脫便逃，不能便把老夫丟下，那些大內高手一看你丟下了『信國公』，自然不會繼續追擊，如此信國公才能安全脫險。」

威明星聽得又感動又驚奇，問道：「那時您老怎麼辦呢？」
呂恩與哈哈笑道：「老夫又非信國公，死又何妨！」
威明星不禁深為感動，長嘆一聲道：「捨身成仁，古來能有幾人，您老的這個決定，令小可萬分敬佩！」

呂恩與道：「不敢，老夫只是盡一己之力罷了，老弟若能救出信國公，還望大力輔助，驅逐韃子，復興漢族，如此老夫死亦無憾了。」
威明星點頭道：「好的，小可但能成功，一定盡力協助信國公起事。」

呂恩與道：「您必烈隨時會下令殺害信國公，此事遲緩不得，咱們今夜就動身

要是說了——」
呂君鵬突然打岔說道：「大俠今來何為？」

威明星一怔，繼之肅容答道：「小可來完成海大俠交付的第三個任務！」

呂君鵬輕輕嘆了口氣，道：「你來得太遲了一些……」

威明星心頭一沉，說道：「他……死了？」

呂君鵬搖搖頭道：「不，他還好，只是老夫恐已無能為力了！」

威明星問道：「您老感嘆何症？」

呂君鵬道：「老夫傷而病。」

威明星詫異道：「誰打傷了您老？」

呂君鵬道：「韃子！」

威明星輕啊一聲道：「他們已經知道您的身份了？」

呂君鵬道：「沒有，他們雖然知道老夫是信國公副將，那會讓老夫活下來！」

威明星在床前一張椅子坐下，接着問道：「不然，他們為何打傷您老？」

呂君鵬緩緩說道：「去年，老夫在呂公堡擺設擂台，目的便是結交武林正義之士，以便圖謀起事，那次的擂台也的確結交了幾個武林朋友，可是當一位得知了老夫的心意之後，他却出賣了老夫，悄悄的向韃子通消息，告老夫圖謀不軌，於是有一天半夜，數百名元兵突然出現，將老夫的武館團團圍住，老夫為不忍連累無辜，只好俯首就擒……」

威明星怒道：「那出賣您的傢伙是誰？」

呂君鵬道：「他叫『半天鷹洪老二』」

吧。」

轉對華文龍又道：「文龍，你去準備，還有振雄，你去命下人準備酒席，咱們好好為威大俠接風！」

這夜初更時分，一輛馬車在四個騎士護衛之下，悄然駛出呂家莊，望北出發。駕車的是已經過易容的威明星。四個騎士，是華文龍、焦吉、來振雄、趙翼。

車中騎臥的，自然是呂恩與了！

他原是文天祥麾下副將之一，他像文天祥一樣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忠貞之士，雖然皇帝已亡，雖然文天祥已被拘，但是他仍不死心，因此他向海書郎求助，而海書郎由於中了百花毒，自知距死不遠，只好把這個「任務」交給威明星，這中間已隔了一年多，他原以為海書郎失信，沒想到在絕望之餘，威明星突然「應約」而至，於是他的雄心復燃，而決定立刻行動。

而威明星對於這個「任務」是相當「熱衷」的，他不僅認為這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更認為自己應該去做，因為他過去在鐵船幫為非做多太多了，今後只有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才能補償自己的過錯，所以他在離開第五代大殺俠時，就決定先把私事擱下，先來完成這件事。

馬車，在寧靜的月夜下，轉轍的向北馳進……

大約行了四五里路，駕車的威明星忽然掉頭後望，開口道：「這附近可駐有元兵？」

華文龍答道：「城裏有，怎樣？」

，老夫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鐵船幫的一個分舵主。」

威明星劍眉一揚，大為憤怒道：「哼，想不到鐵船幫居然跟韃子勾搭上了，該死！」

呂君鵬苦笑一下道：「他們將老夫擒去之後，便日夜毒打逼供，老夫抵死不認，後來老夫四個徒弟找關係和他們搭上，送了十斤黃金才將老夫救出來。」

威明星道：「於是您老便回到此地來了？」

呂君鵬道：「是的，這呂家村和呂公堡是我們呂家的兩支，老夫的出生地便是此地，在呂公堡的武館，是信國公被擒後，老夫脫離軍旅而化名開設的，老夫的真名就叫恩與。」

威明星嘆道：「去年，小可不知您老便是呂將軍，故不敢直言相告，不過那時小可也尚未練成本門武功，對您老的幫助也不大……」

呂恩與道：「海大俠遺命你代他去進行？」

威明星點頭道：「是的，他立小可為第七代大殺俠後，要小可去替他完成三件事：一是代他赴約與天山飛狐勾兆旗決鬥，二是尋找其失蹤的女兒海友蘭，三是來見您老，聽您老差遣。」

呂恩與問道：「現在，你的武功練成了？」

威明星道：「是的。」

呂恩與道：「那件事很困難而危險，你有把握麼？」

威明星道：「小可願盡力而為！」

威明星道：「有的，還在半里之外的路上。」

華文龍立刻回對小霸王趙翼道：「趙師弟，你快轉回去看看！」

小霸王趙翼應了一聲，撥回馬頭，望來路上疾馳而去。

華文龍接着向威明星說道：「最近城裏駐來一隊元兵，帶兵的是一个百夫長，叫完顏榮的，據說很不好對付，但願來的不是他。」

威明星道：「不論是誰，應該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吧！」

華文龍道：「是的，希望不是……」

飛虎焦吉道：「如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怎麼對付？」

華文龍道：「你們不要開口，由我來跟他說話便了。」

飛虎焦吉道：「趙師弟回來了！」

小霸王趙翼催騎獨馳而回，叫道：「華師兄，是那個叫完顏榮的韃子，他帶了二十名元兵追上來了！」

話落，人已馳回到馬車前。

華文龍一聽果是完顏榮，眉頭皺了皺，問道：「是衝着咱們來的麼？」

趙翼道：「好像是！」

一言甫畢，後面路上已響來一片疾速的蹄聲，旋見那路上塵烟大起，一隊元兵出現了！

華文龍急道：「威大俠，請靠邊停下

呂恩與欣慰地道：「好的，信國公乃是民心之所寄，如能將他救出，宋室即使不能復興，也可以他老人家的聲望招兵買馬，再謀復興我漢家天下！」

威明星問道：「不知信國公是否有此意圖？」

呂恩與道：「那是毫無疑問的！」

威明星道：「您老現有許多人馬？」

呂恩與道：「老夫現有子弟兵三千，另外還有昔日幾位袍澤正盤踞了幾個山寨，他們已答應一旦將信國公救出，便即率兵來投。」

威明星道：「那麼，小可立刻去進行，您老可知信國公被囚禁於何處？」

呂恩與移目轉望徒弟潛龍華文龍，道：「他老人家被囚禁於燕京某處重牢之中，小徒文龍詳知其處，但該處警衛森嚴，非身懷絕頂武功之人，是進不去的。」

威明星轉對華文龍問道：「文龍兄可願帶小弟去？」

華文龍點頭道：「當然，不過家師對此已有打算，我們師徒五人都要去呢。」

威明星回對呂恩與詫然道：「您老也要去？」

呂恩與說道：「是的，老夫是非去不可。」

威明星道：「但您老有傷在身，豈可勞動？」

呂恩與道：「老夫可乘車前去。」

威明星不以為然道：「小可以為，此事由小可及文龍兄前往進行即可——」

呂恩與擺手打斷他的話，道：「你聽老夫說吧，此事老夫已籌劃甚久，覺得要

來。」

威明星依言將馬車駛近路邊停下。

這時，車中的呂恩與開聲道：「文龍，你們聽着，要是談不好，就幹吧，一個也不許讓他溜掉！」

華文龍道：「是的，我知道。」

俄頃，蹄聲塵烟如浪湧至，一個武官打扮的韃子帶領着二十個元兵趕上來了！

他們一到立將馬車圍困起來，那武官打扮的韃子顯然是百夫長完顏榮，他大喝一聲道：「呂君鵬，你出來！」

華文龍策騎迎上，抱拳道：「閣下諒是完顏榮將軍，請問有何貴事？」

完顏榮一瞪眼問道：「你是何人？」

華文龍不亢不卑地道：「在下華文龍，我們四人都係呂君鵬的徒弟。」

完顏榮嚴厲的掃望他們一眼，喝問道：「你師父呂君鵬可在車中？」

華文龍點頭道：「在。」

完顏榮道：「叫他出來！」

華文龍道：「對不起，家師有傷在身，不宜出車，閣下有話，就向在下說也一樣！」

完顏榮臉色一板道：「哼，你是什麼東西，竟敢抗拒命令！」

華文龍聲色平靜地道：「閣下若懷疑家師不在車中，在下可打開車門讓閣下看看。」

他轉對威明星以命令口吻道：「小三子，打開車門！」

威明星應了一聲，轉去車後，將車廂門打開，朝完顏榮哈哈腰道：「這位爺，您請過來看吧！」

完顏榮「哼」了一聲，策騎轉去車後，向車中的呂思與瞥了一眼，冷冷道：「呂君，你何處去？」

呂思與緩緩答道：「京城。」

完顏榮道：「去京城幹麼？」

呂思與道：「醫傷。」

完顏榮道：「醫傷？」

呂思與道：「是的，去年老夫挨的那頓酷刑，至今傷勢未癒，還經常吐血，聽說京城裏有位你們關外來的蒙古大夫醫術十分高明，故想找他醫治。」

完顏榮冷笑道：「這是實話麼？」

呂思與嘆道：「唉，老夫已成殘廢之人，難道你認為一個殘廢的老人還能圖謀不軌？」

完顏榮嘿然冷笑道：「呂君，你太狡猾了，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的底細！」

呂思與道：「你說什麼啊？」

完顏榮道：「我說出一個人，你一定認識他，他的姓名叫呂思與，原是文天祥的麾下副將！」

呂思與頓時面色大變！

原來，他自從文天祥被執而脫離軍旅之後，即化名「鐵臂神猿呂君鵬」，以老百姓的姿態出現，在呂公堡和呂家村兩地，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原叫呂思與，曾跟隨文天祥與元兵打過仗，現在對方突然叫出了他的真名，這就證明對方確已查出了他的底細。

他倒不怕被查出底細，而是怕解救文天祥的計劃因此弄砸，他呆了半晌之後，突然縱聲大笑道：「好！好！老夫原名的確叫思與，也確實是信國公的麾下副將之一，你的消息可真靈通啊！」

完顏榮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查出你的底細，其所以未對你採取行動，是想看你玩什麼鬼把戲！」

呂思與笑道：「現在你們已發現老夫在玩鬼把戲了麼？」

完顏榮道：「不錯！」

呂思與道：「請你說說看如何？」

完顏榮道：「根據我們的線報，日間有個叫『第七代大殺俠』的青年入莊見你，他叫威明星，原是鐵船幫的叛徒，對不對？」

呂思與道：「對又怎樣？」

完顏榮道：「他將協助你去進行某項陰謀，是嗎？」

呂思與道：「什麼陰謀？」

完顏榮道：「這就要你來回答了——走，你們六人一起跟我回城去！」

呂思與笑道：「完顏榮，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要多少錢？」

完顏榮忽也大笑道：「你是想賄賂我麼？」

呂思與道：「是的，老夫家財萬貫，你只要說出一個數目來，老夫絕不叫你失望就是。」

完顏榮仰天大笑，道：「老匹夫！你把我完顏榮看低了，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個人——你！」

呂思與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那就無話可說了——你不想見見那位第七代大殺俠威明星？」

完顏榮舉目四下搜視，問道：「他在那裏？」

一，你的消息可真靈通啊！」

完顏榮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查出你的底細，其所以未對你採取行動，是想看你玩什麼鬼把戲！」

呂思與笑道：「現在你們已發現老夫在玩鬼把戲了麼？」

完顏榮道：「不錯！」

呂思與道：「請你說說看如何？」

完顏榮道：「根據我們的線報，日間有個叫『第七代大殺俠』的青年入莊見你，他叫威明星，原是鐵船幫的叛徒，對不對？」

呂思與道：「對又怎樣？」

完顏榮道：「他將協助你去進行某項陰謀，是嗎？」

呂思與道：「什麼陰謀？」

完顏榮道：「這就要你來回答了——走，你們六人一起跟我回城去！」

呂思與笑道：「完顏榮，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要多少錢？」

完顏榮忽也大笑道：「你是想賄賂我麼？」

呂思與道：「是的，老夫家財萬貫，你只要說出一個數目來，老夫絕不叫你失望就是。」

完顏榮仰天大笑，道：「老匹夫！你把我完顏榮看低了，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個人——你！」

呂思與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那就無話可說了——你不想見見那位第七代大殺俠威明星？」

完顏榮舉目四下搜視，問道：「他在那裏？」

呂思與道：「他就在你身邊！」

完顏榮還沒完全領悟之時，已被威明星一把揪下馬，威明星的動作很快，將他揪下馬之後，立刻一腳踩上他的胸部，踩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那二十個元兵一見大驚，吶喊一聲，一齊拍馬上前欲救，但華文龍，焦吉，來振雄和小霸王趙翼早有準備，他們手一揚，各發出一支鋼鏢，隨有八個元兵在慘叫聲中落馬，然後他們四個師兄弟一齊掣出兵器，迎上了那十二個元兵，登時殺手連施！

這些元兵，在戰場上也許驍勇善戰，但要和武林人對敵，無異是送死，沒幾個照面，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慘叫聲此起彼起，不久已只剩下兩個。

這兩個元兵一看苗頭不對，撥馬便走，小霸王趙翼喝聲：「那裏走！」手中一對短戟猛擲而出！

「嘿！」

「嘿！」

雙戟正中他們背心，也把他們打下馬來了。

只不過是一眨眼間，二十名元兵全部了帳，完顏榮嚇得面無人色，他被威明星一腳踩住胸部，使盡吃奶之力也掙脫不開，這時已完全喪了胆，不禁顫聲道：「好……好漢饒命！」

威明星仰臉望天，冷冷淡淡地道：「剛才你說的那個威明星，他是誰？」

完顏榮喘着氣道：「他……他叫『半天賜洪老二』，我們……我們雇他暗中監視……呂將軍的一舉一動……」

威明星道：「如今他在那裏？」

完顏榮道：「在……在城裏吧。」

「他怎麼向你報告的？」

「他說……你去到了呂家莊，半……半個時辰前，他發現你……你們深夜離莊，就向我報告……」

「說我們要幹什麼？」

「他說，你們要去進行某……某項陰謀……」

「什麼陰謀？」

「他不知道，只知你們所要進行的陰謀，一定……一定對本朝不利。」

「唔……」

「你請高……高抬貴手不要殺我！」

威明星微微一笑，道：「我大殺門一向嚴禁殺害好人，你在你們國中也許是個好人，不過國與國之間，是沒有情感道義可言的，為了不致破壞我們所要進行的那項『陰謀』，你——非死不可！」

說畢，右足運力踩下！

完顏榮狂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兩顆眼睛凸出欲出，掙扎顫抖了片刻，即猝然死去。

小霸王趙翼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今天總算出了一口冤氣！」

威明星登上車座坐下，道：「好了，咱們繼續趕路吧！」

華文龍問道：「這些屍體怎麼辦？」

威明星道：「讓城裏的元兵來處理吧，如今，咱們必須加緊趕路，一定要在他們把消息傳入京城之前趕抵京城，這樣才能成功。」說畢，一揮馬鞭，驅車向前馳去。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單于紅·文圖
盧令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夏秋心跟天九幫主在牌九桌上解決舊賬，結果，因十萬兩銀子，這時，九指魔也認出了君之楓的身份，約往萬人塚決鬥，夏秋心趁這時機，狠教訓了偷雞郎中，使他從此洗心革面。夏秋心往萬人塚途中遇萬花幫主，遂聯袂同往，剛至，便見君之楓提著九指魔人頭下來，諸事已了，君之楓往見園園要還錢給她，園園問起小施、君之楓支吾以應，因他不願將江湖罪惡之事告訴她——

狠逞匹夫勇 陡招致命傷

尖着嘴兒，輕輕吹滅炭火，園園道：「對了，還有個小秋姑娘，你總不帶她來讓我看看？她一定很美麗吧？」

說着，猛又想起的道：「哎呀，瞧我真該死，居然連自己住在這兒的地方是啥也不知道，那有女人上這種地方呀？」

一股激動衝上來，君之楓脫口道：「不！園園，這地方雖然賤，但妳是高貴的，聖潔的！小秋只是忙了點，否則她會和我一起看妳的！園園，小秋她好想認識妳哪！」

驚喜的抬起頭來，園園張開口，欲言又止，忽又垂下頭去，默然不語……

君之楓上前去，蹲在她身旁，急道：「園園，我說的是真話，妳不相信？」

低垂着臉兒，園園細聲道：「謝謝小秋姐姐看得起我……」

陡然握住她的柔荑，君之楓灼灼的凝視着她，沉聲道：「園園，妳不該說這種話，妳把妳自己看成了什麼？」

避開他的眼光，園園抽回手，怯怯道：「小君，茶沏好了。」

坐回椅上，君之楓接過「紅蜜茶」，可是他喝不下去，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鎮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之後，凝視着園園正想開口，突然發現她眼眶兒有些紅腫，詫異道：「園園，妳剛才哭過了？」

一驚，園園連忙別過頭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強作笑聲道：「方才才開得無聊，便獨自彈唱『孔雀東南飛』那首曲子，也許是我唱得太好了吧，我自己掉眼淚為我自己捧場，小君，妳別笑我。」

抖動了下喉結，君之楓只覺得心靈隱隱作痛，他忍不住喊道：「園園啊，妳容強作歡顏笑，一點情無處訴，妳熬得這般苦，為誰？為誰？」

苦澀的閉閉眼，君之楓沙聲道：「園園，妳真的要嫁翁萬金？」

笑了笑，笑得那般無奈，園園低聲道：「為什麼不？翁老頭今天有要事和人接頭，不過今天他已派人來，向鴿母還清了欠款，我準備最慢明天就回宋家村，等待翁老頭接我過門去。」一頓，幽怨的抬眼接道：「小君，你會祝福我麼？」

鬆了口氣，君之楓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瞧你這緊張樣子，嚇了我一跳哪。」一頓，接口道：「秋，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夏秋心道：「銀子正在裝載中，大概日落以前便可以準備完畢，楓，什麼時候到武安去？」

兩人邊走邊談，君之楓想了一下，道：「我對大炮和禿頭說半個月內送去，現在也不過只有五、六天的時間了，加上這幾天下了幾場大雪，路不好走，必須立刻出發，不能再耽擱。」

停了停，啓口又道：「但是在這還有些事情沒辦完，我們不能親自押銀回去，可是也不能讓小施一個人運銀呀……」

嫣然一笑，夏秋心道：「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已到過『白鷹鏢局』，和何鏢頭碰頭……」

君之楓攔嘴道：「妳是說『白鷹俠』何晉奎？」

夏秋心點頭道：「是的，何鏢頭和我的交情不錯，他願意即刻幫我們保護這鏢，而且特意半價優待，我把鏢費都付給他了。楓，你不怪我擅做主張吧？」

嘆了聲，君之楓笑道：「噢，我說丫頭，妳說這話的意思，大概是要我稱讚妳幾句吧？好罷，秋，我就誇妳一聲：太好了！」

瞪了他一眼，夏秋心伴嘆道：「真噁心！」

君之楓輕輕笑了起來，旋即問道：「死要錢沒事吧？」

夏秋心點頭道：「他底子蠻硬的，恢

復得很快，他爭着要自個兒運銀呢。」

君之楓道：「這傢伙是出了名的急性鬼。」

眨眨眼，夏秋心忽想起什麼來，道：「楓，今兒一大早，有一對姓沈的姊弟到酒樓裏來找你呢。」

哦了一聲，君之楓忙道：「啊，是沈貝紅姊弟倆，瞧我，事情一多便昏了頭，我忘記她昨兒說今晨要來的，害她乾等了一整天，着實不好意思。」

一嘆小嘴兒，夏秋心睨眼嘆道：「我怎不曾聽說過你有這麼個老相好的？」

嘆味笑了聲，君之楓拾眼道：「秋，妳這歪腦筋想那兒去啦？我和她根本扯不上關係，我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曾幫了她一點小忙罷。」

接着，君之楓大畧的把自己如何遇見沈貝紅，以及如何救出沈貝雄，敘說了一遍……

夏秋心聽完，抿嘴笑道：「英雄救美人，好不威風呵。」

瞪眼，君之楓道：「路不平，我去踩，誇大其詞，乃是我輩行走江湖所應爲之事，丫頭，妳那門子刺來？」

夏秋心嘆道：「誰調刺你了？我只是羨慕啊。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一大早帶着她的弟弟，在酒樓恭候你的大駕，那副引頸盼望，望眼欲穿的殷切樣兒，就像是在盼望着她的心上人兒哪！」

恍然大悟的，笑了起來，君之楓道：「繞了這麼大半天，原來，妳丫頭在吃醋。」

瞪了下半眸，夏秋心鬼頭嘆道：「姑

奶奶才不稀罕！」

聳了肩膀，君之楓撇撇嘴，笑了笑，忽心念一動，張口道：「秋，假若我真愛上另外一個女人，妳會吃醋生氣麼？」

猛一楞，夏秋心吃驚的注視着他，良久，發現君之楓不似在開玩笑的樣子，迷惑的眨眨眼，低聲道：「如果你是真的，我想，我想吃醋我是會的，那個女人家不吃醋？不過我是不會生氣的。」

微怔了，君之楓好奇道：「吃醋而不生氣，那又怎麼說？」

挑挑眉梢，夏秋心道：「吃醋和生氣，就像是橋歸橋，路歸路一樣，本是兩碼子事，扯不上邊。你若真愛上另外一個女人，但仍愛着我的話，我頂多吃吃醋，何來生氣？這個年頭，男人三妻四妾，實在太平常了，不是麼？但假若你變心，像彭大哥一樣喜新厭舊，把我拋棄，去愛另外的女人，我想，我是會吃醋，也會生氣的。」

君之楓連忙道：「秋，妳知道我愛妳的心是決不變的，妳要不要我套句俗話兒——怎的跪地指天發誓，海可枯，石可爛的呀，向妳掏心挖肝……」

不等他說完，夏秋心連忙道：「得了，得了，姑奶奶可不吃這套，這肉麻兮兮的話兒真叫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其實說這話的人，準是油頭粉臉，沒安好心眼的人，就像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一動子的口是心非，真個又俗又怪。」

一頓，斜睨着雙眼，又問道：「楓，你到心底又愛上了誰呀？可是沈貝紅那兒人兒。」

在一起！秋，妳不是說妳相信我一定能夠得到的麼？」

點點頭，夏秋心道：「是的，我相信妳做得到的，但事實的成與敗，並不是你我相不相信的問題，萬一——人總不能往好的方面去想對不對？萬一我們無法衝破那道難關，那又怎麼辦呢？」

苦澀的攪動了一下舌尖，君之楓咬牙道：「寧願玉碎，不願瓦全！」

猛吃了一驚，夏秋心說道：「楓，你這是什麼意思？」

君之楓陰澀道：「若家母堅不答應我們的事，那我倆，以及愛君三人，遠走高飛……」

不待君之楓說完，夏秋心急急道：「不！我決不贊同你這麼做！」

驚異的望着她，君之楓訝道：「爲什麼？秋，難道妳不願意和我相廝守？」

夏秋心連忙道：「願意！一千個，一萬個願意！但是，楓，我決不願意你爲了兒女之情，而壞了你們母子親情！楓，我們雖是個十足的武夫，但也唸過不少聖賢書，難道，你不懂『百行孝爲先』這句話麼？」

掩了下半唇，然後又咬了咬舌尖，君之楓顫聲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妳叫我怎麼辦呢？」

仰首凝眸，夏秋心定聲道：「我說過，妳和小香完婚，然後我和愛君……」

冷冷打斷她的話，君之楓道：「然後妳和愛君和我偷偷摸摸，做個沒名份的女人，永遠見不得人，是麼？秋，我也說過，絕對辦不到！」

搖搖頭，君之楓道：「妳怎麼說她呢？我說過我和她扯不上一點關係，別這麼不信任人好不？」

詫異的眨眨眼，夏秋心道：「那會是誰呢？」

盯着她，君之楓道：「是宋愛君。」

「宋愛君？」一怔，夏秋心唸了聲，訝聲道：「那來這麼多女人，我壓根兒沒聽妳提起過這人，有嗎？」

哦了聲，君之楓連忙道：「噢，宋愛君就是宋園園，她已經改名了。」

夏秋心恍然大悟道：「原來是園園姑娘。」

旋即不解道：「楓，妳認識她好久了，我怎不曾聽妳說愛她，莫非妳一直在瞞騙着我？」

君之楓趕忙道：「不！秋，除了小香的事之外，我可以說我怎都不會瞞騙妳！真的，在這以前，我一直和宋愛君是純潔的，只是方才去選她錢的時候，我才發現我不該辜負她對我的愛的……」微微一頓，君之楓低啞着嗓子繼續道：「秋，妳說得對，她純然是爲了我，才要下嫁給翁萬金的……」

抬眼凝注着他，夏秋心攔嘴道：「其實，妳早該知道的，女人對於男人來說，只有愛情，而沒有友情的，不是嗎？」

眯眼，君之楓道：「但我却忽略了這個道理，當我知道她在深愛着我之後，我幾乎要不知道怎麼辦……我一直認爲：我這一生中有妳便夠了。可是我想當初我愛妳而不敢愛的那副痛苦，如今却加諸於她的身上，我不忍……」

夏秋心停下半身，凝聲道：「楓，這樣妳不會背叛禮教，背上逆子之罪名，而且又不拋棄我和愛君，這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麼？」

一頓，補充道：「我想，假若愛君知道妳的處境，她一定會支持我的！」

搖了搖頭，君之楓道：「那對妳倆太不公平了！我身爲七尺之軀的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決不委屈虧待她們！」

嚙了嚙嘴，夏秋心正想打話，君之楓又冷聲搶着道：「秋，勿復多言，我志已決！」

微微一嘆，夏秋心也就住口不言，沉默了半晌，方抬眼問道：「楓，愛君是否把錢還翁萬金了？」

君之楓搖頭道：「還沒，翁萬金不可能答應愛君退婚的，我正想和翁萬金商談此事。不過，我看還是等小施今夜能否打點上路，隨『白鷹俠』何晉奎押銀至武安，再做打算也不遲。」

雙眉微蹙，夏秋心道：「你以爲翁萬金會答應？」

神情凝肅，君之楓沉聲道：「事到如今，已是船到江心，馬到懸岩，他不答應也得答應！」

沉默了半晌，君之楓轉開話題又道：「秋，沈氏姊弟倆是否仍在酒樓？」

夏秋心聽完，接口道：「這麼說來，你是因爲大膽的愛了我，所以才去愛宋愛君？」

笑了下，君之楓道：「這事兒，一下也不好說，我只知道，我去向宋愛君還錢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她值得我去愛，我實在也說不出這是爲什麼？儘管她是青樓歌妓，但她是聖潔的，雖然她不及妳美麗，但她那個強剛直的性情却不輸妳半分，真的，秋，我覺得我既然愛妳，也應該去愛她，我決不勉強，也不虛偽！」

美眸潤盼，夏秋心道：「那現在宋愛君呢？」

君之楓道：「她已回宋家村去了。」

一頓，低聲又道：「秋，我已和她私訂終身了，妳，怪我不？」

沉吟了一下，夏秋心忽用力點頭道：「怪的，非常！」

猛一怔，良久，君之楓才低啞着嗓子，說道：「哦，秋……我，我，我以爲妳不會……」

凝視着他，夏秋心徐徐道：「楓，我不會怪妳愛宋愛君，我不說過麼？普天下的男人，妻妾滿房的比比皆是，我不是沒見過世面的妒婦，我只是怪妳做事未免太魯莽了些……」

眨動星眸，君之楓截口道：「妳是怪我沒事先通知妳？其實我是……」

急急打斷他的話，夏秋心道：「不！別把我看成恹恹地小心眼兒，我豈會在乎那？我是指妳未徵得令堂的同意……」

臉色倏地一沉，君之楓停下了腳步，呆呆的望着夏秋心，一句話兒也說不上來了……

半晌，他才移動腳步，喃喃自語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不是嗎？」

神情凝重，夏秋心道：「話不能這麼說，萬一令堂堅持妳只能和小香完婚，不准再娶別的女人，那豈不使宋愛君傷心一輩子麼？」

查言觀色，君之楓忽地笑了起來，他低聲道：「丫頭，妳這是話中有話？」

淡淡一笑，夏秋心道：「話中有話，也要有心才聽得出來啊，不是麼？」

撇撇嘴，君之楓道：「妳未免太多心了，秋，妳以為我對她另有企圖？」

夏秋心嘆道：「這我可不知道，不過人家她可是對你……」

話說一半，沉吟不語。

輕咳一聲，君之楓擠眼問道：「人家對我怎樣？」

瞪眼，夏秋心道：「別裝蒜！」一頓，想了想，夏秋心索性說出來：「我乾脆明說，楓，沈貝紅她愛上你了！」

哈哈一笑，君之楓怪聲道：「妳在這逗我開心？」

瞞着臉兒，夏秋心哼聲道：「我希望是。」

發覺不對勁了，君之楓停身子，沉肅道：「秋，別這麼小人之心地君子之腹，難道妳把感情的東西看成這麼賤？這麼不值錢？我和沈貝紅只不過見了兩次面，她只不過是受了我的資助，她特意向我致謝，乃是人之常情！」

一停，凝聲道：「秋，我要很高興的說，妳太疑神疑鬼了，妳不覺得妳這是在侮辱，蔑視人家嗎？」

絲毫不動怒，夏秋心嬌媚一笑，輕盈道：「別板着這副棺材臉，我只不過要心理上有個準備，免得措手不及而已，事實上，我說過，我決不小氣，只要你有辦法，併個十個八個女人，我頂多吃吃醋，意思意思罷了，決不生你的氣，行麼？」

就找到了「毒蜈蚣」那老鬼了，拜他為師了？」

沈貝紅微領首道：「是的，但沒兩天，我發現他居然對我不懷好意，趁他不注意，我偷偷逃走了……」

一撇嘴角，君之楓揚眉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毒蜈蚣那老魔昔時也曾污辱了一名女弟子，於今依然如是，死有餘辜！」

夏秋心望着沈貝紅接口道：「那老魔是否不死心，又來找妳了？」

面上猶有餘悸，沈貝紅點頭道：「自從回來之後，我一直躲藏在一間佛廟，直到前兩天，我想大概沒事了，所以才回家來。不想昨夜我幫弟弟送衣料給客戶，回來之時，不巧被他撞上，以後……」

施笑乾微笑着接口道：「以後妳就被我的馬撞倒了嗎？」

沈貝紅朝他含笑：「也幸好被妳君大哥的坐騎撞倒，要不然我準沒命了。」

凝睇着兩眸，施笑乾的面容是一片神色飛揚，他此刻看來沒有受過內傷的樣子，君之楓和夏秋心同時發現，施笑乾不時的緊盯着沈貝紅的臉蛋兒瞧，眸光映射出一股什麼的……忽然，君之楓和夏秋心兩人互望了一眼——會心的笑了……

斯斯文文的微笑着，施笑乾柔聲道：「沈姑娘，昨夜的那一撞，沒把妳撞傷了吧？」

搖搖臻首，沈貝紅嬌聲道：「一點疼痛而已，早沒事了。」

微微一停，轉向君之楓道：「君大哥，聽說您現在是『兄弟會』的會主，刻正

苦笑了下，君之楓揶揄道：「妳真成了半仙了，妳只不過見她一面，便知道人家愛我啦？」

嫵媚的一瞟眼，夏秋心道：「半仙是不敢，君，妳聽說過一句話兒來麼？」

聳聳肩，君之楓道：「別賣關子了，是孔老大說的，抑是孟老二說的？」

「鼓了」下粉腮，夏秋心罵了聲不正經，才道：「但話說，女人相見，付知三分，我是個女人，我當然能透視妳的心理了。」

嗤了聲，君之楓道：「鬼話！」

兩人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回到了酒樓，入門便見靠角隅的一桌，正坐着「金算盤」施笑乾，以及沈貝紅姊弟倆……他們似是談得津津有味，直至君之楓和夏秋心走前去，他們才發現……

他們慌忙起迎。施笑乾打躬道：「瞧你倆真逍遙，害得我們在這乾等。」

「逍遙？小施，你恁地沒心肝，怪不得『毒蜈蚣』那老魔要賞你兩拳了。」

君之楓入座之時，沈氏姊弟已相繼起立，沈貝紅拱禮嬌道：「君大哥，我姊弟倆已等候多時了，特意向您致幾番救護之恩。」

木訥老實的沈貝紅微紅着臉，抱拳謝道：「君大哥，謝謝您上次救了小弟……而且還送了小弟這麼多錢，昨夜，您又救了家姐，您真是我們的大恩人。」

「不談這個，不談這個。」君之楓擺手連連說，一面請他倆回坐，一面含笑：「我因事情忙了點，讓兩位等了老半天，抱歉，抱歉。」一頓，問道：「『黃家莊』沒再找你們姊弟倆的麻煩吧？」

在招兵買馬，延攬人才，可是真的？」

話落，忽又接着道：「君大哥，我是否可以加入兄弟會？」

微一怔，君之楓沒來得及回話，施笑乾已搶着道：「那太好了，歡迎都來不及呢！」

轉向君之楓擠眼道：「小君，你說是麼？」

君之楓沉吟着……沈貝紅連忙又道：「君大哥，我雖然不懂武林波瀾，而且又沒有高強的武功，但在我相信一定能夠為您做點什麼事的……君大哥，您給予了我姊弟倆這般大恩惠，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您的，只要我能够盡一點點的力量，於心也足……」

施笑乾見君之楓意有不願，不禁瞪了他一眼，急道：「小君，咱現在正需要人手的時候，你怎可拒人於千里之外？」

君之楓裝沒見他，沉聲道：「沈姑娘，非我不願，妳纖弱女人家，怎過得慣刀光血影的江湖日子？你們姊弟倆過着太平日子，不是頂好的麼？」

臉上一片着急，施笑乾暗地裏踢了君之楓一脚，君之楓却是不動聲色，不理不睬……

眼圈兒一紅，沈貝紅哀聲楚楚道：「君大哥，小妹今天能安然住在人世間，我們姊弟倆有今天安逸的好日子完全是您的賜予，舍弟已成家立業，我總算對得起九泉之下苦命的娘，於今是無牽無掛。唯一的，我還沒償還您的恩情，君大哥，您要是連這一點點讓我報答的機會也沒有，我死也不瞑目……」

凝着美眸，沈貝紅嬌聲道：「沒有，大名鼎鼎的君大哥出面，小小的黃家莊怎敢呢？」

接連她的眸光，心中怦然一跳，君之楓連忙別過頭去，淡笑道：「沈姑娘誇獎，黃家莊是看得起我吧。」

這時，沈貝紅忽掏出一張飛錢，遞給君之楓道：「君大哥，這是上回您借我們姊弟倆的錢。」

微一怔，君之楓接過飛錢看了一眼，皺眉道：「沈姑娘，妳這是做啥？」

沈貝紅微笑道：「上回您借了我們一萬多兩銀子，理該還您。」

君之楓道：「我說過不用你們還的，不是嗎？」

沈貝紅搖頭道：「不，我們姊弟倆接受您的幫助已是太多了，怎能再憑白要您的錢？」

君之楓道：「不是憑白，我括了妳一個耳光，不記得了嗎？」

俏臉兒微微一紅，沈貝紅正想說話，施笑乾已搶着道：「哎呀，沈姑娘，妳客氣啥子，錢是生不帶來，死不带去的東西，幹嘛這麼認真？妳要知道咱君大哥他呀，就有副好德性，助人助到底，送佛送上天，沈姑娘，別再這般推拉，爲難了君大哥。」

夏秋心也幫腔道：「還了錢還不了情，又何必多此一舉？」

說着，把飛錢塞入沈貝紅的懷裏，含笑：「沈姐姐，咱今兒個是朋友了，何必斤斤計較的，小家子氣不是？」

沈貝紅再三要還錢，君之楓硬是不肯要

語尾已是顫抖不清，沈貝紅那吹彈得破的粉腮兒，已掛上兩行淚珠……

夏秋心看得過意不去，正想說幾句話，施笑乾早又痛又憐道：「小君啊，你又何必這般鐵石心腸，咱兄弟會多了沈姑娘一個人，難道就會垮了不成？」

一邊說着，一邊用脚尖兒從桌底下用力踢着君之楓，君之楓提個狹，把腳挪走，施笑乾踢得急，不想却踢到了夏秋心的玉腳上去。

哼唧一聲，夏秋心瞪了他一眼，捉狹道：「小施，又不是我不答應，你儘踢我幹嗎？」

臉龐通紅，施笑乾一瞞眼，見沈貝紅正在擦淚，沒看見，這才狠狠的瞪了夏秋心一眼！

掩嘴輕笑，夏秋心這才開腔道：「楓，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你要是不答應沈姑娘，說不定小施他……」

見她說得露嘴，施笑乾忙不迭狠狠的再送她一脚！

不想夏秋心早有提防，雙腳一讓，施笑乾却踢着了桌腳，一聲嘩叭，桌面一陣搖撼，摔出了兩個碗碟……

窘極了，施笑乾滿臉通紅，連忙俯身把碗碟拾起來……

忍着笑，君之楓朝莫名其妙沈貝紅道：「沈姑娘，妳快去謝謝他吧，我要是不答應，連桌子也要給他踢翻了。」

好生高興，沈貝紅立刻轉頭爲笑，不過當她看到君之楓和夏秋心還抓着施笑乾輕笑，她不禁掉頭望去，只見施笑乾一張臉紅到了脖子……當她看他時，正好施笑

，正爭執着，君之楓忽心中一動，道：「這樣好了，沈姑娘，假若妳堅持要這樣，我也不反對，但我有個條件。」

沈貝紅連忙說道：「君大哥，您請說吧。」

君之楓徐徐道：「刮我一個耳光。」

話落，直叫夏秋心和施笑乾傻愣住，沈貝紅姊弟倆更是吃驚失措，沈貝紅呆呆道：「君大哥，小妹萬萬不敢……」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當初我括了妳一記耳光，於今也該還妳了，假若妳堅持要還我錢的話。」

眼圈兒一紅，沈貝紅泣然欲涕，哽聲道：「君大哥，您的大恩大德，我姊弟倆今生今世，當永誌不忘！」

氣氛兒怪難受的，君之楓不迭岔開話題道：「沈姑娘，昨兒妳怎會撞上『毒蜈蚣』那個老惡魔？」

眨眨眼，沈貝紅坐正身子，軟軟說道：「自上次君大哥您解救了我姊弟倆之後，黃家莊從此不再來找麻煩。我們便靠着您濟贈的款子，開了間綢莊，半年來，生意還算不惡，頗有盈餘，兩個月前，我已爲弟娶了一房媳婦，成了家啦，總算報答了娘她養育我十來年的恩惠。但我一直不見君大哥您，於心耿耿，後來我終於打聽出來，原來君大哥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大人物，於是我也到武館去練武，以期日後在江湖能碰到君大哥，向您報援手之恩。但武館中的武功很膚淺，我學了一個多月，便覺興趣索然，願而他去，另尋名師，以求精湛武技……」

施笑乾凝視着她，岔嘴道：「於是妳

乾也在偷偷的望自己，但施笑乾一接沈貝紅的眸光，立刻又轉頭，更加臉紅了……

她這時候有些迷惑，不過當她再想想君之楓那番話之時，她立刻也臉紅了！

這時候，一直沉默寡言的沈貝紅，忽也道：「姊姊，我跟妳一塊兒去闖江湖好麼？」

沈貝紅連忙搖頭道：「弟弟，你怎能去？你已是有家室之人啦，這可不是鬧着好玩的呀。」

說着，沈貝紅朝君之楓道：「君大哥，我回去清理一下店務，打點打點馬上就來，好麼？」

君之楓點點頭，還沒說話，施笑乾已搶着說道：「當然可以，沈姑娘，我陪妳去。」

朝施笑乾擠了下手，君之楓道：「沈姑娘，妳加入本會，今後就幫着施大哥掌管會務，他會讓妳學習到很多經驗的……」

一頓，轉向施笑乾說道：「小施，銀子該是裝載好了，你送沈姑娘回去之後，不用再轉回來，你就倆直接赴洛陽錢莊去，即刻把銀子押去武安，時限已迫，萬萬不能慢怠！」

夏秋心也道：「白鷹鏢局將保我們這趟鏢，保鏢費也已付了……」

一停扮了個鬼臉兒，小聲道：「路上，你不再寂寞了。」

施笑乾瞪了她一眼，朝君之楓道：「小君，你什麼時候去？」

君之楓沉吟了一下，說道：「很難說，不過不會太久的，事情一辦完，立刻便趕去……」

話落一半，忽想起哈的來，連忙又道：「哦，對了，路過君山，別忘了去請『君山七虎』他們……」

不待他說完，施笑乾笑着道：「放心，君山七虎他們現落魄得像條喪家犬了，說不定他們一聽到我們正有搞頭，早到武安去啦！」一頓，眨眼問道：「小君，咱還要物色誰加盟咱兄弟會？」

君之楓含笑笑道：「不用了，君山七虎已是够人震撼的了，兄弟會已不缺將，怕只兵源不足……」

施笑乾笑着打斷他的話道：「咳，算了吧，憑你『不眨眼』這塊硬錘錘，鐵打金鑄的招牌，我還擔心人太多了呢。」

笑笑，君之楓朝沈貝紅道：「沈姑娘，咱武安見。」

沈貝紅朝君之楓和夏秋心恭謹躬身說道：「君大哥，夏姐姐，謝謝您倆提携小妹。」

於是，施笑乾陪着沈氏姊弟離去，施笑乾來到門口之時，忽又轉回來，狠狠的揍了君之楓一掌，踢了夏秋心一脚，說了聲：「此仇不報非君子！」

然後才一溜烟的跑開去……

只惹得君之楓和夏秋心相視大笑……

君之楓和夏秋心折騰了一整天，確實也餓了，方才只顧說話，桌上的酒肴也都涼啦，便另外叫了一大盅羊肉，兩人邊吃邊談……

夏秋心暢快非常似的，她道：「總算，這回死要錢咱咱捉弄了回來。」

「可不是啊，施笑乾那小子老愛作弄咱倆，這回可算是報了一箭之仇哪。」

上人，但黑狼曾經古道熱腸的幫助過自己，好歹也算是個朋友了，總不成讓他們擺着放僵，連忙揮手道：「黑狼兄，有道是不打不相識，以前之事，莫不成你仍耿耿於心。」

以前之事，是的，以前君之楓曾與黑狼在一個大霧的夜晚，不期相撞，而致火併一場，結果未分勝負，幸好夏秋心及時趕到，權充和事佬，一場紛爭總算平息。但之後君之楓和黑狼兩人曾碰頭多次，每每心存不服，常有再較高低的意念，但每次總又是不了了之……

黑狼是個心高氣傲的年青輩高手，他不屑君之楓的名頭來得比他响亮，而君之楓雖無逞強爭技的雄心，但他也說不出爲什麼，對黑狼沒有好感，甚至感到憎厭。是以，他們每次碰頭，總是搞得十分不愉快。

黑狼聽夏秋心這麼一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他立即瀟灑一笑，說道：「夏姑娘，旁的好說，在下和君公子，沒冤沒仇，印證武功，也算是切磋武技，又有何妨？」

夏秋心搖頭道：「刀槍無情，拳頭無眼，萬一有了個差錯，可不是鬧着玩的，黑狼兄，你算是一場朋友了，難道說你不能賞我個臉，大家盡釋前嫌，握手言歡，交個朋友，不也頂愜意的麼？」

說着，向君之楓道：「楓，人家黑狼兄也曾幫過我的忙，在你失落的期間，黑狼兄更是不遺餘力的找尋你的下落，你怎

邊說着，邊吞進了一塊羊肉，君之楓噴了聲，接着又道：「想不到這種登徒子，也有對女人一見鍾情的一天。」

夏秋心凝眸道：「愛情的東西是很奇妙的啊，你不是這樣說嗎？」一頓，轉嘴問道：「楓，你以爲沈貝紅會喜歡施笑乾麼？」

點點頭，君之楓微笑道：「會的，小施雖是個半吊子，但人表堂堂，且一張妙嘴生花，興趣橫生，必能够討得伊人芳心的。」

微一沉吟，夏秋心道：「只怕沈貝紅這多情種子，只鍾情於你，不領小施的情呢……楓，如何，我說得沒錯吧，沈貝紅她可真愛着你呢。」

翻翻眼，君之楓懶懶道：「她這只是盲目而不够成熟的感情吧，主要的是感恩的心理在作祟。這種脆弱的感情很容易轉變的，至少，還沒到妳我三年來的感情那種程度，是不？」

稍稍一頓，接着又道：「時日稍久，她便會知道她的感情是淺膚，而且錯誤的，至少，我故意遲遲不答應她加入我們兄弟會，她便會知道我一點兒也不重視她，這論其他的感情了。」

夏秋心轉了下半子，嫣然一笑，道：「我正奇怪你爲什麼拒絕她入會呢，原來你還有一番作用呢。」

笑笑，君之楓道：「像她這種十七八歲的年齡，正當情竇初開，夢寐憧憬的時候，感情容易激動和奔放，我雖給了她潑了盆冷水，或許她會傷心一陣子，但和小施且夕相處一段日子之後，她就會重墮情網……」

連一聲謝也不說……

心中着實不願意，但君之楓終還是勉強展露笑容，伸手道：「黑狼兄，在下向您致謝意。」

微一怔，黑狼似乎料不到君之楓會有此轉變，嘿，也可以說是讓步，朗笑一聲，也伸出手握住了君之楓的手，一面說道：「不眨眼，你別客氣。」

話聲中，他已暗地裏加強手勁！

猛吃一驚，君之楓連忙運起丹田之氣，一股深沉的內功已推出去，也含笑自若道：「你也別客氣……」

賭狀，大驚，夏秋心想攔駕已是太慢了點，莫可奈何的說了聲：「瞧你倆，真是何苦來哉？」

只見兩隻手掌緊緊的握合在一起，顯然的，君之楓和黑狼已是硬對硬——拚上內功了！

起初，兩人皆神色自若，彼此仍能眼瞄嘴嚼，但過了片刻，他們開始沉肅了。兩張俊秀的臉，慢慢泛紅，寬敞的額角上也沁出微許的汗水……

夏秋心坐在一旁不聲不響的吃她的羊肉，當她填飽了肚子，放下箸箸之時，發現兩人已是面如關公，滿頭大汗，氣喘連天……

索性兩手支着下頰，夏秋心權充見證人，一旁觀戰，等待勝負的分曉……

夏秋心點頭道：「是的，感情是時間培養出來的，不是嗎？」

開朗的笑了聲，君之楓道：「但願小施對他這個伴能始終如一。」

夏秋心抿嘴笑道：「會的，你沒看到他那痴迷的樣子麼？」

兩人正開心暢談，說得緊之時，忽見一人走來。

仰目一瞧，君之楓和夏秋心着實的楞了一會，來人不是誰，正是君之楓的硬對頭——黑狼也！

黑狼仍是那副老樣子：「……」披散，黑衣勁裝，背後揹着一支尺來長的利斧，一副兇神勁。他笑咪咪的，竟不請自坐，睨着君之楓，古怪的說道：「老朋友啊，久見了。」

一見他，心頭很不是滋味，君之楓淡淡一笑，哼聲道：「原來是閣下，天下恁地窄啊，咱又碰頭了。」

轉首朝夏秋心笑笑，黑狼自個兒斟了杯酒，一仰而盡，道：「夏姑娘，恭喜妳了啦。」

俏臉兒微微一紅，夏秋心感激的笑了笑，說道：「黑狼兄，多謝上回您鼎力相助。」

淡淡一笑，黑狼挾了塊羊筋送進嘴裏，溜了君之楓一眼，道：「小事，小事，何勞言謝？只是，恐怕有人並不領我這個情哩！」

當君之楓和夏秋心鬧翻之後，黑狼曾協力幫助夏秋心尋找君之楓。好不容易黑狼在兄弟會裏找到了君之楓，當時君之楓

只見兩人依然僵持着，兩隻緊握的手掌已顫抖。兩人通紅的臉色幾要轉紫，汗水濕透了胸前的衣襟！

黑狼——閉着眼，咬着牙……

君之楓——皺眉，抿嘴……

看看也差不多了，夏秋心見再擡下去，真得弄出人命來，連忙兩手一探，湊足功力，硬是把兩人給分了開來！

嘿呀！一聲，黑狼無力的伏伏在桌子上，……

哦了一聲，君之楓軟綿綿的，靠仰牆上……

望着兩人的面色又轉成了疲憊的白，夏秋心揶揄道：「要是你們兩人在沒人的地方比鬥，準是雙雙歸天，一個也活不成！現在好了吧，可過癮沒有，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以後誰也別再逞強了！」

喘息着，黑狼經過一陣子的調息，似乎好多了，他疲憊的拭拭汗水，無力道：「好個半斤八兩啊……」

夏秋心倒了杯酒給他，轉着着君之楓仍未有動靜，俯前觀看，只見得君之楓雙眉緊鎖，鋼牙猛咬，臉色白得嚇人！不禁大吃一驚，駭聲問道：「楓，你沒怎樣吧？」

黑狼詫異道：「噢，他是怎麼了？明明是平手啊！」

話聲一落，君之楓忽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倒在桌上！

花容失色，夏秋心連忙攙起他，只見君之楓已是不省人事矣！

撐起疲憊的身子，黑狼滿臉訝異，當他看到君之楓「印堂」上烏黑之色時，他

正欲殺「煞女」多小饒，黑狼誤以爲君之楓在向地調情施暴，一時激憤，乃出言相激，逼得君之楓對夏秋心更加誤會，一剎時神昏志亂，於暴風雨中墮落深崖，幸賴皇甫罪罪及時救起……

這，已是往事矣，然君之楓一見黑狼，不期然的只覺往事歷歷，躍眼如昨……

這使君之楓感到爲難，黑狼一直幫夏秋心尋找自己的下落，自是一番好心善意，於理自當感激銘謝，然也由於黑狼使得自己墮落深淵，以致於失去記憶和兩眼瞎盲，歷盡無限辛酸和苦楚，差點沒送了命——這，果真深論起來，黑狼充其量只是功過相抵的。

儘管，君之楓一直憎惡黑狼，但此時此地也着實不好翻臉，捺着性子，君之楓冷漠道：「黑狼，別來可好？」

哈哈一笑，黑狼酒脫道：「我黑狼乃天生的薄祿命，不說也罷。倒是閣下你真大有搞頭了哪，幾月不見，於今已是一會之主，江湖上的鼎沸人物了！可真令我黑狼好生羨妒啊。」

皮笑肉不笑，君之楓冷哼道：「黑狼，你今看來，有事？」

一連噴噴幾聲，黑狼道：「噢，我的大會主，別這樣，我黑狼有天大的事也不敢勞駕您尊駕，老朋友相見，不也該叙叙麼？」

皺了皺眉，君之楓說道：「如何個叙法？」

一旁的夏秋心，素知君之楓和黑狼一向不很和睦，見他倆一番冷言熱嘲相向，芳心兒真有點急，儘管君之楓是自己的心

吃驚道：「夏姑娘，君公子可是曾受了內傷？」

猛然想起，夏秋心駭然道：「啊！我竟然忘記今天他和『九指魔』過招的時候，曾挨了他一拳，受了點內傷！」

臉色大變，黑狼叫道：「妳真該死！受了內傷的人怎能和人比量內功呢？妳怎不早說啊？」

嚇得六神無主，夏秋心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她胡亂的拭去脣角的血漬，抱着君之楓就想走……

黑狼詫道：「夏姑娘，妳要帶他到那兒去？」

夏秋心含淚道：「我必立刻帶他回家，他母親，是醫術聖手『回春仙子』。」

不等她說完，黑狼急急道：「離這兒多遠？」

夏秋心應道：「離這兒十幾里路的廣龍山上。」

黑狼此刻看來已有些沉不住氣，他慌忙道：「沒用的，等妳到那兒，可能已沒救了，夏姑娘，妳也是學過武的人，難道不知道受了內傷的人，最忌與人比試內功？現在君公子顯然是運功過度，已加劇內傷的惡發，如不在半個時辰內予以施救，非死即殘，頂多活不了三年……」

黑狼話沒完，一向剛毅，沉着，冷靜的夏秋心忽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她這一哭，立刻引起了整個樓下食客的騷動，紛紛圍攏前來！

黑狼正驚愕着，夏秋心忽號哭着猛力踢來一脚，口中嘶叫道：「黑狼！都是你幹的好事！姑奶奶與你拚了！」（未完）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面獨樹胡柏齡被誘入魔窟，跌進陰手一魔陣，但他臨危不亂，談笑自若，加上他威懾敵人，陰手一魔陣仍不敢輕信於他。胡柏齡延至余亦樂及嶗山三雄來到後，便放手與陰手一魔拚搏，結果兩敗俱傷，連那引誘胡柏齡入伏在先，中途變志，反過來暗助胡柏齡的白衣少婦也為陰手一魔所傷，陰手一魔走後，胡柏齡運氣療傷，同時命余亦樂為白衣少婦療傷。胡柏齡運功畢，見余亦樂疲累太甚，低叫他去歇息。

身膺終林魁

心存江湖義

朱丸。

胡柏齡合上瓶塞，低聲說道：「余兄快請運氣調息一下。」

余亦樂微微一笑，說道：「盟主但請放心，我服下了盟主的靈丹之後，已覺得好轉甚多，盟主不用再費心管我了，請快些想法子救那白衣婦人要緊，我恐怕她已快不行了……」

胡柏齡道：「她得你真元之氣相助，人已好轉甚多，最低限度，可延長她甚久生命。」

余亦樂輕輕吁一口氣，笑道：「這麼說來，我是幸而不辱命了。」

忽見那白衣嬌婦轉過臉來，接道：「我很感謝你，不惜消耗本身真元之氣，延續我的生命，不過我受傷太重，雖蒙相救，只恐也難以熬過今日午時……」

她幽幽的嘆息一聲，又道：「不過，這已經很夠了，我能多活上半日時光，縱然有千言萬語，也可以講完了。」

胡柏齡微一搖頭，笑道：「妳的傷勢並非絕對難以療救，不宜多耗精神……」

那白衣嬌婦黯然接道：「不行啦！他那『陰風掌』力，耗去他十五年以上之功，不但陰歹無比，而且掌力渾厚，我自知難以挨過午時。」

胡柏齡道：「夫人說的不錯，在下和他硬拚的一招之中……」

那白衣嬌婦突然開口說道：「別對我叫夫人。」

好這樣辦啦！」

胡柏齡回頭望了靠在壁角的養息的王大康一眼道：「王兄的傷勢好些沒有？」

王大康恍如未聞一般，仍然依在壁間，這也未睜動一下。

鬼諸葛洪澤臉色微變，大步走了過去，說道：「只怕那老鬼解藥中動了心機。」

胡柏齡也聽得微微一怔，暗暗付道：此處倒是不錯，若是老魔把毒藥假裝解毒藥物送我，這次可上當大了。也不禁臉色大變。

白衣嬌婦突然接口說道：「把他送你藥物拿給我看看。」

余亦樂探懷取出存下的一粒丹丸，遞了過去，說道：「我這裏存了一粒，姑娘請看。」

白衣嬌婦星目流轉，望余亦樂手中解藥一眼，道：「藥物沒錯……」

說話之間，鬼諸葛洪澤已走到了王大康身側，伸手拉了他一把。

王大康霍然睜開眼睛，大聲罵道：「那老鬼給我的什麼藥？吃過之後，就想睡覺。」

胡柏齡見他醒了過來，放下心中一塊石頭，微微一笑問道：「蘭兒，這解毒藥服過之後，人可有困倦的感覺麼？」

白衣嬌婦點點頭說道：「不錯……」

「微一停頓後，又道：『他們兩位傷勢，都還未癒，不如在這大殿中多留一會，讓我心中的話說完，再走好麼？也許我在未回到南昌之前，掌毒就會發作而死。』」

胡柏齡轉眼向王大康望去，只見他右腕上的紅腫，果已消去不少，口中却答着

余亦樂還是未曾聽見一般，只鼻息重重哼了一聲。

胡柏齡舉起衣角，在他臉上輕輕擦拭，替他抹去汗水。道：「余兄……」

余亦樂聽得胡柏齡一聲喚叫，雙眉一緊，用力睜開雙眼，嘴脣開闔了一下，低沉的吐了一聲：「盟主……」只見他身軀一翻，人便仆倒地上。

原來余亦樂以本身真元，耗了徹夜長時間，他之所以還能坐在那裏助白衣嬌婦打通經脈，維持她的呼吸，可以說是全憑一種內心對胡柏齡感激的精神作用，這時又因胡柏齡對自己這等關心，為自己擦汗，雖然沒有說話，但內心還是很清楚，不由得大是感動，待他睜眼，張口想說話之時，那硬聚的一口真元之氣立即散去，真元之氣一散，那股精神作用，也隨之失去作用，是以一張口，人便仆倒地上。

胡柏齡忙忙疾伸雙手，把他扶倚膝上，運動聚神，雙手同出，連點他「紫宮」，「外陵」，「天池」，「神藏」，「衝門」，「百會」六大要穴。

只聽余亦樂長吁一聲，口一張，吐出一口濃濁的痰液。

胡柏齡左手緊握他脈門「太淵」穴，右手探手入懷，取出一隻翠玉古瓶，咬開瓶塞，倒出一粒朱丸，道：「余兄，你因耗傷過重，致一時血不歸經，快服下這粒丹丸，以保住脾臟心脾。」

余亦樂也不說話，點點頭，張口吞下

胡柏齡道：「這就是啦！『先天性功拳』既然可逐陰毒，凡是練有純陽的內家功夫，大概都可逐走陰毒。」

那白衣嬌婦道：「要找誰來救我？」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我。」

白衣嬌婦忽現驚喜之色，道：「你沒有娶過親麼？」

胡柏齡怔了一怔，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之言回答。

白衣嬌婦似是自覺問的有點不對，又接着說道：「我曾聽師父談過，凡想把純陽功夫練有大成，必需從小練起，而且，……而且……」

她而且了半天，仍嚶嚶的說不出口。但胡柏齡似已領悟她話中之言，淡然一笑，接道：「那也未必，初練純陽內功之人，雖然童身才能奠基，但如已有成就之人，那倒不必固守此理，如果『先天性功拳』真能療好妳的傷勢，我想『天星指』亦可奏功。」

白衣嬌婦抬頭望着屋頂，黯然說道：「我看算了吧！你縱然能够把我救活，我也難久生人世。」

胡柏齡愕然答道：「為什麼呢？恕我難解話中含意了。」

白衣嬌婦道：「凡入我師門的人，終生不能叛離，如擅離師門，必然要被追殺，不論妳逃到天涯海角，都難逃過。」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如果你確有棄邪歸正之心，傷勢好後，可暫時寄住『迷踪谷』中，待我和陰手一魔了斷三月期約之後，妳再離開不遲。」

白衣嬌婦輕輕嘆息一聲，道：「也只

胡柏齡先是一怔，繼而微微一笑。

那白衣嬌婦突然舉起手來，抓住自己的衣領，勉運餘力一扯，把身上白衣扯破，淒涼一笑，道：「凡在我師父門下之人，向例不准有夫婦之倫，我冒充丈夫、弟弟死在你手，都是為了誘你到此。」

胡柏齡道：「我知道了。」

白衣嬌婦道：「知道啦！那就別再稱我夫……」

胡柏齡一沉吟，和聲問道：「姑娘貴姓？」

白衣嬌婦道：「記得我在家中之時，媽媽常常喊我蘭兒，十幾年來，就沒聽人這麼叫過我了，你就叫我蘭兒吧！」

胡柏齡皺皺眉頭，面有難色，默然不言。

白衣嬌婦似已看出胡柏齡心中之意，淡然一笑，道：「反正我已活不過今日午時，你叫我幼小之名也叫不了幾句啦。」

胡柏齡看她失神的眼光中，滿是乞求之情，暗暗嘆息一聲，付道：人在將死之時，情感最是脆弱，最易想起兒時之事，我何忍違拂於她，當下說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放肆的叫姑娘的名字了。」

白衣嬌婦蒼白的臉色上，閃起一抹紅暈，問道：「為什麼不叫呢？」

胡柏齡輕輕的咳了一聲，笑道：「蘭兒！」

白衣嬌婦忽然微微一笑，仰着臉兒，說道：「聽到這聲呼喚，我恍似年輕了十年，重回爹娘的身邊一般。」

但見兩行淚水，順着她粉頰之上滾了下來，嘴角間却浮現着歡愉的笑意，似是

那白衣艷婦的問話，說道：「妳這不肯信任，我也是無法之事什麼話盡管請說。」

白衣艷婦道：「我那是不相信你，只怕萬一我傷勢早發死去，留在心中之言，不能說出，那可是一大憾事，死也難以瞑目九泉了。」

胡柏齡暗暗付道：想她久隨陰手一魔身旁，那老魔頭的兇殘，早已深植她的心，我雖然再三相告於她，有能療治她的傷勢，也難怪她不信，當下回過頭來，笑道：「你說吧！我洗耳恭聽就是。」

白衣艷婦移動一下嬌軀，輕輕嘆息一聲，道：「我師父這次重出江湖，早有預謀，準備把武林幾個正大門派中人，一網打盡……」

胡柏齡冷笑道：「就憑陰手一魔那點微末足道之技，想橫掃中原武林正大門戶，哈哈，未免想的太狂妄了……」

白衣艷婦接道：「他這話並非無的放矢，他自己也知道憑藉一己之力，想勝得中原各大門派中的高手，決難辦到，是早已有了準備。」

胡柏齡愕然問道：「什麼準備？」

白衣艷婦道：「據我所知，有幾個息隱江湖甚久的老魔頭，在我師父勸說之下，都已有重出江湖的打算，個中詳細情形，我雖然不大清楚，但外面看來，他們似已取得默契，陰謀早定，只不知他們什麼時候行動，如何下手而已。」

胡柏齡道：「妳可知道那些人中，都有些什麼人物？」

白衣艷婦沉吟了一陣，道：「似乎有一個名鄭秋之人，我師父一提起他的名字

，神態之間，似是十分敬畏，像是他們那班人中首腦主謀，其他人的姓名，很少聽到提過，因他們每次相聚，都極隱密，此事發生在三年之前，他們爲了此事連續耗去了三年時間，自然極爲慎重了。」

胡柏齡仰臉望着屋頂，低聲自吟道：「鄭秋！鄭秋……」忽然臉色大變。

白衣艷婦怔了一怔，道：「怎麼？你認識他麼？」

胡柏齡輕輕嘆息一聲道：「如果真的是他主持其事，只怕江湖之上，從此要多事了。」

鮑超望了胡柏齡一眼，道：「鄭秋其人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胡柏齡道：「此人武功絕世，世罕其敵，論起聲份，他還是我師叔……」

那白衣艷婦接道：「除了鄭秋之外，還有甚多隱息已久的江湖高手，這時一旦崛起，只怕你那天下綠林盟主之位，難以再保得了。」

胡柏齡道：「蘭兒，妳可知道他們幾時行動麼？」

白衣艷婦搖搖頭，道：「這我不太清楚，但大概想來，就在最近數月之中吧！我師父雖常和那般人物相聚，但其他行動，仍然十分謹慎，最近突然決定重出江湖，而且說過就動，自非偶然了，也許他們現在已經逐步開始行動了，是以那三月限期之會，你要多加小心一些。」

胡柏齡默然良久，道：「如果此事屬實，武林間這幾個大門派，必須攜手合作，才可扭轉大局，力挽狂瀾，如若仍然各有門戶之見，抱着袖手看虎鬥之心，只

怕……」

話至此處，倏而住口，霍然站起身來，在大殿中走了兩週，回頭望着那白衣艷婦，滿臉莊嚴之色，問道：「蘭兒！此事非同小可，不可捕風捉影，妳講的可都是實話麼？」

那白衣艷婦忽然一閉雙目，流下淚來說道：「難道我還會騙妳不成？」

胡柏齡滿臉莊肅之色，又繞大殿走來走去，單看他臉上神情不時變化，就知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極爲困擾複雜之事。

走了兩圈，忽然停下來，蹣跚一嘆，道：「除了此法之外，再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他自言自語的說了這兩句，突然轉臉望着余亦樂，道：「余兄，此事咱們該如何處理？」

余亦樂道：「盟主已智珠在握，我等只願追隨身後，聽命調遣。」

胡柏齡長吁一口氣道：「武林中幾個正大門派，近年中雖然也有不肖弟子，借著師門聲譽在江湖上胡作非爲，但大體說來，都還能夠潔身自愛。不可諱言，咱們綠林道上之人，大都不畏官法，但對幾個正大門派中人，還有七八分顧忌，畏懼，不敢放手亂來，只怕惡名大著之後，引起幾個正大門派的注意，派人搜殺，百數年來，蒼生疾苦，賴他們的助不少。如若一旦之間，幾個正大門派中高手連續被殺，元氣大傷，他們復亡之事不大，但江湖間失此均勢之後必將天下大亂。不是我自貶咱們綠林人物身價，如若一旦被咱們主盟江湖，立時引起驚世駭俗血腥屠殺，做事無

章無法，隨意殺人劫貨，那時善良之家，毫無保障，年輕之人，難免挺而走險，勢非弄的天下大亂不可……」

話到此處倏然住口，轉臉向嶗山三雄望去。

但見三人凝神而立，似都在十分用心的聽着他說話。

胡柏齡把目光移注到鬼諸葛洪澤臉上，微微一笑，問道：「此刻咱們就事論事，兄弟暫把盟主之位，擺在一邊，洪兄以爲兄弟這話如何？」

洪澤抱拳一拱，說道：「盟主胸懷大仁，才經天地，處處爲天下蒼生謀命，可敬可佩！」

胡柏齡朗朗笑道：「我這話正好和咱們綠林道中旨意，大相背逆，幾位聽來，就不覺有些刺耳麼？」

洪澤正容說道：「綠林中人，雖然大都嗜殺，視人命如草芥，但也並非都是全無血性心肝之人，盟主志博遠大，一心爲天下蒼生着想，解決民間疾苦，身負綠林盟首之名，作的確是大仁大慈之事，我等縱然冥頑，也將爲盟主仁德所感，我們嶗山三雄，過去雖然惡跡甚多，但極願洗面革心，追隨盟主，一掃我綠林道上千年沿傳的積惡之名。」

胡柏齡豪氣大發，仰臉一聲長嘯，只震的大殿上積塵紛紛而下，滿殿嘯聲，繞耳不絕。

嘯聲甫落，朗朗接道：「兄弟能得諸位這等肝胆相照，寬慰不少……」他緩緩把目光移注在白衣艷婦身上，接道：「眼下江湖上波詭雲詭，殺機隱起，大丈夫正

當挺身而出，爲蒼生造福，成敗豈足論英雄。」

余亦樂站起身來，說道：「經過一陣調息，我已覺着傷勢大好，盟主如有什麼差遣，但請吩咐，此刻寸陰如金，不宜多延時光。」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論眼下情勢，確實急如星火，我們只有分頭行事了……」轉眼望着嶗山三雄說道：「三位請送這位姑娘，連夜趕回『迷踪谷』去，交於你們大嫂，並要她加派人手日夜護守各處，以免奸細混入山中，我在兩個半月之內，定當趕回山中，余兄弟請跟我到嵩山少林寺一行。」

那白衣艷婦說道：「我恐怕已經不行了，你們儘管請便，別管我了。」

胡柏齡道：「蘭兒，我既然答應了救妳，豈有不把妳救活之理，快些坐着，別動。」

那白衣艷婦道：「你大傷初癒，豈能再耗內力救我。」

胡柏齡道：「不要緊。」坐下身去，左手扶住她的肩頭，右掌頂在她背心「命門」穴上。那白衣艷婦還想掙扎，但被胡柏齡左手抓住肩頭，動彈不得，只好坐着不動。

胡柏齡面色凝重，長長吸一口氣，右手掌心之內，立時傳出一股熱力，攻入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中。那白衣艷婦嬌軀微微一顫，臉色突然大變，一層紅暈，泛上雙頰，櫻唇啓動連續吐出了兩口氣來。

胡柏齡低聲喝道：「蘭兒，不要亂動。」突然縱身而起，向後疾退了五步，右

手揚處，一縷指風，疾向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上點去。

指風到處，那白衣艷婦的身軀，突然顫動了一下。

胡柏齡突然繞着那白衣艷婦疾轉起來，每行一週，就轉身一指點去，必然有一縷指風，應手而出，片刻之間，連點了那白衣艷婦「中府」「靈墟」「期門」「天汝」「雲門」「肩井」「神封」「天突」「紫宮」「璇璣」「天鼎」「缺盆」「玉堂」「十三處大穴。」

每點一穴，那白衣艷婦身軀必然微微顫動一下。

胡柏齡點了那白衣艷婦一十三處大穴之後，已累的滿頭大汗，氣喘如牛了。

他一面舉手揮着頭上汗水，一面低聲說道：「蘭兒，我已用『天星指』功，點了妳一十三處穴道，快些運氣調息，把身上陰寒之氣迫出，傷勢就可以好了。」

那白衣艷婦微微一笑，兩滴淚珠，由臉上滾了下來，說道：「你果的這個樣子，也早些休息一下吧！」立時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胡柏齡似已累的筋疲力盡，長長吁一口氣，原地坐了下去，運氣調息。

但見他蒼白的臉色，很快轉過來，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突然睜開雙目。

余亦樂目睹胡柏齡施展「天星指」功，療治那白衣艷婦傷勢後的困倦之態，心中暗自想道：他果成這般樣子。只怕要兩三個時辰之後才能休息過來，那知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胡柏齡在一頓飯工夫之內，神光煥發，睜開雙目，單看他眼睛之內

精光閃動，已知功力盡復，心中大生敬服之感，說道：「盟主神武過人，短短一頓飯工夫之內，神功盡復，實在叫在下等敬服。」

胡柏齡回目望去，只見白衣艷婦正自閉目養息，立時低聲對嶗山三雄說道：「你們待她調息復元之後，送她回『迷踪谷』去吧……」

鮑超抱拳說道：「嵩山少林寺本院，素有領袖武林正大門戶之譽，對我們綠林中人，深痛惡絕，盟主只帶余兄一人前往，實力未免過於單薄，在下之意，在我們三人之中，由盟主指定一人送這位姑娘回到『迷踪谷』去，兩人隨侍盟主，同赴嵩山少林寺院，萬一有了什麼事故，也好一助聲威。」

胡柏齡搖頭笑道：「嵩山之行人，人數一多，反有不便，何況那陰手一魔手下徒衆甚多，他雖不能親自出手，但恐會命徒衆攔劫，你們三人，只恐實力還嫌單薄，豈能再減人手，此行任重道遠，三位請多費心了……」話至此處，回頭又對余亦樂道：「余兄功力恢復了麼？」

余亦樂道：「托福盟主，在下功力已復。」

胡柏齡揮手對嶗山三雄說道：「我們先走一步了。」大步直向殿外走去。

余亦樂緊隨身後而行，嶗山三雄個個抱拳躬身相送。

胡柏齡一出大殿，立時施開輕身飛縱身法，放腿疾奔。余亦樂看他憂急之情，心中更是敬佩，暗暗付道：以他這等身份武功，進可問鼎武林霸主，退可悠遊林泉

，伴着如花嬌妻，享盡人間清福，偏生要爲天下蒼生謀福，身負天下盜首之名，集謗一身，作的却又又是爲人傷己之事，不惜以天下綠林盟主之尊，涉險少林本院，一旦事與願違，極可能落得衆叛親離，兩面受敵，此等只知謀福世人，不計本身名位利害的大仁大勇，絕非平常之人，能够承擔得起……

心中感歎叢生，脚下却已放開步子，疾追上去。

胡柏齡爲了趕路，晝夜倒置，白天居店休息，待晚上行人稀少之時，才施展輕功趕路。

余亦樂武功雖已有甚深造詣，但比起胡柏齡來，究是稍遜一籌，這等賣命狂奔的趕路之法，初行幾夜，還可勉力追得上胡柏齡的腳，逐漸感到力難從心，胡柏齡只得放慢行速等他。

奔行十餘夜，已入河南省境，兩人找了一處客棧，休息了一日一夜，待疲勞盡復，才向嵩山趕去。

這日中午時光，到了嵩山脚下，抬頭看峯巒綿連，山勢巍峨，揚名武林的少林本院，已然隱現着松翠巒之中。

胡柏齡昔年雖在河北道上，叱咤風雲，如今又是天下綠林盟主之尊，但也不敢對領袖武林的少林寺，稍存不敬之心，停下來，整整衣服，大步向前走去。

走過一段白石鋪成大道，到達一片濃密的松林旁邊，那寬大的白石甬道，到了那松林旁邊之後，陡然縮成了二尺左右，蜿蜒入林而去。

胡柏齡正待舉步入林，忽聽兩株巨大

西下，沿途之上，快馬兼程，直奔北嶽。那白衣艷婦忽然間變的十分嫵媚起來，言詞行動之間，一派大家風範，嶗山三雄心中對她原存有一些輕視之意，逐漸的也改變過來，變的對她十分敬重。

出於意外的，陰手一魔的屬下，並未在途中攔劫，行程十分順利。

這日中午時分，已到渾源縣境，相距北嶽不過半日行程，鬼諸葛洪澤長吁一口氣，笑道：「現在已近北嶽，縱然發生什麼事故，咱們也不怕了。」

一語甫落，忽見一側山角之中，轉出兩個身背長劍中年道人，緩步迎面而來。鮑超回頭對洪澤說道：「老二，你看那兩個佩劍道人，精神飽滿，氣宇不凡，極似內家高手。」

鬼諸葛洪澤目光轉動，打量兩人一眼，說道：「好像武當派中之人，不知他們到此作甚？」

談話之間，雙方距離已極相近，嶗山三雄六隻眼睛齊齊在那兩個道人身上打量，但那兩個道人，却是若無所覺，依然緩步向前行來。

鮑超一馬當先，直衝過去，他心中對兩個道人跑近北嶽一事，十分懷疑，是有心找些麻煩，好借故動手，把兩個道人捉回迷蹤谷去審問。

兩個道人一見鮑超放馬直衝過來，微微一笑，同時向旁側閃開一步，把中間讓出來一道兩三尺寬的空間。

鮑超存心找事，故意一帶馬韁，想向左面一個道人撞去，那知坐下健馬突然長嘶一聲，猛然疾躍而起，鮑超躲不及防，

武當派「八仙劍法」中幾招精華之學搶得先機，連綿攻出，才把王大康逼得連連後退，但他八劍用完之後，還未來得及變招搶攻，王大康已展開迅厲的反擊之勢。

此人天生膂力過人，用的兵刃，又極沉重，鐵棒下擊之勢，有如鐵鎚擊岩一般，那年長道人手中雖有長劍，但却不敢硬接他的鐵棒金圈，全憑閃避身法，讓開他迅猛的攻勢。

兩人各出絕學，互攻一輪之後，突然停了下來，相對而立，凝神互注。

剛才交手幾招，彼此心中都知道遇上了勁敵，誰也不敢再有輕敵之念，再次動手，勢必各出全力而拚，是以都在運氣調息。那年長道人手橫寶劍，站在一側，目注場中，一副躍躍欲試之情。

鬼諸葛洪澤倒提雁翎刀，虎視眈眈，只要那年長道人一出手，立時將出手接迎。鮑超和那白衣艷婦，却是神態悠閒，一側觀戰。雙方對峙一陣之後，王大康首先忍耐不住，大喝一聲，揮動鐵棒，欺身而上，一棒「力劈華山」當頭下擊，左手金圈「東陽斜照」橫掄擊出。

那道人長劍疾出，搖舞之間，洒出三朵劍花，分襲王大康三處大穴。兩人幾乎是一起出手，而且都是凌厲絕倫的猛攻，如果兩人都不肯放棄傷敵的機會，閃讓對方的攻擊，勢必落得個兩敗俱傷之局。

鬼諸葛洪澤關心義弟安危，大聲喝道

小啓：「曉山風雲」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刊出。

幾乎被摔下馬來，慌忽之間，雙腳一加力，人從馬背上直躍而起，懸空一個翻身，落着實地。

兩個道人聽他突然之間，搬轉話題，不禁雙雙一皺眉頭，沉吟不語。

那年長道人對那年輕失言道人瞪了一眼，翻腕抽出背上長劍，隨手一揮，化出一道銀虹，森森劍氣，阻住了鮑超向前移動的身子，冷笑一聲，說道：「哼！想動手麼？」

這時，鬼諸葛洪澤等已然趕到，那白衣艷婦柳腰微挺，人從馬背上騰飛而起，衣袂飄飛聲中，捷如海燕掠波，一掠丈餘，落在那疾奔的馬背之上，一收韁繩，帶轉馬頭，回衝過去，快要到達幾人身前時，玉腕一挫，停了下來。

兩個道人被他犀利詞鋒，逼的無法推托，只好冷冷答道：「是又怎樣呢？」

洪澤翻腕由背上抽出雁翎刀，縱身而上。那年輕道人也迅速的拔出背上長劍，橫移兩步，和那年長道人成了並肩拒敵之勢。

洪澤和王大康，都已躍下馬背，三人並肩橫站，攔住了那兩個道人的去路。兩個道人目光轉動，微一打量那白衣艷婦，右面站的一人，突然橫跨兩步，和左面道人站在一起。

洪澤突然一整臉色，冷笑道：「兩位千里奔波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王大康大喝一聲，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光芒燦爛的金圈，和一柄粗逾手臂鐵棒，說道：「老二讓開，讓我來試試武當派的劍法。」

鮑超冷笑一聲，道：「出家人不守清規，身上佩着兵刃，出手傷我坐馬，可是存心搶劫麼？」

洪澤回頭望了鮑超一眼，冷然接道：「兩位既不願說出來，那就由在下代說了罷！」

此人莽莽撞撞，素不拘禮，說打就打，舉手一棒，當頭劈下。

左面一個年齡較長的道人，漠然答道：「那要怪你的馬兒瞎了眼睛，橫衝直闖，視人命有如兒戲，難道出家人的性命，就不是命麼？」

洪澤接道：「兩位可是奉了師長之命，想來一探北嶽形勢？可惜『迷蹤谷』千徑難錯，戒備森嚴，致有勞兩位往返。」

那年長道人看他擊來一棒十分兇惡，起手一劍斜向王大康右腕脈門上面點去。這一劍來的十分辛辣，王大康被迫的疾收鐵棒，向後退了三步。

這幾句話，答的詞鋒犀利，而且義正詞嚴，鮑超一時之間，真還想不出適當措詞回答人家，不禁呆在當地。

洪澤接道：「兩位可是奉了師長之命，想來一探北嶽形勢？可惜『迷蹤谷』千徑難錯，戒備森嚴，致有勞兩位往返。」

那年長道人出手一劍逼退王大康後，突然欺身攻上，長劍左掃右擊，瞬息間連續攻出，迅如電光石火，招招都是指襲王大康要害大穴，兇猛絕倫，逼的王大康連劈帶架，勉強才將八劍讓開。

原來他最近追隨胡柏齡身側，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感染甚多，只覺對方理直氣壯，無言可駁，空有一腔怒火，發作不出。

鬼諸葛洪澤冷冷的瞧了兩個道人一眼，接口道：「兩位道長可是武當派中高人麼？」

鬼諸葛洪澤看的微微一皺眉頭，暗暗讚道：武當派的劍術，果是不凡，看來老三一人，是難以抵擋得住了。

「老三不可硬拚……」他喝聲出口時，王大康已然向後疾退，左手金圈疾收，掄出一片金光，護住身子。

鬼諸葛洪澤哈哈一笑，道：「晚啦！回頭對鮑超說道：『大哥，他們恐已經測得『迷蹤谷』的形勢圖了，咱們得搜他們一搜。』」

這次，兩人都不敢再有絲毫大意，各展生平所學，打的激烈無倫。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長劍被金圈震開。

那道人忽的凌空而起，身懸半空，探手出劍，劍如打閃，閃化萬道銀蛇，當頭罩下。

王大康奮力過人，鐵棒金圈招招如巨斧開山一般，一面搶攻，一面大聲呼喝，棒風圈光，再加上他那聲如春雷般的大喝，聲勢十分嚇人。

那道人忽的凌空而起，身懸半空，探手出劍，劍如打閃，閃化萬道銀蛇，當頭罩下。

那道人忽的凌空而起，身懸半空，探手出劍，劍如打閃，閃化萬道銀蛇，當頭罩下。

論功力王大康勝那道人甚多，但那道人劍招却較王大康精奇，扯直拉平，半斤八兩，看將上去，兩人一時之間仍然分不出勝負。

王大康金圈疾向頭上一封，右手一招「迎雲捧日」，用盡生平之力，猛向劍上擊去。

那道人一劍得手，立時欺身攻上，當胸一劍，直刺過去，劍勢仍是十分緩慢。

鬼諸葛洪澤低聲對鮑超說道：「那道人劍術造詣甚是精深，處處取巧，老三却是不惜消耗真力，和人硬拚，看去老三聲威甚猛，似站上風，但如這樣耗戰下去，仍是老三吃虧，我去替他下來如何？」

王大康正打的興緻勃勃，大喝一聲追了上去。

那道人腳落實地之後，忽然變的滿臉肅穆，抱劍靜立待敵。

鬼諸葛洪澤一見之下，立時覺出那道人要施展上乘劍術，沉聲喝道：「老三留神，不可輕敵躁進。」

王大康已衝近那道人身旁，聽得洪澤喝叱之言，立時停了下來。

那道人緩緩向前走了兩步，一劍推出，來勢異常緩慢，但神態却流現出無比的莊嚴。

洪澤微一點頭，高聲叫道：「老三快些退下……」他一連叫了兩聲，王大康充耳不聞。

王大康暗暗罵道：牛鼻子老道，要的什麼花槍，我就不信你這般緩緩刺出一劍，真能傷得了我。舉手一棒，橫向那道人劍上掃去。

那道人緩緩向前走了兩步，一劍推出，來勢異常緩慢，但神態却流現出無比的莊嚴。

原來他正聚集全神應戰，打的興高彩烈，根本就聽不到洪澤呼叫之言。

那知他那鐵棒將要和寶劍相觸之時，那道人握劍右腕忽的一偏，劍勢陡轉，由慢變快，化作「金絲纏腕」，疾向王大康

手腕之上點去。

「暗算傷人，勝之不武，哼！綠林中人，究竟脫不了盜匪行徑。」（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 · 文
盧 令 · 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偕同龐文彬及黃衣九侍前往迎候黃石生和兩位公主，抵浩發現來者竟是復仇會人馬，立感不妙，急折返與龐文彬商議，由康假扮黃衣九侍，與復仇會新任教主冉肖蓮會晤，獲知黃石生和兩位公主均被俘，冉肖蓮挾人質要脅黃衣九侍及武士康浩虛與委蛇，先救下黃石生，然後出其不意，出手扣住冉肖蓮腕脈，喝令黃衣九侍及武士動手——

撒發武林帖 會剿復仇谷

康浩喝聲才出口，驚覺寒光暴閃，日月雙劍已電掣般疾捲而至。

康浩駭然一驚，忙不迭滑步閃身，舉起拐杖向後奮力揮去，同時帶着冉肖蓮的身子，轉了一個大圈，擋在自己前面。

那根枯藤拐杖與劍鋒相觸，登時被砍成數段，雙劍掠身而過，險些刺傷了康浩的手臂，幸虧逍遙公子龐文彬和另一名老人及時拔劍出手，才算攔住了日月雙劍。

康浩急叫道：「龐兄請當心了，他們兩個並沒有被藥酒散去功力……」

龐文彬無暇答話，揮刀和日劍應龍纏鬥在一起，另一名老人也是「九侍」中高手，亦已和月劍應虎打得難解難分，這時候，飛天豹子李崑已經衝上篷車車台，將駕車漢子砍翻，其餘「七侍」，則被蜂湧而上的劍手團團圍住。

剎那間，刀劍翻舞，人馬亂竄，眼看將是一場慘烈的混戰，而李崑雖然奪得篷車，却被雙方人馬堵在路中無法脫身。

康浩見情勢混亂，用力緊扣冉肖蓮的手腕，沉聲道：「你若想活命，就叫他們住手！」

住手，否則，我就先宰了你。」

誰知冉肖蓮並不畏懼，只冷冷搖了搖頭，道：「沒有用，他們都是神志迷亂的鬼武士，不會聽我的指揮的。」

康浩喝道：「誰是指揮他們的人？」冉肖蓮緩緩道：「他麼？他還沒有下車來。」

康浩一驚，揚目向第四輛篷車望去，果然那輛篷車門窗緊閉，毫無動靜，所謂「絕世高手」竟仍沒有現身露面。

康浩猜不出車中是誰？但從那人的沉着和鎮靜推斷，那人必定修為已屆相當火候，而且是個十分可怕的勁敵，甚至比毒神苗廷秀更可怕。

正在焦急，忽見一人手揮苗刀，直衝過來，低聲催促道：「康浩，還戀戰什麼？快些走哦！」此人雖然一身苗裝，却是鬼臉書生黃石生。

康浩憂鬱參半的道：「這些鬼武士悍不畏死，篷車無法脫身，四叔，你看怎麼辦？」

黃石生將苗刀拋給了康浩，急急道：

浩飛掠而至，未遑細想，一頓腳步，已拍出肩後長劍，凌空飛刺了過來。

康浩沉刀一擋，飛撲的勢子，竟被硬生生迫退，急忙懸空翻了一個筋斗，腳落實地。

但他立足尚未穩，那人的長劍又已如影隨形，迫擊而至。

康浩一躍苗刀，橫移數尺，大聲道：「是黃大哥嗎？」

那人一怔，劍勢立收，迅速掀起竹笠和垂紗，驚喜的道：「呀！是你？」

竹笠掀開，露出一張疤痕遍佈，猙獰而醜陋的面龐，可不正是黃無父！

康浩目視那張醜陋而親切的臉，說不出是驚是喜？

良久，才拋了苗刀，激動的跨上一步，伸手緊緊握着黃無父的肘臂，說道：「剛才看見大哥的衣著裝束，覺得很像，可是，小弟怎麼也不敢相信，真是大哥！」

黃無父也鬆手棄了兵刃和繩索，咧嘴笑道：「可不是麼，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剛才愚兄兩拳出手，可曾傷了賢弟？」

康浩道：「那倒沒有，但大哥怎的竟加入了復仇會？」

黃無父道：「說來話長，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麼？叫他們停手，咱們再慢慢敘談如何？」

康浩道：「那得先請大哥喝退這些鬼武士。」

黃無父點點頭道：「好！」從袖中取出一支竹笛，舉笛就唇，發出一種尖銳鳴聲。

「現在休戰，你只管帶了這妖女突圍先走，他們有了顧忌，決不敢加害朱雀姊妹的。」說完，又從一名負傷的鬼武士身邊，搶到一柄長劍，逕自揮劍衝前，替康浩開路。

兩人刀劍齊飛，迅即衝出重圍，退到帳篷前，回頭一看，龐文彬和黃衣九侍以及那輛篷車，却仍然陷在包圍之中。

康浩將冉肖蓮的穴道點閉，交給黃石生，並且分撥了十名苗族武士守護帳篷，叮囑道：「你們堅守此地不要離開，我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黃石生道：「最好設法把那匹雪犀奪回來，有了神獸，可以先將朱雀姊妹送回金梭島。」

康浩答應一聲，揮刀重又殺入重圍。衝到篷車前，逍遙公子龐文彬正和八侍列成一匝，與日月雙劍及數十名鬼武士相持不下，龐文彬獨戰應龍，僅能扯個平手，八侍中有四個合攻月劍應虎，却仍然落在下風，只見應虎一柄劍上下翻飛，招招詭異辛辣，幾個老頭子直被逼得像走馬燈似的團團亂轉，有的甚至鮮血淋漓，衣衫破裂，已經負傷掛彩。

康浩一抖苗刀截住應虎，大聲道：「諸位請退後休息，保護篷車，這人交給我了。」幾個老頭子獲得康浩替手，抽身退至車前，一個個兀自在大聲喘息。

龐文彬見康浩去而復返，連忙問道：「康兄，那姐兒怎麼樣了？」

康浩道：「已經送回帳篷，正由黃四叔看守着，咱們得設法奪回那匹通天雪犀，才能將兩位公主先行送回萬壽宮去。」

龐文彬道：「這容易。你我二人併肩聯手守護篷車，讓八侍他們去搶雪犀。」

說着，刀勢一緊，閃身靠近康浩，同時向「黃衣八侍」揮了揮手，道：「這裏不用你們幫忙了，你們四人去奪雪犀，另外四個人去協助守護帳篷。」

八個老人領命，立即分頭突圍。

康浩急叫道：「最好多兩位奪取雪犀，要特別留意那輛篷車，車中可能隱藏着高手。」

八侍一面答應，一面分批行動，其中兩人奪路奔回帳篷，六個衝向那最後一輛篷車。

那匹通天雪犀，就繫在第四輛篷車後面，康浩因接到黃石生的警告，對那篷車中可能藏有「絕世高手」一直存着懷疑和警惕，這時望見六侍已順利衝進篷車旁，不禁暗暗留意，却並未發現車中有何異狀，甚至連個出手攔截的人也沒有。

轉瞬間，一名老人已越過篷車，將雪犀的繩索解開，車中仍然毫無動靜。

這樣看來，所謂「隱藏着絕世高手」的消息，竟是不確實的了？

康浩大惑迷惘，心神微分，應虎却趁機連攻三劍，劍鋒貼着康浩的頭頂削過，險些掃中他的髮髻。

康浩慌忙縮身閃避，堪堪讓過那三招快攻，突然聽見一連數聲慘叫……

他心頭一震，急急舉目望去，只見六侍中竟有三人倒臥在血泊中，篷車旁却挺立着一名蒙面藍衣人。

那人頭上戴着一頂寬大竹笠，沿前垂着一幅黑紗，手中長劍垂直挂在地上，

劍鋒上正滴着血水。

康浩雖然看不見他的面貌，但却感到那人的衣著和裝束都十分熟悉，心裏方自一動，突覺肩頭一涼，竟被應虎的劍尖，在左臂上端劃了一道血槽。

倉促間，急忙倒退了兩步，揮刀格拒人已退到篷車邊沿。

誰知就在這轉瞬工夫，慘叫之聲又起，剩下的「三侍」又倒下了一對半。

這遽然的變化，使逍遙公子龐文彬也大吃了一驚，急忙虛攻兩刀，退到康浩身側，促迫的道：「康兄，不行了，咱們得及早抽身，否則只怕會全軍覆滅。」

康浩道：「咱們怎麼能够撤下兩位公主？」

龐文彬說道：「可是，九侍已經傷亡大半，那頭戴竹笠的傢伙，武功又深不可測，……」

康浩道：「不要緊，龐兄且和李老前輩保護篷車，讓小弟去對付他，萬一情勢危急，就先拿妖女冉肖蓮開刀。」說完，突奮神威，一聲大喝，苗刀翻飛掄舞，宛如狂風驟雨般一陣急攻，頓時將日月雙劍迫退。

龐文彬趁機探手入懷，扣了滿滿一把牛毛鋼針「鬼見愁」，施展漫天花雨的手法洒了出去。

日月雙劍閃身趨避，攻勢頓形減弱，那些慈不畏死的「鬼武士」，却被鋼針擊倒了十餘個。

康浩借勢長身，飛鳥般掠出了重圍。那頭戴竹笠的藍衣蒙面人，正悠閒的牽着通天雪犀向第二輛篷車走來，突見康

竹笛一鳴，那近百名劍手突然靜了下來，連日月雙劍也一齊收劍躍退，原來混亂喧嘩的場面，遽然之間變得一片死寂。黃無父向應氏兄弟揮了揮手，說道：「大家各歸原隊吧！別再打啦！都是自己人。」

應龍欠身道：「黃總教練明鑒，副教主現在他們手中……」

黃無父道：「我知道，不會有什麼意外的。」探手挽着康浩，微笑說道：「走吧，咱們去帳篷裏坐坐。」

兩人把臂而行，經過第二輛篷車前面時，康浩替他引了道遙公子龐文彬，只留下飛天豹子李崑和其餘「二侍」保護篷車，三人併肩進入帳篷內。

日月雙劍緊隨而入，四隻眼睛急急搜尋着再肖運的踪影。

帳篷中空蕩蕩的，黃石生業已押着再肖運避入後帳。

康浩心知黃石生對這位來歷神秘，武功奇高的客人，仍然懷戒懼心，是以並不勉強他出來見面，只和龐文彬陪伴黃無父賓主落座，命苗族武士奉過香茗，關切的問道：「大哥是甚麼時候參加復仇會？」

黃無父微微一笑道：「不久，大約才兩個多月吧。」

康浩道：「大哥可知道，復仇會主，就是陷害小弟師父的元兇麼？」

黃無父搖了搖頭，說道：「賢弟，復仇會主並沒有害你的師父，他只是個受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康浩說道：「你怎麼知道？」

黃無父輕吁了一口氣，道：「這是愚會，處處跟自己作對呢！」

黃無父道：「這正是愚兄百思莫解的關鍵，我想，他一定有甚麼重大目的，只可惜咱還沒有猜測出來。」

康浩道：「大哥的意思，是肯定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了？」

黃無父道：「不錯。」

康浩道：「那麼，另一個被囚禁在復仇會的，又是誰呢？」

黃無父道：「我已經說過了，那人雖然名為會主，其實却是個被人利用的傀儡而已，他之所以被人利用，只是因為他的容貌酷肖令師風範劍楊君達。」

康浩駭然追問道：「大哥可知道那人的真實姓名？」

黃無父緩緩道：「名號尚不知道，只知道他本來姓齊。」

康浩和黃石生齊吃一驚，異口同聲道：「呀！齊天鵬？」

黃無父顯然的確不知道這個名字，詫異的眨了眨眼睛，問道：「怎麼？你們認識他？」

康浩激動的道：「大哥，如果他真是齊天鵬，咱們一定得救他出來，因為……因爲……」

黃石生接口道：「不用再懷疑了，一定是他，當年禽翁浪跡江湖數十年，從千萬萬少年中選上他，將他帶回巫山，就是因為他的面貌酷肖令師，這是決不會錯的了。」

康浩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唉！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黃無父迷惘的道：「賢弟，他究竟跟

兄加盟復仇會的初步收穫……」

他正想繼續說下去，却被一陣怒叱聲打斷。

怒叱之聲來自後帳，康浩舉目疾掃，發覺日月雙劍已不在帳篷內，心知不妙，連忙推椅而起，飛步追入後帳。

帳篷後有一塊方形空地，原是苗人武士調烹茶水的地方，這時候，兩名苗人直挺挺躺在地上，胸前各被苗刀貫穿，黃石生則俯臥在兩丈外，身上衣衫碎裂，鮮血遍地，不知是死是活？

康浩大步奔了過去，俯身抱起黃石生，才發現他一條右臂，業已齊肩而斷。

黃無父和龐文彬也隨後趕到，急問道：「怎麼一回事？」

康浩目含淚光，切齒道：「是應龍和應虎兩個禽獸不如的東西，他們把再肖運劫走了！」

黃無父俯腰查看了一下，道：「還好，只是外傷，愚兄這兒有止血的藥物，先抱他到帳篷裏去。」

康浩抱着黃石生返回帳篷，匆匆止血敷藥，包紮斷臂，忙亂了好一陣，才見黃石生悠悠清醒過來。

康浩屈膝跪倒，淚水簌簌直落，哽咽叫道：「四叔，都怪我無能，害你老人家受苦了。」

黃石生長吁了一聲，苦笑道：「怎能怪你，是愚兄無用，沒能替你看住那妖女。」

康浩道：「四叔不必耿耿在心，遲早小侄要把他們擒住，也讓他們償還一條手臂。」

你是甚麼關係？」

康浩黯然道：「其間詳情，一言難盡，咱們必須儘快趕到復仇會去，且待途中再為大哥詳述吧！」微頓，轉向道遙公子龐文彬拱了拱手，道：「小弟本當護送兩位公主返回萬壽宮，如今却不得不偏勞龐兄了……」

龐文彬不等他把話說完，搶着搖手道：「康兄不要托我，護送的事，有李崑已經足夠，小弟決心隨康兄同往復仇會走一趟。」

康浩一沉吟，道：「也好——四叔你，負傷斷臂，且請先返洱海調養，還有這數十名被『搜魂大法』所制的鬼武士，也須送往洱海，求教主賜藥療治，咱們和黃大哥一同趕去復仇會救人，關於復仇會主和易君俠的秘密，在尚未確切證實之前，還望四叔暫勿告訴月眉和湘琴。」

黃石生毫不推辭，爽然道：「愚兄見過教主，也會儘快趕去復仇會，你們三人同行，武功雖可無懼，却要多多提防對方的鬼域技倆，凡事務必謹慎而行，千萬萬萬不得。」

康浩一一答應，龐文彬立即將飛天豹子李崑等三人喚進帳篷，詳細叮囑交待了一遍。黃無父也將指揮那批鬼武士的竹笛交付，並且說明駕御之法。

一切妥當，時已傍晚，大夥兒飽餐之後，束裝分別就道，黃石生登上篷車，由李崑和僅餘的兩名黃衣侍者護送，大隊車馬，折返洱海。

康浩和黃無父及龐文彬併騎屹立關頭，直到望不見車塵，才撥轉馬頭，東馳向

黃石生哂笑道：「區區一條手臂，算得了甚麼，四叔身無長物，但一條手臂還丟得起。」

目光一掃黃無父，語氣微頓，又詫訝的道：「原來你們早已認識？」

康浩忙忙介紹道：「他也姓黃，就是小侄在石泉城外結拜的大哥。」

黃石生輕哦了一聲，嘆息道：「可惜咱們早不相識，否則，何至疑神疑鬼，落得這般地步。」

正說着，幕簾掀處，龐文彬大步走了進來。

康浩問道：「龐兄可曾追到他們？」

龐文彬搖搖頭道：「他搶了雪犀逃走，腳程太快，馬匹無法趕上，小弟已發出飛鴿急令，要沿途弟子盡力攔截。」

黃石生道：「日月雙劍武功不錯，再肖運又狡詐成性，加上雪犀神獸，只怕不容易攔截得住。」

康浩又問道：「兩位公主可曾受到驚擾？」

龐文彬道：「沒有，她們有李崑等保護，人車都沒有受到傷害。」

康浩道：「這樣總算還未一敗塗地，救得兩位公主，朱教主的目前可已交待，再肖運和日月雙劍若能逃出苗疆，必返復仇會，將來還有遇到的機會。」

黃無父道：「話雖如此，但如要追捕再肖運和擊破復仇會，最好儘快行動，太遲就會發生變化了。」

康浩道：「大哥此言，必有緣故？」

黃無父點頭道：「據我所知，那假冒風鈴魔劍楊君達的現任復仇會主，業已被

去。

三騎聯轡，踏上千里征塵。途中，康浩將結識月眉的經過，詳細告訴了黃無父，當然也提到了二十年前，巫山百禽宮那場令人惋惜的婚變。

黃無父是默然的傾聽着，極少岔口，龐文彬却不停的問東問西，顯得興味盎然的樣子。

三人貫越黔西，再折而北上，進入川境，渡過長江以後，循東，西二山之間的官道，直趨大巴山這條路，也就是再肖運南下入滇的原路，官道可直達萬源縣城，過了萬源和大竹河，便是大巴山主峯了。

這一天抵達羅文壩附近，距萬縣不過百餘里，黃無父忽然勒住坐騎，指着路旁一間茅棚小店說道：「口渴了，咱們喝兩杯酒再走吧！」

康浩點頭道了一聲：「好！」便收轡跳下馬來。

龐文彬詫異的問道：「不是剛吃過早飯麼，怎的又要休息呢？」

康浩一面繫馬，一面低聲答道：「龐兄別聲張，咱們已經被人盯上了。」

龐文彬眼角向後一掃，果然看見三騎與黃色的健馬，正緩緩從後面跟了過來，不覺聳肩笑道：「真是三個不開眼蠢物，居然拿哥兒們當作肥羊了。」

那棚小店十分簡陋，却收拾得頗為潔淨，白木的桌椅，洗刷如新，雖是村野小店，却有兩名店夥，而且衣着也很乾淨整潔。

枱檯內，坐着一個頭挽高髻的中年婦

再肖運勾結神倪森，軟禁在復仇會中，並且有遷離大巴山的打算，如今苗疆事敗，八成將棄巢遠走，那時再想探聽他們的下落就困難了。」

康浩道：「剛才大哥提到那復仇會主只是個被人利用的傀儡，不知在幕後主持復仇會的人，究竟是誰？」

黃無父微微一笑，道：「此事說來十分複雜，內中詳情，愚兄也不甚瞭解，而且，我若說出那真正主持復仇會的人，只怕賢弟也不肯相信。」

康浩驚訝道：「爲甚麼？」

黃無父道：「因為那人俠名滿天下，儼然正道武林中的翹楚，而且與賢弟頗有些淵源關係。」

康浩聽得心頭一震，尚未開口，黃石生已搶着說道：「是終南一劍堡主易君俠麼？」

康浩脫口道：「大哥是聽誰說的？」

黃無父道：「再肖運。」

康浩笑道：「大哥上了她的當了，那妖女也對小弟說過同樣的話，並且還給我一柄一劍堡內庫的鑰匙作為證據，但小弟偵查結果，却發覺易君俠本身亦在復仇會監視之下，甚至連他妻女的性命也在危險中。」

黃無父沉吟了片刻，說道：「那可能是他故佈疑陣，也可能連復仇會的高級黨羽，都不知道易君俠具有雙重身份，這正是他高明狡猾的地方。」

康浩道：「易君俠在正道武林中已算頂尖人物，以他的聲譽和地位，幾已駕凌三莊二島之上，他又何必再去攪一個復仇

人，穿一身水綠色的窄衫裙，面貌姣好，眉間微露妖嬈之態。

三人繫好馬匹，相繼入店，兩名夥計連忙抹桌安箸，那婦人也站了起來，欠了欠身，含笑說道：「三位公子，請坐呀。」

康浩和黃無父相互交換了一瞥會心的眼色，選了張靠牆的桌子坐下，龐文彬却忍不住向那婦人上下打量一遍，「刷」的抖開扇扇，搖了兩搖，微笑說道：「古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此言誠不我欺也！」

一名夥計咧嘴笑道：「公子，小店只賣酒食，並不賣『方糕』。」

康浩接口道：「既然賣酒，儘管將你們最好的酒取來，咱們吃了還要趕路。」

那夥計正要走，却被龐文彬伸手攔住，問道：「夥計，你們老闆可是姓張？」

夥計一怔，搖頭道：「不！我們老闆姓楊，不姓張。」

龐文彬道：「誰說他不姓張？我還知道他有個外號，叫做『菜園子張清』，對不對？」

那夥計連連搖頭道：「不！不對！公子一定弄錯了。」

龐文彬笑道：「他若不是菜園子張清，櫃檯裏怎會坐個『母夜叉』孫二娘？」

話落，輕輕在夥計肩頭上拍了一掌，仰面大笑不已。

那夥計悶哼了一聲，踉蹌衝出四五步，險些一頭撞在酒缸上。

櫃檯中的中年婦人微微變色，仍然強顏堆笑道：「公子休要取笑，我們鄉下人，聽不懂。」

康浩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唉！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黃無父迷惘的道：「賢弟，他究竟跟

康浩和黃無父及龐文彬併騎屹立關頭，直到望不見車塵，才撥轉馬頭，東馳向

枱檯內，坐着一個頭挽高髻的中年婦

人，穿一身水綠色的窄衫裙，面貌姣好，眉間微露妖嬈之態。

三人繫好馬匹，相繼入店，兩名夥計連忙抹桌安箸，那婦人也站了起來，欠了欠身，含笑說道：「三位公子，請坐呀。」

康浩和黃無父相互交換了一瞥會心的眼色，選了張靠牆的桌子坐下，龐文彬却忍不住向那婦人上下打量一遍，「刷」的抖開扇扇，搖了兩搖，微笑說道：「古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此言誠不我欺也！」

一名夥計咧嘴笑道：「公子，小店只賣酒食，並不賣『方糕』。」

康浩接口道：「既然賣酒，儘管將你們最好的酒取來，咱們吃了還要趕路。」

龐文彬哈哈笑道：「不懂沒關係，慢慢學着，就會懂了。」

康浩怕他笑鬧太過份，輕輕扯了他一下，低聲說道：「龐兄請坐下，好朋友到了。」

果然，龐文彬剛落座，門外蹄聲盈耳，三騎黃色的健馬也到了門口。

馬上三個人，俱是一色青布劍衣，肩後各背着一口既寬又長的奇形長劍，看年紀，都在三旬開外，其中一虬髯漢子，眼中精光熠熠，彷彿是三人之首。

那虬髯漢子冷冷向店裏望了一眼，微一揮手，三個人都跳上馬背，大步走了進來，在臨門一張桌上坐下。

夥計上前接待，問道：「三位要喝甚麼酒？」

虬髯漢子冷冷道：「來三碗米酒。」

夥計又問：「要點甚麼下酒菜嗎？」

虬髯漢子道：「先來一份生魚片，一份日月湯，再來一盤炒烏龍……」

夥計聽得直翻白眼，急忙陪笑道：「實在對不起，小店簡陋，無法供應炒菜，老客能不能換幾樣？」

那虬髯漢子一瞪眼，道：「生魚片也是炒菜嗎？」

夥計咽了半响，只得實說道：「不敢瞞諸老客，小店從來沒有聽說過生魚片這個名稱，如要時鮮鮑魚或是鯉魚，還可以備辦。」

虬髯漢子雙目暴睜，似要發作，旁邊另外一名粗矮漢子立即附耳低語了幾句，那虬髯漢子「哦」了一聲，揮揮手道：「不管甚麼東西，能下酒就行，選好吃的送來吧。」

各執兵刃，一擁而上。

這時候，門口暗影一閃，跨進來一個人，恰好伸手將那隻酒壺穩穩接住，同時沉聲喝道：「住手。」

此人身穿青緞錦袍，頭戴朝天冠，足踏銀絲鑲邊的薄底快靴，眉眉重瞳，面如赤霞，領下一部長髯已呈花白色，腰間也佩着一柄奇形長劍，目光炯炯，具有一種鎮懾人心的威嚴。

而且，店門外更有十餘騎隨侍大漢，個個神情悍悍，都穿着同色青緞劍衣。

那虬髯漢子聽得喝聲，業已迅速收劍側身，和兩名同伴齊齊俯腰施禮，恭謹的道：「屬下參見島主。」

康浩低聲傳音道：「龐兄小心了，這老頭子就是羅浮快劍麥炳坤。」

龐文彬微微點了點頭道：「是他最好，小弟正想會會他，且看他的劍，快到什麼程度。」

黃無父忽然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舉手拉拉竹笠，懶洋洋靠在牆上，將醜臉儘量掩藏黑紗之後。

只見羅浮快劍麥炳坤大步走進店內，目光向四下飛快掃了一遍，最後落在手中那隻細磁酒壺上，冷漠的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虬髯漢子躬身答道：「屬下等奉命開道，途中發現這三人行迹十分可疑，便跟蹤下來，不料這三個小輩已然覺悟，故意借酒挑釁，先向屬下動手。」

麥炳坤道：「你可曾弄清楚他們是什麼來歷？」

虬髯漢子說道：「回島主的話，還沒

來吧。」

夥計答應離去，那虬髯漢子舉手摸了摸下巴，向兩個同伴嘿嘿低笑道：「想不到這土鹽，連生魚片也沒聽說過！」

康浩冷眼旁觀，不覺抿嘴微笑起來。

龐文彬急以「傳音術」問道：「康兄看出這三個傢伙的來歷了麼？」

康浩微一領首，假作舉杯就唇，也用傳音術回答道：「咱們最好不要小覷人家，這三人多半是南海流沙島島主，羅浮快劍麥炳坤老頭的手下。」

龐文彬驚道：「怎見得？」

康浩道：「你沒見他們要的下酒菜，都是海鮮麼？而且，南方很少有高粱，所以比較嗜好米酒。」

龐文彬又道：「安知他們就不是東海火藥島羅家的門下？」

康浩道：「不！東海羅家的人都穿紅衣，不會穿青色劍衣。」

龐文彬抖開摺扇搖了兩搖，冷笑道：「小弟久聞二島之名，這一次，倒可以好好見識一下了。」

他和康浩一直以「傳音術」交談，那三人自是無法聽到，但這句話，却有意提高了嗓音，要讓那三人聽到。

果然，他話聲甫落，那虬髯漢子已冷哼着接口道：「誰要見識流沙島的功夫？有種就出去！」

龐文彬「刷」地一聲收攏摺扇，便想推座而起，却被康浩一把按住，低聲道：「龐兄，何必急在一時？既已照面，還怕沒有機會嗎？」

黃無父揪了揪竹笠，緩緩道：「說的有……」

麥炳坤登時臉色一沉，叱道：「方今天下英雄齊集川中，四門五派，三莊二島，不知有多少少年俊傑會聚大巴山，你連人家來歷都不知道，怎能就指人行迹可疑？怎能動輒拔劍出手？若非本座來得及時，咱們流沙島的威望，豈不被你這三個東西掃盡了麼？」

虬髯漢子等三人挨了一頓臭罵，急忙屈膝跪倒，俯首道：「屬下等願領無能，求島主寬宥。」

麥炳坤揮手道：「姑念初犯，免去巡迴職務，暫歸後隊聽調，傳話由虎隊中，另派三名機警些的向前巡邏，明日天亮以前，一定要趕到萬源縣城。」

三人叩謝起身，退出店外，未幾，蹄聲起處，三騎快馬如飛馳去。

麥炳坤這才回過頭來，向康浩桌上凝目打量一遍，緩緩問道：「三位老弟，是何人門下？」

龐文彬搶先應道：「小可姓龐，來自小金川太平橋。」

麥炳坤輕哦了一聲，道：「莫非太平山莊神眼金刀龐莊主的高弟？」

龐文彬道：「正是家父。」

麥炳坤呵呵笑道：「果然不是外人，老朽麥炳坤，昔年曾與令尊有過一面之緣，那時候，賢侄還不足週歲。」

龐文彬冷冷道：「在下久居川西邊陲，家父也很少與武林同道交往，不過，島主羅浮快劍的盛名，在下倒是久仰了。」

麥炳坤乾笑道：「好說！好說！賢侄出身名門，少年英雄，適才做屬多有失禮

是，先把酒喝足了，動起手來也有力氣一些——喂！夥計，添酒來。」

夥計連聲應道：「來了！來了！」

不片刻，捧着一隻尚未開封的小酒壺，趕到桌邊。

康浩道：「怎麼？零酒賣完了？竟要開整蠱的？」

那夥計陪笑道：「不！這是我們老闆娘特意奉送給三位公子品嚐品嘗的。」

話沒說完，櫃檯內中年婦人已笑盈盈接口道：「這罐酒，本來是奴家留着自家用的，因三位公子都是好酒量，只怕零沽的酒味兒太淡，不堪下喉，所以特地取出來，請三位公子嚐嚐。」

康浩道：「這麼說，竟是加工特製的上品了？」

那婦人笑道：「上品不敢自誇，味道比較醇厚些却是真的，三位公子一嚐就知道。」

龐文彬本來一肚子怒火，被那婦人一陣軟語輕笑，早已化為烏有，一伸手，將酒壺奪了過來，大聲道：「小弟對開封最有經驗，讓我來。」

指間一搓，展開摺扇，用扇沿在酒壺封泥上輕輕一劃，口宛如刀切般分裂開。

那果然是一罐好酒，封泥一去，滿屋皆是酒香。

龐文彬深吸了一口氣，望着那婦人邪笑道：「看來是一罐好酒，就怕娘子的後勁不足。」

那婦人毫不介意，掩口吃吃脆笑道：「包你後勁足，公子不信，喝一口就知道。」

險些糟塌了這罐好酒，如今老朽願借花獻佛，聊表歉意。」

說着，袍袖輕拂，那托在手上的酒壺忽然平飛而起，迅速的在康浩三人的桌面上繞飛了一匝，仍舊飛回麥炳坤掌中。

康浩三人再看自己面前酒杯中，已經瓊液盈樽，酒香撲鼻。

龐文彬舉杯大笑道：「麥老前輩神功蓋世，實在令人欽佩之至，來！大家乾了這一杯！」

黃無父突然伸手攔住，搖頭道：「這酒喝不得。」

龐文彬道：「為什麼？」

黃無父輕哼了一聲，道：「就爲了這個……」

抄起面前酒杯，向地上潑去。

那酒液一觸地面，「蓬」地一聲，冒起一團白煙，竟然含有劇毒。

在場之人，一齊變色，那妖嬈婦人和兩名夥計轉身就跑。

龐文彬怒叱道：「賊胚！那裏走！」

一抖手，兩支竹篋電掣般射了過去。

慘叫聲中，兩名夥計猝然倒地，那婦人見勢不妙，急忙從櫃檯內抽出一柄薄刃鬼頭刀。

麥炳坤冷笑道：「好個狗賤人，這裏有你撒潑的餘地嗎？」

大袖輕輕一揮，賸下大半罐毒酒倏然從罐口激射而出，直淋了婦人一頭一身。

龐文彬仰面笑道：「有娘子這句話便是一罐毒藥，在下也要喝它下去。」

他剛剛伸手去取酒杯，忽聽「蓬」的一聲，門口桌上那虬髯漢子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氣呼呼喝道：「臭婆娘，你敢看不起人，大爺們就不是化錢的主顧麼？」

那婦人急忙站起身來，問道：「這位爺，有話好說，何苦發這麼脾氣？」

虬髯漢子「呸」了一口，道：「你有好酒，爲甚麼藏着去貼小白臉，不肯賣給大爺們喝？」

婦人道：「誰說不賣了？原是爺們只喝米酒，這罐酒却是麥子釀出來的所以沒敢取出待客。」

虬髯漢子叱道：「不論甚麼東西釀的，大爺們也要喝。」

婦人道：「這可就爲難了，酒只有一罐，說不得，只好跟這三位公子情商一下，分半罐給諸位。」

虬髯漢子道：「大爺們不喝別人賸的，只要整罐原封的，有了便罷，沒有，老子就拆了你這破棚子。」

龐文彬見那虬髯漢子口氣猖狂跋扈，竟是存心尋釁的樣子，一怒之下，那裏還按捺得住，手腕一抖，整罐香噴噴的美酒，星丸暴射向那虬髯漢子撞了過去。

虬髯漢子似未提防龐文彬悶聲不響突起發難，及待酒壺飛到，才驚地驚覺，急忙一側身軀，倒退了一步，那酒壺挾着勁風從他耳旁掠過，直向店門外飛去，只差毫厘，便擊中他的面頰。

三名漢子都不由勃然大怒，紛紛拔出長劍，叱罵道：「小狗蛋，你在找死！」

龐文彬兀自悵悵的罵道：「這些狗娘養的東西，太便宜他們了。」

黃無父聳了聳肩，緩緩說道：「應該說咱們自己太鹵莽了，三人之中，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龐文彬猛然省悟，跌足道：「正是，咱們真該留下活口，問問他們是誰的指使？」

麥炳坤道：「何須再問，他們一定是復仇會的眼鏡。」

龐文彬道：「怎見得？」

麥炳坤正色反問道：「賢侄，莫非你還沒有收到武林帖麼？」

龐文彬一怔，說道：「小侄曾赴南荒遊歷，近日始返，尚未聽說有關武林帖的事。」

麥炳坤道：「原來賢侄不在家中，這就難怪了。」

微微一頓，才接着說道：「皆因年前，中原武林四門五派首腦，爲了風鈴魔劍楊君達和太原大俠霍宗堯之間一段恩怨，聯袂開罪九峯山承天坪，引起一場血腥殺戮，楊君達不甘受辱，暗組復仇會，幾乎將四門五派首腦殺害殆盡，所以，由終南一劍堡主易君俠出面，散發武林帖，邀約四門五派和三莊二島掌門耆老，聚會大巴山，聲討復仇會，據說連南海紫竹林九指神尼處亦有請柬，令尊想必也接獲帖子了，適才才遇賢侄，老朽還以爲你是代表令尊前來赴會的呢。」

龐文彬聽了，大感振奮道：「這麼說，我爹一定已經親自起來了，但不知帖上約定的聚會之處，在什麼地方？」

沒

麥炳坤道：「預定聚會的地方，是在大巴山麓一處名叫『大竹河』的小鎮，賢侄若有意前往，何不與老朽同行？」

龐文彬一沉吟，道：「不必了，小侄還有兩位朋友。」

麥炳坤笑道：「這有什麼關係？三莊二島，四門五派齊會大巴山，可算得百年來武林未有的盛會，令友也可同去見識一下。」

龐文彬有些心動，目注康浩問道：「康兄，怎麼樣？」

康浩却含笑拱手道：「麥島主的盛情，我等心領，只是咱們還有點瑣務料理，也許稍遲數日，再往大巴山面聆教益。」

龐文彬連忙接道：「正是，咱們隨後也會到大巴山去，反正還有見面的機會，老前輩先請吧。」

麥炳坤也沒有勉強，只用一雙精芒閃閃的眼光，向康浩和黃無父注視了片刻，領首道：「二位老弟英華內斂，想必也是名門高弟，如此難得的盛會，還盼不要錯過才好。」說完，揮了揮手，轉身出店而去。

沒多一會，店外蹄聲紛沓，大隊駿馬掠過店門，向北馳去。

待蹄聲去遠，康浩不覺長吁了一口氣，癡然跌坐下來，滿臉皆是憂愁之色。

黃無父關切的望了他一眼，柔聲道：「有什麼可煩的？咱們只要抄捷徑趕在他們前面，搶先一步把人救出，樂得讓他們去拚個你死我活。」

康浩搖搖頭道：「小弟擔心的是，萬一在咱們獲得確切證據之前，復仇會便已

土崩瓦解，先師所蒙冤屈，豈非永遠沒有洗雪的機會了？」

黃無父笑道：「你以為復仇會真的那麼不堪一擊麼？」

康浩道：「面對三莊二島，和四門五派，強弱之勢，不言而喻，而此時此地，咱們又不能公然阻止這場正邪之間的大決戰……」

黃無父道：「你也別把武林正道方面估計得太高，依我看，四門五派徒具虛名，三莊二島各懷私心，未必真是獸神倪森等人對手，這齣戲還有得熱鬧好瞧哩。」

龐文彬接口問道：「以黃兄卓見，他們雙方勝負之數，究竟如何？」

黃無父聳聳肩道：「這要看有一個人，是不是能應邀趕來了。」

龐文彬道：「誰？」

黃無父說道：「南海紫竹林的九指神尼。」

龐文彬似乎有些不信，冷冷道：「那九指神尼的武功，果真就這般的舉足輕重麼？」

黃無父道：「若論武功，九指神尼和獸神倪森也不過在伯仲之間，但神尼乃得道高人，其在三莊二島諸人心中的威望，却遠非易君俠所能比擬，不是我說句洩氣話，如果九指神尼不到，正道武林很可能落個虎頭蛇尾的下場，再嚴重些，甚至全軍覆沒，亦非意外。」

龐文彬仰面笑道：「小弟也是久聞南海紫竹林的盛名，只恨無緣一見，果真如黃兄所說，這次真該好好見識一番了。」

黃無父淡然一笑，站起身來，說道：

「兄弟，咱們走吧！」舉步向外走去。

康浩默然跟在後面，臨出店門，龐文彬忽然叫道：「你們等我一會，讓我放一把火，將這些屍體和茅棚燒了再走。」

黃無父冷冷道：「何必多此一舉，留著他們，給復仇會一個榜樣有何不好？」

話落，一提絲繩，當先上馬，絕塵而去。

康浩緊跟著也飛身上馬，揮手道：「龐兄請快些來，咱們必須兼程趕路……」

龐文彬已經取出了火種，望著黃無父和康浩遠去的身影，恨恨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低聲咒罵道：「他媽的，神氣什麼？別以為弄塊騎馬布嚇著險，就能唬住誰了，呸！」（按：『騎馬布』即川語所謂的月經布。）

大巴河，是萬源縣東北方一個鎮集，地當大巴山麓，因係山中藥材皮貨輸往萬源縣必經之路，鎮上聚居著好幾百戶人家，倒也頗為熱鬧。

這地方原屬復仇會勢力範圍，距離總堂復仇谷，只數十里山路，一個輕功異具火候的人，急趕半夜，就可抵達，所以也可說是復仇會南方的門戶。

但現在大巴河鎮上，却再也找不到半個復仇會的人了，鎮上居民也都家家關門閉戶，街口唯一的一家店，已經被終南一劍堡全部包租下來，正廳開為議事大廳，後院三進院落，業已佈置一新，作為接待各門各派與會高人的休息之所，店中服侍的夥計，也統統換了一劍堡的精選武士。

從鎮口起，沿街搭了兩列高大的彩棚，專門供應酒食，自晨至暮，流水席始終不斷，只要進入鎮街，無論身份高低，也不分門派，儘管坐下就吃，吃飽就走，不用花費半文。當然，能够進入大巴河鎮街的人，如非四門五派高手，必定也是三莊二島門下，尋常百姓客商，甚至沒有接獲武林帖的草莽人物，早在離鎮十里外就被擋了駕了。

這場由一劍堡出面邀請，聚會武林中四門五派和三莊二島一竹林，共同對付復仇會的大決戰，事實上早已傳遍天下，許多武林同道，雖然沒有接到邀約，也不辭千里兼程趕來，以冀一親這百年難逢的盛會，但這些朋友，都在鎮外十里便被擋駕，只能遠遠眺望鎮街上的彩棚與鎮口附近那五六座巨大帳篷，無法再越雷池一步。

那五六座巨大帳篷，並不是一劍堡事先安排待客處，而是屬於兩個遠自海外趕來的門派——東海火蟻島和南海流沙島。東海火蟻島的人馬，是兩天前抵達的，一劍堡雖然已在鎮中安排好房舍，但冷面天王羅一塵却不願與四門五派中人混雜居住，自願在鎮口左方空地上，立下三座火紅色的帳篷，帳前高豎旗桿，升起斗大一個「羅」字。

第二天，南海流沙島的人馬趕到，也不甘示弱，便在右方搭起帳篷，旗桿上掛起一面青色大旗，上面綉著一個巨大的「麥」字。

接著，川西太平山莊神眼金刀龐天化，懷玉山白雲山莊李東陽帶著兩個女兒，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臂傷未癒，由盟弟活

靈官孫天民代表與會——三莊人馬相繼抵達，只缺南海紫竹林九指神尼和少林掌教法明大師未到。

會期是二月初二，「二月二，龍抬頭」，本來是黃道吉日，但這一天却忽然陰霾四合，下起雨來。

正午時分，一劍堡主易君俠在鎮上設宴，邀請到會諸人共議進剿復仇谷的大事，請柬一大早就送出了，正午宴開三桌，各門派的首腦都已經到齊，等了許久，却遲遲不見冷面天王羅一塵和羅浮快劍麥炳坤露面。

易君俠又命屠龍手秦夢熊出鎮促駕，良久，才見秦夢熊獨自快快而返，回報道：「羅島主說，雨下得太太，他不想進鎮裏來了，大夥兒商議了什麼結果，告訴他一聲就行了。」

眾人聽了這話，盡都流露出怒容，易君俠忙問道：「流沙島麥島主怎麼說？」

秦夢熊答道：「麥島主先問羅島主來沒來？聽說沒有，便也回稱途中勞頓，不想來吃這頓飯了。」

話剛完，活靈官孫天民早已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大聲道：「這是什麼話？莫非嫌咱們身份不夠，不屑跟咱們共座議事嗎？」

川西太平山莊莊主，神眼金刀龐天化嘿嘿冷笑了兩聲，說道：「難道沒有他們，就對付不了復仇會麼？老夫倒有些不相信，嘿，嘿，嘿！」

席間年紀最大的，要數峨嵋掌教白眉上人，老和尚不愧為得道的高僧，朗聲唸了一聲佛號，緩緩說道：「阿彌陀佛，處

此非常時期，天下武林同道，理當和衷共濟，謙讓為懷才是，諸位施主休要氣憤，讓老朽親自去奉請他們便了。」說着，便巍顛顛站了起來。

易君俠連忙攔住道：「老菩薩年高德劭，怎好勞動，在下忝為主人，理當由在下去請，諸位暫且寬飲數杯，容易某告退片刻。」

好容易安撫好席間眾人，易君俠親自帶著秦金二老，冒雨趕到羅一塵居住的帳篷，却見羅一塵正閑得無聊，在那裏逗弄著一頭鸚鵡。

易君俠按捺住火氣，堆上滿臉笑容，拱手道：「島主好自在，大家都在恭候，等着羅島主移駕去主持議事，特命小弟前來奉請。」

羅一塵毫無歉疚之色，擺擺手，示意易君俠在一張虎皮椅上坐下，然後自己也往正中交椅上一坐，斜躺著身子，大腿架着二腿，搖搖晃晃一陣，才冷冷說道：「老弟，我不是說過了嗎，什麼事你們儘可商量着辦，我實在懶得參與那些無謂的應酬。」

易君俠謙虛的笑道：「島主德高望重，此次盛舉，全仗島主領導主持，事非得已，只好一再來打擾島主了。」

羅一塵擺擺手，攔住他的話頭，道：「老弟，你聽我說下去，火焰島此次涉足中原，並非為了本身恩怨，也不是專程來對付什麼復仇會，我只想會一會風鈴魔劍楊君達，和他的徒弟康浩，替我兒子和霍家女娃兒出一口氣，其他的事，都與我無關。」

易君俠笑道：「但島主也知道，那風鈴魔劍楊君達，就是復仇會的會主。」

羅一塵點頭道：「所以我才接受武林帖，趕到大巴河來，如今我要告訴你老弟，不管你們準備如何對付復仇會，決不能搶在我前面，必須讓我先跟楊君達照過面，你們才能採取行動，否則，那就是存心跟我羅某人過不去，我言盡於此，其餘的，你們就聽著辦吧！」

話一說完，不待易君俠再開口，把手一拱，竟托著那隻鸚鵡，向後帳走去去了。

易君俠氣在心裏，却是無奈，只好退了出來。

秦夢熊忍不住低呼了一聲，道：「這老兒未免太狂了。」這句話，易君俠分明聽見，却假作沒有聽見。

三人又轉到羅浮快劍麥炳坤帳中，誰知流沙島的架子更大，等了半天，才見一名侍衛弟子懶洋洋出來回話道：「我家島主正在午睡，不敢驚擾，如果有重要事情，請留下話來，咱們會替島主轉達。」

秦金二老聽了這番話，氣得都變了顏色，但易君俠毫不介意，反而含笑說道：「沒有什麼重要大事，島主醒後，請代為致意，就說易某人來過便了。」

回到鎮中酒宴席上，各門各派首腦都勃然大怒，白眉上人連連誦著佛號，搖頭嘆息道：「正道中人如此，無怪魔蹤猖獗，天下大亂了。」

孫天民憤然道：「沒有火焰島和流沙島參與，咱們就對付不了復仇會麼？」

白雲山莊李東陽道：「他們既然不識抬舉，那就不用等候了，在座諸位請公議

一人担任大會盟主，且商議大事要緊。」

孫天民道：「何用推舉？武林帖既由一劍堡出面，易兄當然就是大會盟主。」

易君俠忙道：「不敢，兄弟才疏德薄，決不敢當盟主重任，此次武林正道大聚會，天下英雄齊集一堂，担任盟主者，必須德高望重，足堪領袖羣雄才成，度德量能，兄弟推舉白眉大師。」

白眉上人合十道：「善哉！善哉！老衲年事已高，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壓衆，諸位千萬別將如此重担，加在一個老邁昏庸的出家人身上。」

眾人還待勸進，神眼金刀龐天化却冷笑道：「白眉大師父的話說得不錯，大會盟主必須領肩負重任，領袖羣雄，這要年富力強的壯年人才堪擔當，何必弄個老頭子來受罪呢？」

易君俠立即道：「若論壯年有為，只有龐兄最為恰當，就請龐兄屈就如何？」

龐天化乾笑了兩聲，說道：「倘若公意如此，兄弟倒也不便推辭——」

語音微頓，見眾人都沒有接腔，只好又改變口氣道：「不過，常言說得好：強賓不壓主。兄弟一向遠居川邊，與中原同道甚少交往，今日冒昧與會，好歹只是個客人，易兄既為主人，這盟主一位，還是請易兄担任比較妥當。」

孫天民大聲道：「就這樣決定了吧，再要推推拉拉，倒不如趁早散夥，來得乾脆。」

李東陽接口道：「兄弟有個謬議，盟主一職，公推易兄擔任，另由三莊、四門

五派中，各舉一人擔任副盟主，以便聯繫。

羣雄紛紛鼓掌表示贊同。於是，當場公決由易君俠擔任盟主，白眉上人代表五派，形意門鐵掌金鈞曹非代表四門，龐天化代表三莊，分別當選為副盟主。

正副盟主既定，易君俠客套了一番，正準備商議進剿復仇谷的步驟，突然接到傳報：「鎮外有復仇會下書人求見。」

羣雄聞報，盡皆震駭，大家都沒有想到，此時此地，復仇會居然還敢如此從容鎮定，派人來下書。

易君俠問道：「你們可曾詢問那下書人在復仇會中是何職位？」

傳報人答道：「那人道裝打扮，自稱是復仇會總堂一名守園人。」

「守園人？」易君俠似乎頗感意外，畧一沉吟道：「別難為他，把他帶到這兒來。」

傳報人去未多久，果然帶來一名中年道人。那道人背負革囊，分插着十四面銅鈹，臉上神情一片冷漠，正是復仇谷中看守石陣的絕情道人，但在座羣雄，却無人認識他。

易君俠目光掠過他背後革囊，面帶笑容問道：「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道人稽首道：「貧道法名絕情。奉命特來下書。」說着，從袖中取出一份大紅帖子，遞了過來。

易君俠接過帖子，却不拆開，又問道：「道長在復仇會中，掌何職司？」

絕情道人道：「貧道原係看管花園中的石陣，新近奉調把守谷口。」

由適才那下書道人一身功力看來，復仇會中一定還有更高明的能手，咱們也該把人手預作一番安排，才不至臨陣失措。」

易君俠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先將人手分配一下。」

舉目環視一周，援道：「易某人承諾位拾愛，選為盟主，這分配的事，責無旁貸，現在暫作調配，若有未盡妥善之處，還望諸位不吝斧正，大家再參酌辦理。」

羣雄紛紛應道：「就請易大俠量情調遣，我等決無推却。」

易君俠微微一笑，道：「據易某所知，復仇會中僅有楊君達和獸神倪森兩人較為扎手，此外，便是一批神志昏迷的鬼武士難以對付，易某當仁不讓，自願全力應敵，願與楊君達，至於獸神倪森，擬請太平山莊龐莊主負責……」

話沒說完，龐天化已搖頭援道：「兄弟不敢當此重任，盟主還另請高明吧。」

易君俠道：「龐兄何故推辭？」

龐天化酸溜溜的說道：「想那黑谷四兇名震天下，當年大荒三老聯手圍剿，尚且未能鏖除，如今盟主却令兄弟單獨對付獸神倪森，不知是抬舉兄弟呢？抑或是有意要叫兄弟出醜？」

易君俠恍然笑道：「原來龐兄誤會了，易某話未完。」

易君俠道：「道長來此下書，是受何人所派？」

絕情道人答道：「是本會倪總堂主指派。」

易君俠又問道：「貴會主可在谷中麼？」

絕情道人搖頭道：「不知道。」

易君俠道：「你是復仇會的會友，怎的連會主的行蹤也不知道？」

絕情道人又搖頭道：「不知道。」

活靈官孫天民沉聲喝道：「你身為使者，就該據實回答咱們的問話，怎敢推諉搪塞？」

絕情道人木然道：「不知道。」

孫天民勃然大怒，但終因顧及身份，強自按捺下怒火，只用手指着絕情道人的鼻尖罵道：「若不念你僅是個看守園子的匹夫，今天就叫你來得去不得。」

絕情道人臉上毫無表情，緩緩援道：「你若這份能耐，那就不妨試試看。」

這話答得够狂，語氣之傲慢，簡直未將這些正道武林中頂尖高人放在眼中。孫天民怒眉一挑，正要發作，却聽旁邊一人厲聲叱道：「好大胆東西，你在找死！」

隨着叱聲，一道白光破空而起，直向絕情道人當胸射去。

那白光，原來是一隻放拼盤的磁碟子，出手的人，則是形意門的掌門，鐵掌金鈞曹非。

曹非年逾半百，生得五短身材，滿臉絡腮鬍子，脾氣暴躁，秉性剛烈，練的又是開山劈石的外門硬功，是以有「鐵掌」之稱，這時見絕情道人語態傲慢，一怒之

將倪森縛住，使他無法分身援助楊君達，待除去楊君達之後，復仇會已無高手堪與匹敵，那時咱們再合力對付倪森，就不懼他了。」

龐天化默然片刻，仍是搖頭道：「兄弟自感力不勝任，何必尸位素餐，不如由李兄或孫兄負責主持，兄弟附驥効命，但憑調遣的好。」

孫天民見他只是推諉，佛然不悅道：「既然龐莊主固辭，那就由李兄主持，也是一樣。」

易君俠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好吧！獸神倪森就付托三莊，其餘鬼武士，則由四門五派聯手應戰，更煩白眉大師和曹兄負責主持，不過——」

他語聲微頓，臉上流露出一片悲憤憐憫之色，徐徐又道：「那些鬼武士，全是被藥物迷惑了本性的可憐人，還望諸位在出手之際，容情一二。」

白眉上人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上天有好生之德，易施主有此一念，足可成佛成聖了。」

在座羣雄，莫不同表欽佩，讚譽不已。大家紛紛道：「盟主放心吧，我等謹遵囑咐，但除首惡，決不濫殺餘從。」只有太平山莊主龐天化面帶冷笑，默然不語。

這時候，一名負責守望的武士，忽然氣急敗壞奔了進來，叉手躬身道：「啓稟堡主，鎮外火燄島的人馬，突然拔寨離去了。」

易君俠吃驚道：「可知道他們要向何處去？」

武士回答道：「不知道，屬下曾上前

下順手抄起面前磁碟子，猛然砸了過去。誰知那絕情道人慌忙不忙，容得磁碟近身，倏地吸氣縮胸，身軀疾轉半匝，那隻碟子貼着前胸飛掠而過，道人却凌空探指，從碟子裏挾了一隻油爆蝦，放進口裏大嚼起來。

磁碟子射中對面牆壁，「撲」的一聲嵌進了大半，絕情道人木然的臉上，第一次閃現出一抹冷傲的笑容，喃喃道：「貧道不忌葷腥，諸位若想敬酒敬菜，那是再好沒有了。」

曹非老臉一紅，哼道：「很好，曹某人就再敬你一杯吧！」聲落手起，大袖猛揮，一隻滿盛着美酒的錫杯，星丸暴射般對準絕情道人面門飛到。

絕情道人一張口，竟將酒杯啣住，齒顎一陣蠕動，嘴裏「畢剝」亂響，一仰脖子，居然把一隻錫鑲的酒杯，連酒一齊嚥下肚去，嘖嘖厚唇道：「酒雖是好酒，可惜太少了些，不足解饑。」這情形，只看得在座羣雄個個心弦震動，駭然變色。

驚駭之餘，頓時激起各派同仇敵愾之心，鷹爪門掌門人六指雙歐陽長空大叫道：「一杯酒不成敬意，咱們每人再奉敬一杯，讓他喝個够吧！」

話一出口，羣雄響應，利時間，勁風四起，數十隻酒杯分由四面八方齊向道人攢射而至。

絕情道人飛快的撒出一面銅鈹，繞身疾轉，噹噹連響，數十隻酒杯一個不漏，全都破銅鑊接住杯中酒液半滴未曾溢澌。道人手托銅鈹，四下唱個肥喏，朗聲道：「多承諸位施主厚賜，明日復仇谷前再一

詢問，但無人理睬。」

正說着，另一名武士又匆匆奔到，稟報道：「流沙島的人馬也拆除帳篷，上馬而去了。」

羣雄聽了這兩起飛報，不禁大感震驚，廳上登時激起一片議論和猜測。

易君俠問道：「他們兩批人馬，都是向同一方向走的嗎？」

那武士道：「火燄島的人馬先走，流沙島也緊跟拔寨離去，兩批人馬都繞道向東北方入山去了。」

易君俠頓足道：「不好，他們定是得到復仇會下書約會搶先趕去復仇谷了。」

李東陽託道：「那火燄島主羅一塵搶先趕去，是爲了尋楊君達替他兒子出氣，流沙島人馬跟蹤前往，又是爲了什麼？」

易君俠嘆道：「流沙島主麥炳坤和火燄島主羅一塵向來不睦，此番踴躍趕去，多半未存好意。」

李東陽變然道：「果真如此，咱們却不能坐視，無論怎麼說，二島總是咱們的朋友。」

孫天民大聲道：「就算不是朋友，也不能眼看他們被復仇會各個擊破，走！咱們也提前動身吧。」

羣雄應諾，紛紛推席而起。

一還禮，貧道告辭了。」

說完，昂然轉身，出門而去。

孫天民一按桌子，便想出手攔截，却被易君俠擋住，低聲道：「由他去吧！休教天下同道笑咱們氣量太窄。」

孫天民廢然坐回椅中，長嘆道：「滿座俊彥，竟被區區一名守園人折辱而去，還還不夠人家笑話麼？」

羣雄聞言，莫不挽首長吁，一臉羞慚之色。

易君俠笑道：「其實，那道人武功也並非多高明，只因他身份低賤，大家太小覷了他，才被他偷巧遁去，等到真正上陣對敵，就沒有他賣弄的機會了。」

幾句話掩護過去，羣雄臉色才稍見緩和。易君俠當眾拆開那份大紅請柬，只見上面寫道：「欣聞俠駕蒞臨荒山，羣英畢集，未克遠迎，惶愧何似。竊思敝谷奇險天成，諸君入谷，恐有未便，特訂明日午刻，於復仇谷前，浣花溪旁，聊備粗簡水酒，藉謀一叙，潔樽候教，懇祈勿却是幸。」

「下款署名是「復仇會主風鈴魔劍楊君達」。

易君俠將請柬遞給羣雄觀了一遍，含笑說道：「這柬上寫的很對，復仇谷奇險天成，僅有一條狹道可通，咱們正愁入谷不便，若能在谷外寬闊處見面，那是再好不過了。諸位對明日之約，有何意見？」

白眉上人輕咳了一聲，說道：「老衲以爲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楊君達既敢送來這份請柬，必然有所伏恃，咱們明日赴會，實不能掉以輕心。」

李東陽也附和道：「上人說的極是，

午夜時分，大雨驟住，但山中溪澗暴漲，道路泥濘，份外難行。尤其山道蜿蜒崎嶇，乘馬遠不如步行方便。

康浩和黃無父，龐文彬一行三人，早在半途便已棄馬徒步登山，抵達復仇谷外，時間已屆子夜。

三人到時，雨猶未停，剛登上谷口附近一座小山，却發現復仇谷外燈火通明，許多壯漢，正冒雨趕工，在正對谷口的一片空場上，搭建三座巨大的竹棚。

那三座竹棚，成「品」字形排列在谷口正前方，一座較小的，位置恰在石屋甬道之前，中間一片寬約七八丈的空場，場中鋪滿細沙，對面就是另外兩座更大的竹棚。這時，竹棚工程已將完成，火光照耀下，只見那竹棚站在場邊指揮督工的，正是獸神倪森和冉肖蓮。

康浩急忙擺手示意，約住黃無父和龐文彬，三人選了一塊隱蔽大石，聚在石下偷窺，大家都猜不透復仇會如此安排，究竟爲了什麼？

龐文彬越看越好奇，壓聲說道：「這是搭的彩棚哩，難道他們準備大宴賓客，招待朋友？」

康浩道：「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我看這些彩棚，一定是爲正道武林朋友們準備的。」

（未完）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斥破高小雲為龍鳳會中人後，高小雲惱羞成怒，用迷藥迷昏岳秀，岳秀與高小雲搏鬥，要高小雲輸後交出解藥。巧幫幫主于化龍不願將居無上性命付托岳秀身上，岳秀也暗恨于化龍安自尊大，抽身攔門而立。由于化龍親向高小雲搏鬥，詎高小雲重施故技，又把于化龍迷倒，並將于擒於手中，要脅岳秀讓路。岳秀嚴予拒絕，聲稱巧幫幫主的生死，與他無關。高小雲見岳秀不受威脅，心中不禁暗嘆岳秀真是難纏。

神功懾妖女 大義感英豪

只聽岳秀冷笑一聲，道：「姑娘，你那袖中毒藥，十分高明，在下也希望試試看。」

高小雲沉吟了一陣後，心中有了主意，緩緩說道：「姓岳的，你不讓路，是不！」

岳秀道：「不錯，姑娘有什麼高明辦法。」

高小雲道：「巧幫幫主，雖然在我手中，但我要替他找一個殺他的兇手。」

岳秀道：「很好的打算。」

高小雲道：「我用巧幫的幫主，作為擋你掌勢的盾牌。」

岳秀道：「試試看吧！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不同，姑娘有什麼本領，不妨試試看。」

高小雲暗提真氣，力貫雙臂，舉步向前行去。

她走的很慢，雙目却盯注在岳秀的雙手之上。

岳秀也是全神貫注，心中却暗暗付道：「巧幫幫主于化龍，雖然妄自尊大一些，

但巧幫幫主本身，一向受巧幫弟子敬重，雖是情形特殊，但如讓他們幫主，死於我的手中，那也是一場糾纏不清的麻煩了，這女人果然是惡毒的很。

心中念轉，人却全神戒備。

只聽右護法江橫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少俠，敝幫長老和幫主，並非技不如人，實在是中了那丫頭的暗算。」

岳秀雙目盯注在高小雲的身上，口中却說道：「我看的很清楚。」

江橫道：「敝幫主也許在言語上有開罪閣下的地方……」

岳秀右手一揮，五指半握半伸，突然向高小雲的右腕之上抓去，口中却應道：「不用客氣。」

高小雲疾退一步，雙手一推，果然把于化龍當作兵刃，向岳秀的五指上撞去。

岳秀冷哼一聲，右手忽然迅快收回，左手却及時而出，抓向高小雲的肘間「曲池穴」。

高小雲嬌軀一抖，呼的一聲，硬把于化龍的身子給轉了過來，迎向岳秀左手。

岳秀左手收回，右手遞出。

就這樣，逼的雙手抓着于化龍的高小雲，不停的轉動。

岳秀的掌勢變化快速，但每一招去的都很明顯，高小雲不自然又用于化龍迎上去。

左右二護法秦震、江橫，看的黯然神傷，一幫之主，竟被一個女孩子，拿着當兵刃耍，心中那份難過簡直是不用提了。幸好于化龍的人，已然完全暈迷過去，如是他還清醒，單是這一份羞辱，就够他受了。

片刻之間，岳秀此收彼攻，連攻了數十招。

高小雲拿着百多斤一個人當作兵刃，在數十次轉動之下，早已累得香汗淋漓。她心中很快覺到，這是岳秀有意的耗消她的體能，然後，在找出破綻後，奮力一擊制服自己。

這女人，不但有過人的狡猾，也有着過人的決斷力，心念一動，立刻疾快的向後躍退八尺，道：「住手。」

左手抓着于化龍，右手已然從懷中摸出了一把匕首。

鋒利的寒芒，抵在于化龍的咽喉上。左、右二護法本已準備出手，但睹此狀後，立刻退了下去。

高小雲汗落如雨，但目光中却盡是兇悍之色，冷冷說道：「姓岳的，你讓不讓路。」

岳秀搖搖頭，笑道：「姑娘如是有能耐，何不自己衝過去。」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姓岳的，你

記住，你不讓路，巧幫幫主于化龍可就算死在了你的手裏，這個天下第一幫中，有着上萬的弟子，他們都將找你姓岳的算賬。」

岳秀道：「左右兩位護法，都在此地，什麼人殺了巧幫幫主，由不得你姑娘說謊了。」

高小雲道：「我不要說謊，就算叫他們看着我殺了于化龍幫主，但我還是被你岳秀逼的，我沒有辦法選擇，姓岳的却逼着我選擇這一條路。」

岳秀道：「這是很卑下的辦法，而且，論理上也說不通，姑娘，你該知道，我不怕巧幫，巧幫幫主的生死，既不能迫害到我，也不能威脅到我，這一點，在下先說明白。」

高小雲道：「好吧！不論如何，我高小雲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如若能和巧幫幫主死在一處，對我而言，那該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

岳秀一笑，道：「高姑娘說的不錯，不過，你在殺死了幫主之後，還得想一想妳自己的時間……」

高小雲道：「我有什麼好想的？」

岳秀道：「在下相信，你可以殺死于幫主，但妳無法在殺死于幫主後，回頭才自絕，在下自信妳在殺于幫主後，我有充分的时间制服妳。」

高小雲道：「那時，于化龍已死，就算你抓住我，又能如何？」

岳秀道：「抓住你，我就把你交給巧幫，巧幫如何處置你，那是巧幫的事了。」

左護法秦震冷冷說道：「姑娘如若殺

死敵幫主，巧幫沒有少林、武當那等森嚴的門戒束縛，姑娘有些什麼遭遇，那就不是下所能得預料了。」

高小雲道：「你威脅我？」

秦震道：「在下說的很真實。」

高小雲道：「大不了一條命，你們別想我會屈服在你們威脅之下。」

秦震道：「不錯，是一條命，不過，結束一條命的手法很多，有的是一劍斃命，有的要萬刀碎割，死亡的痛苦，才是報復的手段。」

高小雲道：「你們沒有這個機會，生擒到我。」

岳秀道：「不是他們，是我。我能不能生擒到你，大約妳心中明白。」

高小雲吁一口氣，道：「我不是你的敵手，但我可以死。」

岳秀道：「這就要賭賭你的運氣了，至少是一命換一命的事，妳如是在我生擒妳之前，自絕而死，那是妳的運氣好，如是妳不幸的被我生擒了。那妳就只好認命了。」

高小雲道：「我如是有選擇，咱們只好賭一賭了。」

岳秀一笑，道：「妳並沒有走到絕路，因為，妳還沒有走到更大的錯誤。」

高小雲道：「你說話看，我有什麼選擇？」

岳秀道：「在事情沒有鬧到不可收拾之前，在下也不願和巧幫造成誤會，咱們彼此，都不妨退一步。」

高小雲道：「說說看。」

岳秀道：「簡單的很，放下了巧幫幫

主，妳就可以離開了。」

高小雲沉吟了一陣，道：「你如不守信約呢？」

岳秀道：「我答應妳的話，自然會守信約，姑娘，這件事，對妳、對巧幫，都是最好的結果。」

高小雲道：「好！你向後面退開。」

岳秀一笑，緩緩向後退了五步。

高小雲抱着于化龍，行到大廳門口處，才緩緩說道：「姓岳的，要不要我救活巧幫幫主？」

岳秀道：「姑娘，用不着再要花樣，放下于幫主，快些走吧！」

高小雲緩緩放下手中的于化龍，長長吁一口氣，笑道：「你似是很有把握救活于幫主，是麼？」

岳秀道：「這是岳某人的事，和姑娘無關，妳請便吧！」

高小雲冷冷說道：「別太自負了，我袖中迷藥，是經過特殊方法配製而成。」

岳秀道：「巧幫幫主如若無法救醒，那正好達到了姑娘的心願了，巧幫必然會把這筆賬，記在我岳某人的頭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告訴你姑娘一個使妳興奮的消息。」

高小雲道：「什麼消息？」

岳秀道：「姑娘的武功，是在下所遇到龍鳳會中武功極高的人。」

高小雲道：「你客氣了，我如武功很高，怎會屈服在你的威脅之下？」

岳秀道：「在下是由衷之言，希望姑娘相信。」

高小雲緩緩放下了手中的于化龍，道

：「姓岳的，我要走了，咱們照約言行事，不能救活居無上和于化龍，那是你的事了。」

岳秀一抱拳，道：「高姑娘好走！想在下不送了。」

朱奇站在門口，冷眼望着高小雲，因未得岳秀之命，所以，也未出手攔阻。

高小雲飛身躍上屋頂，身軀一閃，消失不見。

岳秀目光一掠左右二位護法，道：「兩位準備救人吧！在下也要告辭了。」

秦震吃了一驚，說道：「岳兄，要走了麼？」

岳秀道：「貴幫中長老和幫主，都安然無恙，他們只是中了迷藥，以貴幫實力之大，人才之廣，想來，解除他們兩位迷藥，大概不會有問題了。」

秦震道：「岳兄，此事非同小可，你答應了我們，難道還會變卦不成？」

岳秀道：「不是在下變卦，只因貴幫幫主爲人十分尖銳，在下不希望受他的氣了。」

秦震歎口氣道：「敝幫主脾氣雖然是大了一些，不過，他爲人十分方正，巧幫忠義幫規，並沒有絲毫變動。」

岳秀道：「秦兄的意思是……」

秦震道：「叫化子的意思是希望你岳兄不記前惡，想法子救醒敝幫的幫主和長老。」

岳秀一笑，道：「好！沖着你秦兄的面子，兄弟就只好獻醜了。」

秦震抱拳，道：「多謝岳兄。」

岳秀道：「好說，好說……」大步行

近居無上，伏下身去，仔細的查看了居無上的傷勢，伸手從懷中摸出一粒丹藥，投入了居無上的口中。

然後，輕輕一掌，拍在了居無上的前胸之上。

居無上長長吁一口氣，忽然睜開了雙目。

岳秀道：「老前輩請坐息一下，看看是否還有餘毒未除。」

居無上歎息一聲，道：「想不到，那丫頭會把迷藥藏在袖中，真叫人防不勝防了。」

岳秀道：「暗算詭計，本就難防，老前輩不用把此事耿耿於懷。」

居無上道：「那丫頭呢？」

岳秀道：「晚進作主，已放她離去了。」

居無上道：「爲什麼要放了她？」

秦震道：「回長老的話，這事不怪岳兄，是我們求情岳兄，把她放走。」

居無上冷哼了一聲，道：「你的胆子不小啊！」

秦震道：「爲了幫主的安危，咱們不能不放了她。」

居無上道：「幫主傷勢如何？」

秦震道：「和長老一樣，中了那丫頭的袖中之毒。」

居無上回顧了躺在地上于化龍一眼，道：「岳少俠既有解除迷藥的靈丹，何不賜贈敝幫幫主一顆。」

岳秀一笑，伸手往懷中取出一粒丹藥，道：「那就偏勞秦護法了。」

秦震接過丹丸，投入于化龍的口中，

暗運功力，在于化龍身上推擊了幾下。對症之物，奇效立生，于化龍長長吁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雙目。

秦震扶起于化龍，低聲說道：「幫主岳少俠贈送解毒靈丹。」

于化龍睜了一聲，目光轉到居無上的臉上，道：「居長老已是退休之人，本座不該打擾清閑生活，但目下江湖，亂象已萌，還望長老重回幫中共謀大事。」

居無上點點頭，道：「龍鳳會可怕可恨，老叫化雖已離棄江湖，但他們仍然不肯放過，鬼域技倆，防不勝防，看來，老叫化不重入江湖，也不行了。」

于化龍一欠身，道：「本座代表全幫弟子，歡迎居長老。」

目光一瞥間，只見岳秀正帶着朱奇離去，立時高聲喊道：「岳少俠請留步。」

岳秀人已行出室外，聞言停下脚步，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居無上大步行過來，低聲說道：「敝幫主生性高傲，老叫化代他拜謝賜藥之情。」

岳秀一抱拳，道：「老前輩言重了，末學不敢當承。」

居無上道：「敝幫主面冷心熱，對岳少俠賜藥之情，必然常放心中。」

岳秀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晚輩告辭了。」

居無上道：「恕不遠送。」

岳秀道：「不敢有勞。」帶着朱奇，大步離去。

轉過了兩條大街，朱奇才低聲說道：「老奴斗胆，請教東主兩件事。」

岳秀笑道：「朱奇，別這樣自謙，老奴兩個字……」

朱奇道：「東主，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主從稱呼，界限分明，如何能馬虎從事。」

岳秀看着他說的認真，只好由他，話題一轉，道：「你想問什麼事？」

朱奇道：「老奴不解，東主何以放了那姓高的丫頭。」

岳秀一笑，道：「于化龍在她手中，咱們總不能不顧于化龍的生死吧？」

朱奇道：「東主仁義心腸，這就是了，那于化龍對東主十分藐視，東主何以賜藥於他。」

岳秀道：「如是不肯給他一粒丹丸，豈不是顯得咱們和他一般，太過小家子氣了。」

朱奇哈哈一笑，道：「還是東主想的週到。」

岳秀道：「朱奇，那居無上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

朱奇道：「列名第一流高手之中，而且他爲人忠義，在江湖上甚得人稱譽。」

岳秀點點頭，道：「于化龍呢？」

朱奇道：「丐幫近年，勢力龐大，能人輩出，于化龍何時接下丐幫幫主，老奴就不知道了。」

岳秀道：「這麼說來，他接掌門戶不久？」

朱奇道：「老奴和上一代幫主，頗具交情，算來已分別十年，于化龍接掌幫主之位，至多不過十年。」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王府宅院前。

朱奇似乎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說道：「東主，金陵府到處是哨卡暗樁，那姓高的丫頭，大約不會跑的大遠，何不通知楊總捕頭一聲，暗中監視她的行動，老奴這就跑一趟。」

岳秀道：「不用了，如是高小雲心中對我記恨太深，用不着咱們找她。」

朱奇似是覺着自己的身份問題未免太多了些，心中雖然仍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下來了。

突然間，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岳秀轉頭望去，只見不足二十的小叫化，急步追了過來。

岳秀口中未言，心裏却覺出這小叫化是追趕自己而來。

果然，小叫化奔到岳秀身前時，停下來一欠身，道：「你是岳岳岳大俠。」

岳秀道：「不敢，在下岳秀。」

小叫化由懷中取出一封書簡，遞了過來，道：「這裏有一封快函，請岳大俠過目。」

岳秀打開簡封，取出一看，沉思有頃，道：「請上覆貴幫主，就說岳秀修書不及，我會準時赴約。」

小叫化一欠身，轉頭而去。

望着小叫化快速奔去的背影消失不見，岳秀才緩緩說道：「朱奇，于化龍要我今日到鐘鼓樓上相會。」

朱奇道：「于化龍孤傲自負，大約不服氣東主救他的事。」

岳秀笑道：「他信中寥寥數語，只說要我趕在三更之前，赴那裏會晤，却没有提起什麼事……」

朱奇道：「有道是會無好會，宴無好宴，還望東主小心一些。」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今夜之中，還是咱們兩個同往……」

語聲一頓，接道：「回去之後，別提丐幫中事。」

朱奇心中雖然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下未問，對岳秀那高不可測的武功，朱奇固然佩服的五體投地，對岳秀對敵時，處事的冷靜智慧，也有着無比的信任，他覺着，在岳秀這樣全能高人手下作事，自己只有一個可以幫助他的地方，那就是，提供自己大半生江湖生涯的豐富經驗。

兩個人回到了王府之後，先去晉謁王爺，那是親兵，捕快，重重護衛的一座宅院。表面上看去，不論什麼人，都無法瞧出王爺會是假的。

作過了表面文章，岳秀又去見過了真的王爺。

七王爺住在一處隱密的宅院中，現在，他已經沒有了主意，威風八面的七王爺，此刻，完全變了一個人，青衣小帽，還經過一番化粧，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岳秀進入密室，欠身行了一禮，道：「大哥，委屈你了。」

七王爺笑一笑，道：「委屈的是你，兄弟，爲了我的事，讓你僕僕風塵，往來奔走，小兒心中好生不安。」

岳秀心中暗道：「他以王爺之尊，受了如此的委屈，竟然仍能這樣的把持自尊，實是難得的很。」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大哥，我想目下最繁重的一件事，不是龍鳳會……」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不是龍鳳會，還會有別的什麼麻煩麼？」

岳秀道：「龍鳳會在王府中的奸細已去，鬼域技倆，只要咱們稍爲防備一些，就可以應付，但如龍鳳會真的在君側有人，那就是一樁很大的麻煩了。」

七王爺道：「可能麼？待衛宮中，有很多高手。」

岳秀道：「過去，我也是這樣的想法，但現在，我的看法變了。」

七王爺道：「怎麼一個變法？」

岳秀道：「我看到了丐幫的幫主，以丐幫實力之強，人手之多，照樣有龍鳳會中人混了進去！唉！這一個神秘組合，大約是江湖中最奇怪的組合了，他們像繞樹寄生之虫，依附在別人身上生存，找他們無處可覓，但他們到處可見，眼下咱們只發覺了鳳字門的人，還沒有見過龍字門的人。」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當今身側，真的可能有他們的人了。」

岳秀道：「所以，咱們要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一聲。」

七王爺道：「這要我自己進京一趟去了，別人去，只怕無法見得到他。」

岳秀道：「唉！大哥，你去了，只怕安全回來的希望不大。」

七王爺雙目眨動了一陣，道：「你是說龍鳳會中人不放過我。」

岳秀笑一笑，道：「那自然是原因之一，此外，大哥獨撐半壁山河，雖得皇兄信任，只怕遭忌亦深，雖是皇族貴胄，當今手足，但宦海險惡，變幻莫測，此時此

情，對大哥而言，極爲不利，所以，小弟覺着，應以小心爲上。」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我明白，不過，小兒如不親赴京都，只怕此訊很難傳達到君主之耳。」

岳秀道：「金陵已有佈署，大哥暫等數月不妨，去雖要去，必得充份的準備才行。」

七王爺道：「兄弟有何高見，但請直說不妨。」

岳秀道：「大哥如是覺着非得親身前往不可，也應有一番佈置才好。」

七王爺笑道：「龍鳳會替我安排了數大罪狀，件件都是滅門的大罪，如其等到聖上查問，倒不如我先赴京師，自作一番解說的好。」

岳秀點點頭，道：「小弟先行準備一下，大哥再行動身不遲。」

七王爺道：「兄弟你這一提，小兒也覺着事不宜遲了，咱們動身的時間，要愈快愈好。」

岳秀道：「快則兩三天內，咱們就可以動身，至遲不會超過七日。」

七王爺道：「那就有勞兄弟了。」

岳秀辭別了七王爺，退出密室。立時便找到了譚雲。

譚雲問明了岳秀到金陵分舵的經過，岳秀大約說明了經過情形，但却把丐幫幫主約他到鐘鼓樓會面一事，完全隱匿了。

名震江南的譚二公子，聽完了經過之情，震驚了半晌，才緩緩說道：「于化龍承繼幫主於丐幫最壯大的時日，席豐履厚，却有餘子無餘子的氣勢，家父論丐幫行

經時，對那于化龍，也有很多的，不滿，岳兄此番教訓於他，固然是大快人心一事，只恐其人，心胸狹窄，心記今日之恨，日後，咱們在江湖上的行動，只怕有很多不便了。」

岳秀道：「于化龍雖然是心胸不大，但居無上，却是一位深明事理的人，丐幫基業，雖然雄厚，但于化龍也應該明白了龍鳳會的手段，他們並非是要毀滅丐幫，而是要侵入丐幫的核心，使丐幫為他們所用，只要于化龍對丐幫還盡一點心力，他就應該瞭解這一點危機。」

譚雲道：「但願于化龍能在岳兄這一番教訓之下，醒悟過來，那不但于化龍之幸，也是武林之幸了。」

岳秀一笑，轉過話題，道：「譚兄，兄弟對江湖中事，知曉的太少，有些事，必需請教譚兄。」

譚雲道：「如論江湖歷練之事，咱們中無人出朱奇之右，何不請他來問問。」岳秀笑道：「他太主觀，難作持平之論。」

譚雲哦了聲道：「岳兄想問什麼？」岳秀道：「墨龍王召也是一方雄主的身份，只怕不能久居於此。」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就兄弟所知，他們對岳兄，有一份很深的敬重，只要岳兄需要他們，大約，他們還不會堅於離此……」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嶺南雙龍中的老大，白龍張越，已於昨宵抵此，王召剛得到通知，趕往相晤，他們是否願留金陵，大概回來之後，就可明白了。」

岳秀道：「江湖浪子歐陽俊呢？」

譚雲笑道：「這人獨來獨往，向不和人結伴，但我看，他對岳兄，倒是很有一點情意，他無牽無掛，如是岳兄請留他，當可留此無疑。」

岳秀道：「現在，該你譚兄了。」譚雲道：「兄弟承岳兄不棄，折節下交，除了一年一度，家父壽辰，必需趕回湘西譚家寨外，極願留此聽岳兄調度。」

岳秀道：「譚兄言重了，兄弟極需譚兄這樣的人手相助。」

譚雲道：「兄弟全力以赴。」岳秀這才把準備護送七王爺入京一事，說個大概。譚雲也覺着責任重大，目下人手，已嫌不足，如是再有減少，那就真的不足分配了。

岳秀又和譚雲商談了一陣，道：「譚兄，最重要的是你，你只要願意留下來，共騎北上，兄弟已經很滿足了。」

譚雲道：「胆叟，頑童，誓相追隨，嶺南雙龍那面，兄弟可以探探口氣，也許能說服他們，歐陽俊心儀岳兄，可以留下，但咱們人手還不夠，尤其是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更需人手。」

岳秀道：「我想到途中的艱苦，而且，龍鳳會，也必將出動全力，在途截殺，這一次北上之行，不但艱苦，而且凶險，幸好，兄弟有千年何首烏，製成的靈藥，可惜的是，兄弟只是對藥理上有些瞭解，對實用方面，所知有限，無法把藥中全能發揮出來。」

譚雲道：「說起來，也是一番憾事，咱們之中，對於辨識毒藥，都是一知半解，而龍鳳會，似是一個極善用毒組合。」

岳秀道：「不錯，咱們很需要一個人，不知譚兄，是否能推薦一個人出來。」

譚雲道：「毒手郎中馬鵬，醫道，用毒，都很精深，只可惜，他的聲名太壞，心地又太過歹毒，黑，白兩道中人，對他全無好感。」

岳秀道：「如是馬鵬確有能耐，咱們是不是應該找他試試呢？」

譚雲道：「兄弟和他接觸不多，對他的瞭解，亦是不夠，照他平日聲譽而言，應該是一個很難駕馭的人，但岳兄有些不同了……」

岳秀一笑，接道：「我也一樣……」譚雲接道：「不一樣，岳兄身懷絕技，使人敬服，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岳兄有一股很特殊的氣質，能使人樂於接受，樂於攀交。」

岳秀道：「譚兄誇獎了。」離開王府，岳秀直奔向馬鵬的住處。他兼及細微，馬鵬的住處，岳秀早已派人暗中釘梢監視。

那是一座僻處小巷的客棧，岳秀登堂入室，直找上馬鵬住的房間。

輕叩門環，房門呀然而開。開門的正是馬鵬，頭，臂上還裹着幾處白布，顯然，傷勢還未痊癒。

岳秀突然駕臨，大出了馬鵬的意外，怔了一怔，道：「馬某人又犯了什麼王法，勞動到你岳少俠親自出手。」

拱拱手，岳秀微笑道：「馬兄，不要誤會，兄弟特來探訪。」

馬鵬道：「探訪，馬某人有這一份榮耀麼？」

岳秀道：「馬兄醫道絕世，着手回春，對馬兄這份才氣，兄弟是由衷敬慕。」

馬鵬臉色一變，道：「好了，姓岳的，用不着先禮後兵，你要幹什麼？何不直截了當的說。」

岳秀伸手從懷中取下餘下的半個何首烏，道：「馬兄，請先收下這個。」

馬鵬的眼睛直了，那是不折不扣的千年何首烏。忍不住心中的激動，伸手去觸摸了一下，但立刻收回了右手，道：「岳少俠，這是什麼意思？」

岳秀道：「寶劍贈壯士，紅粉送佳人，我們已糟塌了半個何首烏，這一半，送交馬兄，以馬兄精湛的醫道，必可使神物，發揮出更大的力量。」

馬鵬道：「這話倒是不錯，不過，我不信，你真的把它送給我。」

岳秀道：「物留此地，兄弟告辭。」一抱拳，轉身而去。

馬鵬呆了一呆，道：「回來。」岳秀回身笑道：「馬兄，還有什麼指教？」

馬鵬道：「岳少俠有什麼教言，但請說明，如此重賜，全無因由，馬某受之有愧，岳少俠請原物帶回。」

岳秀暗暗付道：「看來，他並非太壞的人，只是武林道上，兇險萬端，才把他磨成了毒手郎中。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兄弟確有事奉告馬兄，但因馬兄心中對兄弟甚多懷疑，兄弟就不便多言了。』」

馬鵬一伸手，道：「岳少俠請坐，馬某洗耳恭聽。」

(未完)

最暢銷的小說 最賣座的電影

詩般的脫俗
詞般的清麗
歌般的凄艷



給我鬱金香

依達著

淡紅
康乃馨

依達 新作



愛神的背面	1.80
斷絃曲	1.80
愛情神女與哀歌	1.80
蒙妮坦日記：全集	5.00
垂死天鵝	3.00
別哭玫瑰	3.00
灰色之戀	3.00
無業悲歌	3.00
酒與悲歌	3.00
夏日之戀	3.00
藍色雨中的憂鬱	3.40
四月酒的人	3.40
吃月亮的生日	2.80
第三十五個生日	2.80
楊柳樹下	4.40
紅紗女人	2.40
七顆星星（上集）	3.00
七顆星星（中集）	3.30
七顆星星（下集）	3.80
黑虎角	2.40
琴瑟天淵	3.20
情人與下午	2.40
明日之戀	3.40
漁光曲	3.40
夜半歌聲	3.40
浪子與夢	3.40
童話（上下集）	3.40
晚安，嘉麗	3.40
依達美日記	3.40
黑髮與淚痕	3.40
昨夜與你	3.40
長安，嘉麗	3.40
青島，嘉麗	3.40
火祭，嘉麗	3.40
後園，嘉麗	3.40
彩神，嘉麗	3.40
藍鳥，嘉麗	3.40
白靴王子	3.40

陸續搬上銀幕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均有售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 變 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請剪下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South East Asia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百事得光學博士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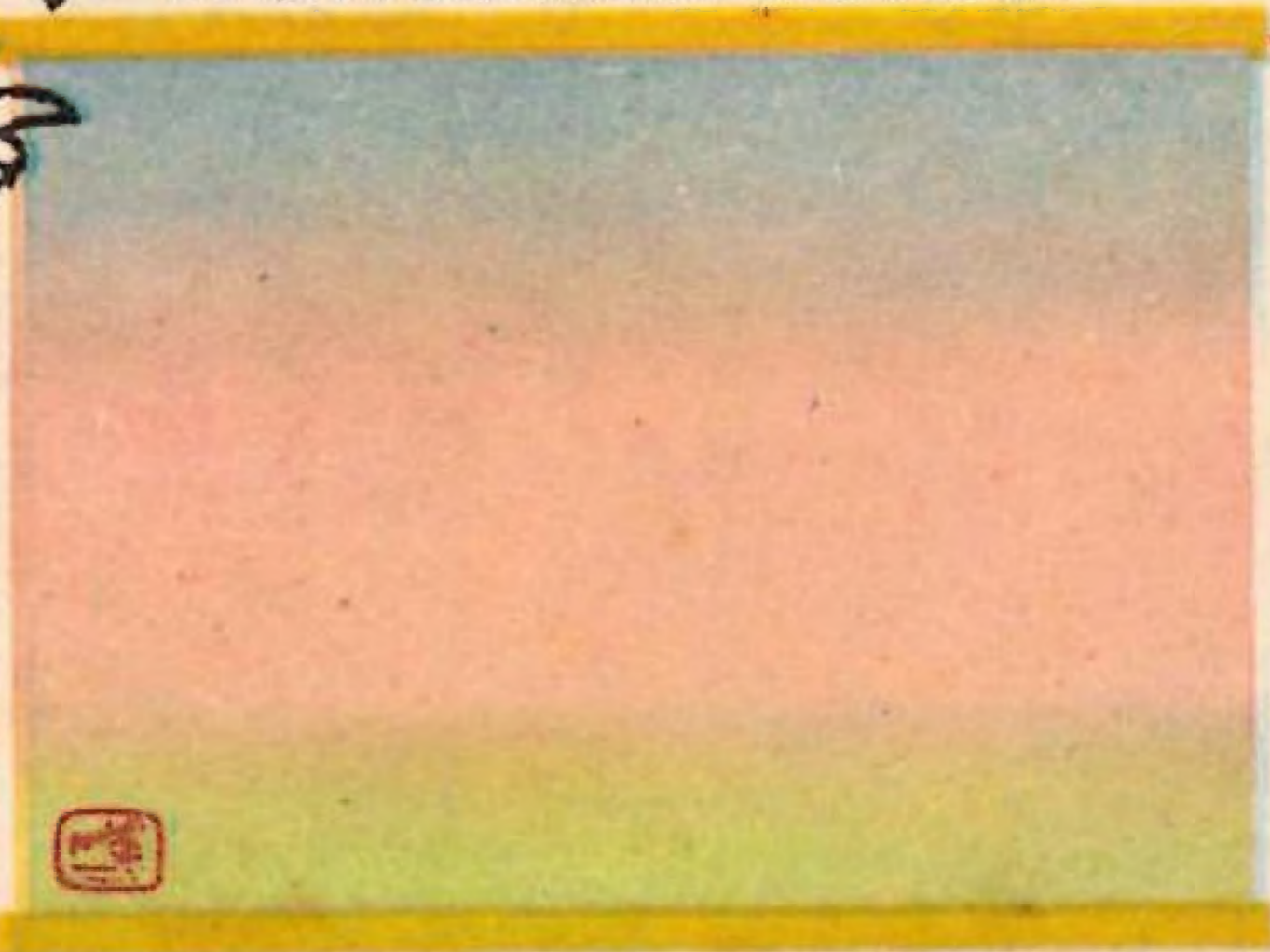
「百事得」獨特優點：

-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 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東南亞

總代理：

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